金笛玉芙蓉

（連載插畫版）

東方玉 著

浙江嵊縣西北四十里，有一座五龍山，五峯蜿蜒，勢若龍蟠，以岩壑奇勝著稱。五龍山南麓，矗立着一片大莊院，那就是名動江湖的「五龍山莊」。

這是二月中旬，江南春光來得較早，正是沾衣欲濕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楊柳風的季節。

今天，可沒下雨，朝曦充滿了青春活力，從蔚藍得可愛的天空，斜斜的射了下來，使人感到有輕微的暖意！

五龍山莊前面一片練武的廣場上，正有一、二十個勁裝少年在煦和的陽光下，練着他們家傳的「五龍拳」，拏爪作勢，吐氣開聲，雖是外門拳法，確也使得呼呼有聲，架勢十足。

五龍山莊東首，是一條舖着青石板的大路，直通莊院前面，此刻正有一個青衫少年循着石板路，往莊前行來，敢情他是外路來的，要待問詢，但因大夥正在練功，他只好在練武場邊停下腳來。

但這可犯了江湖上的忌諱，人家練的是獨門武功，照例是不許閑雜人等觀看的。因爲這條路，從山口轉角起，就是五龍山莊的私路，平常就根本沒有外人進來。青衫少年腳下方自一停，練武場中就有人喝道：「喂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

練武的人，經他一喝，紛紛住手，所有的目光自然也一齊朝青衫少年投來。

另一個人走近他身邊，喝道：「你知道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？由你隨便闖進來的？」

青衫少年連忙拱手抱拳道：「在下卓少華，請問老哥一聲，這裏可是五龍山莊麼？」

走近他身邊的漢子看他說話謙遜，敵意消了大半，點頭道：「不錯，這裏正是五龍山莊，朋友到敝處來有何貴幹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在下受人之託，專誠拜訪大先生來的。」

那漢子「哦」了一聲，忙道：「原來朋友是找我們大哥來的，快請到裡面奉茶。」

說完，就連連抬手肅客，引着卓少華跨上石階，進入大門，一直行到左首一座院落的客廳，請卓少華在上首落坐，一名莊丁獻上茶來。

那漢子含笑道：「卓朋友請稍等，兄弟立時去請大哥出來。」

卓少華忙道：「如此有勞兄台了。」

那漢子拱拱手，返身退出。不大工夫，只見一個身穿天青夾袍，同字臉、皮膚白的中年漢子走了進來，他目光落到卓少華的身上，抱拳道：「兄弟孟大任，這位卓兄光臨寒莊，不知有何見教？」

卓少華連忙拱手道：「在下是求見大先生來的。」

孟大任一怔，說道：「寒莊事情，都是由兄弟掌管，卓兄有事，就和兄弟說好了。」

卓少華爲難的道：「孟老哥說的是，只是在下受人之託，必須面見大先生才行。」

孟大任微微一笑道：「兄台說的大先生，大概是家伯了，從前大家都稱他老人家大先生，後來都改口叫他大老爺子，因爲兄弟在寒莊弟兄之中，排行居長，現在大家都把兄弟叫成了大先生了。」

卓少華暗暗「哦」了一聲，抱拳道：「兄台說的這就對了，在下求見的正是令伯父了。」

孟大任作難的道：「兄台見諒，家伯年事已高，已有多年不問俗事了，兄台究有何事，和兄弟說也是一樣，如果兄弟作不了主，自會去向家伯請示的，不知兄台意下如何？」

卓少華點頭道：「如此也好，一個月前，兄弟在杭州遇見一位跛足老人家，他因不良於行，託在下替他前來求見大先生，還託在下攜來一塊玉佩，面交大先生……」

孟大任起身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兄台請稍候，容兄弟稟明家伯，再來相請。」

說完，匆匆行了出去。

這回足足等了一刻工夫之久，才見孟大任走入，拱手道：「家伯已在後廳恭候，兄台請隨兄弟來。」

領着卓少華朝後進走來，這後進依然有一個大天井，兩邊是走廊，石階上是一座一排三開間的大廳，廳前門額上釘着一方橫匾，上書：「平陵世家」四個大字。

卓少華隨着孟大任跨入堂門，但見廳上陳設十分考究，大有一派豪紳大宅的氣勢。

堂上，正中間放着三把紫檀錦披交椅，端坐着三個身穿古銅色長袍的老者。

孟大任領着卓少華走到三個老者面前，給卓少華引見，他先指着中間一個鬢髮花白，面色紅潤的老者說道：「這是我大伯父。」

接着又指左首一個蒼鬚老者道：「這是家父。」

再指右首一個黑鬚赤臉老者道：「這是我三叔父。」

卓少華心知自己要見的該就是中間這位鬢髮花白的老者了，一面恭恭敬敬的朝三人作了個長揖道：「在下卓少華，拜見三位老前輩。」

孟大任已在邊上道：「啓稟大伯父，他就是受人之託，從杭州來晉見你老人家的卓少華卓相公了。」

原來這三個老者，就是五龍山莊的三位莊主，大莊主叫孟居禮，二莊主孟居義，三莊主叫孟居廉。

孟家世居五龍山，家傳武功，自成家數，江湖上也稱他們爲五龍門。如今這三位莊主，都已六十開外的人了，莊中事務，統由第二代居長的孟大任管理。

孟居禮一雙烱烱目光盯注着卓少華，一擺手道：「卓相公遠來，請坐。」

卓少華一欠身，在邊上椅子落坐。

孟居禮問道：「老夫聽舍侄來說，卓相公是受令友之託，來見老夫的，只不知令友如何稱呼？」

卓少華欠身道：「回老前輩，在下只是受人之託，但那人並非在下的朋友……」

坐在左首的孟居義微哂道：「此人既非卓相公令友，卓相公怎會替他專程從杭州跑到五龍山來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不瞞三位老前輩，在下是月前在杭州客店中和他邂逅認識的，他聽在下口音，極似紹興，就說想託在下捎一個信到嵊縣來，不知方不方便，在下正好杭州事了，要回家來，所以一口答應了下來。」

孟居禮問道：「他可曾告訴你姓什麼嗎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他叫宰百忍。」

「宰百忍？」孟居禮微微攏了下眉，沈吟道：「老夫並不認識這位姓宰的朋友，唔，他託你來找老夫，有什麼事？」

卓少華伸手入懷，取出一塊玉佩，雙手遞去，一面說道：「這位姓宰的老人家，因一足已跛，不良於行，託在下把這方玉佩，面交老前輩……」

他在說話之時，已把玉佩送到孟居禮面前。

孟居禮伸手接過，突然之間，不由得臉

色大變，拿着玉佩的手，起了一陣顫抖，目中寒光暴射，厲聲道：「他……還說了些什麼？快……快說！」

卓少華不期爲之一怔，望着他，說道：「宰老人家再三囑咐，務請老前輩把這方玉佩親手轉交給令甥女……」

孟居義急急問道：「他還說了什麼？」語氣顯得極爲急迫。

卓少華道：「宰老人家曾說，要令甥女持此玉佩，到杭州去找他。」

孟居廉道：「他還在杭州麼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聽他的口氣，好像還要在杭州住一段日子。」

孟居廉抬目道：「大哥眞會是他麼？」

「很難說。」孟居禮一手掌心攤着玉佩，目光一霎不霎盯在玉佩，沉吟道：「照說這已是不可能的事……但這塊玉佩却明明是他的……」

說到這裡，面情凝重，目光投到卓少華道：「小友是曾子玖什麼人？他是不是眞在杭州？」

「曾子玖？」卓少華訝異的道：「在下從未聽說過這個人的名字。」

孟居廉陰笑一聲道：「難道你不是他派來的？」

卓少華驚奇的道：「老前輩何出此言，在下連他姓名都從沒聽說過，怎會是他派來的呢？」

他沒待三人開口，接著說道：「再說在下只是受那位宰老人家之託，把玉佩送交大先生，如今玉佩已經送達，在下責任已了，那就不打擾了。」

說完，就從椅上站起身來。正待往外走去。

孟居廉沉喝道：「站住。」

卓少華望望他，腳下一停，說道：「三先生還有什麼見教？」

孟居廉道：「你這樣就想走麼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在下要說的話，都已說完，自然要告辭了。」

孟居義道：「卓相公大概也是武林中人，尊師是誰？」

卓少華心中暗道：「好啊，你們居然懷疑起我來了」。一面拱手道：「家師一向很少在江湖走動，更不願人知，在下不敢提他老人家的名號。」

孟居廉哼了一聲，回頭朝老大道：「這小子果然大有可疑。」

孟居禮一手撚鬚，輕輕頷首，口中「唔」了一聲。

孟居廉道：「依兄弟之見，不如把他暫且留下，等咱們去過杭州回來再作定奪，不知大哥意下如何？」

孟居禮道：「說不得也只好如此了，只是別難爲了這年輕人。」

孟居廉目光一抬，冷然道：「卓相公，你聽到了，目前暫時只好委屈你幾天了。」

孟大任躬身道：「侄兒省得。」

接着回頭朝孟大任吩咐道：「大任，你領這位卓相公到賓舍休息，留他在咱們這裡盤桓幾日，不可待慢了。」

卓少華聽他們口氣，好像要把自己強留下來，心中不禁有氣，忖道：「自己好心替你們捎信來的，你們居然要把我留下，天下有這道理麼？」

他沉着的淡淡一笑道：「在下說過，我只是代人捎信，玉佩已經面奉大先生，責任已了，何用再在貴莊打擾，三位前輩的好意，在下心領，失陪了。」

孟居廉大喝一聲道：「老夫要你留下，你就得留下，想走可沒這麼容易。」

卓少華劍眉一軒，朗聲道：「三位前輩乃是成名多年的人物，在下遠來送信，並無開罪之處，前輩要把在下强行留下，在禮數上只怕說不過去吧？」

孟居廉陰嘿一聲道：「你明明是曾子玖派來的奸細，老夫何須和你講江湖禮數？大任，你把他拏下就是了。」

孟大任答應一聲，舉步走到卓少華面前，拱拱手道：「卓相公，我三叔要你在這裡盤桓幾日，你還是跟兄弟到賓舍去吧，眞要出手了，只怕對卓兄面上不好看呢！」

卓少華少年氣盛，突然面向孟居禮，大聲道：「大先生，你們五龍莊如此對客，傳出江湖，不怕辱沒了五龍莊的盛名麼？」

孟居廉聽得大怒，厲聲喝道：「大任，叫你把這小子拏下，你還和他多說什麼？」

孟大任知道三叔是個火爆脾氣，口中唯唯應是，沉聲道：「卓兄多言無益，兄弟可要出手了。」

話聲出口，右手突出，五指箕張如鈎，朝卓少華手腕抓來，他使的正是五龍山莊的「龍爪擒拏手」

卓少華眞想不到替人家送信來，臨了還把自己當作奸細，翻臉成仇，兵戈相向，一旦眞要動上了手，自己身在他們莊中，只怕是難以脫身了！心念這一動，身形立即向左輕輕一閃，右手朝他臂上推出。

孟大任沒想到卓少華身法竟有這般輕捷，一記「擒拏手」，連人家衣袖還沒碰到，眼前人影已杳，不，右臂被人輕輕推了一把，竟然身不由主往前方衝出去了一步。

卓少華本來和孟大任對面站立，有孟大任擋住了他的去路，此刻閃身向左，（孟大任的右方）推開孟大任，再無擋路之人，趁着這一瞬空隙，雙腳一點，身如箭射，朝門外掠去。

就在他快要掠近廳門之際，突覺頭頂疾風颯然，一道人影奇快無比從頭頂掠過，一下落到面前，擋在門口，洪笑一聲道：「小子，你想從五龍山莊硬闖，那還差得遠呢！」

卓少華差點和他撞上，急忙刹住身子，舉目看去，這攔在門口的正是孟居廉，心中暗暗感到驚駭，忖道：「此人好快的身法！」

不覺後退一步，憤然道：「三先生要待怎的？」

孟居廉臉露陰笑，一昂頭道：「把他拏下了。」

他這話是對孟大任說的，原來孟大任往前衝出一步，眼前卓少華已經乘機往門外掠去，心中一急，腳下一個輕旋，跟踪追出，這時他三叔已搶先掠到門口，攔住了卓少華去路，等他追上，正好落到卓少華背後，所以孟居廉要他出手把卓少華拏下了。

三叔吩咐，孟大任自然不敢有違，右手一伸，如鈎五指朝卓少華「肩井穴」上疾落。

卓少華面對孟居廉，此刻身後又有人抓來，一時要待閃避，已是不及，忽聽身後「咕咚」一聲，孟大任竟然無緣無故的撲倒地上，再也爬不起來！

孟居禮、孟居義同時從椅上站了起來。孟居廉一怔，他沒想到卓少華年紀極輕，一身武功竟有如此了得，連他如何出手傷了孟大任，都沒有看清楚，不覺臉色一變，雙手作勢，厲聲道：「好小子，你敢暗算傷人！」

只聽有人低笑道：「他根本沒傷人，是你侄兒閉過氣去了。」

孟居廉抬頭喝道，「什麼人？」

只聽那人低聲道：「當然是我了！」

這人聲音說得不響，但每一個人都聽得十分清楚，只是聽不出這聲音來自何處？這聲音似是來自遠處，又好像就在這大廳之上，令人不可捉摸！

這時孟居義已把兒子孟大任從地上扶起，但連推帶拍，幾乎拍遍了全身所有大穴，依然沒有解開兒子受制的穴道。

孟居禮臉色凝重，虎然站在中間，向空凝聲說道：「朋友何方高人，既然賁臨五龍山莊，就該堂堂正正的站出來，這般行動鬼祟，豈不辱沒了閣下身份？」

「說得也是！」

那人依然低聲說着：「你們三兄弟現在居然也會說堂堂正正這四個字了！」

「篤」！地板上忽然傳出一聲重金屬落地的震響！就在孟居禮和孟居義面前不遠之處，忽然多了一個身穿藍布大袿，頭上披散着亂蓬蓬長髮，左腿已跛的老者，他那左腳好像是鐵的。

卓少華驟覩來人，心頭不禁一楞，暗道：「他不就是要自己給他捎信來的宰百忍麼，原來他也跟着自己身後來了。」

孟居義驀見敵人在廳上現身，怕他傷害兒子，急忙雙掌提胸，一下攔在昏迷不醒的孟大任身前。

孟居禮神情一凜，凝重的道：「閣下何方高人，恕我孟居禮眼拙得很。」

那跛足怪人淡淡一笑道：「別忙！」他伸手一指孟大任，說道：「這小輩方才從背後出手，偷襲我小兄弟，我才給了他一指，年輕人血氣方剛，再多閉一回子氣，會有內傷，且讓我給他穴道解開了，咱們再慢慢的說。」

孟居義依然攔在他兒子身前，厲聲道：「你想做什麼？」（一）

「走開，老夫替你兒子把穴道解開了。」

跛足怪人冷冷的道：「老夫點的穴，只有老夫能解，老夫若要取他性命，他有一百條小命，都早就沒得了。」

孟居禮沉聲道：「二弟，你只管讓開，這位朋友大有來頭，還不致對後生小輩下手。」

孟居義依言往邊上退後了一步，但他雙手依然凝聚了畢生功力，目光一眨不眨的盯着跛足怪人。

跛足怪人也沒去理他，走到離孟大任三尺來遠，便自站定，伸出左手，朝孟大任臉上虛虛的招了招手。

孟大任原已由乃父扶着斜靠在椅几上，說也奇怪，方才乃父連推帶拍都沒解得開穴道，如今經跛足怪人伸手在他臉上虛虛一招，他果然霍地睜開眼來，驚奇的「咦」了一聲，說道：「爹，孩兒方才怎麼迷迷糊糊的睡着了？」

這下直看得武功精湛的孟氏三兄弟無不大駭！

跛足怪人却在此時，回過身去，朝卓少華笑了笑道：「小兄弟，謝謝你了，爲了替老哥哥捎信，使你嘔了一肚子寃枉氣。」

卓少華憤憤的道：「老丈自己要來，又何用託在下捎這個信呢？」

他這話，自然含有責怪之意！

「小兄弟，你莫要誤會了。」

跛足怪人連連搖手道：「你這可錯怪老哥哥了，我原想託你小兄弟順道往五龍莊彎一彎，把玉佩送交這裡的大先生就好，但繼而一想，這事情有些不妥，這孟氏昆仲三個，可不是堂堂正正的人，萬一引起誤會，豈不給你小兄弟添了麻煩，就這樣，老哥哥才匆匆趕來的，不料不出老哥哥所料；他們三個老東西，果然在三根椽子底下，發起橫來了。」

孟居禮一向以一派掌門自居，這回，這跛足怪人不但在他們三人面前，制住孟大任在先，如今又冷嘲熱諷，居然當面罵他們三個老東西，這叫他如何受得了？大喝一聲道：「閣下究係何方高人，現在總可以亮個萬兒了吧？」

「這不是明知故問？」

跛足怪人大笑道：「老夫不就是你們要找的人嗎？」

孟氏三雄聽得不由齊齊一凜，孟居禮顫聲道：「你……就是……曾子玖……」

「哈哈！」跛足怪人仰天發出一聲嘹亮如鶴的長笑，然後徐徐說道：「老夫這位小兄弟不是已經告訴你們了麼？老夫是宰百忍。」

孟居廉道：「這是閣下的眞姓名？」

跛足怪人一笑道：「這名字原只是老夫當時隨口說的。」

當時隨口說的，自然不是眞姓名了。

孟居廉道：「那麼閣下的眞姓名呢？」

跛足怪人傲然道：「眞姓名當然有，只是你們還不配問。」

孟居義沉哼道：「閣下好狂的口氣！」

「老夫一點也不狂！」

跛足怪人微微一笑道：「但老夫取這宰百忍三個字爲名，也確有深意在焉！」

孟居禮早已看出來人身手極高，强忍着氣，微哼道：「閣下倒說說看？」

「這有什麼好解說的？」

跛足怪人哂道：「宰百忍，就是宰不仁，難道你們聽不出來麼？」

「哈哈！」孟居禮狂笑一聲道：「如此說，閣下果然是找五龍山莊麻煩來的了。」

「哈哈！」跛足怪人也跟着狂笑一聲道：「如此說，你們孟氏雙雄就自己承認是不仁不義之輩了？」

孟居禮氣得鬚眉軒動，洪喝道：「來人哪，去把老夫的兵刃取來，今天倒要好好的向閣下討教討教。」

其實在第二進大廳門口兩邊，早就擠滿孟氏三雄的子侄門人，他們只是躲在門外偷覷，誰都不敢現身，此時聽到大老爺這聲洪喝，大家爭先恐後的搶了出去，不多一回，就由兩個子弟雙手扛着一支兵刃走了進來。

那是一根漆着朱漆的龍頭杖，金色的龍頭，頦下還拖着三尺長亮銀色的長鬚，一望而知這根龍頭杖，不但份量極重，尤其那三尺長的龍鬚，在動手之際，還可以捲纏敵人的兵刃。

孟居禮伸手抓住龍頭杖中間，人也虎的站了起來，雙目精光暴射，直注跛足怪人冷然道：「閣下要用什麼兵刃，自己到架上去取。」

跛足怪人嘿然道：「老夫已有一個甲子沒使兵刃了，這樣吧！」他目光一溜，朝站在門口的卓少華道：「小兄弟，就麻煩你，替老哥哥到廳前桂花樹上，去折一支桂枝來，不用太長，有二尺光景，就差不多了。」

這話聽得卓少華和孟氏三雄全都不由得一怔！

他說一個甲子沒使用兵刃了，這自然是誇大之言，看他模樣，最多也不過六十左右，這句話，當然唬不了人，但孟居禮手中一根龍頭鋼杖，總有數十斤重吧，他却要卓少華去折一支二尺長的桂枝來當兵器，別說兩件兵刃份量不相稱，而且桂枝性脆，一碰卽斷，也不適宜作兵器。

如果說他不把孟居禮放在眼裡，含有輕視之意，在口頭上損他幾句則可，也犯不上和自己性命和開玩笑！

跛足怪人眼看卓少華怔立當場，不覺呵呵一笑道：「小兄弟，快去呀，別說孟老大等不及了，老哥哥也有許多事要辦，難道你不肯給老哥哥折一支桂枝麼？」

卓少華經他一催，只得走出大廳，廳前左右兩邊，正好有兩棵高大的桂花樹，他走到樹下，想挑一支比較粗的，但較粗的桂枝，都有彎曲的枝節，找不到兩尺長的直幹，正在抬頭挑選之際，

廳上跛足怪人又道：「小兄弟，不用挑，隨便折一支就好。」

卓少華聽他這麼說了，只好折了一支比拇指略粗二尺多長的枝幹，回了進去，送到跛足怪人面前，說道：「老丈看看還可以麼？」

跛足怪人接到手上，含笑道：「謝謝你，當然可以。」

隨着話聲，左手五指輕輕一掄，桂枝上許多枝葉，便如刀削一般，落到一地，他又用兩個手指，像剪刀般在枝頭一剪，剪去了五寸多長一截，差不多剛好二尺來長，才回頭笑道：「這樣就夠了。」

他這句話，似是對卓少華說的，接着又朝孟居義、孟居廉二人笑了笑道：「你們二位的兵刃呢？也該準備着，萬一你們老大接不下來，二位也好及時湊個數，反正你們平時習慣以多凌寡，三打一也算不了什麼。」

孟居禮手握鋼杖，氣得花白長髯拂拂飄動，仰天打了個哈哈，沉聲喝道：「朋友善者不來，來者自然不善，就是沒把孟居禮兄弟放在眼裡，也用不着如此損人，老夫活了幾十年，江湖朋友還沒人敢小覷過我這支鋼杖，接不接得住閣下的高招，要動上手才知道，閣下也毋須如此賣狂。」

「哈哈！」跛足怪人大笑一聲道：「老夫已經狂了幾十年，也不是今天第一次在你們孟氏三雄面前賣老，好了，你進招吧！」

孟居禮眞被他氣炸了心肺，口中暴喝一聲：「好，你接着了！」

手中龍頭杖一橫，抬手之間，就是「呼」的一聲，朝跛足怪人攔腰掃來。

跛足怪人嘿了一聲，舉起手中桂枝，往外封出。

這是存心硬接孟居禮一杖了，孟居禮看得暗暗冷笑，心想：「你手中如是鋼杖，還可和我硬接，但你手中只是一支桂枝，這不是雞蛋碰石柱？就算你功力和我相等，也無法接得下來？」

這眞是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他這一記橫掃，勢道何等迅速，心念方動，鋼杖已經和桂枝接觸上了！

孟居禮但覺自己鋼杖在碰上桂枝的一剎那問，先是微微一震。好像他在桂枝外面包了一層厚厚的棉絮，先碰到的是棉絮，然後才眞正的和桂枝碰在一起，等到鋼杖和桂枝碰在一起，他又感覺到從桂枝上傳來了一股極大吸力，竟然把自己鋼杖牢牢吸住，再也無法分開。

孟居禮這一驚，當眞非同小可，他縱橫江湖數十年，手中龍頭鋼杖會過不知多少成名人物，幾曾遇上過今天這等强敵，人家僅以一支桂枝，第一招上，就把鋼杖吸住，動彈不得，他成名多年，自然不肯就此甘休，急忙運起全身功力，凝注雙臂，左手迅快搭上杖身，全力相抗。

旁觀的孟居義、孟居廉，眼看跛足怪人僅以一支桂枝，果然眞的把他們老大橫掃一杖硬接了下去，心頭自然暗暗驚凛不止，但一接之下，鋼杖和桂枝竟似黏在一起，不見分開，他們兄弟二人見多識廣，一眼就已看出老大和那跛足怪人第一招上，竟然比拚起眞力來了！（他們只當兩人比拚上眞力，可沒想到他們老大的鋼杖是被人家牢牢吸住）。

要知所謂比拚眞力，就是雙方同時把內力貫注到兵刃之上，彼此用力攻拒，相持不下，這和鋼杖被桂枝吸住內情雖然完全不同，但外表看來，却完全一樣。

比拚內力，是武家最忌的一種打法，因爲這種拚鬥，全憑眞功眞力，內家修爲，絲毫也取巧不得，若是雙方功力相等，直要等到兩人力盡筋疲，眞氣消耗殆盡，同時受到重創，或是一方受了重傷，才能停下手來，若是兩人之中，有一方內力稍遜，後力不繼，對方立可挾着排山倒海般的威力，乘勢追擊，功力遜的一方，就會當場殞命。

這道理，孟居義、孟居廉當然懂，他們心中兀是感到不解：「老大何以一上來就要和人比拚內力？此人既已送上門來，難道還怕無法把他撂下麼？」

就在兩人心中驚疑之際，已然看出情形有些不對！

這不過是轉眼之間的事，孟居禮一張老臉，已經脹得通紅，頂門上直冒熱氣，連身上一件古銅長袍，都在不住的波動。

再看那跛足怪人，顯着左足尖，右手一支桂枝搭在孟居禮的鋼杖上，神態安詳，好像沒有這回事一般。

這一情形，顯然是他比孟居禮棋高一着了！

孟居廉一看情形不對，立卽回過頭去，低聲道：「老二，這情形有些不對，老大似乎不是他的對手！」

孟居義攢攢眉道：「那該怎麼辦？」

孟居廉道：「這廝方才說過要咱們三個一起上，咱們一起上，自也不會貽他口實的了。」

這兩句話的工夫，孟居禮臉上汗水，已是滾滾直下，他那件長袍也波動得更厲害了，二人看出那已經不是老大全身鼓動的眞氣，使得長袍波動，而是他們老大站着樁的雙腿在不住的顫動了！

孟居廉口中說了聲：「不好，快……」

兩人同時以極快的身法，閃了出去！

孟居廉一下搶到跛足怪人身後，右手一掄，猛向他後心印去。

孟居義却搶到他老大身側，右手一探，輕輕向旁推出。他自然知道此刻跛足怪人一支桂枝上，貫注了全力，往前進逼，他只有把老大向旁推出，老大才不會傷在對方乘勢追擊的內力之下。（他心中只道是兩人比拚內力，那麼他這下把老大向旁推出的方法，自然是準確的了，但其實他們可不是比拚內力）

站在一旁觀戰的卓少華，眼看孟居廉揮掌擊向跛足怪人後心，心頭不由一驚，這般出手偷襲，太以卑鄙，要待示警，但兩人的行動，何等快迅，等你眼睛看到，他們手掌早已遞出了！

但怪事却也隨着發生，孟居義一掌輕輕推上他老大的右肩，不但沒有把孟居禮的人推出，他一隻右手，就搭在老大的肩膀上，再也無法移開。

孟居廉這一掌，五指箕張，使的是他們孟家獨門絕技「龍爪手」，以他數十年功力，這一記被他抓上，跛足怪人後心，至少就得添上五個血窟窿，出手可說狠毒已極！

跛足怪人身子動也沒動，他這一抓，當然抓個正着：但就在他抓落之際，一隻右手，也像膠住了一般，再也沒法撤回來了！

這下，就像孟居廉一隻手按上了跛足怪人後心，孟居義一隻手却按在老大的肩膀上，這四個名以全力相拚，事實上，當然並不是這麼一回事。

大廳外面，雖然已聚攏了不少五龍門的子侄，但孟氏三雄家規素嚴，有他們三位老人家出手了，後輩除了站在廳門兩旁觀戰，連大氣都不敢透，那敢有人闖進廳來？

這樣又過了一盞茶的時光，孟氏三雄三張本已脹得通紅的老臉，如今汗流如雨，臉上紅色漸漸的褪去，變得一臉蒼白，氣喘如牛，三個人六條腿已經抖得幾乎站不住了！

「哈哈！」跛足怪人突然發出一聲黃鐘大呂般的狂笑！

這笑聲有如疾雷乍發，震得大廳上屋瓦震撼，迴響嗡嗡不絕，震得廳上的卓少華

、孟大任、和廳門外的孟氏子侄們耳鼓狂鳴，許久聽不到聲音！

笑聲中，四條人影，倏然分開！不，孟氏三雄脚下踉蹌，分作三個方向往後連退，最後還是支撐不住，「砰」「砰」「砰」三聲，各自跌坐在地。

卓少華看得暗暗驚凛不止，忖道：「這位跛足老人家武功，簡直高不可測！」

孟居禮臉上一陣扭曲，目露怨毒，望着跛足怪人，切齒道：「曾子玖，你……廢了我武功，爲什麼不……殺了我……」

跛足怪人目光一抬，看了跌坐地上，神情萎頓的孟居禮一眼，把手中桂枝往地上一擲，截然道：「我不是曾子玖。」

孟居禮嘶聲道：「那你是什麼人？爲什麼要對我兄弟三人，下此毒手？」

跛足怪人冷聲道：「憑你們三人，還不配問老夫姓名，但老夫可以告訴你們，爾等三人一身武功，並未廢去，只是被老夫封住了幾處經穴，你們老三，大概傷得重些，但也不至送命……」

他剛說到這裡，只見大廳外人聲喧譁，一、二十個五龍山莊的子弟門下，手執刀劍，已經湧到門口，但又心裡害怕，脚下畏縮不前。

跛足怪人回頭道：「孟老大，你要他們站在門口，不准進來，我不想出手傷人。」

孟居禮坐在地上，朝門外揮揮手，嘶啞的喝道：「你們都聽到了，沒有你們的事，出去……出去！」

衆人經孟居禮一喝，果然依言退了下去，但却沒有一個人肯走，仍在走廊兩邊擠着看熱鬧。

孟居廉受到的震動最厲害，（孟居禮是從跛足怪人的桂枝傳到鋼杖上，再震到身上，乃是間接的震力，孟居義是從老大身上傳過去，又多了一個間接，只有孟居廉手掌按在跛足怪人後心，震力自然最强了）他跌坐下去之後，嘴中噴出一口鮮血，就昏了過去。

孟大任已經奔了過去，從身邊取出他們孟家秘製的傷藥，給他三叔服下，這時人已清醒過來。

三人中孟居義傷得最輕，他暗暗運氣檢查，發現果如跛足怪人所言，有幾處經穴被人家截閉，一身眞力，再也無法凝聚，憤憤的道：「朋友旣非曾子玖，究竟和咱們五龍莊有什麼過節？」

他這句話，也正是卓少華心裏的疑團，他是唯一的局外人，覺得孟氏三雄雖有不對之處，但跛足老人家也決不會無緣無故到五龍莊來尋釁，其中必有內情。

只聽跛足怪人洪笑一聲，點頭道：「問得好，你們若不是恃强動手，先問問老夫來意，也不致有這場自取其辱的無妄之災了。」

（二）

他口氣一頓，續道：「你們一再把老夫當作曾子玖，老夫不妨告訴你們，老夫就是找曾子玖來的。」

卓少華心中忖道：「只不知曾子玖是什麼人？」

孟居禮冷聲道：「咱們不知道。」

跛足怪人道：「老夫看你們和曾子玖好像有着深仇大怨，也會不知道嗎？孟老大，老夫不妨告訴你，你們三個被老夫截閉的經穴，十二個時辰不解，就得終身殘廢，你若再敢說一句不知道，老夫就要把你們孟氏門中大小三十七口，一個個都點廢經穴，使你們五龍莊一日之間，變成殘廢之莊，你信是不信？」

孟居禮聽他口氣，當然知道此人說得出，做得到，再一細算，五龍莊孟氏家屬，連老三初生才滿月的孫兒一起算上，果然正好三十七口，一個不多，一個不少，可見此人未來五龍山莊之前，已經打聽得清清楚楚！

心頭禁不住機伶一顫，說道：「閣下對咱們五龍莊果然都算清楚了來的。」

跛足怪人仰天打了個哈哈，說道：「孟老大，今日之事，若是換在六十年前，老夫早就先點廢你們孟家老小，再問你們的話了，如今老夫好說話得多了，你們莫要敬酒不吃吃罰酒，到時就後悔莫及了。」

孟居禮聽他一再提及六十年前，心想：「此人莫非眞有這麼大的年齡了，此人會是誰呢？」

心中盤算着如何應付，一面說道：「咱們兄弟如果知道曾子玖的下落，也不會把閣下當作曾子玖了。」

「這話倒是不錯。」

跛足怪人口中「唔」了一聲，又道：「好，你們把曾子玖如何失踪的詳情，說一遍給老夫聽聽。」

孟居義道：「老大，事已至此，咱們就說吧！」

「好！」孟居禮沉應一聲，說道：「曾子玖原是咱們的表弟，也是先父最小的徒弟，咱們五龍莊有一項規矩，家傳武學中，有一種手法，照例不傳外人……」

跛足怪人笑道：「那是『龍爪手』了。」

孟居禮不加可否，續道：「曾子玖年齡和老夫么妹差不多，他覬覦我家絕藝，故意和么妹接近，此事經先父識破，就藉故要他離去……」

跛足怪人微哂道：「你們孟家的絕藝，老夫已經領教過了，也不過爾爾。」

孟居禮憤怒的看了他一眼，強忍着怒氣，續道：「事隔五年，先父去世之後，曾子玖忽然回到莊上來，向老夫提親，老夫有意爲難，聲稱要娶么妹，就得勝得過老夫一招，他滿口答應，那知他這五年果然藝事大進，功力雖然不及老夫，但也只不過稍遜一籌，據他說：他之所以回到莊上來，要和咱們結成這門親事，是因爲他曾在赤松一處岩穴中，得了一册古劍訣，書中文字古奧，一個人鑽研，實在無法領悟，如能得到咱們兄弟之助，互相探討，或可研究出書中的奧秘來……」

跛足怪人道：「你們垂涎他的古劍訣，就答應了這門親事。」

孟居義道：「那也不盡然，舍妹和他本來情投意合，先父當年要他外出，原也含有鼓勵他力圖上進之意，並不是不同意親事。」

跛足怪人道：「後來呢？」

孟居禮道：「他和舍妹結褵之後，就沒再提起共同研究古劍訣之事，經三弟向他催問，他却提出要和咱們交換『龍爪手』，咱們兄弟自然不能答應……」

跛足怪人雙目之中，神光閃動，冷然道：「你們覬覦他秘笈，就不顧郎舅之誼，兄妹之情，動了殺機？」

孟居廉接口道：「閣下如何知道咱們動了殺機？」

跛足怪人洪笑一聲道：「就憑你這句話，已可證實了，孟老大，你們最好說實話。」

孟居廉憤然道：「他不答應也罷了，那知這忘恩負義的東西，連夜帶着舍妹逃走，那時舍妹已經身懷六甲，不久生下一個女兒，這廝居然不顧結髮之情，逼着舍妹說出寒家秘技，舍妹不堪他的凌辱，終於抑鬱而死，他凌虐舍妹致死，咱們兄弟自然要視他如仇了。」

「這也難怪！」

跛足怪人點點頭道：「但曾子玖年紀應該比你們還輕，他當年能博得令妹歡心，自然相貌不會太醜，何以你們兄弟見了又老又醜又跛的老夫，會異口同聲認作曾子玖呢？」

孟居廉道：「咱們已有多年不曾見面，你老哥送來的玉佩，正是曾子玖隨身之物，是以咱們還當是曾子玖上門尋釁來了。」

「說得也是。」

跛足怪人緩緩俯下身去，從地上把那支桂枝撿了起來，一指孟居禮，說道：「孟老大，他說得對不對？」

孟居禮道：「事實就是這樣！」

跛足怪人冷冷一笑道：「但老夫知道的，却和你們說的大有出入……」

孟氏三雄臉色不禁一變！

孟居廉道：「也許朋友聽信了曾子玖一面之詞，自然和咱們說的事實不盡相符了。」

跛足怪人道：「所以老夫要聽聽你們的，也就是在此。」

他長長吁了口氣，續道：「老夫也不妨告訴你們，這方玉佩，就是曾子玖親手交給老夫的，老夫一生，沒有一個朋友……」

他顫着一足，有如鶴立，但說到最後一句，口氣之中，似有無限寂寞蒼涼，緩緩接道：「六十年奔走江湖，只結交了兩個小兄弟，一個是曾子玖，一個就是這位小兄弟……」

他用桂枝指了指卓少華，接着道：「十七年前，曾子玖找上老夫，唔，他確實和老夫一樣，跛了一條左足，說是從懸岩失足，幸而未死……」

孟居廉悚然一驚，失聲道：「他那是沒有死了？」

「當然沒死！」

跛足怪人冷峻一笑，說道：「他交給老夫這方玉佩，懇託老夫，那時他妻子已經有孕，不論是男是女，要老夫妥爲照顧，那知他走後不久，老夫因運氣入辟，走火入魔，一晃就是十八個年頭，從此不曾見過曾子玖，此次就是爲了故人重託，才遠來江南……」

他說到這裡，忽然目光一聚，直注着孟居廉，冷聲道：「但老夫聽到的，却是爾等兄弟編好的一番欺人之言，老夫耐性有限，要聽的是不折扣的實話，老夫希望你實話實說，你……」

手中桂枝一指孟居廉，又道：「再說一遍。」

孟居廉道：「孟某說的都是當時實情，你聽信了曾子玖一面之詞，那要我如何說呢？就是再說十遍，你也不會相信的了。」

「你說的眞是實話麼？」

跛足怪人緩緩朝他走了過去，手中桂枝輕輕落到孟居廉的肩頭，沉笑道：「老夫已有幾十年不曾殺人了，比你們三個厲害上十倍的人，見了老夫，有誰敢在牙齒縫裡迸出半句謊言來？你這小子眞是活得不耐煩了！」

他手中桂枝只是輕輕的搭在孟居廉肩頭，看來毫不用力，但孟居廉却似觸電一般，身軀陡然一震，好像要待開口，却又忍了下去。

不，他口中發出一聲輕哼，頭上青筋立時一齊綻了出來，不過一瞬之間，額角已隱見汗水，一顆顆汗珠隨着愈來愈大，愈來愈密，滾滾而下，一個人也起了一陣輕微的顫動，好像他承受着無比的痛苦，只是說不出口來！

孟居義沉聲道：「朋友，你這是作什麼？」

跛足怪人回過頭來，輕鬆的笑了笑道：「你們三個，都不肯說實話，我只好挑一個教他嚐嚐逆血攻心的味道如何了。」

孟居義憤然道：「朋友，士可殺，不可辱，你這樣做未免太過份了。」

「士？」跛足怪人嘿然道：「你們孟氏三雄，也算得是士麼？」

這兩句話的工夫，孟居廉身子已經抖得連牙齒都格格作響，臉色由紅轉青，由青轉白，張大了口，除了喘氣，簡直快要昏厥過去！

「住手！」孟居義大聲喝道：「我說就是了。」

跛足怪人道：「老夫偏要聽他說的。」

他在說話之時，手中桂枝，輕輕往上抬起！

這一抬，孟居廉就像千斤重擔，驟然一鬆，口中迸出一句話來：「我說，我說……」

這句話好像早已就在喉嚨口了，只是被桂枝壓在肩頭，無法說出口來，直等桂枝一鬆，話聲就衝口而出！

卓少華看得暗暗驚凛，忖道：「這逆血攻心，大概痛苦萬分，連孟居廉這等高手，都無法承受得住！」

「老夫要聽的話，不怕你不說。」

跛足怪人站在他面前，冷笑一聲道：「好，你說。」

孟居廉咬着牙，說道：「那是他們（指曾子玖夫婦）結婚雙滿月之日，那天晚上，咱們兄弟爲了表示祝賀之意，請他夫婦喝酒……」

跛足怪人哼道：「那是黃鼠狼給雞拜年，你們沒安着好心了。」

孟居廉道：「當時咱們兄弟原也沒有惡意，只是在席間跟他提起古劍訣之事，那知他居然提出和咱們交換『龍爪手』的話來，老大就責問他，當時他曾答應過，把古劍訣由咱們四人共同研究，如何說了不算？他狡辯着稱咱們也答應過他用『龍爪手』跟他換的，這一來，雙方幾乎鬧僵了，兄弟就勸他們不可爭吵，有什麼事改天慢慢研究，大家就繼續喝酒……」

「慢點！」跛足怪人桂枝在他面前一擺，說道：「你在他酒中下了什麼？」

孟居廉一怔，但他對跛足怪人手中這支桂枝，方才吃過苦頭，實在害怕極了，忙道：「入口迷。」

孟居禮鐵青着臉道：「老三，你眞要全抖出來了？」

孟居廉苦笑道：「不說成麼？換了你老大，到此田地，也非說不可了。」

「唔！」跛足怪人口中唔了一聲道：「說下去。」

孟居廉道：「他夫婦二人，果然全醉倒了，但搜遍他全身，又去他房中仔細搜索，始終沒有找到那册古劍訣，但咱們兄弟到了此時，只好一不作，二不休，把他架到後山僻隱之處，點了他穴道，才將冷水把他潑醒過來，問他古劍訣藏在何處？」

跛足怪人聽到這裡，不禁浩歎一聲道：「匹夫無罪，懷璧其罪，連嫡親的郎舅，都顧不得香火之情，人心不古，當眞可怕得很，後來呢？」

孟居廉道：「那知他外出三年，武功果然精進甚多，先前的敗在老大手下，只是故意藏拙而已，此時竟在咱們問話之際，自解穴道，一躍而起，企圖奪路而逃，但還是被咱們截住了。」

他一口氣說到這裡，略爲一頓，接道：「他眼看被咱們截住，無法脫身，就向老大提出條件，和老大單打獨鬥，以定勝負，若是他輸了，願意交出古劍訣，供大家參研，若是老大輸了，就得以咱們家傳的『龍爪手』作交換。」

「老大問他要比試拳掌？還是兵刃？他笑着說：孟家以『龍爪手』名聞天下，比拳掌自然不如比兵刃的好。於是就由兄弟下山，替他們取來了兵刃，當時我和老二還暗暗竊笑，老大在這支龍頭杖，浸淫的功力，並不下於『龍爪手』，估量他絕不是老大的對手……」

跛足怪人道：「他不知道孟老大龍頭杖上，另有機關？」

孟居廉聽得又是一怔，忖道：「老大龍頭杖上，另有機關，他如何知道的？」一面搖頭道：「他不知道。」

接下去道：「那知他和老大這一動手，他使的是一路『青萍劍法』，雖然輕靈純熟也並無奇特之處，自然不是老大的對手，但每當他危急之時，就會使出一記怪招來，這一記怪招，看來十分笨拙，却居然神妙無方，往往逼得老大撤杖後退不迭，但仔細看去，他又似乎運用並不純熟，只是有此招式而已，兩人激戰多時，他使出來的僅此一招，却已保身有餘，老大始終無法佔得半點便宜。」

「時間稍長，老二和我也已看出端倪，他這一記怪招，敢情就是從古劍訣中學來的，他並未參透箇中玄奧，已有如此威力，這古劍訣，豈非眞是獨步武林的瑰寶？」

跛足怪人冷哂道：「你們因此覬覦之心愈急，眼看孟老大一個人勝不了他，就加入戰團，變成三打一了？」

孟居廉道：「雖然咱們加入戰團，但他那一記不純熟的怪招，煞是厲害，每遇險招，只要使出那一記怪招來，劍雖一招，但恰似對着咱們三個人發的，每人都感到劍鋒逼近自己，又無法封架，仍然把咱們逼得非撤招後退不可……」

跛足怪人道：「因此你們老大就使了毒手？」

孟居廉道：「那也是沒有辦法之事，老大到了此時，只好使出『龍口針』了……」

孟居禮怒聲喝道：「老三！」

跛足怪人回頭道：「你不用吆喝，你的『龍口針』，一發就是三十六支，喂有劇毒，老夫早就知道了。」

孟居廉道：「他身中毒針，劍法一滯，還待跛身逃走，被我一杖擊中左腿，一個人飛出去數丈之外，直向山崖斷壁飛墮下去……」

卓少華心中暗道：「這孟氏三雄，果然不是好人，無怪跛足老人家要如此對他們了。」

「你們很好！」

跛足怪人冷冷一笑，問道：「那麼他妻子是如何死的呢？」

孟居廉道：「舍妹當時雖不知他跌落山崖之事；但始終認定是咱們兄弟爲了覬覦劍訣，害死了他，一直哭鬧不休，她那時已經身懷六甲，不久生下一女，但她因懷念丈夫，懷孕之時，抑鬱哭鬧，以致產後失調，不治身死……」

跛足怪人道：「這也算得是你們逼死的了，唔，那麼他那女孩呢？」

孟居廉道：「舍妹已死，此女自然也不能再留在咱們五龍莊了，當時就要收生婆把她抱走了。」

「好！好！」跛足怪人用桂枝指着他們三個，點頭道：「孟氏三雄，果然毒辣得很，唉，依老夫昔年的脾氣，你們三個當眞死有餘辜，但曾子玖是你們的妹夫，他妻子是你們的妹子，小女嬰也是你們的外甥女，老夫究是外人，曾子玖不死，自會找你們算帳，老夫似乎不用難爲你們，你們可以說是六十年來，老夫手下第一次唯一的活口了！」

說到這裏，搖搖頭道：「老夫受人之託，又遲了一十八年才走，這又怪得了誰呢？」

他走近茶几，伸手取起卓少華送來的那塊玉佩，廢然道：「這是老夫辜負了曾老弟的重託，老夫眞是對不起故人……」

回頭望望卓少華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咱們走吧！」

說罷，身子一搖一拐的往廳外走去。

卓少華跟在他身後走出大門。

只聽孟居廉道：「那女嬰的左眉梢有一顆朱痣，今年十八歲了。」

跛足怪人剛一回身，只聽「綳」的一聲，機簧乍響，一蓬細如牛毛的藍色毒針，激射如雨，朝他身前射到！

原來孟居禮在他走出廳門之際，乘他不備，已經一躍而起，一手抓起龍頭杖，大拇指迅快一按，從龍頭杖龍口之中，飛射出一蓬毒針來！

（三）

金笛玉芙蓉

東方玉

孟氏「龍口針」，能在對敵動手之時，傷人於不備，而且機簧彈力極强，三十六支毒針，可以射出三丈來遠，他怕一擊不中，故而待得跛足怪人走到三丈距離，才行出手。

這一着當眞惡毒無比！他當然不希望五龍山莊的醜事，讓外人知道，是以這一蓬飛針，不僅對着跛足怪人前胸，也籠罩了卓少華的後心，殺人滅口，自然要把兩個人同時除去了。

跛足怪人突然仰天打了一個哈哈，說道：「你這點鬼心思，如何瞞得過老夫？」

他在說話之時，右手執着桂枝，隨手一圈。

說也奇怪，那一蓬「龍口針」，生似遇上了磁鐵一般，「嘶」的一聲，連射向卓少華後心的飛針，也同時被他吸了過去，一古腦兒黏在桂枝之上！

孟氏三雄一見情形不好，三個人同時彈身而起，他們這後廳上，敢情裝着機關，身形一閃，便自失去了他們的影子！

跛足怪人冷笑一聲道：「老夫要取爾等性命，你們休想從老夫手下逃得出去！」

右手一揚，那支桂枝連同黏在桂枝上的三十六支「龍口針」，一齊脫手往上飛起，但聽「奪」的一聲，桂枝硬生生的插上大廳門首的匾額正中，三十六支飛針，正好在桂枝四週，整整齊齊的圍了一圈。

跛足怪人連頭也沒回，口中說道：「小兄弟不用管他們，咱們走。」

舉步往外行去。

圍在廳門外看熱鬧的孟氏子弟門人，嚇得紛紛退避不迭！

卓少華緊跟着跛足怪人身後，一路出了五龍山莊，只覺跛足怪人跛着一足，走起路來，一搖一擺，看去走得並不快，但自己加緊脚步，走得極快，却始終保持了一丈距離，就是趕不上他。

卓少華雖已知道他武功高不可測，但一來年輕好强，二來跛足怪人並未施展輕功，只是一搖一晃的走着，自己怎會趕不上他？心頭兀是不信，不覺展開脚程，吸氣往前掠去。

那知任你如何加速脚步，前面的跛足怪人生似未覺，依然只是一搖一晃的走着，就是可望而不可即，兩人起步時有一丈距離，現在不即不離，還是保持着一丈距離，你加快脚步没用，提氣疾掠，也沒用！

兩人這一陣疾走，不過片刻工夫，就奔出十數里之外。

前面的跛足怪人忽然脚下一停，回過身來。

卓少華正在全力奔行之人發覺對方突然停住，也趕忙剎住身形，饒是如是，還差點撞到跛足怪人的身上，一時不覺俊臉爲之一紅。

跛足怪人朝他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你方才大概聽老哥哥說過，老哥哥活到八九十歲了，一生沒有朋友，只有兩個小兄弟，一個是曾子玖，一個就是你了，這就是緣，老哥哥身無長物，只有這本東西，是老哥哥幾十年來，拉雜所記，送給你留個紀念吧！」

說罷，從懷中掏出一個小本子，遞了過來。

卓少華望望他道：「老人家……」

跛足怪人藹然一笑道：「小兄弟，人要洒脫些，不可拘謹，孔老夫子說過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，老哥哥雖然癡長你幾十歲，你叫我一聲老哥哥也就夠了，快把本子收起來。」

卓少華經他一說，不好推辭，只得伸手接過，說道：「小弟恭敬不如從命，那就謝謝老哥哥了。」

「哈哈！」跛足怪人得意的朗笑一聲道：「這才是老夫的好兄弟，爲了替老哥哥送信，躭誤了兩天的時間，快回家去吧，有空之時，不妨多讀些書，好了，小兄弟，後會有期，老哥哥走了！」

他這聲長笑，和說話的聲音，竟然和在五龍山莊時完全不同，在五龍莊時，聲音蒼老之中，有着蒼勁之感，現在的話聲，却清朗得有如鳳鳴，使人聽來像是年輕人的聲音。

卓少華方自一怔，但見一道人影有如浮矢掠空，飛射而去，瞬息之間，就沒了影子，心中暗暗驚駭不上，忖道：「這位老哥哥飛行絕迹，莫非會是劍俠之流？」

不覺探懷取出他所贈的小本子來，這册小本子只有手掌大小，用青色羊皮裝訂，十分精致，書簽上寫着：「長風子雜記」四個古篆文，略爲翻閱，裡面白色宣紙，業已發黃，都是用蠅頭行楷書寫，工整秀逸，所記載的大都是各門各派的武功，評述其優點和缺點，看來果然是這位老哥哥幾十年所見所聞，累積的經驗談，彌足珍貴。

一時也不及細看，收入懷中，就展開脚程，一路趕回家去。

×　×　×

卓少華家住會稽橫溪，他父親卓清華，乃是六合門的名宿，還是當今名列九大門派六合門掌門人高天行的大師兄，曾在杭州開設武華鏢局達四十年之久，直到前年六十大慶，才把鏢局收歇，封刀歸隱。

卓清華爲人耿直，急公好義，贏得武林同道敬仰，因此有一個外號，人稱「泰山石敢當」，泰山、是說他在武林中有如泰山北斗，一言九鼎，石敢當，則是表示他敢作敢當，正義凜然之意。卓清華對這個外號，始終謙虛的說着：「愧不敢當。」

卓少華自幼拜在他父親同門師弟司空靖的門下學藝，這也是古人易子而教之意。

司空靖卜居遂安九眺峯下，精於劍術，悠遊林泉，從未在江湖走動過，大家都叫他九眺先生。

卓少華從師十年，每年清明，都要趕回家來掃墓。

這次路過杭州，結識了這位跛足老人，代送書信，躭誤了兩天時光，因此一路展開脚程，急着趕路，回到家門，差不多已是上燈時候，暮靄蒼茫！他走近門口，發現兩扇大門竟是敞開着。跨進大門，裡面不聞一點人聲，靜悄悄的一個傭人也不見，好像是一所久無人住的空宅！

卓少華暗暗感到奇怪，同時也有一絲預感似的不安，從心底升起，急步穿過天井，跨上石階，叫道：「萬大叔，我回來了。」

萬大叔，萬大川，是老管家，從前原是一名江洋大盜，後來經卓清華以德服人，感化了他，追隨卓清華已有二十五年之久，卓清華收歇鏢局之後，他就擔任了卓府的總管，一向忠心耿耿，甚得卓清華的信任。

但卓少華連叫了兩聲，依然不見有人答應，心下不禁大疑，急忙轉入東首一道腰門，逕向東院書房奔來。

這原是他最熟悉的路了，爹平日就是住在書房裡。書房，在東院自成院落，小有花木之勝。

但此時他奔入院落，在暮色籠罩之下，這幽靜的庭院，似乎有陰森冷清之感。

書房裡還沒點燈，卓少華衝進書房門，口中喊着：「爹，孩兒回來了。」

裡面同樣沒有人答應。

卓少華心頭不覺一沉，就在此時，突聽一聲極其輕微的呻吟，從裡首窗下傳來！

這聲呻吟聲音雖輕，但鑽進卓少華的耳中，不啻如遭雷殛！

「那是爹的聲音！」爹的聲音，縱然輕微，兒子也耳熟能詳。

「爹……」卓少華急急忙忙的奔了過去，天色雖已昏暗下來，但他凝足目力，仍可看到窗下一張太師椅已經跌翻，地上躺着一個人影，那正是他最熟悉的身形爹了！

「爹……」他聲音之中已經帶着哭聲，跪了下去，現在他已可看到爹慈祥的臉上，蒼白得沒有一點血色，氣息微弱，一雙失去了平日嚴正而有神色的眼睛，望着自己，張了張口，好像要說什麼？

卓少華心頭宛如刀割，垂着淚道：「爹，你傷在那裡？還不要緊吧？」

其實他不用問，也可以看出來了，爹左手緊緊按着胸口，那自然是傷在胸口了。

卓清華右手吃力的抬了起來，吃力的向空招着。

卓少華趕緊伸過手去，握住了爹的手，爹手在顫抖，已經僵而且冷！

卓清華摸到兒子的手，臉上有了安慰的笑容，但笑得十分僵硬，他努力張動了一下口，終於從喉嚨中迸出微弱的聲音：「孩……子，那……是……一……」

卓少華背心沁出冷汗來，他只聽到老父的呼吸已經越來越微弱，「一」字下面，已經說不出話來！

「爹，你快別說話了，孩兒給你老人家度氣……」

卓少華話未說完，就已感覺不對，爹的手在這一瞬，已經僵冷如鐵，爹的眼睛，也漸漸闔了起來，爹已經嚥了最後一口氣！

卓少華只覺一顆心直往下沉，淚水從眼角直滾而下，嘶聲道：「爹，究竟是誰把你老人家害死的呢？」

他用袖子拭着淚水，輕輕扳開爹的右手，用足目力，仔細察看爹的胸口，依稀看到幾點焦痕，好像是被線香灼過的細孔！

「哦！」突然他心中一動，暗道：「爹右手一直按着胸口，莫非……」

急忙查看爹的右手，這下果然給他發現了，爹的拇指和食指之間，赫然夾着一支寸許長色呈朱紅的細針，分明是一隻餵了劇毒的針！

他急忙從自己長衫上撕了一塊布，仔細的裹着針從爹手指上取下，最使他吃驚的，爹夾過針的兩個手指上，也有被針灼焦的痕迹，由此可見爹是死在人家毒針之下的了。

他站起身，隨手把毒針放到几上，急匆匆出了書房，一脚往後進奔去。

爹中了人家暗算，娘會不會出事呢？

後進，依然靜悄悄的沒有人聲，沒有燈火，他提在胸口的一顆心，狂跳不止，口中嘶聲叫道：「娘，蕙香……」

蕙香，是娘房裡使喚的丫頭。他喊聲雖響，依然聽不到有人答應。

卓少華跌跌撞撞的衝進娘的房裡，房中闃無一人，他找遍了後進每一間房屋，依然一個人也沒有找到。

娘呢？蕙香呢？家裡的人怎會一個不見，都到那裡去了呢？難道娘是被兇手擄去了？

他又從後進退出，朝前進奔來，就在走廊上，差點和一個人撞個滿懷！

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喝道：「什麼人，膽敢闖到卓府裡來，還不給我站住？」

卓少華聽到這人的聲音，不覺一喜，忙道：「萬大叔，是我。」

那是一個腰背微駝的老人，正是卓府總管鐵掌萬大川，年歲不饒人，他鬢髮已經發白，連腰背都彎了。

「你？」萬大川一手提着一把錫酒壺，雙目一注，嘿的笑出聲來，欣然道：「是少爺回來了？」

卓少華和他這一對面，就聞到他從口中冒出來的酒氣，急忙問道：「萬大叔，剛才你到那裡去了？」

萬大川咧咀一笑道：「大叔是到廚房裡弄酒去的。」

他追隨卓清華多年，平日忠心耿耿，就是有一點嗜好，喜歡喝上一盅。

卓少華道：「家裡出了事，你可知道？」

「家裡出了事？」

萬大川雙眼一瞪，笑着道：「少爺可是沒找著老主人和老夫人？對不？」

卓少華目蘊淚水，慘聲道：「爹被人害死了，你還不知道？」

「什麼？」萬大川一怔，腰背驟然間挺得筆直，聳然道：「少爺，你……說什麼？」

卓少華忍不住流下淚來，說道：「爹被人害死了，遺體現在還在書房裡，娘也不見了。」

萬大川鬆了口氣，問道：「少爺親眼看見的？」

卓少華惱聲道：「難道我還會騙你不成？」

「老主人和老夫人都不在這裡。」

萬大川疑惑的道：「這怎麼會呢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不信，你隨我來。」

「這……不可能……」

萬大川搖着頭，慢吞吞的道：「老主人和老夫人，帶着蕙香，是到六合替掌門人祝壽去了，怎會在書房裡呢？」

卓少華聽得大奇，問道：「爹和娘幾時動身的？」

萬大川道：「三天前就走了。」

卓少華心中暗道：「替掌門人祝壽去的，我怎麼沒聽師父說起呢？」一面說道：「但我方才回來之時，明明看到爹中了賊人暗算，躺在地上……」

萬大川道：「這就奇了！」

兩人一前一後，轉過迴廊，出了月洞門，穿過一片花木，卓少華搶先跨上石階，只見書房兩扇朱門，緊緊閉着，門上還掛着鎖，但方才自己來的時候，書房門明明是敞開的，心中暗暗覺得奇怪。

萬大川跟在他身後，跨上石階，不覺笑道：「少爺，你看，門還鎖得好好的，這是老主人走後，大叔親自上的鎖，從沒開過。」

他從腰間取出鑰匙，開啓了鎖，推門而入，一面回頭道：「少爺，你先等一等，讓大叔去點了燈，你再進來。」

說完，當先舉步往裡行去。

現在天色已經全黑了，書房中一片黝黑，但卓少華還是跟在萬大川身後，走了進去。

萬大川放下酒壺，從身邊取出火種，「嚓」的一聲，打着了火，點燃了放在門口的一盞琉璃燈。

卓少華閃身搶上前去，掠到窗下，目光一瞥，爹平日坐的一把紫檀太師椅，端端正正放在那裡，（方才太師椅已經倒翻了的）地上，那裡有爹的屍體？連自己從爹兩個手指中取下來的一支朱紅毒針，明明放在太師椅旁邊一隻紫檀茶几上的，此時也已不見。

這，簡直如夢似幻！

卓少華看得目瞪口呆，半晌說不出話來！

萬大川站在他邊上，嘿的笑道：「少爺，現在你相信了吧？」

「不！」卓少華搖着頭道：「我方才明明來過，爹明明就躺在這裏，他老人家還說……」

萬大川似笑非笑的望着他，問道：「老主人還說了什麼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爹那時氣息十分微弱，只說了句：『那是一』，底下就沒說出來：：哦！」

他突然「哦」了一聲，接着說道：「爹右手兩個指頭還夾着一支毒針，是我撕下長衫衣襟，裹着取下來的，針明明就放在茶几上，現在也不見了，萬大叔，不信你看看，衣襟這裡不是還撕下了一塊麼？」

說着，俯身去撩長衫下襬！

這一瞬間，他發現事情不對！

自己小時候，萬大叔經常抱着自己玩，自己對萬大叔，可以說最是熟悉不過了，他脚上一直穿的是雙根樑布鞋，從未穿過薄底快靴，但面前的萬大叔，脚上穿的却是薄底快靴！

萬大叔是卓府總管，很少出門，靴底自然不會沾到黃泥巴，（家中從來也沒有黃泥巴）此人靴上，却沾着不少黃泥巴。

他緩緩站起身，看了萬大川一眼，現在室中有了明亮的燈光，他發現此人身材幾乎和萬大叔相差無幾，只是稍微胖了一些，萬大叔沒有肚子，他的肚子有些凸出。

卓少華有此發現，心頭止不住一陣激動，迅快的盤算着，此人假冒萬大叔，如果不是兇手，也一定是兇手一黨，自己要設法把他拏下才好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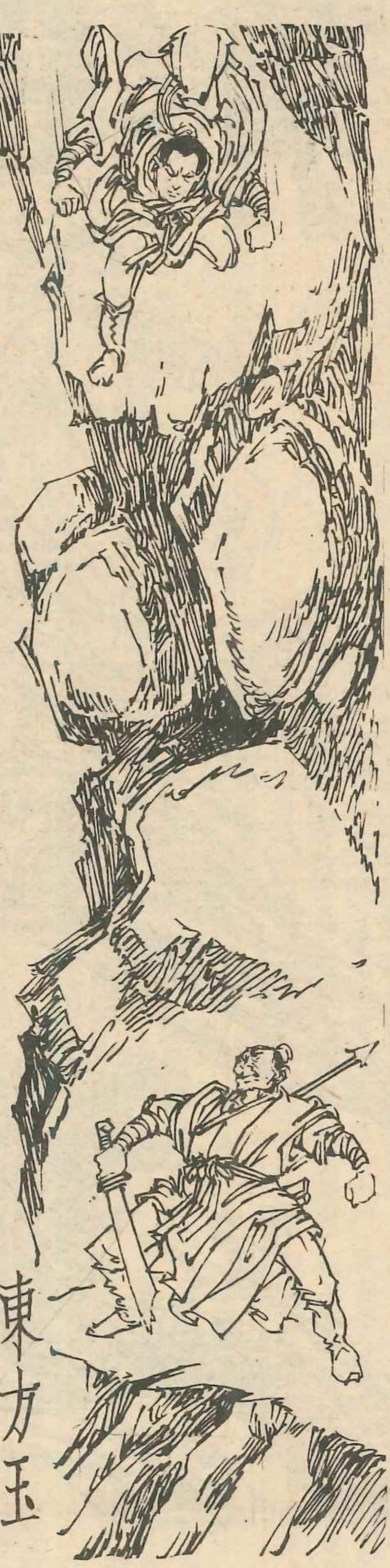
一面指着衣襟說道：「大叔，你看我衣襟不是撕下了一塊麼？還有……」

他迅快伸手入懷，取出一錠銀子，遞了過去，接着道：「這錠銀子，也是我方才從地上拾起來的，你看上面還有很深的一個指痕……」

（四）

金笛玉芙蓉

東方玉



萬大川不知是計，果然伸手來接，說道：「會是誰的指痕？」

卓少華迅快五指一張，一把扣住了他的脈門，切齒喝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「少爺，快放手。」

萬大川陪笑道：「你今天怎麼了？」

卓少華手上用勁，冷笑道：「你居然敢假冒萬大叔，前來騙我，你當我連萬大叔都認不出來了？快說，你究竟何人？爹是不是你殺害的？」

萬大川驀地開聲吐氣，右手一翻，企圖掙脫卓少華五指，左手揚手一掌，朝卓少華頭部右側擊來。

卓少華冷笑一聲道：「你又露出破綻來了，萬大叔學的是鷹爪門武功，從不使拳的。」

口中說着，右手五指用力，緊緊扣着對方手腕不放，左手化掌，向右迎擊過去。

這一拳一掌，雙方都快，結結實實的接個正着，萬大川似是功輸一籌，被震得腳下浮動，踉蹌後退了一步。

卓少華乘機一個輕旋，左腳跟進，人已到了萬大川的右側，左手如刀，一下朝他右肩後方切下。萬大川一隻右手，被卓少華扭轉，口中「啊」了一聲，一個人上身往前俯下。

卓少華更不待慢，左手出指如風，連點了他「鳳尾」、「精促」二穴，右手五指一鬆，放開對方手腕，轉到萬大川面前，冷笑一聲道：「方才這一記擒拏手，就是我小時候萬大叔教的，你没想到吧？憑你這點能耐，大概只是個小角色罷了，快說，你是什麼人？是誰支使你來的？」

萬大川身不能動，瞪着雙目，怒哼一聲，沒有作聲。

卓少華冷笑道：「你臉上大概易了容，我倒要看看你是誰？」

說罷，轉身從几上拿起一杯冷茶，朝他臉上潑去，再「嘶」的一聲，撕下一塊衣襟，往他臉上重重的拭了兩下。

這一拭，却並未拭去他臉上的易容藥物，但因用力太重，拭過之處，皮膚間却被拭起了一層皺紋。

卓少華從小就聽萬大叔說過，江湖上許多黑道中人，都會一點易容術，有的人戴的是人皮面具。普通易容藥物，只須用茶水一拭，就可以拭掉，如果戴了人皮面具，要從耳後揭起。

現在，顯而易見，這人臉上，是戴着人皮面具了。卓少華一手按着萬大川的頭，仔細的察看了一陣，然後手指沾了點口水，朝他耳後輕輕一抹，果然立時隨指捲起一層薄薄的油皮，心中一喜，就用兩個指頭小心翼翼的拉着油皮，往前揭去。

萬大川穴道被制，四肢無法動彈，只得任由卓少華擺佈，口中厲聲道：「小子，你會後悔的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本少爺從不知道什麼叫做後悔。」

他細心從萬大川臉上揭下一張薄薄的人皮面具，萬大川自然也不是萬大川了，那只是一個四十來歲的濃眉漢子。

「你現在還有何說？」

卓少華把人皮面具揣入懷裡，一面冷冷的道：「你在本少爺面前，想充硬漢，門也沒有，告訴你，除非我問一句，你老老實實的答一句，本少爺還可網開一面，否則我就要你嘗嘗『分筋錯骨』的厲害。」

順手拖過一把几子，在那漢子面前坐下，喝道：「說，你是奉什麼人之命，假冒萬大叔來的。」

那漢子閉上眼睛，充耳不聞。

卓少華怒哼一聲，伸手一指，朝他「游魂穴」上點落，喝道：「我再問你一句，你再不說話，莫怪我不客氣了，你是什麼人支使你來的？」

那漢子依然沒有作聲。

卓少華右手一抬，正待朝他「捉命穴」上點去，忽然，他發現面前這人的臉色在這一瞬間，變得死灰一般，毫無人色，心中不禁生疑，伸出去的手，在他肩上重重戳了一下，喝道：「你少在本爺面前裝死……」

那漢子經他手指一戳，竟然應指撲倒地上，咀角間緩緩流出黑血來！

卓少華心頭暗暗一驚，他不知道那漢子口中藏着毒藥，是服毒自戕而死，忖道：「這廝竟然嚼舌死了，這……怎麼辦呢？」

他究竟從未在江湖走動，毫無經驗，也沒去搜那漢子的身，用手探了探他鼻息，早已氣絕，一時慌了手腳，心想：「總不能讓他死在爹的書房裡。」

兩手抄起漢子的屍體，飛也似的奔到後園，找了一把鏟，在牆角邊挖了個坑，把屍體埋了。

經這一陣折騰，累出了一身大汗，眼看偌大一片家園，陰森森的找不到一個人，他心頭這份悍急，眞是無法形容！

這變化實在太突然、太驚人了，卓少華只是想着，爹是不是遭了歹人的毒手？娘是不是被人擄去了？還有萬大叔、蕙香，和家裡其他的人，都到那裡去了呢？

他說爹和娘到六合去了，不知這話是否可靠，但方才自己明明看到爹躺在書房地上，怎麼又會不見了呢？

一連串的問題，使他腦中紊亂得無法找出合理的答案來。

「自己該怎麼辦呢？哦……」他想到：「如今唯一的辦法，只有先去找師父了。」一念及此，那還猶疑，急匆匆奔出屋去，奔向大路。

路上一片黑暗，晚上，春寒料峭，不輸於凜冽的冬天，卓少華頭上直冒着汗，他還空着肚子，也忘掉了饑餓，只是不住的提氣，發足狂奔，恨不得立時趕到遂安，立時就見到師父。

快四更天了，前面隱幢幢已可望見蕭山城，卓少華一口氣奔行了幾十里路，覺得甚是口乾，拾了大路，找到一條小河邊，俯下身，雙手捧着河水，喝了幾口，正待直起身來。

忽然聽到一陣雜沓的腳步聲由遠而近，似有五六個人，也在夤夜趕路，這就閃到一棵柳樹底下，隱住身形，凝目看去。

大路距離河邊，還有六七丈遠近，他從小練功，目力敏銳，雖在黑夜之中，依稀仍可看清幾分。

這一行人，一共是六個人，前面一個中等身材的，似是領頭之人，稍後是三個老者，最後兩人，身材魁梧，生相驃悍，腰間跨着長刀。

這三個老者，卓少華一眼就認出來了，那正是五龍山莊的孟氏三雄。

糟糕，這眞叫寃家狹路，自己會在這裏遇上他們，萬一被他們發現了，這孟氏三雄，心胸狹仄，豈肯放過自己？

只見領頭的中等身材漢子左手向後一擺，沉着聲道：「好了，快到蕭山了，就在這裏歇息再走吧！」

一行人果然立時停住，那中等身材漢子大模大樣的獨自在路旁找了塊大石，大馬金刀的坐了下來。

糟糕，他們這一停下來，很可能會到河邊來喝口水，自己豈不就被發現了麼？卓少華心頭暗暗焦急，人，都會急中生智，他這一急，登時想起自己懷中有一張人皮面具，何不戴上了，這樣一來，孟氏三雄不就認不得自己了麼？

這就悄悄從懷中取出面具，兩手綳着覆到臉上，然後又用手掌貼着臉往耳後輕輕按平。

一面按着，一面忍不住悄悄的朝對方幾人看去。

那中等身材漢子大馬金刀的已在一方大石上坐下，孟氏三雄却依然一排站在他邊上，並未坐下，另外兩個彪形大漢，也並沒坐下，只是一手按着刀柄，虎視眈眈的望着三人。

卓少華心中覺得奇怪，暗道：「看來這中等身材漢子，身份比孟氏三雄還高，這人會是誰呢？」

就在此時，只聽孟居義道：「副管事，貴上究在何處，老朽兄弟……」

中等身材漢子沒待他說完，就截着他話頭，冷然道：「我已經告訴過三位了，到了地頭，自會知道，路上不准多問。」

「不准多問」，這口氣好生托大，孟氏三雄，在長江上下流，可以說是響噹噹的人物，他居然用這般口氣對他們說話。

孟居禮抗聲道：「老朽兄弟，在江湖上也薄具聲名，貴上要副管事前來相邀，這一路上，竟把老朽兄弟視同囚犯，老哥究竟……」

「視同囚犯」，這四個字鑽進卓少華耳朵，更是驚詫無比，暗道：「原來他們是被人押着來的，無怪那兩個彪形大漢，一手按刀，虎視眈眈的看着他們，生怕他們逃走似的。」

中等身材漢子一手端着下巴，嘿然冷笑道：「兄弟只是奉命行事，孟老大，你可知敝上臨行時，跟兄弟如何交代的麼？」

孟居禮道：「老朽兄弟正想聽聽。」

中等身材漢子冷笑一聲道：「敝上交代，你們兄弟三個如敢抗命，要兄弟格殺勿論，兄弟這一路上，對三位已經够客氣了。」

「格殺勿論」，這是何等嚴厲的話？除了押解的是江洋大盜，官廳才會在公文書上，加上這麼一句：「如果中途脫逃拒捕等情，可就地格殺勿論。」

但孟氏三雄在地方上是一方縉紳，在江湖上，是一方大豪，在武功上，是一派宗主，現在這話居然是對孟氏三雄說的！

卓少華幾乎不敢相信，腳下不禁移動了一下。

突見中等身材漢子目光炯炯朝河邊投射過來，口中沉喝一聲：「什麼人？」

卓少華驀然一驚，一時急中生智，心想：「自己戴上面具，假扮了萬大叔的賊人，就不該身穿長衫。」急忙輕輕脫下長衫，團成一團，往樹根下一塞，口中應道：「是……小的……」

他這句話堪堪出口，就見一名身材魁梧的彪形大漢已經一手按着刀柄，大步走了過來，在這一情形之下，他不得不彎着腰，從河畔下走了上去，朝那中等身材漢子拱拱手，正待開口！

中等身材漢子目光一注，沒待他開口，就沉聲喝道：「褚彪，你不是奉派到橫溪卓家去的麼？怎麼鬼鬼祟祟的躲在這裏作甚？」

「奉派到橫溪卓家去的」這幾個字，鑽進卓少華耳朵，心頭止不住一陣狂跳！

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那假扮萬大叔的賊人嚼舌（他並不知道賊人口中預藏毒藥）自戕，自己正好找不到線索，聽他口氣，自是和那賊人一黨的了！

假扮萬大叔的賊人，原來叫做褚彪。

卓少華有此機會，豈肯輕易放棄？立即躬着身道：「回副總管，（這是他方才聽孟居義稱呼中等身材漢子的）小的在卓家等了一個更次，並沒有人，所以……只好趕來去覆命……方才是在河邊喝了口水，發覺有人行來，故而躲在樹下……」

他因不大明瞭內情，只好含糊着回答。

中等身材漢子大模大樣的用手端着下巴，輕輕點了下頭，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就隨本座回去好了。」

卓少華低着頭，應了聲「是」。

中等身材漢子微一頷首道：「好，咱們可以走了。」

說罷，站起身，當先往大路行去。

卓少華垂着雙手，裝出一副恭敬模樣，跟在中等身材漢子身後亦步亦趨的走去。

孟氏三雄也由兩名彪形大漢押着跟來。

一行人腳下均快，繞過蕭山城，折而向南，不多一會兒，便已趕到義橋，（地名）走在前面的中等身材漢子忽然撮口發出一聲短嘯。

只見一艘烏篷船（紹興一帶的手搖船，中艙覆以黑漆船篷，謂之烏篷船）緩緩從江心駛了過來。

船頭站着一名短靠漢子高聲道：「客官渡江？一共有幾位？」

中等身材漢子冷然道：「三位」。

卓少華心中暗暗一動，忖道：「這一行人，連自己在內，一共有七個人，他怎麼說三位呢？」

思忖之間，烏篷船已經緩緩靠岸。

站在船頭的漢子，一手提着船纜，一躍登岸，拉住船頭，立即朝中等身材漢子躬着身，恭敬的道：「副總管請登船。」

卓少華暗哦一聲，忖道：「這副總管說的『三位』，可能是他們的暗號了。」

中等身材漢子口中哼了一聲，當先舉步跨下船去。

卓少華和孟氏三雄等人，也跟着下船，俯身跨入中艙，大家只有席地（在艙板上）坐下。

只有中等身材漢子敢情身份較高，船家替他獨自在艙中準備了一把籐椅，中等身材漢子落座之後船頭那名漢子巴結的送上一把茶壺陪着笑道：「副總管請用茶」。

中等身材漢子托大的「唔」了一聲，接過茶壺，湊着嘴喝了起來。

船頭漢子彎着腰躬躬身，退了出去，隨手掩上了船篷。

船艙一片黝黑，船已開始駛向江心，卓少華自幼練武，內功已有相當基礎，自可目能夜視，但他只是低垂着頭，假裝打盹，不敢多看，爲的是怕中等身材漢子看出破綻來。

目前他弄不清那個中了毒針死去的爹，是眞的，還是假的？假如爹沒有死，也一定和娘一起被賊人刼持去了，孟氏三雄不是一個例子麼？

他們刼持爹、娘，又刼持孟氏三雄，這到底爲什麼呢？

爹的武功不在孟氏三雄之下，但如果三個人聯手，爹也不會是三人之敵，但孟氏三雄却被對方一個中等身材的副總管和兩個彪形大漢，就乖乖的押着來了。

由此推想，這位副總管的武功，定是强過孟氏三雄甚多！

也可以由此推想，爹被他們擄來的成份也極大了。

他心中不禁升起了極大的希望，寧願爹也被他們擄來了。

那麼自己親眼看到爹躺在書房裡，中針死去，又作何解釋呢？

接着，他又自己找到解釋了，這不過是賊黨玩的把戲，和賊人假扮萬大叔一樣，只是想瞞騙過自己而已！

當然，他這樣解釋，仍有許多不合情理之處，但身爲人子，誰不希望爹還活着呢？只要爹活着，縱然暫時被賊人擄去，總有救出來的一天，這總是希望。

於是卓少華又思索着這批賊人的來歷，他們很可能是擄人勒索的綁匪，不是麼？爹開設過多年鏢局，賊人自然認爲爹一定有很多積蓄。五龍山莊的孟氏三雄，財勢雄霸一方，自然也是綁匪的大目標了。

卓少華閱歷不深，他能想到的，自然只有這些了。

天色漸漸接近黎明，船也漸漸緩慢下來，終於靠岸了。

船頭那名漢子迅快跳上岸去，繫好船索，又跳上船來，打開前艙，躬着身道：「啓稟副總管，船已靠岸了。」

中等身材漢子口中應了一聲，就起身走出艙去。卓少華等人，也跟着相繼走出，跟着中等身材漢子身後上岸。

那漢子口中說着：「小人恭送副總管」副總管當然不會去理睬他，只是自顧自的加快腳步行去。

這時天色才亮不久，田野間還蒙着一層薄薄的晨霧，但這條路，卓少華却認出來了，這是富春江邊上的三河，（地名）再向西，是更樓（地名），蘭赤山，再往西，就是師父住的九眺峯了，只不知中等身材漢子帶着一行人是要往那裡去呢？

一行人由中等身材漢子領頭，腳下走得很快，卓少華對這一帶的路很熟，他已經看出來了，中等身材漢子走的是荒僻小徑，有時故意迂迴着避開村落，因爲這是白天，他繞道避開了更樓和羅銅兩處村莊，自然是爲了避人耳目。

（五）

金笛芙蓉

東方玉

現在一行人已經踏上山路，這是往蘭赤山去的路徑，由此可見他們賊巢，就在蘭赤山無疑！

卓少華的心，開始跳了，他想到爹和娘可能就在山上，自己該怎麼辦呢？論武功，連爹和孟氏三雄都不是他們對手，自己當然更非他們之敵……

唉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既然來了，也就顧不得許多了，只好相機行事，能把爹、娘救出更好，萬一不成，好在這裡離九眺峯不遠，可以去找師父設法。

這一想，緊張的心情，登時放鬆了些，但緊握着的雙手，還是暗暗沁出汗來！

山道迂迴，林木葱鬱，一行人隨着山勢，繞過兩重山脚，現在登上了盤曲的小徑。

太陽已經升得很高，大概是已牌時光了，山坳間矗立着一座莊院。

中等身材漢子走到莊院門前，脚下一停，這一瞬間，他忽然收起了一路上不可一世的托大、狂傲的氣概，卓少華看到的只是他的背後，但他也像船頭漢子一般，連腰都有些彎了，摒着息舉手叩門。

兩扇木門呀然開啓，一名青衣漢子一眼看到中等身材漢子急忙行禮道：「副總管回來了。」

中等身材漢子只點了點頭，就低聲問道：「莊主起來了麼？」

他這句話，問得聲音極輕，卓少華站在他身後，用心諦聽，才聽到的。

青衣漢子道：「就在廳上。」

中等身材漢子點點頭，回過身來，低聲道：「你們隨我進去。」

隨着卽舉步往門內行去。

卓少華原是極頂聰明之人，他靈機一動，暗想：「副總管奉命出去刼持孟氏三雄，回來了自然要向上面交差，自己該讓孟氏三雄走在前面才是。」

這就身形一側，讓他們走在前面，自己則跟在兩個彪形大漢身後走入。

那青衣漢子因卓少華是跟隨副總管來的，也就沒有多問，等他進入大門，就闔上了門。

入門，是一座寬敞的天井，中等身材漢子早就低下了頭，一副虔敬模樣，走近石階，就站停下來，躬着身道：「屬下吉鴻飛叩見莊主，並向莊主覆命。」

他這一自報名號，卓少華暗暗一怔，忖道：「吉鴻飛，這名字很熟，自己曾聽師父說過，他是天台山國豐寺智遠丈老的俗家弟子，因犯了戒，被智遠丈老逐出門牆，後來在三北一帶當海寇，名頭很響，人家給他起了一個外號，叫做『翻天手』，他居然當起綁匪的副總管來了。」

只聽廳上傳出一個低沉的聲音說道：「叫他們進來。」

接着但見從廳上走出一個綠衣使女，脆聲道：「莊主叫你們進來。」

這使女眉目娟好，看去不過十七八歲，腰間佩一柄綠繐長劍，說完，俏生生回身走入。

吉鴻飛口中應了聲「是」，回身道：「你們隨我進去。」

他這回神色自然更虔敬，規規矩矩的拾級而上，跨進大廳。

孟氏三雄和卓少華隨着他跨入廳門，兩名彪形大漢却在階下停了下來。

卓少華又是一陣心跳，略一瞻顧，就低下了頭，也裝出一副虔敬模樣。

這一瞻顧，雖然只是目光一瞥，但已大概看清了廳上的情形，正中上首，一把交椅上，端坐着一個白髯綠袍老者，敢情就是莊主了。在他身後左右兩邊，侍立着兩個綠衣佩劍使女，右邊一個正是方才在階上傳話之人。

綠袍老者左首，鵠立着一個面目陰沉的青衣人，年在五旬以上，不知什麼身份？

吉鴻飛急步趨到綠袍老者前面大約還有三步左右，就脚下一停，躬着身道：「屬下叩見莊主。」

「唔！」綠袍老者目光一抬，看了孟氏三雄一眼，點頭道：「很好，你把孟氏三雄請來了。」

吉鴻飛垂手應了聲：「是。」

綠袍老者目光又轉到孟氏三雄身上，徐徐說道：「老夫久聞孟氏三雄大名，能把三位請來，老夫至表歡迎。」

他雖然沒有站起身來，但語氣還算客氣。

他這一向孟氏三雄說話，吉鴻飛連忙退後了幾步，站到青衣人的下首。

孟居禮一抱拳道：「老朽想先請教莊主的名號。」

綠袍老者淡淡一笑道：「孟老哥只要知道老夫是蘭赤山莊莊主就好了。」

孟居禮道：「莊主既然不願見示名號，那麼老朽還要請教一聲，莊主是那條道上的朋友。」

綠袍老者道：「不錯，老夫是江湖人，但和黑白兩道，均無瓜葛。」

這句話等於沒說。

孟居禮道：「莊主既然諱莫如深，老朽可以不問，但莊主把咱們兄弟刼持而來，總有個目的吧？」

綠袍老者莞爾一笑道：「老夫着吉副總管把三位請來，確是有事相商……」

孟居廉忍不住道：「莊主這『請』字太客氣了，吉鴻飛簡直把我們兄弟當作囚犯，是押解來的。」

綠袍老者微微一笑，和聲道：「吉鴻飛對三位容有冒犯之處，但情非得已，還望三位幸勿介意。」

孟居義接口道：「莊主方才說的有事要和我們兄弟商量，似乎還把我們兄弟當作客人，請問莊主，這是待客之道麼？」

綠袍老者沒有回答，只是側臉朝站在左首的青袍人吩咐道：「鹿總管，你陪孟氏三雄到西廳奉茶，順便把老夫的意思，和他們三位談談。」

卓少華心中暗道：「原來這面目冷森的青衣人，是他們總管。」

青衣人躬身應是，轉過身，朝孟氏三雄拱拱手道：「三位請隨兄弟到西廳奉茶。」

孟居禮道：「鹿總管大概就是江湖上人稱追風客的鹿昌麟鹿老哥吧？」

青衣人拱手道：「不敢，兄弟正是鹿昌麟，三位請了。」

說罷，引着孟氏三雄走出大廳。

卓少華心頭一陣跳動，忖道：「現在該輪到自己了。」

果然，綠袍老者目光緩緩投到卓少華的身上，沉聲道：「吉副總管。」

吉鴻飛連忙躬身道：「屬下在。」

綠袍老者道：「此人是誰？」

卓少華慌忙從邊上走出，朝上躬躬身道：「小的褚彪，叩見莊主。」

綠袍老者冷笑一聲道：「吉副總管，他是褚彪嗎？」

卓少華悚然一驚，暗道：「莫非他已經看出自己破綻來了？」

吉鴻飛也悚然一驚，躬身道：「屬下是在蕭山附近遇到他的，他自稱褚彪……」

綠袍老者一擺手，打斷他的話說，不讓他再說下去，目光却一直注視着卓少華，藹然道：「褚彪，該你向本座報告了。」

卓少華一顆心猛跳得幾乎塞上喉嚨，但聽了綠袍老者的話，才算稍稍平復下來，口中應了聲「是」，躬着身道：「回莊主，小的在卓家等了一個多時辰，並沒遇上什麼人，所以只好趕回來覆命了。」

「唔！」綠袍老者一手捋鬚，微微點了下頭，說道：「你在卓家耽了一個多時辰，卓淸華的兒子沒在九眺峯，也沒回家去麼？」

卓少華心中一動，忖道：「他怎麼知道我不在九眺峯呢？」一邊答道：「沒有。」

「很好。」綠袍老者這句「很好」，應是含有嘉許之意，卓少華方覺稍稍放寬了心。

接着只聽綠袍老者又道：「你現在可以取下面具來了。」

取下面具，豈非立時就敗露行迹了？但到了此時，峯少華就是想不取下面具來，也不成了！

他當然不是褚彪！

站在綠袍老者面前的赫然是一個劍眉星目，唇紅齒白的英俊少年。

綠袍老者對褚彪忽然成了一個英俊少年，似乎並不感覺到意外，使他感到意外的，是眼前這個英俊少年實在太英俊了，在英俊之中，另有一股逼人的英氣！

他看着卓少華的一雙烱烱目光不由一亮，過了半晌，才緩緩從卓少華的臉上移開，緩緩說道：「你膽子很大。」

吉鴻飛站在一旁，自然也看到了，他帶回來的褚彪，竟會是混進來的外人，一時身軀暴震，驚駭的大喝一聲：「小子，你……」

卓少華取下面具來，早已就豁出去了，目光朝吉鴻飛一橫，凜然喝道：「副總管，你說話最好客氣一些。」

綠袍老者居然沒有幫着吉鴻飛，反而申斥道：「吉鴻飛，本座面前，你如此大聲吆喝，成何體統？」

吉鴻飛悚然震慄，連忙躬身道：「是、是、屬下該死……屬下知罪……」

綠袍老者連理也沒去理他，目光又投到卓少華的身上，和聲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他不但話聲問得和平，連望過來的目光，也相當柔和。

卓少華站得淵停嶽峙，傲然道：「你呢？你該先說說你的來歷才對！」

綠袍老者絲毫不以爲忤，微微一笑道：「你方才不是聽到過了，老夫是蘭赤山莊莊主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總該有個姓名吧？」

站在綠袍老者身後左邊一個綠衣使女叱道：「放肆！」

綠袍老者徐徐說道：「老夫嚴文瀾，文章的文，波瀾的瀾。」

他身後的兩個綠衣使女聽得大奇，相互看了一眼。

卓少華道：「在下卓少華，少年的少，文章華國的華。」

綠袍老者點頭道：「是泰山石敢當卓老英雄的令郎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不錯。」

綠袍老者問道：「所爲何來？」

卓少華盛氣的道：「莊主這不是明知故問麼？」

綠袍老者道：「方才卓少俠不是自己說的麼？褚彪在你家耽了一個多時辰，沒遇上一個人麼？」

卓少華：「他就是遇上了在下。」

綠袍老者道：「褚彪人呢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死了。」

綠袍老者道：「是你殺了他？」

卓少華：「是他自戕身死的。」

綠袍老者道：「因此你就喬裝了他，混入蘭赤山莊來的。」

「不錯。」卓少華道：「在下要向莊主查問家父、家母的下落來的。」

綠袍老者道：「令尊、令堂並不在這裏，你可以走了。」

「走？」卓少華道：「家父、家母難道不是被你們刼持來的？」

綠袍老者道：「老夫看你年幼，不與你計較，老夫方才已經說過，令尊、令堂不在這裏，難道還會騙你不成？你快去罷！」

卓少華心中暗道：「爹、娘全落在他們手中，我如何能走？」

一念及此，不覺冷笑道：「你說的話能相信嗎？」

綠袍老者道：「老夫言出如山，普天之下誰敢不信？」

他這話說得口氣極大！

卓少華道：「如果不是你們刼持了家父、家母，你們何用派褚彪喬裝萬大叔守在我家裏？如說你們沒有刼持家父、家母，你們刼持孟氏三雄，是我親眼目覩之事，你們還想賴麼？」

綠袍老者目光漸轉冷厲，喝道：「卓少華，老夫面前，還沒有人敢如此放肆說話，你膽子不小！」

卓少華道：「卓某是找家父、家母來的，你既敢刼持在前，怎麼又不敢承認了？」

綠袍老者冷冷的道：「老夫好意放你一條生路，你既然如此倔强，那就不用走了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你想把我留下？」

綠袍老者道：「你以爲蘭赤山莊是什麼地方，任你來去自如？」

卓少華大笑道：「蘭赤山莊未必是龍潭虎穴，卓少華既然敢來，就未必放在眼裡。」

綠袍老者怒聲道：「你……」

站在下首的吉鴻飛却在此時喝道：「小子，你是找死？」

卓少華俊目放光，斜睨了吉鴻飛一眼，冷笑道：「吉鴻飛，我和你主子說話，你還沒有資格插嘴。」

他已經豁出去了，當然不在乎吉鴻飛，話聲一落，就伸手一指綠袍老者，朗聲道：「在下那就領教你蘭赤山莊莊主的高招。」

吉鴻飛氣得臉色發白，躬身道：「莊主，這小子太放肆了，屬下……」

綠袍老者沉哼一聲，擺擺手道：「沒你的事，他既然向本座挑戰，本座就讓他見識見識。」

吉鴻飛連連躬身應「是」，心中却不禁暗暗嘀咕：「這位主子平日很難說話，今天怎麼了？」

綠袍老者目光一抬，朝卓少華問道：「你要和老夫如何比法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拳掌兵刃，悉聽尊便。」

綠袍老者微哂道：「就憑你跟司空靖學的幾手，只怕連老夫一掌也未必接得下來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在下若是勝了呢？我要你立時釋放家父、家母，你答不答應？」

綠袍老者道：「你父母確然不在此地，老夫何須騙你？好，你接得下老夫一掌，老夫就讓你生離蘭赤山莊。」

卓少華正待開口，突聽一縷極細的聲音傳入耳中：「你父母在不在蘭赤山莊，日後自會知道，此刻不可逞血氣之勇，還是及早離去的好，良言盡此。」

這話明明是綠袍老者說的，卓少華不由得一怔，一時不知他以「傳音入密」跟自己說這話的意思何在？

這時綠袍老者已經緩緩站起身來，沉聲道：「你使什麼兵刃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你呢？」

綠袍老者道：「老夫一向很少使用兵刃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在下那就向莊主討教拳掌好了。」

「你果然很狂傲！」綠袍老者深深的看了他一眼，徐聲道：「老夫看在泰山石敢當的份上，不妨讓你先攻三招。」

卓少華劍眉一挑，冷然道：「動手過招，講究公平兩字，在下還不用莊主禮讓。」

綠袍老者不耐道：「多言無益，你只管出手好了。」

「好！」卓少華大聲道：「在下那就有僭了。」

雙手倏然一分，左掌在外，右掌在內，在胸前交叉，隨着身形一轉之勢，左脚突然跨上半步，左手劃了一個圓圈護胸，右手堅立如刀，朝綠袍老者筆直劈去。

（六）

這一着，說來動作頗多，但實則出手之快，有如旋風一般，身形一動，手掌已直逼綠袍老者胸前。

他此式在「六合擒妖手」上名爲「推門擒雀」，右手只是推門，等到右手推出，身形又是一個急旋，飛快落到敵人後方，左手驟發，食、中、大拇指勾曲如鉤，一下朝「肩井」和「鳳尾」穴抓落，使的是擒拏手，一招兩式，以快捷制敵。

綠袍老者左手直垂，右手摸着摸着胸前白髯，站着沒動，只口中低哼了一聲，卓少華右掌逼近他身前，他還是沒動，等到卓少華一個飛旋，轉到他身後，他還是沒動，但就在卓少華三指朝他左肩扣落之際，他好像背後長着眼睛，身子輕輕一側，隨着轉了過來，卓少華三個指頭，只是毫釐之差，就落了空，他果然沒有還手反擊。

卓少華一招落空，豈肯罷休，右足朝前橫跨半步，欺到綠袍老者側面，雙掌齊發，右手如刀，劈向頭臉，左手又是一記擒拏手，朝他右手「曲池穴」上抓去。

綠袍老者腳下斜跨半步，跟着卓少華的橫跨步子，轉了過來，看去根本沒有什麼身法，但恰好和卓少華面面相對，避開了卓少華雙手的襲擊，他却依然左手下垂，右手撚鬚，連手也沒動一下，就輕易的錯了開去。

要知道「六合擒妖手」，乃是九眺先生司空靖積數十年經驗，從六合門武功中化出來的擒拏手法，也可以說是六合門武功中的精華所在。因爲六合門一向以劍術馳譽武林，却沒有人知道六合門的擒拿術「三指功」，也是武林一絕。

卓少華連發兩招，都被綠袍老者輕易避開，心頭自然十分驚凛。

他曾聽師父說過：「如論武功，江湖上比爲師强的人，何止千百，但論擒拏技巧，江湖上能閃避得開的，只怕也寥寥無幾。」

就因爲師父說過這句話，他才說出和綠袍老者比拳掌的話來。

這時他才感覺到綠袍老者果然武功奇高，連師父最得意的擒拏手法，竟然連對方半點衣角都沒有沾到，一時不禁動了逞强之心，一聲不作，突然雙掌一變，掌勢開闔，洒出一片掌影，錯落如雲，重叠而生，使出「六合掌」中的一招「橫灑六合」。

這一記掌式，當眞玄奧無比，蘊藏了許多變化，掌勢乍發，身隨形影旋轉如飛，幾乎把綠袍老者上下、前後、左右六方，一齊封住！

不！這一招虛實互用，雙掌繼飛之際，雖然只有兩隻手掌，但却可以先後襲取對方上下左右前後，六處要害，正因可虛可實，使人無從招架，可以說已把綠袍老者圈入在雙掌之下了。

綠袍老者依然左手垂着，右手撚髯，原式未動。

卓少華心中暗喜，忖道：「這回看你如何再不還手，就能避讓得開？」

就在他心念轉動之間，只見綠袍老者忽然斜刺裡向後一滑，脫出了他的掌影圈外。

卓少華急忙回手一掌，橫掃出去，但自己掌勢已經用老，對方閃出之處，好像就是自己爲他留的空隙，自然够不到了。

綠袍老者冷然道：「三招已過；現在你該接老夫一招了。」

喝聲出口，右手緩緩提了起來。

卓少華迅疾後退一步，左拳右掌交叉當胸，目光凝注着綠袍老者右手。

耳中突聽一縷極細的聲音傳了過來：「你這招『雙峯當戶』，雖可中途變招，進爲『連環三擊』，以封代攻，但絕破不了我的『九轉一掌』，此刻速以『秋水橫舟』，推出右掌，再使『月移花影』、『烘雲托月』兩招，庶可化解，但你使出這三招之後，身必前傾，必須再使『喜鵲轉枝』身法，方可避過震力，好了，你快使吧，不用看我的招式，依言施爲，決不會錯。」

卓少華聽得又是一怔，心想：「他爲什麼要告訴我化解他的掌勢呢？」

尤其他說出來的三招掌法，一記身法，却都是自己六合門的手法、身法。

如以常理來說，自己這招「雙峯當戶」，可守可攻，轉化爲「連環三擊」，側身進招，更是以封拆代攻的手法，遠比他說的三招手法，更具威力。

這原是心念一動之間的事，卓少華因對方一再傳音示警，而且經過方才三招搶攻，已知對方身手，高出自己甚多，從許多小節看來，他對自己似無惡意，那麼他之所以要傳音示警，好像是不願他手下人知道了。

卓少華人本聰明，這一想，登時若有所悟，忖道：「我就姑且依着他所說的手法試試，如果情勢不對，再變招也來得及。」

一念及此，立即使了一招「秋水橫舟」右掌豎立，向右劃出。

這一劃果然給他劃對了，但覺綠袍老者從他寬大的大袖中伸出來的一隻枯黃手掌，剛到身前，就被自己向右劃出的掌緣，格個正着。

那知對方伸出來的手掌，竟然柔若無骨，一格之後，自己右掌已然向右盪出，而對方的手掌，却依然往前推來！

卓少華暗暗吃了一驚，他手掌明明被自己格出，怎會：：：：

一時無暇多想，身子急忙向左一個輕旋，右手隨着轉身之際，倏然收回，雙掌在胸前劃起半個弧形，左前右後，朝左前方推出，這招使的正是「月移花影」。

他雖然沒有見招拆招，只是依照綠袍老者告訴他的手法使出，但却比見招拆招，還要精準，雙手先後推出，正好和綠袍老者推來的手掌相遇！

這回是左手先推上，而且正好推在對方手腕上，照說，既然推上，應該把對方手掌推開了，但事實上，竟然並非如此！

這好像抽刀斷水水復流，卓少華的左手，就像是刀，朝流水中砍去，一刀砍下，水還是流了過來，他隨後推出的右手，竟然又和對方的手掌接觸上了！

這眞是怪事，對方這一掌，好像永遠格不開的一般！

「九轉一掌」，這大刻就是他說的「九轉一掌」了。卓少華直到此時，才知道自己如果使出「連環三擊」，側身進招，第一記推不開對方掌勢，此時早已被對方的掌勢擊中了。

他既已試出綠袍老者說的不假，緊隨着「月移花影」之後，就腳下斜退，身形微蹲，趕緊使了一招「烘雲推月」，雙手往上托起。

這一下，雙手果然托住了綠袍老者的腕底，一時但覺壓力奇重，雖被托住，在對方掌力一震之下，幾乎站不住樁，急忙雙腳連移，身形輕悄往左閃出，使的也正好是「喜鵲轉枝」。

這一閃出，正好又回到了原來的位置上，和綠袍老者對面而立。

卓少華身爲六合門弟子，對六合門的手法、身法，也已苦練了十一、二年，但他幾乎連想都沒有想到，自己依照綠袍老者說的三記掌法，一記身法，不僅輕而易舉的接下了對方神妙無方的一掌，而且還毫釐不爽，又回到了原地，一時不禁怔怔的望着綠袍老者，說不出話來。

綠袍老者已經收回掌去，朝他微微頷首道：「很好，你已經接下老夫一掌，可以走了。」

說完，轉身回到上首椅子上坐了下去。

卓少華耳邊又響起了他的聲音，叮囑道：「你記着老夫剛才的話，尤其今日之事，更不可和任何人提起，快些走吧！」

卓少華一時之間，敵友難分，但他可以確定一點，綠袍老者對自己手下留情，一再催自己快走，尤其和自己說的話，似乎不願他手下知道。

他是蘭赤山莊莊主，他手下的總管，副總管，對他不但恭敬而且十分懼怕，他何以又似有顧忌，要瞞着手下人呢？這又是謎，他遇上的都是不可以常情忖度之事，心頭積壓的疑問，自然越來越多了，但他相信綠袍老者對自己沒有惡意，他說自己爹、娘不在這裏，似乎也應該可信。

既然他一再催自己快走，那就走吧。

卓少華望了已經回到交椅上坐下的綠袍老者一眼，抱拳道：「在下告辭。」

轉身往廳外就走。

副總管吉鴻飛雖然口不敢言，心中也暗暗覺得奇怪：「莊主怎麼輕易放過姓卓的小子走了？」

綠袍老者徐聲道：「杜鵑，妳吩咐下，放行。」

站在他右首的綠衣使女躬身「唷」了一聲，蓮步細碎，隨着卓少華身後，走出大廳，嬌聲道：「莊主有令，卓公子離開本莊，一體放行，不得留難。」

卓少華跨下石階，聽了綠衣使女傳出莊主的命令，但却聽不到有人答應，心中暗暗覺得好笑，忖道：「這位嚴莊主的口氣，當眞托大得很，好像他手下有着千軍萬馬一般，自己是從他虎帳中走出，要經過無數軍營和崗位，才會要他手下一體放行，不得留難，現在自己只要走出他蘭赤山莊大門就好，何用說這些排場話？」

心中想着，人已穿過天井，跨出二門，只見一名看門的青衣大漢看到自己出來，迅快的開啓了右首一扇邊門。

卓少華朝他略爲點頭，就舉步走出，那漢子又迅快的關上了門。

卓少華仰首看看天色，還不到午牌時光，這就洒開大步，往山下奔去。

從昨晚到今天，他經歷了許多事故，這些事情，有的和他切身有關，有的和他毫無關係，但都使他無法解釋，他必須儘快趕到九眺峯去找師父，因此回到山下，就一路往西奔行。

蘭赤山莊和九眺峯，相距不過五十來里路程，以卓少華的脚程，不消一個時辰，就趕到了。

九眺峯南麓，溪流潺潺，水清林秀，竹籬茅舍，在啁啾鳥鳴聲中，愈發顯得幽靜絕俗！

這裏就是九眺先生隱居之所了。

卓少華奔近房舍，脚下也不自覺的慢了下來，伸手輕輕推開籬門，踏着田畦小徑，還沒走到門口。

兩扇木門便已呀然開啓，走出一個十四五歲的青衣童子，一眼看到卓少華，欣喜的道：「卓師哥，你回來啦！」

卓少華朝他點點頭，悄聲問道：「師父還在練功房裏？」

六合門練的是子午功，此時已快接近未牌時候，師父坐功練氣，照說也該完畢了。

那青衣童子笑了笑道：「師父到六合去了，不在家。」

「師父去了六合。」

去卓少華想起假冒萬大叔的褚彪曾說：爹和娘是到六合替掌門人祝壽去了，現在師父也去了六合，可見爹娘去六合該是不假了。想到這裡，心裡懸着的一顆心，也總算放落下來了。

青衣童子看他沉吟不語，忍不住問道：「卓師哥，你在想什麼？」

「沒有。」卓少華笑了笑，舉步走入，一面問道：「師弟，你吃過飯了麼？」

青衣童子笑道：「我早就吃過了，卓師哥，你呢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還沒有。」

青衣童子道：「飯在鍋子裡，還熱的，你快去吃吧。」

卓少華走入廚房，掀起鍋蓋，裝了一大碗飯，青衣童子替他從菜橱中端出一盤青菜，一盤竹筍，放到桌上。

卓少華邊吃邊問道：「師父幾時走的？」

青衣童子道：「走了已經有三天了，我聽師父說，這次掌門人五十晉五大慶，本來不想有什麼舉動。還是大師伯發起的。」

卓少華奇道：「是我爹發起的？」

「是啊！」青衣童子應道：「我是聽師父說的，除了本門師伯叔，還邀請了江南許多門派的知名人物，大家敍敍，師父接到請柬，也覺得奇怪，大師伯已有好多年不和武林同道交往了，認爲此舉必有緣故，所以接到請柬就走了。」接着問道：「卓師哥，你去不去？」

卓少華心中一動，暗道：「師父認爲爹此舉必有緣故，莫非和蘭赤山莊有關？」這就點點頭道：「既是我爹發起的，師父也去了，我自然要趕去給掌門人拜壽，順便也好瞧瞧熱鬧。」

青衣童子好生羨慕的道：「卓師哥，你眞好，再過幾年，等我長大了，就好跟師父去了。」

卓少華匆匆扒了三碗飯，收過碗筷，一面說道：「師弟，我要走了。」

青衣童子道：「卓師哥，你明天再走也不遲呀！」

「不！」卓少華道：「從這裡到六合去，你知道有多少路？自然要早些動身才好。」

青衣童子問道：「卓師哥，你盤川够麼？」

卓少華伸手從懷中一摸，大概還有五六兩碎銀子，說道：「差不多够了。」

青衣童子道：「卓師哥，你等一等。」

他匆匆奔進房去，一會工夫，手裡拿着一個小紙包回了出來，說道：「我這裡還有四兩多些，是上次爹來看我，給我的，我留着沒用，卓師兄拿去吧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不，我怎好用師弟的銀子？再說，我也够了。」

青衣童子把紙包塞在卓少華手裡，說道：「我聽師父說，六合路遠得很，多帶些盤川，總沒有錯，你快收下了。」

卓少華也沒去過六合，不知身上這點銀子够不够，這就點頭道：「好，我收下，就算暫時跟師弟借的好了。」

青衣童子道：「我們是師兄弟咯，卓師兄不用客氣。」

「謝謝你。」卓少華握了握小師弟的手，說道：「那我走了。」

青衣童子一直送出竹籬門口，才揮手道：「卓師哥好走。」

卓少華也和他揮揮手，轉身往大路奔去。

他只有每年清明，回家一次，從九眺峯到會稽，只有這條路，他是熟悉的，也可以說從未出過遠門。（當年交通不便，從遂安到六合，隔了一個省份，自然算是出遠門了）。

他只知道本門掌門人住在江蘇六合縣，並不知道怎麼走法？這天傍晚時光，趕到淳安，找了一家小客店住宿，第二天會了店賬，就向櫃上的帳房先生打聽去六合的走法。

淳安只是浙西的一個小縣城，客店帳房也是個足不出門的人，你問他杭州怎麼走？南京怎麼走，他還說得出方向來，問他六合，他就只是搖頭，說沒聽過。

恰好邊上有個布販，插口道：「六合還在長江北面，小哥從這裏去，先到餘杭，往北就是吳興、長興，再從宜興到鎭江，渡過江，是眞州，六合就在眞州的西邊。」

卓少華連連稱謝，出了店門，就一路往北奔行。

現在雖然還只是二月中旬，早晚春寒料峭，但你在溫煦的太陽底下趕路，還是會跑出一身汗來。

在淳安和分水之間的坑口，是從淳安到臨安，到富陽去的必經之路。

這是一個很荒僻的小村子，大概總共也不過十來戶人家，除了這裡，前後二三十里，就再也找不到村落，於是這個小村子，就成爲行旅中午打尖的地方，村口路旁，就有兩三家賣茶水、酒菜的小棚子。

此刻正是中午時光，卓少華剛走到路邊，就聽棚下有人招呼着：「客官，進來歇息脚吧，喝口茶水，吃碗麵，再上路不遲。」

卓少華奔行了一個上午，確實感到又渴又餓，這就舉步往棚下走去。

松棚底下，一共只放着品字形兩張半板桌，靠路口兩張桌上，已經坐了七個漢子，有的敞開着胸膛，有的高蹺着二郎腿，正在大碗喝酒。

只有靠裡首一張半桌上，坐着一個少年文士，斯文的喝着茶。那少年文士看到卓少華走入，立即放下茶碗，含笑道：「兄台這裡請坐。」

卓少華只覺這少年文士斯文可親，也就迎了過去，抱抱拳道：「打擾兄台了。」

少年文士面貌清俊，衣衫整潔，一望而知是一位平日很少出門的讀書相公，他望着卓少華親切一笑道：「兄台大概趕了不少路，不用客氣，快請坐下來再說。」

卓少華在他對面的位子坐下，就有一名伙計送上一碗茶水，含笑道：「這位客官要吃些什麼？」

少年文士不待卓少華開口，就一擺手道：「你把我叫的酒菜送來就好，我和這位兄台萍水相逢，要好好的喝上幾杯。」

卓少華本待叫一碗麵就好，經他一說，自己就不好開口了，一面忙道：「在下還要趕路，兄台：：：」

金笛玉芙蓉

東方玉

少年文士含笑道：「兄弟正嫌一個人路上寂寞，萍水相逢，亦是前緣，兄台再客氣，豈不見外了？」

伙計連連應是，退了下去。

卓少華道：「在下還未請教兄台大名？」

少年文士道：「兄弟藍允文，兄台：：：：」

卓少華道：「原來是藍兄，在下卓少華。」

藍允文道：「卓兄往何處去？」

卓少華不好說自己前往六合，只得說道：「在下是到鎮江去的。」

「這眞是巧極了！」

藍允文欣然道：「兄弟正好也是到鎮江去的，我們正好同路。」

剛說到這裡，店伙替兩人擺好杯筷，接着端來了一盤滷牛肉，一盤白切雞，一盤滷蛋，一盤葱烤魚，和一壺紹興酒。

卓允華心中暗道：「這位藍兄一個人居然叫了這許多下酒菜。」

藍允文早已伸手取過酒壺，給卓少華面前斟滿了酒，自己也倒了一杯，就舉杯道：「卓兄，你我邂逅不易，荒村野店，薄酒粗餚，兄弟一向不喜敬酒，我們一見如故，就隨意吃吧！」

說罷，喝了一口。

卓少華連忙舉杯道：「藍兄雅人，在下能和藍兄萍水論交，眞是快事，在下乾此一杯，聊表敬意。」

藍允文目光一亮，欣然道：「卓兄快人快語，兄弟這一杯，那也該乾了才是。」

他本已放下酒杯，隨着話聲，果然又取起酒杯，一乾而盡。

兩人杯酒論交，這一席傾談，竟是愈談愈覺投機，直是相見恨晚。

卓少華也在他談論之中，才發現這位藍兄才華卓絕，博學強記，經史百家，詩詞歌賦，無不通曉，心中更是好生欽佩。

兩人只顧談話，回頭看去，鄰桌的人，都已先後上路。伙計又下了兩碗湯麵送上。

卓少華難得遇上一位知己良友，心情十分愉快，把一碗麵連湯帶滷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藍允文只用筷挑着吃了幾口，便自停住，從身邊掏出一錠碎銀，會過酒帳，含笑道：「卓兄，我們也該上路了。」

兩人走出松棚，卓少華因有藍允文同行，他是一個讀書相公，腳下自然不好走得太快，趕到分水，已是上燈時候。

藍允文似是對城中街道十分熟悉，領着卓少華在大街上找到一家客店，要了兩個房間。

卓少華眼看這位新結交的藍兄，出手闊綽，自然是世家子弟，要住得舒服，也只好由他。

第二天藍允文交代店家，僱了兩頂轎子，卓少華知他不善長途跋涉，也只好和他一同乘轎上路，傍晚趕到新登，再由新登到達臨安。

這臨安是個大城鎮，兩人落店之後，藍允文打發了轎夫，第二天又要店伙代僱了一輛馬車，繼續上路。

馬車自然比坐轎要快得多了。

一路上食宿，都是由藍允文搶着會賬，不必多說，一路上，兩人更是無話不談，當眞情投意合，如膠如漆。

這一天傍晚，車子進了鎮江城，找了一家叫做京口老店的客棧落腳。藍允文要了兩間上房，吩咐店伙，要廚下整治一席豐盛的酒菜。

店伙退去的後，卓少華忍不住問道：「藍兄，今晚你要宴客？」

藍允文朝他微微一笑，接着詞懇色切的道：「卓兄，我們萍水相逢，一見如故，這幾天來，可說歡若生平，只可惜會短離長，明天雞唱之時，就要分手了，不知何年何月，方得重晤，今晚，是你我兄弟的惜別宴，自然要豐盛些了，除了你我二人之外，那會有什麼旁人？」

卓少華聽得大爲感動，黯然道：「這一路上，多蒙藍兄照顧，兄弟已是感激不盡，怎好：：：」

藍允文搶着道：「卓兄，人之相知，貴在知心，你我既已結交，就是朋友，我不許再說感激二字。」

他不待卓少華開口，接着道：「只是我有一件事，說出來了，不知卓兄是不是會同意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藍兄請說。」

藍允文望着他，徐徐說道：「我和卓兄，數日來朝夕相聚，情同手足，明朝就得分手，如果就此別過，豈不枉自結交一場，因此兄弟之意，想和卓兄結爲異姓兄弟，不知卓兄意下如何？」

卓少華大喜道：「這話我早想說了，只因不知藍兄的意思，才不敢說出口來。」

藍允文大喜形於色道：「如此就好，卓兄，你今年幾歲了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兄弟今年二十三，是九月裡生的。」

藍允文忽然臉上一紅，道：「我二十四，你要叫我：：：大哥哩！」

卓少華朝他作了個長揖，說道：「小弟那就拜見大哥。」

藍允文喜不自勝，一把握住他雙手，含笑道：「那我就叫你兄弟了，兄弟以後可不要忘了我這大哥！」

卓少華抬目道：「我們今晚結爲兄弟，禍福與共，生死同命，小弟怎會忘了大哥？」

藍允文握着卓少華的手，微微起了一陣顫抖，點頭道：「兄弟，有你這句話，大哥心裡高興極了，今生今世，此情不渝，我：：：也不會負你的：：：」

他神情顯得有些激動，連一雙星目之中，也起了一陣霧水。

這時正好店伙替兩人送茶水進來，藍允文才矜持的退到窗下一張木椅上坐下。

店伙巴結的替兩人斟了兩盅茶，陪笑道：「二位公子請用茶。」

接着另外一名伙計，在房中擺好兩副杯筷，不多一回，就陸續送上菜來。

藍允文道：「兄弟請入席了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大哥請。」

兩人對面坐下，卓少華取過酒壺，說道：「兄弟來。」

給藍允文和自己面前斟滿了酒。

藍允文取起酒杯，明亮目光，朝卓少華望來，說道：「兄弟，人生得一知己，可以死而無憾，我藍允文今生今世，只有兄弟一個知己，天明唱別，情何以堪，所以我們今晚這一席酒，須當盡醉：：：」

他說到後來，聲音也微有哽咽，突然舉杯一飲而盡。

卓少華和他幾日相處，覺得這位藍兄個儻風流，是個俊逸洒脫的人，却沒想到在臨別前夕，他竟是如此兄弟情深，多愁善感，一時也覺依依難捨，急忙舉杯和他同時乾了，慨然道：「大哥相愛之深，溢於言表，我們兄弟自然要一醉盡興，用酒來澆別情離緒了。」

拿起酒壺，又給自己兩人斟滿了酒。

藍允文點頭道：「這才是好兄弟。」

果然又舉杯一飲而盡。

卓少華陪着他乾了一杯，說道：「大哥請用些菜吧！」

藍允文兩杯下肚，臉頰已經飛紅，黯然道：「滿桌佳餚，我却難以下咽，兄弟，來，我們再乾一杯。」

卓少華只得又陪他喝了一杯。

仰起脖子，咕的又是一口又乾了一杯。

店伙又忙着送上一盤熱炒。

藍允文略爲舉杯，吃了一些酒菜，忽然抬起頭來，雙目凝注着卓少華，探懷取出一塊玉珮，徐徐說道：「兄弟，這是我從小佩在身邊之物，隨我多年，我要把它贈與賢弟，覩物可以思人，見玉如見愚兄，你好好收藏了。」

隨着話聲，掌心一攤，伸手遞了過來。

卓少華只見他掌心托着一塊羊脂白玉橢圓形的玉瓣，上面還雕刻着一株九蕙蘭花，幾瓣蘭草，正好是玉中翠綠部份，刻得十分精細！

尤其在燈光之下，藍允文五指纖秀，掌心膚色紅潤如脂，若不是和他結爲兄弟，眞要誤認是姑娘家的玉掌呢！

卓少華看得不覺一怔，抬眼望着他，囁嚅的道：「大哥，如此珍貴之物，小弟如何能收？」

藍允文臉上已被酒力烘托得一片紅雲，急道：「你快拿去，這是我隨身之物，難道你別後不會想念我麼？」

他站起身，硬把玉佩塞到了卓少華的手中。

卓少華拗不過他，只得收下，望着他道：「大哥厚賜，小弟恭敬不如從命，那就拜受了：：：」

說話之時，鼻中忽然聞到一縷淡淡的幽香。

這幾天他和藍允文同乘一車，也不時可以聞到從他身上散發出來的香氣，卓少華心中還暗暗竊笑？「這位藍兄雖是俊逸不羣，依然免不了富家子弟的習氣，連衣衫都薰了香！」

但今晚連喝了兩杯，酒意方濃，聞到這一股幽香，心頭忽然引起一絲綺念，止不住有些心旌動搖，激動的握住了藍允文的手，說道：「大哥，你眞好。」

藍允文突然似有警覺，急忙一縮手，然道：「賢弟我們坐下來吃些菜吧！」

卓少華不覺臉上一紅，垂首應了聲「是」，兩人又各自坐下。

藍允文這回不再喝酒，只是不住的勸菜，兩人邊吃邊談，無非說些詩詞文章。

卓少華師父九眺先生，原是飽學之士，卓少華從小追隨師父，耳濡目染，對文學根底，原也頗有涉獵，也不時講些從師父那裡聽來的江湖軼事，也聽得藍允文津津有味。

兩人只顧清談，早已停下筷來，藍允文吩咐店伙撤去杯盤，沏上兩盅香茗，兩人因分手在即，心頭難免依依惜別，因此直談到初更時候，還是不肯就寢。

藍允文適時站起身來道：「賢弟，時光不早，你也該休息了。」，說罷，回身走出，但目中已隱有淚光，急急回房而去。

翌日凌晨，卓少華盥洗完畢，依然不見藍允文起床，走到隔壁，正待舉手扣門！只見店伙迎面走來，含笑道：「公子爺早，這位藍公子天還沒亮，就走了，連你老的房間錢，都已付過了呢！」

「大哥走了？」

卓少華錯愕了一下，心頭頓生別離之感，悵然道：「他怎麼不告訴我呢？」

店伙陪着笑道：「大概是爲了讓公子爺多睡一回，不忍吵醒你了。」

卓少華忽忽若有所失，點點頭，回到房中，不覺取出雕著蘭花的玉佩來，輕輕摩挲了一番，才收入懷中，起身走出，賞了店伙一錠碎銀，才往渡口而去。

× × ×

從鎮江渡過江，就是瓜州，往西，經過眞州，就是六合，因境內有六合山而名。

六合山在縣城西南，有寒山、獅子、石人、雙雞、芙蓉、妙高等六峯。

六合門在妙高峯下南麓，設有六合門的祖師堂，故而奉祀的掌門人，必須住在六合。

六合門原是少林支派，注重內外兼修，以精氣神爲內三合，手眼鼻爲外三合，內外相合，謂之六合。最著名的有「六合劍」、「三指功」、「六合二十四手」，另外還有「六合刀」、「六合槍」等，門人弟子遍及大江南北，江湖武林，除了領袖羣倫的少林、武當兩派之外，六合門也是有數的大門派之一。

當今，六合掌門人高天祥，就住在六合山芙蓉峯下，把他的莊院名之爲「芙蓉山莊。」

高天祥爲人謙和，是個恂恂君子，年屆重五，夫人早過，膝下只有一女，取名美雲，今年才十七歲，拜在師妹許鐵仙的門下。

× × ×

卓少華到了六合，好不容易才打聽到掌門人住在芙蓉峯下，芙蓉山莊。

他依著地址找到了莊院門口，一名莊丁問他找誰？卓少華不敢說出父親的名字，只得含笑道：「我是找家師來的。」

那莊丁問道：「朋友的師父是誰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家師是九眺先生。」

莊丁聽說是九眺先生的門下，連忙堆笑道：「少爺請進，司空先生正在西花廳陪黃山老道長下棋，小的替你領路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多謝管家。」

莊丁道：「少爺不用客氣。」

說罷，走在前面帶路。

卓少華跟著他，從二門右側一道邊門，折入走廊，一面問道：「卓老爺子來了嗎？」

莊丁陪著笑道：「卓老爺早就來了，正和莊主在書房裡，陪著幾位貴賓聊天。」

卓少華心中暗道：「爹果然來了，那麼自己在家中書房裡看到的一幕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？對了，那一定是假扮萬大叔的褚彪的同黨玩的把戲了，但他們這麼做，又是爲什麼呢？」

他隨著莊丁，穿過一進房舍、跨出月洞門，是一片花圃，迎面三間雅舍、窗明檻敞，十分清幽！

卓少華舉步跨上石階，中間一間小廳，擺設精緻，左首一間，長窗敞開，棋子丁丁，窗下隔著一張花梨長几，對坐著兩個老人，一個白面黑鬚，穿青布長袍的正是自己師父，另一個是身穿古銅色道袍，白髯白鬚的老道人，大概就是黃山老道長了，他面前几上放著一個古銅色的大葫蘆，好像裝的是酒！

這一瞬間，卓少華突然想到一個人，他聽師父說過，黃山松雲道長，人稱醉道人，身邊經常帶着一個大葫蘆，不論走到那裡，酒不離口，沒有人知道他這葫蘆裡能放多少酒？另外還有一個特徵，是他左右面頰，佈滿紅白斑點，有如星斗，鶴髮童齒，膚色光潤，據說他年紀已經一百多了，還是師祖同輩的人，但他和師父是棋友，也是忘年之交，每年師父總要到黃山去探望他一次：：：

心中想着，不覺放輕腳步走了進去，口中低低叫了聲：「師父。」

九眺先生目光一抬，看到卓少華，不覺奇道：「少華，你怎麼也趕來了？哦，快過來拜見師伯祖，這就是爲師時常和你提起的黃山松雲老道長，他老人家年紀比你師祖還大：：：」

一面朝老道長道：「他是小徒卓少華。」

卓少華慌忙依朝老道人跪拜下去，口中叫了聲：「師伯祖：：：」

醉道人呵呵一笑，抬手道：「小友快起來，貧道和你師祖是老朋友，和你師父也是朋友，唔，這小友人品不錯，來來，老道年歲不小了，童心未泯，咱們也交個朋友，別再叫我師伯祖了。」

卓少華拜下去的人，突覺一股柔和的力道，把自己身子托了起來，抬頭看去，松雲道長果然面頰上紅白斑點，宛如星斗一般，雙目精光如電，笑瞇瞇的望着自己。

九眺先生忙道：「老道長看得起小徒，還望多加教誨，他還是個小孩子。」

醉道人呵呵笑道：「咱們相識之時，你還不是個小孩子，咱們相交也不是有四五十年了麼？哈哈，貧道和你們六合三代交友，豈不也是一段佳話？小友，你說，願不願意和老道交個朋友？」

九眺先生看他這麼說了，只得朝卓少華道：「少華，你能得蒙老道長垂青，這是你的福緣，還不快答應老道長？」

卓少華躬身道：「晚輩謝謝老道長。」

「對！」醉道人欣然道：「你師父知道我老道的脾氣，好，咱們從現在起，就是朋友了，你就叫我老道長，我叫你一聲小友，這就是忘年之交唔，你會不會下棋？」

卓少華低着頭道：「會一點，是師父教的。」

「好，好！」醉道人連說了兩個好字，接着道：「待會兒，你和老道下一盤試試看，從前你師父一直輸給我，這幾年，他已經可以和老道下成平手了。」

九眺先生笑道：「這盤棋，道長：：：」

醉道人左手朝棋枰上一陣亂搓，說道：「這盤不算：：：」

他右手舉起葫蘆，一陣狂喝，縱聲大笑道：「貧道和你們六合門三代論交，豈不快哉？」

隨著話聲，人已站了起來，說道：「你們師徒兩個談談吧，老道喝醉了，想去透透風。」

飄然往外行去。

九眺先生問道：「少華，你來了，可曾見過大師兄麼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沒有，弟子聽這裡的莊丁說，爹和掌門人在書房裡陪同幾位貴賓聊天，所以先來找師父了。」　（八）

金笛玉芙蓉

東方玉

九眺先生點點頭，又道：「你是大師兄在家裡留了信，叫你來的麼？」

「不是。」卓少華道：「弟子是回到九眺峯找師父去的，師父到這裡來了，才趕來的。」

九眺先生目光一注，問道：「你趕回九眺峯找爲師有事？」

「是的。」卓少華望著師父，說道：「弟子這次回家，遇上了幾件怪事，所以急著趕回山去，想稟報師父。」

「怪事？」九眺先生微一錯愕，道：「你遇上了什麼怪事？」

卓少華就從自己在杭州認識一位跛足老人，託自己順道往五龍山莊帶一口信說起，因此回家已經遲了兩天，如何在書房發現父親倒臥地上，奄奄一息……

「慢點！」九眺先生道：「你說什麼？你親眼看到大師兄倒臥地上，奄奄一息，你沒看錯？」

「絕不會看錯。」

卓少華接着把爹看到自己，只說了一個「一」字，就已氣絕，自己如何在爹右手發現一支朱紅毒針……

九眺先生沈吟道：「手指有焦痕，那是『離火針』了？後來呢？」

卓少華又把自己沒找到娘，却遇上萬大叔……

九眺先生道：「大嫂到杭州進香了，哦，萬大川怎麼說？」

卓少華接下去把萬大川如何和自己同去書房，已經不見爹的屍體，連放置在几上的毒針，均已不見，但却被自己識破了那人不是萬大川，他只是戴了一張假面具，此人叫做褚彪，他在自己問話之時，嚼舌自戕……

九眺先生道：「他是服毒死的，唔，你可曾搜他的身？」

「沒有。」卓少華說出如何埋了褚彪，就連夜趕路，如何在蕭山附近遇到五龍莊的孟氏三雄被人押着上路，自己如何冒充褚彪，進入蘭赤山莊……

「蘭赤山莊？」

九眺先生臉露驚異的道：「爲師的從未聽人說過，蘭赤山還有蘭赤山莊？唉，你這孩子，也太膽大了，連孟氏三雄，都不是人家的對手，你還敢混充他們的人進去？後來呢？」

卓少華把在蘭赤山莊，如何和莊主交手，他如何催自己離去，詳細說了一遍。

「嚴文瀾，江湖上從未聽說有這麼一個人？」

九眺先生攢著眉道：「不過據你所說，追風客鹿昌麟，翻天手吉鴻飛，居然當了他的正副總管，這倒不可等閒視之……」

他略爲沈吟，又道：「但大師兄已經來此多日，家中怎會……」

他一手撚著黑鬚，半晌不語，一張白晢而略帶縐紋的臉上，眉峯漸漸聚攏，臉色也隨着凝重，一把拉着卓少華，走到北首一張椅上坐下，低聲道：「你沒見過大師兄，那是最好不過，你方才和爲師說的這些話，只有我們師徒二人知道，不准再跟任何人提及，就是對大師兄也一字莫提，知道麼？」

卓少華點點頭道：「弟子記住了。」

「好！」九眺先生起身道：「你既然來了，那就隨爲師到書房去叩見掌門人和大師兄去。」

卓少華應了聲「是」，跟著師父出了西花廳，繞過迴廊，轉出東院，是一座小院落，却有假山花木之勝，書房一排五楹，軒朗古雅！

「[illegible]走近書房，就聽到從敞開的明窗中，傳出一陣高聲談笑，敢情已經來了不少賓客！

卓少華隨著師父身後，跨入書房，抬目看去，除了掌門人（高天祥）和自己父親（卓清華）之外，還有文士打扮，舉止文雅的四師叔董仲萱，和一身青衣，風姿綽約的五師叔許瑞仙。

另外還有三個人，一個是身材高大，面如重棗；一個中等身材，臉如淡金；第三個臉色黝黑如土，頭戴瓜皮帽，身穿長袍黑褂，看去像個土財主。這三人卓少華從未見過，不知是什麼人？

大家看到九眺先生走入，紛紛站了起來。九眺先生連忙拱手道：「馮兄、陸兄、劉兄，久違了。」

卓少華立即趨了上去，朝掌門人叩頭。

高天祥含笑道：「起來，起來。」

面朝卓清華道：「大師兄令郎已經有這麼大了，眞是可喜之事。」

「掌門人誇獎。」

卓清華回頭道：「少華，你先來見過這三位老前輩。」

有外客在場，自該先見過外客，這就指著紅臉老者是武功山武功門的陸鳴藻，淡金臉老者是九華劍派的劉寄生，戴西瓜皮帽的土財主是徽幫大老馮子材，都是大江南北大名鼎鼎的人物。

卓少華一一見過，然後又向四師叔董仲萱、五師叔許瑞仙請了安。

董仲萱含笑問道：「少華，二師兄的『擒妖手』，你學會了麼？」

許瑞仙道：「這個不用問，少華從師已有十年，二師兄那會不把看家本領傳給他呢？」

「妳呢？」董仲萱溫文的看了她一眼，問道：「妳有沒有把看家本領傳給美雲？」

「自然有了。」

許瑞仙嫣然一笑道：「美雲聽我說起，四師叔的『六合二十四手』是咱們六合門的精華所在，她就吵著要跟四師叔學呢！」

董仲萱笑道：「師妹竟然替我吹起法螺來了，好，美雲要學，我怎會藏私？」

九眺先生大笑道：「哇，四師弟，你要教美雲，就得連少華一起教才行，做師叔的，可不能有偏心呀！」

董仲萱道：「二師兄怎麼也跟小弟開起玩笑來了。」

「四師弟那是答應了。」

九眺先生道：「少華，還不謝過四師叔！」

卓少華跟著朝董仲萱躬躬身道：「多謝四師叔。」

就在此時，但見門外紅影一閃，就一陣風般走進一個身穿梅紅衣衫的少女來。

許瑞仙忙道：「徒兒，妳來得正好，四師叔答應教妳六合二十四手了，還不去謝謝四師叔？」

「眞的！」那梅紅衣衫少女聽得眼睛一亮，揚著眉，喜孜孜的道：「謝謝四師叔。」

卓少華聽五師叔的口氣，這梅紅衣衫少女就是五師叔的弟子，掌門人的掌珠高美雲了！

他見過這位小師妹，那是五年前，掌門人五十大慶，爹帶自己來的，那年她還是個小女孩，梳著兩個丫髻，蹦蹦跳跳的，如今已是出落得亭亭玉立，像一朵含霧籠烟，含苞待放的花朵了，他自然不好意思去招呼她了。

許瑞仙道：「美雲，妳怎麼不認識卓師哥了？」

高美雲給師父一說，一雙明亮的秋波，倏地抬了起來，她看到了俊美而略感陌生，又似曾相識的卓少華，一張春花般的臉上，驀地飛起兩朵紅雲，緩緩垂下頭去，低低的叫了聲：「卓師哥。」

卓少華也臉上一紅，叫了她一聲：「師妹。」

董仲萱看著這一對少年男女的情景，不禁想起二十年前的往事，那時自己才二十五歲，師妹只有十六七歲，第一次自己見到師妹之時，不是也是這般情景麼？想到這裡，不覺偷偷的迴眼朝五師妹看去。

沒想到許瑞仙一雙含蘊著情意的鳳眼，也正好朝他看來。

四目相投，兩人心頭都不禁「咚」的一跳，臉上也有些熱烘烘的，趕緊移開目光。

董仲萱含笑道：「你們兩個師父，都想偷懶，見到我，就把事情往師叔頭上推，誰教我是你們師叔，打明兒個起，我就教你們六合二十四手，這是實用招式，兩個人一起練，可以互相餵招，比一個人練好得多了。」

卓少華聽說有花朵般的高師妹和自己一起練，心頭自是高興，欣然點了點頭。

高美雲心裡也有著說不出的喜悅，紅著臉道：「我時常聽爹誇讚卓師哥是二師伯的高足，武功高強，我和他餵招，準吃虧的。」

許瑞仙道：「少華是二師兄的高足，妳也是我的高足呀，從前，我學藝的時候，時常由大師兄、二師兄代師授藝，有時我出手打到二位師兄身上，二位師兄總是不還手的。」

九眺先生笑道：「五師妹還記得？」

許瑞仙道：「自然記得了，我這話是告訴少華，做師哥的要有被師妹打上幾拳不還手的雅量。」

高天祥呵呵一笑道：「五師妹，我把丫頭交給妳，是要妳好好替我管教管教，妳別把這丫頭寵壞了。」

高美雲不依道：「爹，你這麼一說，以後師父就要對我兇了，那怎麼辦？」

這話聽得大家都笑了起來！

高美雲粉臉一紅，嬌羞的道：「你們都笑我，我不來啦！」

一扭頭，正待往外跑去。

高天祥叫道：「雲兒，慢點，爲父有事要交代妳。」

高美雲只得站停下來，望著爹道：「爹有什麼事？」

高天祥一指卓少華，說道：「妳卓師哥遠來是客，他待在這裡，屋裡都是長輩，坐也不好，站也不好，豈不受盡拘束，妳是主人，該帶他去四面走走才是。」

高美雲紅著臉，點點頭，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，望卓少華一轉，羞澀的道：「卓師哥，你隨我來。」

急步走了出去。

卓少華望望父親。

卓清華藹然一笑道：「快去吧！」

卓少華應了聲「是」，紅著臉走了出去。

高美雲已在圓洞門外等著他，看他出來，就低著頭往外行去。

卓少華跟在她身後，心頭止不住跳得很厲害，一句話也不敢和她說。兩人只是一前一後默默的走著。

轉出長廊，高美雲回頭問道：「卓師哥，我們到那裡去呢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隨便。」

高美雲望著他，轉動了下眼珠，說道：「我們後山就是芙蓉峯，景色很好，我們到山上去可好？」

卓少華點頭道：「好。」

高美雲朝他甜甜一笑，轉過身去道：「那就快走。」

她和他說過這幾句話，就已不生份了，輕快的走在前來帶路。

兩人出了芙蓉山莊，高美雲等著他，走成了並肩，偏臉道：「卓師哥，你還記得不？五年前，我爹五十歲那年，你隨大師伯來過我家。」

卓少華側臉看著她白裡透紅的臉孔，紅得像剛迎向朝陽初開的花朵，這是五年前所沒有的俏麗，笑漾在眼角裡，漾在眉梢上！

他沒有說話，她自然發覺了，赧然道：「不要這樣看我。」

卓少華心頭一蕩，低低的道：「我記得，那時候，妳還梳著兩個丫角，很淘氣，也很頑皮。」

高美雲偏著頭問道：「現在呢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很美。」

高美雲心裡甜甜的，故意披披咀道：「我才不美哩，醜死啦！」

一甩兩條辮子，急步奔了出去。

卓少華跟在她身後走去，越過小溪，山麓間有一棵覆蓋如傘的大樟樹。

高美雲一直走到樹下，才轉過身來，輕盈的笑道：「卓師哥，這裡你不是來過麼？還記不記得？」

卓少華笑了笑道：「我自然記得了，我們在這裡捉過迷藏。」

五年前，卓少華已經是十八歲的青少年，當然不會像小孩子一樣還要捉迷藏，他是拗不過小師妹，才被高美雲用手帕蒙着眼睛，非捉她不可。

高美雲小咀一噘，說道：「啊！卓師哥，那天我好佩服你哦，你蒙着眼睛，不論我躲到那裡，你都能把我捉住，你在我心中，好了不起，那天，我玩得好高興，直到現在，我還時常……時常想……起你……」

她說到後來聲音漸漸低了，粉臉也紅了起來，不自禁的低下頭去。

卓少華面對着這位亭亭玉立的小師妹，嬌羞得像一株含羞草，心裡不由蕩漾起一絲甜意，微笑道：「其實也沒什麼，那時候，師父正好教我聽聲辨位，所以雖然蒙着眼睛，還可以聽得到妳躲在那裡？」

高美雲道：「後來我才知道，哼，要是換了現在，你就捉不到我了。」

「咕嘟……咕嘟……」

「咦！」高美雲口中輕「咦」了一聲，問道：「卓師哥，這是什麼聲音？」

卓少華側耳聽了一會，道：「沒有什麼？」

高美雲道：「我明明聽到咕嘟咕嘟的聲音……」

話聲未落，又聽到「咕嘟，咕嘟」兩聲，急忙叫道：「聽！」

「咕嘟……咕嘟……咕嘟……」

卓少華這回也聽清楚了，抬頭望著樹上，說道：「好像是在樹上。」

「咕嘟……咕嘟……」

「是在樹上了！」

高美雲也仰起了頭，但看了半天，依然什麼也沒有看到，不覺奇道：「這會是什麼聲音呢！」

「咕嘟……咕嘟……」

卓少華也運用目力，朝樹上看了去，他竟然也沒有看到什麼，但「咕嘟、咕嘟」的聲音，却一直斷斷續續的從頭頂上傳來！

高美雲道：「卓師哥，我們到樹上去找找看，看誰先找到好不？」

話聲一落，人已一掠而起，往樹幹上躍去，那知她躍到樹上，只聽「咕嘟」「咕嘟」的聲音，一下在左邊，一下又在身後，她施展輕功，在樹枝上躍來躍去，就像一隻小雲雀，但還是找不到一點影子？心裡一急，就嬌聲叫道：「卓師哥，你快上來呢，我一個人找不到呀！」

卓少華站在樹下，自然也聽到了，那「咕嘟、咕嘟」的怪聲音，忽高忽低，忽左忽右，好似存心和高美雲捉迷藏，飄忽不停，心中也暗自奇怪，一時觸動了好奇心，立時雙足一點，身子凌空拔起，一下落到一枝橫幹上。

就在他停身之時，耳中已聽清楚「咕嘟」之聲，就在自己頭頂，當下微一吸氣，身子又往上竄起，再聽那「咕嘟」之聲，還在頭上。

兩人一左一右，相互起落，一直攀騰而上，怪聲就像有意捉弄兩人，也隨著往上升，直到攀升到大樟樹頂顛，依然什麼也沒有看到，再側耳一聽，那「咕嘟」聲音，又在兩人腳下響起。

高美雲道：「卓師哥，你在這裡別動，我下去找。」

於是她又隨著聲音往下，那知她躍落一段，那怪聲依然在腳下，她再下落一段，聲音還是在下面。

卓少華也聽出怪聲在下面，就跟著下來。高美雲落到最下一枝橫幹，聽到怪聲已經到了大樹後面，急忙叫道：「卓師哥，你到樹後去。」

她翩然飛落大樹前面，卓少華也同時飄身落到樹後，只聽那怪聲好像就在自己身後，也急忙叫道：「師妹，妳快來。」

高美雲趕到樹後，問道：「在那裡？」

話聲方出，但聽一陣「咕嘟咕嘟」的聲音又從大樹前面傳了過來。

兩人蹲著身子仔細傾聽了一陣，這回確定那聲音果然是從大樹前面傳來的了！

高美雲朝卓少華呶呶咀，示意他往左閃出，自己向右，兩人同時往前面包抄過去。

這棵大樟樹的樹身，足有數人合抱，這回他們兩人以最快的身法，抄到前面，只見大樹底下坐著一個白髮白鬢的老道人。

（九）

老道一手抓著一個大葫蘆，仰起脖子，在咕嘟咕嘟的喝酒，那怪聲正是他把酒灌下喉嚨發出來的聲音。卓少華口中哦了一聲，笑道：「原來是老道長！」

這喝酒的老道，正是黃山醉道人——松雲道長！

醉道人瞇著醉眼，放下酒葫蘆，呵呵笑道：「你們方才不是在說捉迷藏嗎？什麼聽聲辨位？你們不是聽到老道喝酒的聲音麼？辨出位來了沒有？」

高美雲不認醉道人，披披咀道：「大樹上有枝葉做掩護，自然不容易找得到了。」

「啊啊！」醉道人大笑道：「沒有樹枝，你們兩個一樣捉不到我老道，不信，咱們就來捉捉看！」

高美雲道：「我才不信呢！」

「好！」醉道人喝得醉醺醺的，站了起來，一手捧着葫蘆，說道：「老道就和你們賭上一賭，咱們就在這棵大樹底下，不能跑出三步，你們兩個捉我一個，老道要是被你們捉住了，不，在我老道身上碰一下也算，就是老道輸了。」

高美雲道：「你輸了怎麼樣？」

醉道人道：「老道輸了，就傳妳一記手法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師妹：：」

醉道人偏過頭來，朝卓少華擠擠眼睛，攔着道：「咱們在談條件，你別插嘴。」

一面又朝高美雲道：「老道有一手捉麻雀的絕活，你們贏了，我就傳給你們，妳看！」

他右手忽然朝樹枝上一招，但見一隻麻雀果然斂翅飛了出去。

這下直看得高美雲心頭大驚，暗道：「這老道不知是誰，竟有這麼大的本領！」

一面問道：「要是我們輸了呢？」

醉道人一指葫蘆，說道：「妳只要把老道這個葫蘆裡裝滿酒就行。」

高美雲道：「好，我們賭了。」

醉道人人老心不老，興緻勃勃的說道：「很好」。

他用脚拖着，在大樹底下繞行了一圈，山石泥土登時劃了一道寸許硬的圓圈，伸手一指，說道：「咱們以這道圓圈爲界，不能跨出界外去。好了，你們兩個可以來捉我了。」

他劃的一道圈，以大樹爲中心，果然只有三步來寬，如果兩個人聯手，絕不會捉不住他，何況他說過只要在他身上碰到一下，也算他輸了。

高美雲道：「我知道你輕功好，身法比我們快，你如果繞着大樹跑，我們跟在後面就追不上你了。」

醉道人道：「你不繞樹跑就好了。」

高美雲道：「還有，你輕功好，等我們要捉到了，你往上騰空掠起，我們也一樣捉不到你呀！」

醉道人搖着頭，笑嘻嘻的道：「我不往上躍，脚尖決不離地，離地就算老道輸。」

高美雲道：「眞的。」

醉道人道：「自然是眞的了。」

高美雲咭的笑道：「那我就可以捉到你了。」

話才說到一半，一扭腰，右手突出，疾快的朝醉道人抓去。

醉道人「啊」了一聲，笑道：「你連招呼也不打一聲？」

人影一閃，從高美雲身邊滑過，一下到了她的左側。

高美雲聽風辨位，身子快若飄風，左手反抓而出。

醉道人上身微俯，又滑溜的從她身邊閃過，口中笑着道：「小友，你也來呀，兩個人玩，沒意思。」

高美雲也嬌聲叫道：「卓師哥，講好我們兩個人捉的，你還站着作啥？快些來捉呀！」

一記「乳燕投懷」，翩然飛了過去，雙手同時撲到。

那知醉道人依然上身微俯，從她身側閃出。

卓少華看了一陣，不覺也有些技癢，說道：「老道長，晚輩那就來了！」

他看醉道人從高美雲身邊閃出，恰巧離自己不遠，人隨聲發，左脚朝前跨出，右手五指如鈎，覷準醉道人立身之處，朝他右手大袖抓去。

他師父九眺先生精擅擒拿手，揉合六合門心法，獨創「六合擒妖手」，在武林中算得是擒拿手法中的翹楚！

那知他身形才動，剛出手之時，醉道人明明站着不動，眨眼之間，只見他上身微俯，忽然不見踪影！原來他這一閃，已經閃到了高美雲的身側，高美雲一聲不作，雙手合抱着抓去。

醉道人依然上身微俯，人影頓杳，躲到卓少華的身後來了。

高美雲急叫道：「卓師哥，快！他在你身後呢！」

卓少華也聽到，醉道人在自己身後舉起葫蘆，正在「咕嘟咕嘟」的喝酒，一時那還怠慢，身形疾轉，左手一記「玉帶圍腰」，閃電般抓去。

他回身之際，還看到醉道人仰著脖子在灌酒，但等到手指快要接觸到寬大的道袍之時，他喝酒的姿勢不變，只是連同葫蘆，上身微俯，這一俯，就變戲法一般，竟然很快的從自己抓去的手指邊緣滑了出去。

卓少華從師多年，這下看得最清楚也沒有了，心中暗自忖道：「這是什麼身法，竟有這段快法？好像他一直只用這記身法，就一連躲開了自己和師妹的好幾次抓去的手法了！」

醉道人閃出去的人，忽然回過頭來，朝他瞇著眼笑了笑。

高美雲變了幾次手法都沒有抓得到他，心中也在暗暗忖道：「他說過，只要碰到他身上，就算他輸了，自己就不用抓他，何不改用師父教自己的掌法，只要打到他就好了！」

一念及此，立即身子一挫，一隻玉掌，上下翻飛，施展出「六合掌法」，身形如風，出手如電，片片掌影，朝醉道人攻了過去。

卓少華也雙手如鈎，配合師妹的動作，展開「擒妖手」、「三指功」，雙手連環，朝醉道人抓去。

但任你大樹底下劃的這道界限，只有三步來寬；任你兩人著著進逼，一個掌勢連翻，一個雙手擒拏，醉道人依然從容不迫，捧著葫蘆「咕嘟咕嘟」的喝酒，現在他又換了一種身法，左肩一側，就可以從兩個人四隻手掌中間穿了過去。別說抓到他一點衣角，就是連他寬大的道袍，也沒碰上一丁點。

高美雲女孩兒家好勝心强，只是不住的想增加自己出手的速度，和不時的中途變招，她的目的是一心想碰上老道人一下。

卓少華究竟比她大了幾歲，見識較廣，發見醉道人的身法奇特，就處處留上了心，雙手雖然並未停止，但目光烱烱，只是默默的注視着醉道人的蹌蹌脚步，和他一回俯身一回側身的變化，心中也時有所悟。

夕陽漸漸西下，三個人影，猶自在大樹底下，不斷的進迫追逐，盤旋不停。

高美雲幾乎把這幾年跟師父學來的身法、手法、輕功，全用上了，一張粉臉，汗珠一顆顆沿着臉頰，直流下來。

「好啦！好啦！」醉道人捧着葫蘆叫道：「可以停手了，你們永遠也打不到老道的，快回去啦！你們看，不是有人來叫你們啦！」

兩人聽他一嚷，立刻停下手來，再回頭看去，大樹底下，那裡還有老道人的踪影？

高美雲滿臉通紅，嬌喘吁吁的道：「卓師哥，我們上當啦，給老道士跑了！」

卓少華含笑道：「師妹，妳當老道長是誰？」

高美雲問道：「你說他是誰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這位老道長就是游戲風塵的醉道人松雲道長。」

高美雲啊了一聲道：「他就是和師祖同輩，又和二師伯是朋友的醉道人？」

話聲甫落，只聲醉道人的聲音從遠處傳來：「老道和你們也是朋友呀，不是朋友，我老道會和你們捉迷藏？」

這時果見大路上正有一個青衣漢子急匆匆的跑了過來，說道：「卓少爺，小姐，莊主請你們趕快回去，廳上快開席了。」

高美雲很自然的伸過手來，拉着卓少華的手，說道：「卓師哥，爹在叫我們了呢！」

卓少華被她又柔軟又細膩的纖手拉着就走，臉上不禁有些發燒，心裡也有些迷迷糊糊的跟她回到了莊中。

這時芙蓉山莊前面，早就燈火如晝，酒席擺在西花廳上，一共是三桌，品字形最上首的一桌，還空着沒有人坐。

左首一席，坐了六個人，那是武功門陸鴻藻、九華劍派劉寄生、徽幇馮子材，另外三個赫然是五龍山莊的孟氏三雄孟居禮、孟居義、孟居廉兄弟三個。

右首一桌，坐着三個客人，卓少華沒有看過，那是准南鷹爪門的雷東平、鄱陽忠義堂總舵主徐桐、太湖震澤莊莊主邵竹君，坐着陪客人閒聊的則是卓清華、董仲萱、和許瑞仙三人。

卓少華、高美雲剛走到父、師身邊，只見高天祥和九眺先生二人，也一前一後走了進來。

卓清華抬頭問道：「二師弟，老道長怎麼不來？」

他口中的老道長，自然是指醉道人了。難怪中間一席沒人敢坐，原來高天祥和九眺先生是去請醉道人來入席的。

九眺先生道：「老道長不知去那裏，莊上的人，都沒見到他，唉，這位老前輩就是這樣，他不喜歡和許多人酬酢，小弟看隨他去吧！」

高美雲道：「二師伯，那老道士方才就在後山山脚下，和我們捉迷藏呢？」

高天祥喝道：「美雲，說話不許沒有禮貌，要叫老道長。」

九眺先生問道：「他也回莊來了麼？」

高美雲道：「不知道，他只是要我們回來，一轉眼就不見了。」

九眺先生點點頭，然後抬頭道：「老道長不會來了，好在小弟已命莊丁送了兩罈好酒到他房中去了，掌門人請上坐吧。」

卓清華站起身道：「是啊，掌門人請。」

高天祥道：「這個怎的成？高朋貴客滿座，小弟忝爲主人，怎好坐到首席去？」一面抬着手道：「雷兄、（雷東平）劉兄（劉寄生）、孟兄（孟居禮）三位年歲較長，請上首坐。」

鷹爪門雷東平已七旬，鬚髮略見花白，聞言急忙抱拳道：「不敢當，高兄雖是主人，乃是壽翁，理該上坐。」

九華劍派劉寄生也道：「主人不用客氣了，今晚是暖壽，壽星坐在上首，才是光耀南極。」

孟居禮隨着二人說話之時，只說了句：「不敢。」

高天祥還是再三謙讓，最後非要大師兄卓清華坐上首不可。

卓清華在幾個同門師弟推舉之下，只得坐了首席。

高天祥又要九眺先生坐第二位，九眺先生再三不肯，但還是拗不過掌門人，接着按同門次序，高天祥坐了第三位，其次是董仲萱、許瑞仙，下首兩個位子則是卓少華和高美雲。

莊丁陸續送上酒菜，主人起身舉杯敬酒致謝，客人們紛紛舉杯致賀，這是咱們任何宴客場面都有之事，不必細表。

酒過三巡，武功門陸鴻藻起身抱拳道：「壽星、卓老大、諸位老哥，今天難得大家在這裡聚會，兄弟有幾句肺腑之言，要向諸位老哥一談，近年來，江湖上雖然還算風平浪靜，但自從惜年六合門前輩裘元鈞裘大俠過世之後，八大門派就未曾再重選武林盟主，這句話差不多已有五六十年之久了，江湖同道，形成一盤散沙，少林、武當在武人心目中，雖是領袖羣倫的兩大門派，事實上，他早已名存實亡，從未過問江湖之事，因此，這二、三十年來，江湖武林，已成羣龍無首之勢：：：」

大家聽他說話，誰也沒有作聲。

鷹爪門的雷東平却聽得不住點頭，口中「唔」了一聲。（十）

陸鴻藻接下去又道：「去年三湘武林同道已推舉少林南派名宿鐵指綿掌張椿年爲三湘盟主，據說河北各省今年也推舉了金刀李千鈞爲北五省盟主，咱們大江南北，地當全國最繁榮的所在，武術門派林立，從事武館、鏢局的武林同道，更是不在少數，因此兄弟覺得咱們也應該推舉一位盟主，團結大江南北的武林同道，實有必要，諸位老哥以爲如何？」

雷東平點頭道：「陸兄說的極是，咱們大江南北的武林同道，豈可後人？這提議兄弟代表鷹爪門，完全讚成。」

孟居禮起身道：「推舉大江南北武林盟主，兄弟代表五龍門，也完全讚成。」

太湖震澤莊莊主邵竹君道：「推舉盟主，兄弟也深表讚同，只是該如何推舉法呢？大江南北，武林同道不在少數，總不能請大家到齊了開個萬人大會吧？」

鄱陽湖忠義堂總舵主徐桐笑道：「大江南北武林同道雖然爲數不少，但若說足可代表一方，或以武術門派來說，咱們今晚在座之人，差不多也已全到齊了，大家認爲如果可行，不妨就在今晚推舉一位盟主，有咱們這些人公推出來的，大江南北，還有誰會不同意？」

徽幫馮子材呵呵大笑道：「不錯，揀日不如撞日，咱們就當場推舉一位盟主好了。」

六合門的人，因掌門人沒有開口，誰都不敢獨自表示意見。

武功門陸鴻藻目光一轉，落到高天祥的身上，洪聲道：「壽星，你老哥怎麼不表示一點意見？」

高天祥含笑道：「不敢，這是大江南北武林同道的一件大事，諸位老哥既然認爲可行，兄弟自當追隨驥尾，舉手附議。」

陸鴻藻聞言大喜道：「好了，兄弟這項提議，獲得大家支持通過，現在就請大家公推一人爲大江南北的盟主。」

徽幫馮子材起立說道：「六十年前，主盟武林的裴盟主就是六合門的前輩，咱們自然該推六合門高掌人當咱們盟主了。」

他話聲方落，高天祥慌忙站了起來，雙手連搖，說道：「這個萬萬使不得，兄弟才疏學淺，德薄能鮮，如何克當大任？兄弟萬不敢當，還望諸位老哥另舉賢能，另舉賢能。」

孟居禮起身道：「六合門是江南第一大門派，人材輩出，高掌門人不肯屈就，還有卓老大人品武功，素爲大江南北武林同道所欽敬，不如就請卓老大擔當重任，不知諸位老哥以爲如何？」

「好！」陸鴻藻大笑道：「孟老大此話有理，兄弟極表讚同。」

接着雷東平、劉寄生、邵竹君、徐桐都一致讚成。

卓清華站起身道：「諸位老哥雅愛，兄弟萬分感激，只是……」

他話未說完，陸鴻藻就搖手道：「卓老大，這是大家的意思，你老哥不用說就是了。」

雷東平也相繼起身道：「大家決議之事；卓老哥就是要推，也推不掉的。」

高天祥也道：「大師兄，他們諸位既然這麼說了，你就答應下來吧，這是六合門的光榮，小弟也有與榮焉，大師兄不用再客氣了。」

許瑞仙跟着道：「大師兄能出任大江南北武林盟主，和南張、（三湘南椿年）北李、（河北李千鈞）鼎足而三，應該當仁不讓才是，今晚是掌門人的壽日，也是大師兄榮任之日，小妹先敬大師兄一杯。」

說完，舉杯一飲而盡。

「師妹，妳這杯酒，愚兄只好敬領了。」

卓清華舉杯和她對乾了一杯，然後朝衆人連連抱拳道：「兄弟承蒙諸位老哥抬舉，復承敝門掌門人的鼓勵，看來兄弟也只好勉爲其難了，謝謝諸位，也謝謝掌門人。」

孟居禮站起身，一手舉杯，大笑道：「來，來，來，諸位老哥，咱們來敬盟主一杯。」

於是大家紛紛站了起來，向卓清華舉杯致敬，一飲而盡。

九眺先生雖然也隨着衆人站了起來，但他素知大師兄淡泊名利，如今眼看大家公推大師兄當盟主，他雖然表示謙讓，但等掌門人要他答應下來，大師兄就一口答應，而且臉有喜色，心中不禁暗自泛起一絲疑慮，乾了一杯酒，就隨着大家默然坐下。

許瑞仙道：「少華、美雲，你們還不快跟大師兄敬酒。」

卓少華、高美雲也一齊起身，敬了一杯酒。

大家又鬧哄哄的喝起酒來，武林朋友，都是善於飲酒的洪量，今晚既是六合門掌門人的壽筵，又是六合門大師兄當選了盟主，這是雙喜臨門，自然不醉不休，大家既敬壽星，又敬盟主，再向六合門每一位同門致賀。

鬧酒是中國人歷代相傳的看家本領，由小杯換大杯，由一杯變三杯，來而不往非禮也，於是你敬我，我敬你，互相敬個不休，酒像開水般灌了下去，每一個人由微醺而酩酊，才賓主盡歡而散。

衆人之中，九眺先生酒喝得最少；但心頭像喝醉了酒的壓迫之感，却是最多！

酒醉席散，賓客們帶着醉意，各自回轉賓舍休息，賓舍是在西花廳右側一排五間樓房，曲廊相通，廊外疊石爲山，引水爲池，小有花木之勝。

九眺先生獨自乘着月色，腳着碎石舖成的小徑，漫步走近池邊，夜色漸深，人聲已寂，他負手凝望着倒映入池水中的月亮，池水平靜得像一面鏡子，但他心裏恰似被料峭東風吹皺的一池春水，漣漪不已！

他在今天午後，曾聽卓少華述說經過，這自然是事實，只是這一段經過，使他無可捉摸，現在，他漸漸的從思索中想把它拼湊起來！

譬如五年前掌門人五十大慶，本該舖張的，但掌門人並未邀請外人，只有自己幾個同門師兄弟歡聚。這次掌門人重五壽誕，本來沒有什麼好舖張的，但却邀請了大江南北的武林同道，據說這是大師兄（卓清華）的意思。

大師兄素爲江南同道所敬重，但他一向淡泊名利，自從鏢局收歇之後，就從未和江湖同道，有過往來，這次何以要邀集大江南北的同道替掌門人祝嘏呢？

五龍莊孟氏三雄，和本門很少往來，這次居然也趕來了，據少華所說，孟氏三雄是被蘭赤山莊刼持去的，那麼他們應該是從蘭赤山莊來的了。

今晚筵席上，忽然提議推舉大江南北武林盟主，這事已嫌突兀，由推舉掌門人而一轉到大師兄的頭上，大師兄居然就一口應承下來，以大師兄平日的爲人，已經不盡相合，尤其在大家敬酒之時，他竟然面有喜色，這就更不對了，難道今晚與宴之人，早已心有默契？

少華在他家中書房裏，發現大師兄中人暗算，但計算時日，大師兄早已到了芙蓉山莊，這該如何解說呢？難道大師兄……

一時不覺悚然震驚，就在此時，他聽到身後輕微的腳步之聲立即轉過身去。

「二師弟，還沒睡麼？」

那是大師兄卓清華，他臉含微笑，緩步走來。

九眺先生慌忙垂手叫了聲「大師兄」一面答道：「小弟酒後不能入睡，所以想吹吹風。」

卓清華道：「你今晚酒喝得不多。」

這話可見大師兄一直在注意着他了。

九眺先生道：「也喝得不少，大師兄也睡不着麼？」

「那倒不是。」

卓清華搖着頭，微笑道：「愚兄早已息隱林泉，和江湖上久無往返，這回被他們硬推上台，礙於情面，難以推却，此事實非愚兄本意，但既承掌門人囑咐，不得不權且答應下來，因此想找二師弟談談。」

九眺先生在他說話之時，仔細諦視，眼前這位大師兄，和他同門數十年，實在看不出有何異處？聞言笑道：「武林中已經有六十年沒有推舉盟主了，各大門派各自爲政，形成羣龍無首，缺乏排難解紛的組織，才會時常引起糾紛，去年八卦門和快刀門約期比門，雙方傷亡慘重，小弟還聽大師兄慨乎言之，頗怪少林、武當兩大門派不該充耳不聞，曾說：此事如果發生在江南，咱們六合門就義不容辭，可見大師兄雖已息隱林泉，但俠義心腸，依然如故，仍有出山之心了。」

去年師兄弟聚會，是在新春裡，八卦門和快刀門的爭執，是在八月間，師兄弟並未見過面，這話自然是有意試探的了；但因他說得很技巧，是以聽來頗爲自然，不着絲毫痕迹。

「這話愚兄倒是說過，但沒有想到這付擔子會落到愚兄頭上來。」

卓清華一手拈著黑鬚，目注九眺先生，含笑問道：「這麼說，二師弟也讚成愚兄幹了？」

九眺先生一顆心猛然一沉，他力持鎮定，勉強笑了笑道：「這是大家的意思，何況還是掌門人要你幹的，小弟自然讚成，大師兄就是想過清閒日子，只怕也得幹一陣子再說呢！」

卓清華呵呵一笑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不過愚兄不得清閒，二師弟也總得替愚兄分擔點吧？」

九眺先生連忙搖手道：「大師兄，小弟閒散慣了，對江湖上的事兒，實在生疏得很，這個差使，小弟可分擔不了，大師兄已經把少華託付給小弟了，小弟寧願替大師兄照管孩子，閉門課徒爲業。」

「好吧！」卓清華看了他一眼，頷首道：「你一向如閒雲野鶴，愚兄也不好勉强，但眞要有事找到你，也不怕你不來幫愚兄的忙。」

隨着笑聲，緩步朝廊上走去。

九眺先生和他說話之時，手掌心已經微微沁出汗來，此時目送大師兄遠去，不覺仰首輕輕舒了口氣，心中暗自盤算：自己該不該把事情去告訴掌門人？但繼而一想，目前事無佐證，豈可冒然去驚動掌門人？四師弟董仲萱，爲人一向足智多謀，不如先和四師弟磋商，再作定奪，想到這裡，立即舉步朝董仲萱房間走去。

花格子窗上，還映出熒熒燭光，顯然四師弟尚未入睡，九眺先生緩步走到門口，舉手輕輕叩了兩下。

只聽董仲萱在房間問道：「是那一位？」

房門呀然開啓，一眼看到九眺先生，不覺喜道：「是二師兄，請到裡面坐。」

九眺先生舉步走入，一面含笑道：「師弟還沒睡麼？」

董仲萱道：「沒有，小弟剛才多喝了幾杯，一時還睡不着，正在看書。」

九眺先生莞爾笑道：「你眞用功，二十年來，我看你一直手不釋卷。」

董仲萱道：「二師兄誇獎了，小弟只是閒着無聊，隨便看看罷了。哦？二師兄有事？」

九眺先生微微點了點頭，就在左首一把椅子上坐下，目光看了師弟一眼，抬頭道：「愚兄正有一件事，要和師弟磋商……」

董仲萱看得出來，二師兄平日沉默寡言，只要看他眉心微攢，夤夜來找自己，必有重要之事，這就跟着坐下，隔着一張茶几，湊近頭，凝目問道：「很重要麼？」

兩人坐下之後，窗外暗處，正有一雙烱烱目光，朝他們望來。

「唔！」九眺先生輕唔一聲，才道：「方才大家公舉大師兄擔任江南盟主，師弟的看法如何？」

董仲萱道：「小弟覺得這二十年來，江湖上確實羣龍無首，像一盤散沙，咱們江南武林同道，能舉出一位盟主，也是好事，大師兄一向爲同道所推崇，由大師兄出任江南盟主，正是最恰當的人選了。」

九眺先生點頭道：「師弟話是不錯……」

他下面的話，沒有說出口來。

董仲萱驚異的看了二師兄一眼，說道：「二師兄不同意小弟的看法？」

九眺先生道：「愚兄覺得大師兄平日爲人，淡泊寧志，自從鏢局收歇之後，這些年從未和同道有過交往……但這次替掌門人祝嘏，大江南北的同道，都是大師兄所邀集的，對公舉江南盟主一事，似乎早有成議……」

董仲萱一怔，才道：「這不可能吧？」

九眺先生道：「四師弟可知少華今天趕來，是爲什麼嗎？」

董仲萱道：「他自然是跟大師兄拜壽來的了。」

（十一）

「不是。」九眺先生微微搖頭道：「他是找愚兄來的，因爲他遇上了幾件無法解釋的怪事……」

董仲萱驚奇的「哦」了一聲，問道：「他遇上什麼怪事？」

九眺先生壓低聲音，把卓少華同家所遭遇的事，以及方才大師兄交談的話，都詳細說了一遍。

董仲萱聽得身軀微微一震，神色悚然道：「這麼說……」

九眺先生一擺手道：「師弟知道就好，愚兄就是爲此事來的。」

董仲萱道：「掌門人還不知道麼？」

九眺先生道：「事無佐證，怎好驚動掌門人？愚兄之意……」

他底下的話，聲音說得更輕，幾乎只有董仲萱一個人聽得到。

董仲萱連連點頭道：「二師兄此話甚是，那就這麼辦。」

九眺先生道：「師弟，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，五師妹是個急性子，千萬不可和她提起。」

董仲萱臉上一紅，說道：「小弟怎麼會告訴她呢？」

「如此就好。」

九眺先生起身道：「時間不早，師弟安息吧！」

他這一站起身來，窗外那雙烱烱目光，也隨卽隱去。

× × × ×

第二天一早，高美雲就到賓舍來找卓少華，他們本來就熟，現在更熟了，她拉着他一同來到四師叔董仲萱的房裡，纏着四師叔，教他們「六合門二十四手」。

董仲萱沒收弟子，他們一個是大師兄的兒子，二師兄的門人，一個是掌門人的女兒，五師妹的門人，他自然傾囊傳授，就在小天井裡，和他們講解二十四招散手的精義，然後教兩人如何練習，如何拆解。

這一教幾乎整整教了一個多時辰。只見一名莊丁匆匆走入，朝董仲萱施禮道：「董四爺，前面來了許多客人，莊主請四爺出去幫着接待賓客。」

董仲萱點點頭道：「我馬上就來。」一面朝兩人道：「你們自己練吧，我出去招呼一下。」

說完轉身往外就走。

原來今天是六合門掌門人五十晉五壽誕的正日，本來邀約的客人，都已到齊了，但因昨晚公推六合門大師兄卓清華爲江南盟主的消息，傳了出去，這是江南武林同道的一件大事，也是六合門雙喜臨門，上午還只有附近的同道，聽到消息，前來登門道賀，等到快近午牌時光，客人陸續趕來，下午連金陵、鎭江等地鏢局中人，也都紛紛趕來了，六合門師兄弟五人，只是忙着招呼賓客。

一連三天，賀客盈門，芙蓉山莊當眞門庭若市，不必細表，直到第四天，賓客才逐漸散去。

卓清華既被江南武林同道推爲盟主，如今賓客雖已散去，但有許多事情，還得和掌門人磋商，是以留了下來。

九眺先生却首先和掌門人、大師兄辭行。

高天祥含笑道：「二師兄一向淸靜慣了，這幾天和許多同道酬酢，大概已經心生煩倦了，小弟那就不敢強留了。」

卓清華笑道：「愚兄被武林同道拖上了台，有許多事，本想請二師弟加以協助的，但經掌門人這一說，那就只好放你回去了。」

他回過頭去，朝董仲萱道：「四師弟，你是咱們師兄弟中，最足智多謀，出色當行的一個，你留着幫愚兄一個忙吧？」

董仲萱心頭一怔，立卽躬身道：「大師兄之命，小弟焉敢不遵，只是……」

卓清華看了他一眼，含笑道：「怎麼？你也有事？」

董仲萱面有爲難之色，囁嚅說道：「小弟和一個朋友，約在杭州見面，如是不去……」

卓清華一手撚鬚，點頭道：「四師弟既然有約，不能對朋友失信，愚兄這裡，也沒有什麼急事，等你杭州回來，再說好了。」

董仲萱欣然道：「多謝大師兄。」

高美雲道：「師父，妳可以多住幾天再走吧？」

許瑞仙盈盈一笑道：「妳想在這裡多玩幾天是不是？」

高天祥道：「師妹難得到芙蓉山莊來，自然該多住幾天再走了，在四師弟到杭州去沒回來之前，大師兄有什麼事，妳也可以幫着料理。」

許瑞仙欠身道：「小妹敬遵掌門人吩咐。」

高美雲秋波一溜，朝卓少華道：「卓師哥也不走吧？」

卓少華俊臉一紅，還未開口。

九眺先生接口道：「少華武功尙未練成，不可荒廢太久，自然要隨二師伯同九眺峯去了。」

卓清華連連頷首道：「二師弟說得是，少華留此無事，自然該隨二師弟同去勤練武功，有二師弟這樣一位嚴師，愚兄可以放心了。」

高美雲當着二位師伯、父親、師父的面，那敢多說，但她臉上已有黯然惜別之容，一雙明亮的眼睛，朝卓少華投來，更是脈脈含情，不勝依依。

卓少華自然可以感覺得出來，心中也有些別情離緒，只是當着父、師，連看都不敢朝她多看一眼。

午飯之後，九眺先生和董仲萱帶着卓少華向大師兄、掌門人告辭，大家送出大門，許瑞仙拉着高美雲的手，又多送了一程，高美雲眼眶紅紅的，只是朝卓少華揮着手。

許瑞仙心頭一陣黯然，暗自忖道：「這不是當年自己和四師兄分手時的情景麼？唉，這一對兒女，自己一定要促成他們才是。」

× × × ×

夜色已濃，山林和四野都是黑濛濛的一片，連天空都是黑濛濛的，沒有一點星星；但天空雖黑，你們可分辨得出，那高聳入雲的蘭赤山的峯巒，起伏巍峨，像巨獸般蹲在黑夜裡。

蘭赤山曲折的山道上，這時正有三條黑影，如劃空流矢，疾掠奔行。

這三個人，前面兩個都是身負上乘武功，蹤掠之間，身手輕捷，稍後一個，就顯得功夫較差，雖在提氣疾掠，使出全力，仍然會不時的落後，須得前面兩人回頭來等他。

這三人，正是一同離開芙蓉山莊的九眺先生、董仲萱和卓少華。

原來是九眺先生約了四師弟同來探蘭赤山莊的，董仲萱向大師兄推說和朋友約好了在杭州見面，那只是遁辭罷了。

現在差不多已是二更時分，三人奔行在盤曲的山徑上，因爲逐漸接近蘭赤山莊，每人都功凝全身，目耳並用，不時的向兩側林石搜索戒備，縱是一絲風吹草動，都不敢輕易放過。

這樣步步爲營的盤上山腰，九眺先生忽然停下脚步，悄聲問道：「徒兒，還有多遠？」

卓少華湊上一步，低聲道：「就在前面山坳間了。」

這是因爲時當無星無月的黑夜裡，若是換在白天，矗立在山坳間的一片莊院，早已在望了。

九眺先生點點頭道：「好，咱們小心些，走！」當先朝山坳奔去。

蘭赤山莊，隱綽綽已在眼前，只是這座大莊院，竟然一片黝黑，看不到一點燈火，黑夜之中，看去黑沉沉的，就像死去的一般！

三人漸漸由遠而近，董仲萱微一攢眉，沉吟道：「二師兄，看情形，他們似已有備！」

九眺先生道：「他們不可能知道我們會來，既然來了，好歹總得進去瞧瞧。」

董仲萱道：「二師兄說得是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弟子替師父，四師叔帶路。」

「不用。」九眺先生一擺手，低聲囑咐道：「你只管跟在後面，有什麼動靜，自有爲師和四師叔出手的。」

卓少華應了聲「是」。

幾句話的工夫，業已走近蘭赤山莊高大圍牆之下，九眺先生身形一頓，緩緩回過頭來，雙目烱烱發光，一臉凝重的道：「四師弟，你和少華先別上來，看我手勢行動。」

董仲萱道：「二師兄，我看還是小弟先進去瞧瞧虛實……」。

九眺先生口中只說了一個「不」字，他走近之時，早已運目四顧，相度好了形勢，「不」字出口，人已騰空而起，沒有風聲，也不聞半點聲息，就飄然落在圍牆之上，身形一矮，凝足目力往裡望去，但見蘭赤山莊重重屋宇，沉浸在黝黑的夜幕之下，依然不見絲毫動靜，也不曾聽到半絲聲音。

這種闃寂的情景，委實比強敵環繞，還要來得可怖！

九眺先生看了一回，實在看不出莊院中有什麼埋伏？這就左手往後輕輕一揮，人已翩然飛落大天井中。

董仲萱、卓少華看到他的手勢，不敢怠慢，相繼蹤身掠起，在牆頭上略一停頓，便自跟着飛落。

董仲萱一個箭步，跟到二師兄身側，低聲道：「這情形……」

九眺先生已是當代一等一的高手，他此刻緊閉着嘴，只是微一搖頭，示意他不要說話，烱烱目光，不住的左右打量，小心已極！

董仲萱看到師兄沒有開口，話說到一半，只好停住，卓少華更是如臨大敵，默默的跟在兩人身後，不敢作聲。

九眺先生略爲朝前點了個頭，放輕脚步，走上石階。

大廳上依然不聞絲毫人聲，依然不見有人攔阻，生似這座巨院，根本就沒有人居住。

九眺先生從右首長廊，繞過大廳，進入第二重屋宇，還是陰沉死寂，不見絲毫動靜，心中暗自奇怪，忖道：「據少華所說，蘭赤山莊既有總管、副總管，必然有許多莊丁、護院，自己三人已經進入第二進，怎會不見半個人影呢？」

董仲萱忍不住低聲道：「二師兄，這座莊院，屋宇甚廣，依小弟之見，不如分開來搜索，小弟從左邊抄過去，咱們到後面一進會合，如果再無動靜，再分頭往後宅進去，每進屋宇，會合一次，大概不致有失，不知二師兄意下如何？」

九眺先生點點頭道：「也好，只是師弟要小心些！」

董仲萱道：「小弟省得。」

說完，身形閃動，迅快的往左掠去。

九眺先生回頭道：「徒兒，咱們進去，不過你和爲師要保持一丈距離，不可出聲。」

卓少華應了聲「是」，九眺先生走在前面，師徒二人，繼續循着長廊，往裏搜去，第二進屋宇，依然出乎意料的平靜，現在轉出長廊腰門，就是第三進了！

九眺先生剛轉過拐角，突聽身後，卓少華發出一聲低哼，心頭不禁一怔，急忙住足，回過身去，低聲問道：「徒兒，你怎麼了？」

黑暗中，只聽步聲輕快的跟了上來，卓少華壓低聲音道：「是徒兒不小心，脚下絆了一下。」

九眺先生低哼了一聲道：「你該小心些才是。」

師徒二人跨入第三進，剛一停步，就見一條人影飛快的閃了出來！

九眺先生只要一看身法，就知來的是四師弟了，這就迎着問道：「師弟，可有發現？」

董仲萱道：「奇怪，好像這裡的人，全已撤走了！」

「這不可能。」

九眺先生沉吟道：「他們沒有撤走的理由。」

董仲萱道：「再進去應該是內宅了，小弟還是從左邊搜進去。」說罷，迅快的朝左廊暗影中投去。

九眺先生也舉步往裡行去，剛走了兩步，忽覺身後卓少華輕悄的閃近過來，這就回頭喝道：「爲師要你保持一丈距離，你怎地忘了？」

卓少華悄聲道：「是……是弟子……在地上撿到了一件……東西……」

「哦！」九眺先生迅快轉過身去，正待問他拾到了什麼？瞥見卓少華目光流露出慌張之色，左手微有顫抖，握着一支黑黝黝的東西，正好指向自己胸口。

九眺先生是何等人物，只須目光一瞥，就已看出卓少華握着那支黑黝黝針筒的手勢不對，不但那支東西正指向自己心口，而且大拇指所按的部位，正是發射之勢。

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一瞬間的事，但九眺先生進入蘭赤山莊，就處處留神，功凝雙手，這一發現不對，立卽沉聲喝道：「你拿的是什麼？」

「綳！」一聲極爲輕微的機簧之聲，隨着響起，但九眺先生在喝問之時，早已身形側轉，右手衣袖也隨着拂起，一記「流雲飛袖」，把針筒激射出來的梅花形五支飛針一起捲飛出去。

（十二）

金笛玉芙蓉

東方玉

卓少華似乎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，嚇得一呆，口中低叫一聲：「師父……」

九眺先生目射精芒，喝道：「你……」

卓少華囁嚅的道：「弟子該死，不知道這是一支針筒，沒傷到師父吧？」

九眺先生雖覺卓少華此擧可疑，但繼而一想，他也許眞是無心的，這就緩和的道：「區區針筒，還傷不到爲師，你是在那裏撿到的？」

卓少華低垂着頭：「就在門口。」

九眺先生道：「拿來，給爲師瞧瞧。」

卓少華口中應了聲「是」，走上一步，左手把針筒遞了過去，右手藍光乍現，閃電般劃出。

那是一柄喂過劇毒的匕首，不然不會隱泛藍光！

九眺先生不防他有此一着，匕光一閃，左手衣袖已被劃破了五寸一條，差點就傷及肌膚，心頭不禁大怒，口中大喝一聲：「大膽孽徒，果然是你使的狡計。」

身形疾退一步，飛起一脚，朝卓少華右腕踢去。

卓少華手中毒匕，足有尺許來長，這下猝然發難，一擊不中，居然欺身而上，右腕連揮，刷刷刷，一圈藍光，飛洒如虹，手法奇快、奇詭，完全是短打招式，記記指向九眺先生的要害大穴，惡毒無比，瞬息之間，便已攻出了五、六招之多！

九眺先生氣怒交迸，他做夢也沒想到一手調教出來的弟子竟然會向自己下手，而且心思居然有如此狠毒，口中大喝一聲：「孽畜，這是誰指使你的，你竟敢作出這等欺師滅祖、犯上的事來？」

口中喝着，身形飛旋，雙手似抓似拏，接連乘隙攻去。

九眺先生一向息隱林泉，從未過問江湖之事，因此眞正和他動手的人並不多，直到此刻，卓少華才發現六合門的九眺先生果然名不虛傳，他使出來的「六合擒妖手」和「三指功」，威力驚人，自己手上縱然有一柄喂毒匕首，都難以得逞。

九眺先生也暗暗感到震驚，孽徒從那裡學來的這一套匕首短打功夫，居然能和自己連拆七、八個照面，依然攻勢凌厲，（其實他若非對「卓少華」手中匕首喂過劇毒，見血即可封喉，存有顧忌，這七、八招下來，早就可以把匕首奪了過來了。）

就在第九招上，九眺先生故意賣了一個破綻，三指一翻，快如電光，一下扣住了「卓少華」執匕的右腕！

卓少華脈門被扣，一柄毒匕「噹」的一聲墮落地上，這同時，九眺先生但覺卓少華手腕似蛇，輕輕一滑，居然脫出自己手指，人已快疾如風，倏然朝迴廊暗陬飛掠過去。

九眺先生不由一怔，（他練的「三指功」，乃是六合門最上乘的功夫，江湖上從無人能够從他三個指頭下滑脫，自然要大吃一驚了）急忙一個飛旋，正待縱身追撲過去，就在此時，突覺身後疾風颯然，一道人影劃空飛瀉而來！

九茵先生只當來了敵人，一時無暇追去，趕緊回過身去。

「二師兄，你發現了敵踪？」飛射而來的竟是董仲萱！

九眺先生一臉怒容，哼道：「敵踪並未發現，愚兄却差點栽在孽畜手裡了！」

董仲萱聽得奇怪，望着九眺先生問道：「二師兄，你說什麼？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這時只聽卓少華的聲音叫了聲：「師父。」從門外（第三進門）跑了進來。

九眺先生不由怒氣上升，大喝道：「好個孽畜，你還叫我師父作甚？」

揚手一掌，朝卓少華當頭劈了過去。

董仲萱吃了一驚，急忙伸手一架，說道：「二師兄，你這是做什麼？」

九眺先生怒聲道：「四師弟，你還不讓開，愚兄要活活劈死這欺師滅祖的孽畜。」

卓少華嚇得膽顫心驚，撲的一聲，跪倒在地，說道：「師父歇怒，弟子不知道做錯了什麼？」

董仲萱道：「二師兄，這倒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九眺先生餘怒未歇，哼道：「你不會去問問孽畜，他方才做了什麼？」

卓少華望着師父，一頭霧水的道：「師父，弟子只是慢了一步進來，你老人家怎麼生這大的氣呢？」

九眺先生沉喝道：「孽畜，你還想撒謊，地上還留着喂毒飛針和喂毒匕首，你還想賴？」

「喂毒飛針、喂毒匕首？」

董仲萱聽得好生奇怪，俯身從地上拾起匕首，果然劍刄暗藍，分明淬過劇毒，再向四週仔細一找，又給他發現了三支色呈朱紅的細針，他用手帕裹着取了起來，攢攢眉頭道：「二師兄，你是說少華用毒匕首和『離火針』向你偷襲麼？」

卓少華聽得大吃一驚，連連叩頭道：「師父，弟子沒有，弟子剛才才進來……」

「還說沒有？」

九眺先生氣得怒笑一聲道：「除非我司空靖眞的瞎了眼睛，連我調教了十年的徒弟都會認不出來？這明明是孽畜故意把你我騙到這裡來，想用歹毒的暗器害死我們，孽畜，你說，你是受了什麼人的支使？」

「師父……」卓少華眼看師父聲色俱厲，心頭大凛，急得哭出聲來道：「弟子眞的沒有，那不是弟子，大概有人假冒了弟子，向師父行刺……」

「哈哈！」東廂暗影之中，有人洪笑一聲道：「卓少華，你不用害怕，你師父和董師叔，今晚反正已經不用想生離蘭赤山莊了。」

九眺先生怒喝一聲：「孽畜，你果然是賊人一黨！」

手起掌落，又朝跪在地上的卓少華當頭劈落！

董仲萱急忙擧手把他掌勢架住，低聲道：「二師兄切莫中了賊人離間之計！」

九眺先生心頭一凛，不覺收回手去。

卓少華已經一個虎蹤，朝着暗影撲去，大聲喝道：「惡賊，你們爲什麼要陷害我？我卓少華和你們無怨無仇，你們這是爲什麼？你……你給我滾出來。」

只播暗影中那人大笑道：「你已經從你師父掌底下逃出來了，還說這些幹什麼？快進來吧！」

卓少華氣的渾身發抖，大聲喝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，你當我不敢進來嗎？」

雙手握拳，蹤身朝東廂衝去。

董仲萱急忙喝道：「少華，快站住！」

隨着飛身追撲過去。

走廊上突然衝出兩個蒙面黑衣人來，一下攔住了去路，冷笑道：「姓董的，你束手就縛？還是要咱們出手？」

董仲萱躭心卓少華的安危，口中提高聲音叫道：「少華，快退出來。」

右手抬處，嗆的一聲撤出長劍，橫胸而立。

左首黑衣人冷笑道：「你大概還想頑抗？」

董仲萱怒聲道：「兩位是那一條道上的朋友？怎麼不敢以眞面目見人？」

這一瞬間，西首走廊上，也同時出現了兩個蒙面黑衣人，朝九眺先生緩緩逼近過來。

九眺先生忍不住仰首發出一聲嘹亮長笑，說道：「看來蘭赤山莊果然是誘敵之計，司空靖倒不相信就憑你們幾個鼠輩，能留得住我們師兄二人。」

其中一人冷笑道：「九眺先生在江湖上雖然薄具聲名，但到了蘭赤山莊，也未必闖得出去。」

九眺先生怒笑道：「不信你們就接我幾招試試！」

揮手一掌，朝兩人橫掃過去。

九眺先生一生從未在江湖上走動，幾十年來，悠遊林下，除了讀書，就是練劍，因此他的功力，在六合門中，遠在同門師兄弟之上。

此時一掌出手，有如橫瀾捲浪，勢道之强，逼得兩個蒙面黑衣人幾乎站立不住，就可看出他修爲之深了。

兩個蒙面黑衣人各自往旁躍開一步，隨手撤出兵刄，左首一個使的是一柄鐵尺，右首一個使的是一隻二尺長的鐵手，兵刄出乎，立即一左一右欺身而上，尺擊掌劈，一左一右夾擊過來。

九眺先生大笑一聲：「來得好！」

雙掌開闔，大袖飛舞，一面施展「六合掌」，掌勢如巨斧開山，隱挾風雷，一面施展「三指功」扣拏敵人肩肘手腕，以精巧變化見長，一面又騈指如戰，捏起劍訣，以指代劍，使出「六合劍法」來，指風劃過，劍氣嘶然！

他以數十年潛修默練的功力，使出六合門三種絕技，當眞各具威力，變幻莫測，兩個蒙面人手中雖有鐵尺、鐵手，不但絲毫沒沾到半點便宜，還被九眺先生，一雙徒手逼得不時的左右閃避，躲閃他凌厲得像快劍長戟的掌勢。

這時董仲萱和兩個蒙面黑衣人也已動上了手。

兩個黑衣人一個使的一雙短戟，一個使的是一柄長劍，這兩人武功甚高，一劍雙戟，招式辛辣，左右交擊，着着逼攻。

董仲萱亮出寶劍，精神抖擻，奇招連展，但見右手揮洒之間，銀光遍體，紫電飛空，身前身後，劍花錯落，和兩個黑衣人力戰之下，毫無遜色！

這一戰，雙方六條人影，在刀光劍影之中，進退飛旋，打得好不激烈？

激戰中，突聽董仲萱一聲大喝，長劍一圈，劍光和劍光相撞，響起一聲金鐵交鳴，右首黑衣人一柄長劍，被他直盪開去。

對方方閃了一招，被逼往後躍退，董仲萱劍勢一緊，回身朝使雙戟的漢子欺去，刷刷刷，一連三劍，像電光閃動，直逼面門。

那使雙戟的黑衣人下盤功夫極穩，雙戟一守一攻，在間不容髮之際，擋開董仲萱的連環攻勢，但也後退了一步，才趁勢還攻一招。

那知董仲萱的目的，只是爲了要把他逼退，你既已後退，他就一個轉身，又朝使劍的欺去，一連三劍，一劍快似一劍，把「六合劍法」中最凌厲的劍招，都使了出來，這一來，果然又把使劍漢子逼退了兩步！

就在他連番把兩個黑衣人逼迫之際，九眺先生也使出了他的絕技，點倒了一個蒙面黑衣人。

原來九眺先生力敵兩人，在氣勢上，已是佔盡上風，但要想勝過兩人，把他們制住，却也不是易事。

不覺口中發出一聲清越的長嘯，人隨嘯起，兩臂一抖，使出「白鶴冲天」，一下拔起兩丈多高，在半空中一弓身，掌先人後，雙掌同時下劈，匯成一道强猛的狂濤，宛如黃河之水天上來，朝使尺的黑衣人當頭罩落！

使尺的黑衣人心頭一驚，急忙身形一矮，往左閃出。九眺先生這發掌之時，人還在半空兩丈左右，等到掌勢出手，人却迅如電閃，向右斜飛過去。

那使鐵手的黑衣人，只道他這一招雙掌攻向同伴，沒防到九眺先生身形斜飛，一脚蹬在他肩頭之上，趁他身軀一晃之間，手指輕彈，一縷指風，向他「白海穴」上射到，點個正着，那黑衣人連哼也沒哼出聲，就撲地便倒。

使尺的黑衣人睹狀大驚，急忙揮尺謎身撲來。

九眺先生大笑道：「原來你們也只有這點能耐！」

喝聲未落，突覺身後疾風一颯，有人襲到，心頭一凛，右手一記「龍尾揮風」，朝身後橫劈過去，人也隨着掌勢，像陀螺般轉去。

那知這一掌並沒有劈到敵人，相反的，但覺右手脈門驟然一緊，業已被人家一把扣住！

九眺先生一生精研「三指功」，以「擒妖手」馳譽武林，本是擒拏手法中的高手，如今一招之間，就被人家扣住脈門，心頭不由大吃一驚。

（十三）

金笛玉芙蓉

東方玉

一時連對方人影都未看清，左手快逾閃電，沿着自己手臂，一記切掌，朝對方脈門切去。

這一記切掌，原是專解手腕被拏的手法，講究的就是快、準、勁，使敵人驟不及防，一下切中手腕，不得不鬆開五指；但這回九眺先生左手堪堪切出，突覺似是被人家輕輕一拂，整條手臂有如觸電一般，驟然麻上肩頭！

不！就在這一瞬間，自己胸前「命脈」、「玄機」、「鎖心」三處穴道，同時一麻，一個人再也站立不住，砰然一聲，跌坐下去。

六合門一代名宿，竟然一個照面，就被人家制住，那人五指一鬆，轉過身，又朝董仲萱逼近過去。

董仲萱一支長劍，使得矯若神龍，劍光繚繞，把兩個黑衣人逼得左右支絀，正待施展殺着！

突聽身側傳來一聲冷笑，急忙舉目看去，只見一個中等身材的蒙面黑衣人已經逼到身右，此人雖然黑布蒙面，但從他衣着上，可以看出是一個坤道人家，要想喝問！

那黑衣人已經先開口了：「董仲萱，你師兄已被我拏下了，我看你還是棄劍受縛吧！」

話聲蒼老，一聽就知是個老嫗。

董仲萱聽得猛然一驚，急忙迴目看去，二師兄果然已被二個黑衣人押着往階上走去，一時急怒交迸，口中大喝一聲，捨了兩個黑衣人，雙腳一頓，朝階上撲去。

那知身形才動，那蒙面黑衣老嫗比他還快，一下就攔在面前，冷聲道：「你還要我動手麼？」

董仲萱情急拼命，連說話都來不及，右手一抬，一記「仙人指路」，劍光像匹練般射出。

那黑衣老嫗冷笑一聲，右手大袖一捲，就把董仲萱刺到她身前的劍身給壓了下去，緊接着從大袖中探出一隻枯爪般的手來，一把就扣住了董仲萱的手腕。

董仲萱五指一鬆，長劍「噹」的一聲跌落地上，黑衣老嫗的袖角已經拂上「血阻穴」，仰面往後便倒。

黑衣老嫗從喉頭發出一聲低沉的冷哼，輕輕拍着手，好像她的手，碰上男人，就會被污染了一般，然後轉身往階上走去。

這時左首廂房中已經點起了燈火，黑衣老嫗走上石階，才伸手揭去蒙面黑布，露出一頭花白頭髮，和一張佈滿皺紋的鳩臉，一手掠着耳後鬢髮，舉步跨進堂屋，剛走到廂房門首。

就聽到一個嬌脆的聲音叫道：「奶娘，妳快來呢！」

黑衣老嫗一腳跨進廂房，含笑道：「我的小公主，妳又有什麼事了？」

被叫做「小公主」的是一個身穿淺紫色衣裙的少女，看去約莫十七、八歲，生得蛾眉如畫，鳳月含春，看去輕盈、嬌柔，有着一份清新與稚弱的美，使人見了她都會不期而然生出又憐又愛之心！

這時她粉嫩的纖手中拿着一件東西，一雙比秋水還亮還清的眼睛裡，流露出又新奇、又神秘、又盼望的望着黑衣老嫗，撒嬌的叫道：「奶娘，妳快點咯！」

黑衣老嫗陪着笑道：「老婆字不是來了嗎？」

「嗯！」紫衣少女右手一揚，身子像花蝴蝶般輕旋，咭的笑道：「奶娘，妳知道我手裏拿的是什麼東西嗎？」

黑衣老嫗笑了笑道：「老婆子又不是神仙，怎麼猜得着呢？」

紫衣少女不依道：「妳一定要猜。」

「好，好，我猜，我猜。」

黑衣老嫗方才對董仲萱說話，聲音又冷又硬，這回對紫衣少女卻百依百順，顛着屁股說話，連聲音都和藹可親了，一面說道：「一定是妳最愛吃的ㄎ字酥了，那是專人從蘇州采芝齋買來的，是妳心愛的茶食，昨天老婆子已經嚐過一塊了，妳留着自己吃吧！說實在，老婆子還嫌它太甜了呢……」

「咳！奶娘，人家又不是要妳猜ㄎ字酥。」

紫衣少女輕盈的搖着頭，說道：「我手裏拿的是一塊……唔！人家要妳猜咯！」

黑衣老嫗望着她裂嘴一笑，露出一口黃牙，說道：「那教老婆子怎麼猜得着？唔，是好吃的？還是好用的？」

「都不是。」

紫衣少女神秘的笑了笑，才道：「我提一點頭給妳，這東西是畫眉從卓少華身上搜到的。」

黑衣老嫗不屑的道：「那有什麼好猜的？」

紫衣少女道：「自然好猜咯！」

黑衣老嫗搖着頭道：「那小子身上的東西，老婆子又如何猜得着？」

紫衣少女咭的一聲輕笑道：「我說出來妳一定不會相信。」

黑衣老嫗不覺笑道：「看妳說話的神情，倒像發現了什麼秘密似的？」

「對了！」紫衣少女得意的笑道：「奶娘，妳快猜對啦！」

「算了！」黑衣老嫗道：「我的小公主，妳饒了老婆子吧，這樣再猜下去，老婆子頭上白髮，不知要多生出幾莖來呢！」

紫衣少女輕盈的走上幾步，右手從背後很快的送到黑衣老嫗面前，說道：「妳看，這是什麼？」

五根纖纖玉指一攤，粉嫩細膩而略帶輕紅的掌心，托着的是一塊羊脂白玉橢圓形的玉珮，上面雕刻了一株九蕙蘭花，翠綠欲滴！

黑衣老嫗目光連閃，身軀突然一震，失聲道：「會是大公主的玉珮？這怎麼會……」

紫衣少女臉上一紅，含着輕笑，湊過頭去，悄聲道：「會不會是大姐送給她的？」

黑衣老嫗臉色微沉，說道：「妳不可亂說，這件事還是讓老婆子來問問他，妳把玉珮給我。」

紫衣少女把玉珮交給了黑衣老嫗，一面問道：「奶娘，妳要怎麼問他呢？」

黑衣老嫗把玉珮往懷中一塞，鄭重的道：「妳不用多問，老婆子先要安排一下。」

這時只聽門口響起一個深沉的聲音說道：「屬下鹿昌麟求見。」

黑衣老嫗道：「鹿總管請進。」

追風客鹿昌麟在門口應了聲：「是」，舉步走入，立即朝紫衣少女躬着身道：「屬下見過公主，穆嬤嬤。」

黑衣老嫗道：「鹿總管有事？」

鹿昌麟道：「今晚逮住的三個人，該如何處置，屬下是向公主，穆嬤嬤請示來的。」

黑衣老嫗道：「鹿總管好說，這裡的事，嚴莊主已經全盤交給江南盟主了，自該由卓盟主作主，何況這三個人，也是卓盟主飛鴿傳書，指示的機宜，你還是等卓盟主來了，再處置不遲，公主和老身只是路過此地，來作客的，怎好越俎代庖？」

鹿昌麟連應了兩聲「是」。

黑衣老嫗忽然低哦一聲，又道：「司空靖和董仲萱你叫人把他們先收押起來，那卓少華，老身會把他帶走的。」

鹿昌麟聽得心下暗暗奇怪，忖道：「前幾天嚴莊主把卓少華放了，今晚穆嬤嬤又說她要把卓少華帶走，不知這中間有什麼緣故？」

但他想歸想，口中却又不迭的應「是」，躬身告退。

× × × ×

卓少華醒來，天色已經大亮，他發現自己躺在一張木板床上，身上還蓋着一條粗布的老棉被，日光是從床前木窗櫺上照進來的。

這是一間不太大的臥房，土垣茅簷，除了窗下一張小木桌，沒有什麼陳設，一眼看得出像是農家的臥室。

自己怎麼會睡在這裡的呢？他緩緩掀開棉被，翻身坐起，覺得頭腦有些昏脹，伸手揉揉眼睛，跨下木床，一面竭力的思索着這到底是什麼地方？

只見藍花布的門帘掀動，走進一個身穿藍布衣衫的老婦人來，一眼看到卓少華，立即堆着笑道：「少爺醒來了麼？」

卓少華看他約莫五十出頭，花白頭髮，一張鳩形臉上，刻劃了不少皺紋，但笑得很慈藹，這就拱拱手道：「婆婆請了。」

這老婆婆自然是穆嬤嬤了，她連忙擺着手道：「少爺是不是好些了，依老身看，你還是再躺一回吧！」

卓少華道：「不用了，在下想請問老婆婆一聲，不知在下怎麼會躺在這裡的？」

穆嬤嬤笑了笑道：「少爺昨晚夜裡，昏倒在前面一株大樹底下，是老伴把你揹回來的，一直昏迷不醒，眞把老身給急壞了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多謝婆婆。」

穆嬤嬤道：「不用謝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昨晚一定給婆婆添了不少麻煩，眞是不好意思。」

穆嬤嬤道：「老身還沒請教少爺貴姓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在下姓卓。」

「原來是卓少爺。」

穆嬤嬤道「卓少爺請坐，老身想請問你一件事哩！」

卓少華在一張木椅上坐下，說道：「婆婆有什麼事，但請明說。」

穆嬤嬤和藹的笑了笑，拉過一張木櫈坐下，然後從懷中取出一塊玉珮，攤在掌心，望着他，問道：「卓相公昨晚昏迷不醒，這塊玉珮，是老身從你身上取下來的，請卓少爺收好了。」

卓少華伸手取過，又說句：「多謝。」

穆嬤嬤道：「老身要問的就是這塊玉珮了，卓少爺帶在身上，一定是少爺家傳的了？」

「不是。」卓少華道：「這是我一位好友送給我的。」

穆嬤嬤心中一動，問道：「卓少爺這位令友，不知姓什名誰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他是我結義大哥，姓藍名允文，怎麼，婆婆認識這塊玉珮嗎？」

「藍允文，文蘭，果然是她！」

穆嬤嬤心中想着，不禁暗暗攢了下眉，一面含笑道：「啊，果然是藍少爺。」

卓少華喜道：「婆婆認識藍大哥？」

穆嬤嬤道：「老身年輕時，給藍少爺餵過奶，這玉珮藍少爺從小就佩在身上，所以老婆子一眼就認得出來。」

她沒待卓少華開口，接着問道：「卓少爺如何會和藍少爺認得的呢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在下和藍大哥也認識不久，只是彼此談得十分投緣，才結了金蘭兄弟。」

穆嬤嬤點着頭道：「藍少爺如果不是和你卓少爺情投意合，怎麼會把傳家的玉珮送給你呢？卓少爺，你們結交的經過，也說出來給老身聽聽。」

卓少華知道這位婆婆是藍大哥小時候的奶媽，就把自己如何與藍大哥邂逅、詳細說了一遍。

穆嬤嬤點着頭，輕輕「唉」了一聲，說道：「老身已有多年沒見藍少爺了，心裏時常在想念着他……」

說到這裡，忽然「哦」了一聲，急忙站起身來說道：「老身只顧跟少爺說話，忘了廚房裡給少爺熬了一小鍋粥，已經好了，剛手就是進來瞧瞧少爺醒來了沒有？老身這就去把粥端來。」

卓少華忙道「這怎麼好意思？」

穆嬤嬤道：「少爺和藍少爺是金蘭兄弟，再客氣就見外了。」

隨着話聲，三腳兩步的走了出去。

卓少華經她這麼說，也就不好再說什麼，過沒一會兒，穆嬤嬤果然端着一碗蓮子粥走入，放到桌上，含笑道：「卓少爺趁熱吃吧，如果覺得困乏，就在床上再歇一會，這幾天田裡忙了，老身還得做中午飯去哩。」

（十三）

金笛玉芙蓉

東方玉

卓少華忙道：「婆婆只管請便。」

穆嬤嬤退了出去。

卓少華確實感到腹中有些饑餓，這就在木椅上坐下，把一碗蓮子粥都吃了下去，本來他頭腦感到昏沉沉的，這回剛放下碗筷，就覺得眼皮沉重，昏昏欲睡，不加思索走近木床，和衣躺下，就沉沉睡去。

這一睡，又不知睡了多少時候，卓少華終於又醒過來了，睜開雙目，房中已經點上了燈。

穆嬤嬤就坐在床沿上，看到他睜開眼來，就點點頭含笑道：「孩子，你醒了？」

卓少華腦際一片空白，什麼也想不起來，只覺坐在他面前的老婆婆，十分眼熟，這就點了點頭。

穆嬤嬤藹然問道：「孩子，你姓什麼？叫什麼名字，還想得起來嗎？」

卓少華搖搖頭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穆嬤嬤笑得更慈祥，又道：「那麼你是什麼地方人呢？」

卓少華依然搖着頭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穆嬤嬤伸出一隻枯瘦的手爪，摸着他頭頂，流露出憐憫之色，徐徐說道：「可憐的孩子，好，婆婆告訴你，你叫王阿大，從小沒爹沒娘，是婆婆一手把你扶養大的，婆婆就是你最親的親人了，以後你要聽婆婆的話，知道麼？」

卓少華點著頭，好像自己從小眞的沒爹沒娘，婆婆是自己最親的人，她用手輕輕摩着自己頭頂，就使人有溫暖的感覺，從心裡生出依依孺慕之情。

穆嬤嬤欣然道：「好，你現在可以跟婆婆走了，婆婆帶你見小公主去。」

卓少華又點點頭，跨下木榻，跟着穆嬤嬤身後，走出農舍，一路奔行，不多一會，便已來至一處鎮集之上。

穆嬤嬤領著他走進客店的後進。階前站着一名青衣使女，一眼看到穆嬤嬤，就叫了起來：「小公主，穆嬤嬤回來啦！」

只聽裡面響起一個嬌脆的少女聲音叫道：「畫眉，妳說是什麼人來了？」

畫眉道：「是穆嬤嬤回來了！」

「啊？奶娘妳怎麼這時候才回來？」

那嬌脆的少女聲音欣喜的說着，屋裡一陣風似的跑出一個紫衣少女來，她秋波般眼光一掠卓少華，看他已經換了一套藍布衣袴，像個莊稼漢模樣，忍不住道：「奶娘，妳又把卓……」。

穆嬤嬤沒待她說出口來，就接着道：「他叫王阿大，是老身一手把他帶大，如今年紀不小了，老身才把他帶到身邊來，也好使喚使喚。」

紫衣少女聽得一怔，望望卓少華，埋怨的道：「奶娘，是妳給他……」。

穆嬤嬤朝她使了一個眼色，攔着道：「王阿大，這是小公主，快來見過了。」

卓少華也弄不清楚什麼叫「小公主」，他聽了穆嬤嬤的話，果然朝紫衣少女抱拳行了一禮，說道：「王阿大見過小公主。」

紫衣少女憐憫的看了他一眼，又忍不住咭的笑出聲來，說道：「奶娘，他就跟着咱們走嗎？」

穆嬤嬤口中唔了一聲道：「暫時沒地方好安置他，只好讓他跟着咱們走了。」

紫衣少女嬌紅得像蘋果般的臉上，不覺綻出了好玩的笑容，問道：「王阿大，你願意跟咱們走麼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要跟婆婆走。」

穆嬤嬤含笑道：「乖孩子，婆婆就是和小公主一起走，以後小公主叫你做什麼，你就要聽小公主的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小公主要王阿大做什麼，王阿大就聽小公主的。」

「眞好玩！」紫衣少女忽然低嘎一聲道：「奶娘，他那塊玉珮，是不是……」

穆嬤嬤道：「妳不許多問，老身這樣做，也是爲了妳大姐好。」

紫衣少女道：「但大姐她……」

穆嬤嬤道：「她已經去了杭州，咱們這一路上，不會遇上她。」一面朝畫眉道：「畫眉，妳領他到屋裡去。」

畫眉朝卓少華招招手道：「王阿大，你隨我進去。」

卓少華眼睛望着穆嬤嬤說道：「我要跟婆婆進去。」

穆嬤嬤臉上含着慈笑，說道：「她叫畫眉，是婆婆要她領你到房裡去的，快跟她去吧！」

卓少華點點頭，果然跟着畫眉往裡走去。

紫衣少女道：「奶娘，我總覺得這樣不太好，萬一給大姐知道了，她的脾氣……」

穆嬤嬤輕輕歎了口氣道：「老身知道，但妳大姐這件事有多糊塗，她現在是總巡身份，三處盟主，都歸她調度，她却把城主賜給她的令牌給了這小子，萬一給城主知道了，妳可知道這事情有多嚴重？」

紫衣少女道：「那怎麼辦呢？」

穆嬤嬤道：「所以這件事不能讓城主知道，同時也不能告訴妳大姐。」

紫衣少女道：「但他是一個人呀，又不是一件東西，可以藏得起來。」

穆嬤嬤道：「所以咱們得趕快上路，把他送回山去。」

紫衣少女噘起小嘴說道：「我們說好要到杭州去玩的。」

「我的小公主。」穆嬤嬤道：「當日依老身之意，早就把這小子宰了，是妳不許老身殺人，現在又怪起老身來了。」

紫衣少女道：「好嘛，那就回去好了。」

第二天一早，穆嬤嬤、紫衣少女、畫眉和卓少華登上了一輛華麗的馬車，一路南行。

中午趕到衢州。這衢州可是一個大地方，城裡街道寬闊，商肆林立。馬車在長興樓門前停了下來，穆嬤嬤領先，畫眉攙着紫衣少女登上樓梯，卓少華也跟着上樓。

這時正當午牌時光，座上已有七八成酒客。

堂倌一看上來的一位大小姐，有嬤嬤、丫鬟和一名長隨（卓少華）伺候着，只道是過路的官眷，那敢怠慢，立即哈着腰、陪笑道：「婆婆請到這邊坐。」搶着走在前面，引到了中間一張空桌上，拉開板凳，說道：「四位請坐。」

另外一名堂倌，立時先送上四盞茶來。

先前那名堂倌就哈着腰道：「婆婆、小姐要用些什麼酒菜？」

穆嬤嬤尖着嗓門道：「不用多問，揀好的酒菜送來就是了。」

堂倌連聲應是，退了下去。

過沒多久，兩名堂倌送上酒菜，紫衣少女用筷夾着嚐了一些，一面抬頭道：「奶娘，這裡的菜做得不錯呢，妳嚐嚐看！」

接着那雙黑白分明的眼珠一轉，落到卓少華的臉上，嬌聲道：「王阿大，你也吃呀、不用客氣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小公主要我吃，我就吃。」

果然舉筷大吃起來。

穆嬤嬤正在吃飯之際，耳中忽聽右首桌上，有人細聲道：「就是她、沒錯！」

另一個道：「有二十多年沒見了，你別看錯了人。」

先前那人道：「錯不了，就是人老了些，但模樣可沒什麼改變，她從前幹拍花門的勾當，經常在江湖上跑，我這雙招子還沒老花，怎麼會看錯了人？」

穆嬤嬤聽得心中一動，故意裝作沒有聽見，過了一回，回頭看去，右首桌上，坐着兩個老者，少說也已五十出頭，只要看他們的神情，一眼就可看出是江湖上人，不覺暗暗哼道：「你們招子倒不瞎，居然認出我老婆子來了。」

吃畢酒菜，穆嬤嬤回過店帳，下樓之際，故意經過右首那張桌子，朝兩人屈指輕彈，一面低聲說道：「禍從口出，兩位如果要命的話，飯後可去北門外三里一棵大樟樹下等候。」

說完，身形一閃，下樓而去。

那兩人聽得不由一怔，這一瞬間，頓時感到不對，自己背後「魄戶穴」似乎被人點了穴道，這「魄戶穴」被點，如果六個時辰不解，就會終身殘廢，非同小可，等到回頭之際，穆嬤嬤早已下樓而去。

這兩人原來是衢州武館裏的拳師，雖然精通拳脚，究竟只是江湖上的三流脚色，如今被人在不知不覺中點了穴道，心頭自是又驚又怕，那裏還有心情再吃酒菜，急忙回過酒帳，匆匆下樓趕去。

趕到北門外三里的大樟樹下，只見穆嬤嬤一個人倚樹而坐。那兩人慌忙神色恭敬的朝穆嬤嬤抱拳行禮，說道：「在下兄弟不知那裡開罪了妳老人家，如今特地向妳老賠罪來的。」

穆嬤嬤嗯了一聲道：「你們叫什麼名字？」

左首一個道：「在下左子超，他是在下結義兄弟林子蔚。」

穆嬤嬤哼道：「通臂雙雄，通臂門的哼哈二將！」

「不敢。」左子超連連躬聲道：「妳老誇獎。」

穆嬤嬤冷冷的道：「你們知道老婆子是誰嗎？」

林子蔚道：「妳老是大名鼎鼎的穆七娘，在下兄弟久仰妳老的盛名……」

穆嬤嬤口中發出一陣又尖又冷的笑聲，直笑得通臂雙雄心頭不由自主的升起一絲寒意！

穆嬤嬤笑聲一歇，冷漠的道：「不錯，大婆子確然姓穆，二位既然認出我老婆子來，那就只有兩條路可走，你們自己挑一條吧！」

左子超抱拳道：「妳老開恩，請恕在下兄弟不知不罪。」

「廢話。」穆嬤嬤道：「老婆子若不是爲了你們兩個認出老婆子來，我吃飽了有這麼多的閒工夫和你們窮磨菇，眼前你們只有一生一死兩條路，讓你們作選擇，看你們選擇生，還是選擇死？」

通臂雙雄聽得臉色爲之一變！

左子超道：「螻蟻尚且偷生，在下兄弟自然不會選擇死路，只不知選擇生路，又該當如何？」

「問得好！」

穆嬤嬤冷森一笑道：「求生很簡單。」

她伸手入懷，摸出兩顆黃色藥丸，攤在鳥爪般的掌心，徐徐說道：「你們一人一顆，把這藥丸吞下，就可無事。」

林子蔚看了她掌心的藥丸一眼，問道：「服了妳老這藥丸，不知會有何結果？」

穆嬤嬤一陣嘿嘿尖笑，說道：「沒什麼，不過可以使你們忘記老婆子，忘記煩惱，也忘記過去的一切。」

左子超勃然變色道：「這麼一來，當眞生不如死了。」

穆嬤嬤道：「但你們畢竟可以活下去了。」

林子蔚道：「妳就是因爲咱們認識妳，所以要逼着咱們吞服妳的藥丸麼？」

「不錯。」穆嬤嬤道：「凡是認識老婆子的人，不死就得忘記一切

左子超大笑一聲：「穆七娘，妳的手段未免太毒辣了？」

穆嬤嬤已經緩緩站了起來，厲聲道：「就憑你這聲穆七娘，就已經該死了，你們到底服不服老婆子的『無憂丹』？」

左子超、林子蔚二人同時倏地後退一步。

左子超大喝道：「穆七娘，咱們兄弟不甘束手就縛，妳有多大能耐，那就使出來吧！」

「好！」穆嬤嬤右手把兩顆藥丸收入懷中，獰笑道：「不到黃河心不死，現在你們已經選擇了死亡，再求吞服『無憂丹』，我老婆子也不會答應了。」

隨着話聲，身形有如鬼魅一般，快得令人目不暇接，就已經欺到兩人身邊，鳥爪般五指正待抓出！

「且慢！」有人朗喝一聲，一道人影比穆嬤嬤不知快了多少，在穆嬤嬤欺近兩人之際，耳中才聽到喝聲，面前已經多了一個人！

穆嬤嬤心頭暗暗一驚，她欺來得快，退得也十分快速，一下又晃身退到了她原來站立的地方，定睛看去，通臂雙雄面前，果然多了一個身穿藍布大褂，頭上披散着亂蓬蓬長髮，左腿已跛的怪老頭，只見他雙目射出炯炯亮光，霎不霎的盯着自己。

穆嬤嬤心中暗道：「此人好快的身法！」一面冷冷的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替他們擋橫？」

（十四）

跛足怪人沒有理她，只是沉聲道：「妳就是二十年前人稱拍花娘的穆七娘嗎？」

穆嬤嬤道：「你問老身昔年名號作甚？」

跛足怪人道：「這麼說，妳果然是拍花娘穆七娘了。」

穆嬤嬤道：「老身用不着改姓換名。」

「那很好。」

跛足怪人點點頭道：「老夫正在到處找妳，今天總算給老夫找到了。」

他敢情是路過此地，聽到左子超那一聲大喝才趕過來的。

穆嬤嬤平日見多識廣，但對這個跛足怪人，却從未聽人說過，不覺冷哼道：「閣下找我老婆子有什麼事？」

跛足怪人道：「二十年前，妳可是經常在蘇浙贛皖這幾個省份走動？」

穆嬤嬤沉聲道：「不錯。」

跛足怪人道：「那麼老夫要問妳，十八年前的四月裡，妳可曾從五龍山下一個姓曾的收生婆那裡，抱走一個女嬰？那女嬰左眉梢有一顆朱痣，妳把她賣到那裡去了？」

穆嬤嬤心頭猛然一驚，暗道：「他說的女嬰，豈非正是小公主？自己也因小公主的關係，才能投到城主手下，這人不知究竟是何路數？但不管他是什麼人，他既然追查小公主的下落，這人斷不能留他活口！」

她心頭殺機一起，頓時沉聲道：「老身不知道。」

跛足怪人是何等人？她聽了自己的話，先是臉有吃驚之色，繼而目中隱露殺機，如何瞞得過他？聞言嘿然道：「老夫要知道的事，穆七娘，妳還是好好答我所問，據實說來，非說不可。」

穆嬤嬤厲笑道：「你最好去問閻老二……」

倏然雙手齊發，十根鳥爪般的手指，迅捷無倫朝跛足怪人雙肩抓下！

她看出跛足怪人方才飛落的身法，身手極高，才雙手同發，這一抓，就算你是鐵打身子，琵琶骨也非被抓穿不可，一等一的高手，也無法抗拒！

但就在穆嬤嬤出手之際，跛足怪人突然沉喝一聲：「無知鼠輩！」

大袖一揮，發出一股無形勁氣，把穆嬤嬤一個人憑空摔出去三丈開外，還在草叢中一連翻了幾個滾！

這下眞把通臂雙雄看得目瞪口呆，連忙翻身拜倒下去口中說道：「多承老前輩相救。」

跛足怪人哼道：「起來，起來，老夫不喜俗套，唔，你們兩個去把那穆七娘給老夫押過來，老夫還有話問她。」

通臂雙雄趕緊從地上爬了起來，二人異口同聲，躬着身道：「在下兄弟被穆七娘點了『魄戶穴』，還請老前輩賜予解穴。」

跛足怪人左手大袖朝兩人肩頭一拂，喝道：「好了，還不快去把她押過來？」

通臂雙雄但覺身軀輕輕一震，被制穴道果然頓覺鬆動，心頭不禁大喜，口中沒命應着「是」，雙雙撲身而起，朝草叢中掠去，接連幾個起落，撲到穆嬤嬤跌落之處，找了一陣，依然沒找到穆嬤嬤的影子。

這裡草長不到半人來高，以二人的目力，設若有人蹲伏在草叢中，決難逃得過他們的眼睛，但方圓十餘丈之內，確然沒有人迹。

左子超直起身，叫道：「老前輩，這裡找不到穆七娘的踪影。」

跛足怪人奇道：「她會逃到那裡去了？」

雙足一頓，人如大鵬凌空，飛撲過來，雙目神光如電，朝草叢中掃過，口中不覺「咦」了一聲道：「沒想到她居然還會魔教的『木石潛踪』，連老夫都被她瞞過去。」

「好，你們跟老夫來。」

跛足怪人身形又凌空飛了回去，落到大樟樹之下。

通臂雙雄如奉聖旨一般，趕緊跟着過去。

跛足怪人目光一掠二人，問道：「你們二人，如何會和穆七娘在此遇上的？」

左子超就把自己二人如何在酒樓遇上穆七娘，如何被點穴道、約自己到這裡來，詳細說了一遍。

跛足怪人道：「你們看到她一共有四個人同行？」

「是的。」林子蔚道：「她們同乘一輛華麗馬車，目標很顯著，很容易找得到她。」

「很好。」跛足怪人點點頭道：「老夫這就找她去。」

左子超道：「老前輩，在下兄弟和穆七娘結下樑子，能否追隨老前輩左右，以供驅策？」

林子蔚也道：「是啊，老前輩有什麼事，在下兄弟武功雖然不濟，但可以給老前輩跑跑腿。」

「哈哈！你們兩個跟得上老夫麼？」

跛足怪人話聲一落，看了二人一眼，忽然點點頭道：「也好，你們日落之前，就在長興樓上等候老夫。」

身形撲起，去勢如箭、轉瞬就消失不見。

通臂雙雄幾乎像是遇上了飛仙劍俠一般，目送跛足怪人遠去，滿心歡喜的回城中而去。

××　××　××

由衢州向西通往江山的大路，再往西通向江西的玉山和上饒，往北通向仙霞嶺，是入閩的大道，所以這條路上，車馬絡繹，行旅不絕！

這是未牌時光，一輛華麗的馬車，剛馳過後溪街（地名）江山縣巍峨的城牆，矗立在郊原上，已經遠遠在望！

就在這一時候，只見一道人影，好像天馬行空一般，凌空飛掠而來，瀉落在華麗馬車前面，口中像焦雷般大喝一聲：「還不給我停住？」

這聲大喝，有如晴天霹靂，只要在十丈以內的人，都會被震得耳朵嗡嗡狂鳴！

這輛華麗馬車，正在鸞鈴齊鳴，急馳之中，被這突如其來的一聲大喝，嚇得馬匹希聿聿人立而起，差幸駕車的是個老經驗，心頭雖然驀吃一驚，但却極爲沉着，而且反應也極快，立即一下勒住馬頭，輕輕帶轉。一時鈴聲、馬嘯、和車輪拖地之聲、交雜的響成一片！

馬車終於停了下來，駕車的才看清車前面飛落下來的那人，是個身穿藍布大褂、長髮披肩，連鬢花白鬍子的跛足怪人。

駕車的臉上現出畏懼神色，期期艾艾的道：「你老……」

跛足怪人喝道：「穆七娘，妳給老夫出來。」

喝聲中，右手一探，撩起了車窗。

這一撩，車廂內那有穆七娘？但他却發現了另外一個人，那是身穿青布衣袴的少年，神情呆板、目光滯鈍的卓少華，怔怔的望着自己，不言不動！

跛足怪人目光一注，口中不禁「咦」了一聲，問道：「小兄弟，你怎麼會在這裡的？」

卓少華依然坐着不動，愣愣的道：「我不叫小兄弟，我叫王阿大。」

「王阿大？」跛足怪人奇道：「你明明是小兄弟卓少華，怎麼會是王阿大呢？」

卓少華聽到他說出「卓少華」三字，覺得十分耳熟，搖搖頭道：「我叫王阿大，不是卓少華，哦，卓少華這人我好像聽過，好像和我很熟……」

跛足怪人看他神情，不由得雙目精光暴射，怒聲道：「好個穆七娘，她膽敢害我小兄弟！」

一面朝卓少華招招手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快出來，你是被穆七娘迷失了神智！」

卓少華坐着沒動，搖搖頭道：「我不出來，婆婆叫我坐在車裡的，我不出來。」

跛足怪人知他受了穆七娘的蠱惑，一伸手把卓少華從車廂中抓了出來，喝道：「小兄弟，你跟我找穆七娘去，這老妖婦，老夫非一掌劈死她不可！」

卓少華大聲叫道：「我不去，婆婆叫我坐在車裡的，我很乖，要聽婆婆的話，婆婆沒叫我出來，我不可以出來的。」

跛足怪人不讓他多嚷，抬手點了他穴道，轉身朝駕車的喝道：「快說，穆七娘到那裡去了？」

駕車的早已嚇黃了臉，結結巴巴的道：「小的不知道：這車是一位奶娘僱的，她和小姐從衢州酒樓下來，就沒有坐小的車子，要小的送這位管家（卓少華僕人打扮）到江山縣去，小的不認識穆七娘。」

跛足怪人看他不像說謊，問道：「那個奶娘和小姐是在什麼地方僱你車子的？」

駕車的道：「金華，當地車行裡原本有很多車子，但她因小的這一輛車比較新，她來僱車的時候，說是小姐要出門，指定要小的這一輛，還加了小的五錢銀子……」

跛足怪人本來懷疑這輛華麗馬車的來歷，如今經他這一說，金華是個大地方，車行裡當然會有華麗的新車，何況穆七娘同行果然有一位小姐，指定要坐他新車，也頗合情理，再看駕車的人又不像會武的人，心中倒也相信，接着問道：「她們從衢州酒樓下來，可曾聽說要去那裡麼？」

駕車的道：「沒有，那奶娘下來的時候，只匆匆交待小的把這位管家送到江山城裡去，旁的都沒說。」

跛足怪人看看也問不出什麼來，口中哼了一聲，一手挾起卓少華，雙足一頓，一道人影便自騰空掠起，快得如同浮矢掠空一般，激射而去。

這時路上已經有不少人停下來看熱鬧，這時看到跛足怪人挾着一個人會飛，不由嚇得目瞪口呆，還當遇上了李鐵拐。

駕車的眼看跛足怪人騰空飛去。挺了挺毡帽帽簷，目中飛過一絲笑意；暗自忖道：「穆嬤嬤教我這套說詞，果然把他騙走了！」

一面趕緊一抖繮繩，長鞭在空中揮得「劈拍」作響。駕起馬車，像風馳電捲般朝仙霞嶺方向絕塵而去。

他外號原本叫做何老實，外表老實得似乎連話都說不出來，是以連跛足怪人這等江湖經驗老到的人，也受了他的騙。

×　　×　　×

跛足怪人挾着卓少華，回到衢州城，走上長興樓，通臂雙雄左子超、林子蔚早已坐在那裏等候，一眼看到跛足怪人挾着卓少華走上樓來，立即站起身，迎了過來。

左子超道：「老前輩，追上那輛馬車了麼？」

跛足怪人走到桌邊，放下卓少華一面說道：「馬車追到了，但沒找到穆七娘，她可能還在城裏？」

林子蔚問道：「老前輩，這人是誰？」

破足怪人道：「他是我的小兄弟。」

通臂雙雄吃了一驚，異口同聲的道：「他是老前輩的小兄弟？」

這時酒樓上沒有什麼酒客，通臂雙雄又是衢州城中響噹噹的人物，是以店伙十分巴結，不待吩咐，送上兩盞茶來。

跛足怪人道：「這裡不是談話之所，這小兄弟中了穆七娘的迷魂藥物，老夫之意，先找個客棧，把小兄弟安頓下來，你們二位對城中情形較熟，就麻煩你們去查一查穆七娘是否還在衢州？」

左子超道：「這個容易，在下立時要人去查明穆七娘的行踪，林賢弟，你陪老前輩到信安棧去，城裏客店有三四家，但以信安棧最好，房間寬敞，環境幽靜。」

跛足怪人點點頭道：「也好，咱們那就走吧！」

左子超道：「在下那就先走一步，一有消息，自會到信安棧去稟報老前輩的。」

當先匆匆下樓而去。

林子蔚也就陪同跛足怪人挾起卓少華，來至信安客店，吩咐掌櫃，要一間上房。

掌櫃的連連應是，親自陪着林子蔚和跛足怪人到後進上房，推開房門，請二人入內，店伙緊跟着送來香茗。

跛足怪人放下卓少華，舉手輕輕一拂，解開了他的穴道。卓少華目光一動，奇道：「咦，我怎麼會到這裡來了呢？」

跛足怪人含笑道：「小兄弟，是老哥哥把你救來的。」

（十五）

金笛玉芙蓉

東方玉

卓少華搖搖頭道：「我不叫小兄弟，我叫王阿大。」

跛足怪人知他心志被迷，只得順着他道：「對，你是王阿大，但也是我的小兄弟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婆婆呢？她怎麼沒來？還有小公主、畫眉，都到那裡去了呢？」

「小公主，不知這小公主是誰？」

跛足怪人心中暗自沉思，一面依然含着笑道：「婆婆要你一個人坐在車子裡不放心，她有事去了，要我把你接來的，我是你老哥哥，你和我在一起，婆婆自然放心的了。」

卓少華搖搖頭道：「婆婆說，要我跟着她的。」

跛足怪人站到他面前，說道：「我是你老哥哥，你怎麼忘了？你想想看，從前是不是見過我？」

卓少華看着跛足怪人，說道：「你……好像是很熟，好像是見過的，但我想不起來了。」

跛足怪人笑道：「這就對了，我是你老哥哥，沒錯吧？你先在這裡住下來，婆婆過幾天就會回來了。」

卓少華點點頭道：「我會聽老哥哥的話。」

剛說到這裡，左子超已經匆匆走入，拱着手道：「老前輩，在下已經調查清楚了。」

跛足怪人問道：「這婆娘躲在那裡？」

左子超道：「穆七娘已經離開衢州了。」

跛足怪人道：「她去了那裡？」

左子超道：「她們在長興樓用過午餐，就乘原來的馬車走的，據長興樓的伙計說，那輛馬車，是他們自己的車子，駕車的叫做何老實，車子是出北門去的。」

跛足怪人聽得一呆，不禁大笑道：「老夫走了一輩子江湖，居然還會受人之騙，好個賊婆娘，老夫決饒不了妳。」接着看了通臂雙雄一眼，點點頭道：「你們兩個總算替老夫辦了一件事，老夫無以為贈，想授你們一招手法，只要不遇上一等一的高手，就足可自保，你們可願意麼？」

左子超道：「在下兄弟願意追隨老前輩左右。」

跛足怪人道：「老夫居無定處，四海為家，你們如何跟隨老夫，這樣吧，老夫傳你們一招手法，勤加練習，有事，老夫自會通知你們的。」

林子蔚道：「在下兄弟，還不知道老前輩的名號，不知老前輩可否見示？」

跛足怪人微微一笑道：「老夫名號，你們還是不知道的好，這樣吧，你們叫我飛跛子好了。」

說完，就把一招手法，傳給了兩人，要兩人在房子演變了幾遍，又把如何使勁，如何變化，詳加解說，直等兩人完全領悟，才朝卓少華道：「小兄弟，咱們該走了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老哥哥，你是找婆婆去麼？」

飛跛子（跛足怪人）含笑道：「不錯，老哥哥正是陪你找婆婆去。」

說罷，帶着卓少華離店。通臂雙雄一直送出西門，才行別過。

飛跛子領着卓少華一路西行，這天趕到績溪，忽然發現有人跟蹤。

飛跛子自然不會去理睬他們，就在大街上找了一家客店落腳，第二天剛出西門，走了不過三里來路，後面就有三匹馬跟着馳了下來！

這裏已是接近黃山山脈，峯巒起伏，人迹不多，那三個馬上漢子同時一躍下馬，為首漢子洪聲喝道：「喂，朋友，你慢點走。」

飛跛子早就看到了，故作不知，腳下一停，回頭問道：「你們是跟誰在說話？」

他這一停，另外兩個漢子已經一左一右竄了上來，左邊漢子道：「是咱們駱五爺叫你站住。」

飛跛子冷冷的道：「老夫不認識你們什麼五爺六爺的，他有什麼事，自己不會對我說麼？」

那駱五爺是個三十五六歲的漢子，中等身材，生得頗為精幹，聞言舉步走了上來，神色倨傲的道：「朋友到那裏去？」

飛跛子冷然道：「老夫愛到那裡去，就到那裡去，你管得着麼？」

左邊漢子喝道：「咱們駱五爺好言相問，你倒頂撞起咱們五爺來了？」

飛跛子望望他，口中哦了一聲道：「昨天一路跟着老夫的，就是你吧？老夫五十年沒在江湖走動，你們這批鼠輩，都長出毛來了？哈哈，老夫也懶得和你們嚕囌，有什麼話，快說吧！」

駱五爺口中哼了一聲，伸手一指卓少華道：「他是朋友什麼人？」

飛跛子道：「他是老夫的小兄弟，怎麼，他犯了你們什麼了？」

駱五爺道：「你小兄弟叫什麼名字？」

卓少華接口道：「我叫王阿大。」

駱五爺道：「我在問他。」

飛跛子道：「我小兄弟說了也是一樣。」

駱五爺冷笑道：「他只怕不叫王阿大吧！」

飛跛子道：「老夫的小兄弟，叫什麼管你什麼事？」

駱五爺大笑道：「他是江南武林盟主的公子卓少華，你朋友現在明白了吧！朋友招子應該放亮一點，拍花拍到江南武林盟主公子的身上，閣下這份膽子，也夠大了。」

飛跛子聽得又好氣，又好笑，他居然把自己當作了拍花黨，一面沉笑道：「老夫拍了誰的公子，閣下最好少管閒事。」

駱五爺聽得氣往上沖，大喝一聲道：「安徽境內，不准你們隨便進入，你拐了盟主公子，居然還敢口出狂言，你乖乖跟我同去，聽候處置吧！」

「哦！」飛跛子聽出來了，口中哦了一聲，點點頭道：「你是徽幫的人？」

左首漢子道：「你知道就好。」

飛跛子狂笑一聲道：「你們徽幫上一代龍頭老大魯錦棠，見了老夫，還規規矩矩的稱我一聲前輩呢，有什麼事，你們叫馮子材到這裡來見我。」

駱五爺聽得陡然濃眉一豎，大喝道：「好個狂妄之徒，今天不給你一點厲害，你把咱們徽幫看扁了！」

揮手一拳，朝飛跛子迎面擊來。

飛跛子連身子也沒動一下，駱五爺這一拳就落空，一面呵呵大笑道：「你們徽幫這幾式三脚猫，還是從少林寺剽竊來，也在老夫面前撒起野來了？老夫和你這小輩動手，豈不辱沒了老夫的名頭，老夫也不難為你，快些回去吧！」

在他說話之時，駱五爺雙拳如風，已經接連發出了四招五拳。

怪也就怪在這裡，任你拳勢如何凌厲快速，人家明明站着沒動，就是一拳也打不到對方身上，不是偏左，就是偏右，就這麼毫釐之差，記記都落了空！

駱五爺一張臉氣得通紅，怒聲道：「這廝會妖法，你們還不給我上？」

喝聲中，「嗆」的一聲，撤出一柄雁翎刀來。

他這一喝，左右兩個漢子也同時撤出了單刀，正待夾擊而上。

「且慢！」飛跛子已是不耐，朝右首漢子一伸手道：「把刀拿來。」

右首漢子還當他要奪自己單刀，正待後退，但覺一股極大的吸力傳了過來，不但沒往後退，反而不由自主的朝前跨出去了一步，好像就把單刀送過去的一般，飛跛子五指抓住了刀尖，接了過去。

駱五爺和左邊漢子看出情形不對，更不打話，兩柄刀刀光一閃，朝飛跛子夾擊過去，一個直劈對方執刀右腕，一個使了一記「老樹盤根」，橫掃對方雙腳。

飛跛子喝道：「老夫叫你們慢點出手，你們聽見了沒有？」

左手一抄，把兩人單刀一起奪了過來，往地上一擲。

駱五爺和左邊漢子連人家如何出手都沒有看清，但覺手腕一震，單刀已經到了人家手上，不，「噹」「噹」兩聲，刀已被擲在地上。

飛跛子也沒有出手，只是微微一笑道：「老夫只是要你們見識見識，這些無鋼白鐵刀，只能對付對付江湖道上三流脚色，如何傷得了老夫？你們看清楚了！」

他居然把三人手中的鋼刀，說成了無鋼白鐵刀！

只見在他話聲一落，右手執着鋼刀，左手食指搭着中指，輕輕往刀尖上彈去，但聽「錚」的一聲，一點刀尖，應指飛出，簡直比飛鏢速度還快，又是「嗒」的一聲，一下沒入一丈外一棵樹身之中！

飛跛子手指一連彈了三下，三人只聽到錚錚錚三聲，又有三片刀鋒，化作三點寒星，「嗒」「嗒」「嗒」一齊釘入了樹身。

飛跛子把手中斷刀擲到地下，呵呵一笑道：「你們現在相信了吧？」回身朝卓少華道：「小兄弟，咱們走。」

說完，拉着卓少華的手，轉身就走。

這下直把徽幫老五的駱五爺看得大驚失色，眼看飛跛子轉身就走，忍不住道：「朋友這份功夫，着實驚人，足見高明，總該留個萬兒再走吧？」

飛跛子連頭也沒回，哼了一聲道：「憑你這點道行，還不配問老夫的名號。」

人影已經去遠了，但話聲從遠處傳來，却似當面說話一般！

駱五爺知道自己比人家相去奚啻天壤？不但不是人家對手，連對方姓名都一無所知，只好狠狠的哼了一聲，彎下腰從地上拾起那柄被飛跛子用指力彈斷的單刀，一面回頭道：「咱們快走。」

三人迅速的翻身上馬，疾馳而去。

× × ×

快近午牌時光，飛跛子領着卓少華已經走到黃山東麓的古竹溪。

這是一個小村落，竹籬茅舍，沿着溪流而居，桃花流水，雞犬相聞，不啻世外桃源！

飛跛子沿着一條石子小徑，一直走到綠楊深處，才見一道土垣，圍着一個磚砌的牆門，兩扇黑色木門只是虛掩着，門左懸一長形木牌，上書：「柯氏醫廬」四個大字。

飛跛子領着卓少華推門而入，越過一片小小的藥圃，跨上石階，敞開着兩扇堂門。堂門相當寬敞，中間掛一幅嚴子陵垂釣圖，兩邊懸一副對聯，却是屋主人柯千靈自己寫的：「讀書倦後讀畫；學劍不成學醫」。

一張八仙桌上，放着文房四寶，左上首放一把太師椅，就是柯千靈的醫桌了，對面靠壁處，一排放着十把椅子，是給病家坐的了。

堂屋裡，就是這麼簡單，這就是名聞大江南北，被譽為神醫的柯千靈的醫廬了。柯千靈有一個規定，每天只看十個病人，第十一個，就算天王老子，堆金如山，他也不看，現在就是他不看的時候。

因為每天只看十個人，病家就得趕早來排隊，現在日頭已經快直了，他病早就看完了，病家也早就散去。

現在正是柯千靈讀書的時候，飛跛子還沒跨進堂屋就聽到有人朗朗高吟着：「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，三年饑走荒山道，長安卿相多少年，富貴應須致身早……」

飛跛子一脚踏進門檻，大聲問道：「柯先生在家麼？」

那人吟聲一停，應道：「不在家。」

接着又吟了下去：「山中儒生舊相識，但話夙昔傷懷抱，嗚呼亡歌兮悄終曲，仰視……」

飛跛子洪笑道：「不用唸詩了，你不就是柯先生麼？」

那人底下的句子，被他打斷了，不覺氣道：「告訴你不在，就是不在。」

讀書吟詩，當然是在書房裡了。在他說話之時，飛跛子已經一下闖進他的書房來了。

書房，也就是左廂房，地方不算很大，倒也拾掇得窗明几淨，玉軸牙籤，堆放着不少經史子集。一個五十出頭，相貌白淨的老者，一手把卷，坐在東首窗，高聲吟哦，一眼看到飛跛子，不覺站了起來，憤然道：「你這人怎麼攪的，我告訴你柯千靈不在，你還闖進來作甚？」

飛跛子已經走到他面前，微微一笑道：「柯先生不在，那麼你是什麼人呢？」

白淨臉老者道：「我是他弟弟。」

飛跛子點點頭道：「我知道。」

白淨臉老者道：「那就請吧！」

飛跛子微笑道：「我提一個人，賢昆仲應該知道。」

（十六）

金笛玉芙蓉

東方玉

白淨臉老者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

飛跛子道：「我要寫出來，你才會認識。」

說完，走近書案，取起筆來，在掌心寫了三個字，朝白淨臉老者面前送去。

白淨臉老者一看，立即改容的道：「老哥寫的乃是在下兄弟的恩公，在下自然識得了。」

「那好。」飛跛子倏地伸手從身邊取出一支金光熠熠的金笛，放到書案之上，說道：「賢昆仲既然識得我掌中三字，那該認得這支金笛了？」

白淨臉老者一眼看到金笛，不由得一呆，目光抬處，驚疑的道：「老哥是……」

飛跛子不待他說完，已把金笛收了起來，一指身後卓少華，說道：「我是奉這金笛的主人之命，護送這位小兄弟來的，他中了人家迷魂藥，要請柯先生給他診治。」

白淨臉老者「啊」了一聲，立即拱拱手，陪笑道：「老哥多多原諒，在下不知恩公要你來的，方才實在太失敬之至，實不相瞞，在下就是柯千靈……」

飛跛子淡淡一笑道：「柯先生不用說了，我早就知道你是柯先生了，柯先生還是快請給這位小兄弟診治吧！」

「是，是。」柯千靈連連應「是」道：「恩公之命，在下自無不遵之理，這位小兄弟請坐下來，在下這就替他診診脈看。」

飛跛子道：「小兄弟，柯先生叫你坐下來。」

卓少華心中渾渾噩噩，聽了飛跛子的話，果然依言在書案邊上坐下。

柯千靈伸出三個指頭，搭在卓少華脈門之上，緩緩閉上了眼睛。

飛跛子忽然聽到門口有幾個人的腳步聲，行了進來，接着有人大聲問道：「柯兄在家麼？」

隨着只見已有四個人從中間堂屋朝書房走來。

這四人當前一個頭戴瓜皮帽，身穿長袍馬褂，臉色黝黑如土，嘴上留着兩撇八字鬍子，掌心滴溜溜盤着兩顆鐵彈子的，正是雄霸安徽全境的徽幫龍頭鴻子材！

他身後中等身材，臉如淡金的是九華劍派的劉寄生，第三個花白頭髮，身材高大的是淮南鷹爪門的雷東平。最後一個則是徽幫老五駱五爺。

駱五爺一眼看到飛跛子，立即趨上一步，附着劉寄生耳朵，低低說道：「老大，就是那廝。」

飛跛子已經大聲喝道：「你們給我站住。」

這一聲大喝，聽到剛走近書房的四人耳中，就好像驟聞晴空霹靂一般，大家不由得驀吃一驚，一齊停下步來，心中各自駭然道：「此人好深厚內力！」

馮子材雙手抱拳，望着飛跛子，問道：「老哥何方高人？刼持卓盟主公子……」

飛跛子沉哼一聲道：「你就是馮子材？」

馮子材方才已經聽駱老五報告過，這刼持卓盟主公子的人，口氣甚是託大，医此對他直呼自己姓名，也就不以為意，依然和聲說道：「在下正是馮某。」

飛跛子道：「你是魯錦棠的什麼人？」

這回飛跛子提到他師父的名號，馮子材不覺肅容拱手道：「老哥說的乃是先師。」

飛跛子哼了一聲道：「你稱呼老夫什麼？老哥？」

馮子材也是五十開外的人了，他這句話，聽得不禁有氣，心想：「看你年歲，和我也相差無幾，口氣也未免太狂了。」

一面嘿然笑道：「馮某在江湖上也走了半輩子了，閣下似乎面生得很，不知大號如何稱呼？」

「老夫足足已有五十年沒在江湖走動了。」

飛跛子大笑一聲道：「當年魯錦棠見了老夫，還規規矩矩的稱我一聲前輩呢，你這聲老哥，老夫實在有些當不起。」

馮子材臉色微變，心中自然不信，但依然抱拳道：「所以馮某要請問閣下的大號。」

飛跛子微微一笑道：「你沒看到老夫跛了一足了，老夫的名號就叫飛跛子。」

「飛跛子？」幾個人心裡都在暗自思索：「江湖前輩人物中，並無飛跛子這樣一號人物？」

這時柯千靈已經緩緩睜開眼來，說道：「這位小兄弟六脈平和，並無迷失神智的脈徵，如說中了人家迷魂藥，在下慚愧，實在診不出來。」

飛跛子攢攢眉道：「先生眞的診不出脈象來麼？」

柯千靈道：「老哥是恩公指示來的，在下怎敢不盡力而診，但方才細診這位小哥脈象，實在並無半點迷失神志之兆……」

「這就奇了。」

飛跛子道：「我小兄弟確實是中了拍花門穆七娘的迷魂藥，神志迷失，不復記憶從前之事。」

他這話聽得馮子材、劉寄生、雷東平三人暗自一怔，心想：「拍花門穆七娘已有二十年不曾聽人說起了，盟主公子怎會中了穆七娘的迷魂藥呢？」

柯千靈想了想才道：「這只有一種可能，拍花門另有秘傳的獨門藥方，非他們獨門解藥不解，在下實在無能為力。」

飛跛子點頭道：「多謝指點，那就算了，老夫自會找穆七娘這老妖婆去的。」

柯千靈一臉俱是歉疚之色，拱手道：「柯某才淺識疏，萬分愧對恩公，還望你老哥代為轉言，柯某眞是慚愧。」

飛跛子爽朗一笑道：「柯先生也不必介意。」

一面朝卓少華道：「小兄弟，咱們走。」

劉寄生道：「朋友口發狂言，就憑幾句狂言，可以唬得住人，那就未免太小看安徽這個地方了。」

他是九華劍派的掌門人，九華劍派，雖然不在四大門派之內，但在江南，却是首屈一指的門派。

飛跛子雙目精光電射，看了他們四人一眼，冷然道：「你們要待如何？」

雷東平道：「這位小兄弟是江南卓盟主的公子，他即使神志被迷，也毋需閣下操心，閣下最好把他留下，自有咱們會護送他前去六合的。」

飛跛子道：「我這小兄弟被穆七娘迷失神志，你們都不曾過問，老夫把他從穆七娘手中救出來了，你們就要老夫把人留下，老夫不妨問你們一句，你們找得到穆七娘麼？」

劉寄生道：「方才雷老哥已經說得很清楚了，卓盟主的公子，被人迷失神志，自有在下等人護送他回轉六合，卓盟主自有辦法找得到穆七娘，毋須閣下操心了。」

飛跛子點頭道：「你們說的也是，如果換了旁人，老夫確實不願多事，但他乃是老夫的小兄弟，老夫焉得不管？」

雷東平道：「卓公子怎麼會是閣下的小兄弟呢？」

「小兄弟，就是小兄弟。」

飛跛子道：「這個爾等就不必多問了。」

劉寄生道：「咱們一定要問呢？」

飛跛子大笑一聲道：「就憑你們幾個，只怕還不配問。」

柯千靈看看大家越說越僵，不由急得身內沁出汗來，連連打拱作揖，說道：「劉掌門人、馮老哥、雷老哥，這位老哥是在下一位救命恩公指點來的，三位請看在柯某區區薄面上，就高抬貴手，讓這位老哥走吧！」

劉寄生道：「柯兄說那裡話來，咱們只希望他把卓盟主的公子留下，並無不讓他走的意思。」

飛跛子大笑道：「說得好，老夫幾十年來，走遍天下，普天之下，還沒有半個人敢說不讓老夫走的，你們能把老夫留下，小兄弟自然也留下了。」

柯千靈心頭大急，心想：「你還不知道這三位的厲害，以一敵三，豈不先吃了眼前虧？」

一面連連拱手道：「老哥的小兄弟，既是卓盟主的令郎，由劉掌門人、馮老哥、雷老哥三位護送，你老哥也大可放心，何況卓盟主領袖江南，要找穆七娘，自然也比你老哥方便多了，依在下之見……」

飛跛子不讓他說下去，大笑道：「這個與先生無干，大概他們幾個，這些年來，關起大門稱好漢，沒栽過觔斗，想在老夫面前露一手呢！這樣也好，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，讓他們見識見識，天下之大，代有奇人，他們這點三脚貓，要在江湖上稱雄，還早着哩！」

劉寄生濃眉倏聚，大喝一聲：「好狂妄的口氣，咱們今天倒要看看閣下究竟是怎麼一個奇人？」

柯千靈急道：「劉掌門人，這位老哥他是……」

飛跛子突然雙目一瞪，喝道：「柯先生，你忘了昔年的話，指點老夫前來之人，不願人家提他名號麼？」

柯千靈又是一驚，連聲應道：「是，是，在下沒有忘記。」

雷東平年已七旬，火性也最大，嘿然道：「就算他是紫禁城皇帝老子派來的欽差，雷某也非要領教領教他的絕藝不可！」

馮子材平日為人，有莫測高深之感，因此不想得罪了他；但此刻經劉寄生、雷東平兩人逼着飛跛子把卓少華留下，而且今日之局，眼看已非動手不可，他究竟是徽幫的龍頭老大，徽幫在江南，可以說是第一大幫，不能一味示弱，這就一手盤着鐵彈，徐徐說道：「閣下把咱們都看成了三脚貓，馮某不才，自然也要挨上一脚，看看閣下到底是幾脚貓，這樣吧，這裏是柯兄的醫廬，咱們不能有擾人家清居，咱們就在外面候教吧！」

說到這裏，朝劉寄生、雷東平二人拱拱手道：「劉兄、雷兄請。」

劉寄生、雷東平也不多說，回身退出屋去。

飛跛子朝柯千靈一拱手道：「驚擾柯先生了，告辭。」

領着卓少華走出柯氏醫廬，馮子材等三人已經品字形站在大門前一片空地上相候。

雷東平當先跨上一步，沉聲道：「雷東平先要向閣下領教。」

飛跛子目光一瞥，冷冷說道：「你們三個最好一起上。」

「不用。」雷東平怒吼一聲道：「閣下有多少本領，儘管使來，雷某接不下來，就自絕於此。」

飛跛子大笑道：「那你就自絕算了！」

雷東平聽得更是怒不可遏，雙目暴瞪，喝一聲「匹夫，先接雷某一掌！」

右掌一舉，凌空一掌朝飛跛子迎面拍出。

飛跛子聽到他口中喝出「匹夫」二字，不由得臉上怒容陡現，沉喝道：「老夫本無傷人之意，這是你犯我禁忌，可怪不得老夫了！」

右手寬大衣袖，隨着喝聲，猛地拂出。

鷹爪門以外功見長，「大力鷹爪功」，在武林中是外功中最凌厲的重手法。雷東平乃是鷹爪門的名宿，浸淫「大力鷹爪功」，已有六十年之久，當眞爐火純青，這一記掌力一吐，便如一道無形巨斧，凌空劈來，勢道之强，無與倫比，就在飛跛子說話之時，掌力已撞到他的身前。

但忽然之間，掌力好像被什麼東西擋得一擋，在飛跛子身前停滯下來，直等他寬大衣袖朝前拂出，兩股內勁才乍作交接！

這一接雷東平一個高大身軀，就像被人猛力推了一把，悶哼一聲，脚下連連後退了三四步，還站立不住，砰然一聲，重重的摔倒地上。

口中鮮血狂噴，有如泉湧！

馮子材、劉寄生想不到飛跛子只不過大袖一揮，居然有此威力，心頭不禁狂駭，正待趕過去施救。

「站住！」飛跛子斷喝一聲，接着道：「這老小子出口傷人，犯我禁忌，本是死數，但老夫已有多年不曾殺人，姑且饒他一死，你們過去作甚？他這口逆血，不噴出來，這條老命就保不住，這是老夫給予薄懲，要他好好在家休養四十九天，自可復原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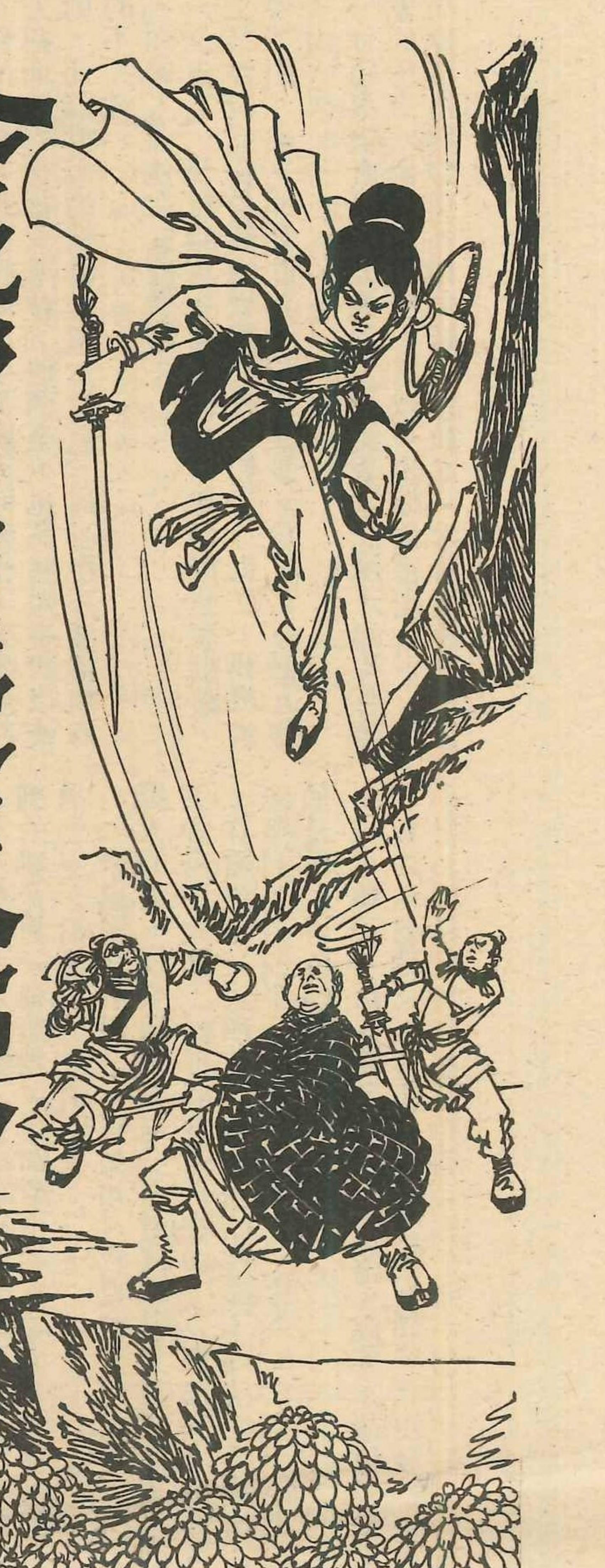
馮子材舉目看去，雷東平噴出逆血果然已經止住，只是一個人委頓在地，不住的喘息，像是大病初癒，一張本來紅潤的臉上，也蒼白的沒有一絲血色，顯然是傷得極重，聽飛跛子的口氣，他一條命總算保住了！

他從飛跛子的種種言行上，突然間想到了一個人，「飛跛子」，那人的外號上，不是也有一個「飛」字麼？自己從師之時，曾聽師父說起過，而且師父也確實要尊稱他一聲「前輩」，只是此人如論年歲，差不多業已九旬開外，而眼前這飛跛子，看去還不到六旬，似乎又有些不像……。

（十七）

金留玉芙蓉

東方玉 著



他心頭只是思索着飛跛子的來歷，沒有作聲。

劉寄生自然也被他方才這一手給震懾住了，暗自忖道：「自己九華劍派劍法，雖然精妙，但如論功力，自己和雷東平大概也只在伯仲之間，他一記衣袖，就把雷東平擊成重傷，若要取自己等人性命，確實也易如反掌了。」

這一想，也就氣餒下來，怔立當場，作聲不得。

飛跛子目光如電，掃了兩人一眼，揮揮手，冷然道：「你們扶他走吧，老夫也不想多傷人，老夫說過，就憑你們幾個，走走江湖自無不可，若是遇上像老夫這樣的人，你們就差得遠了。」

說完，一手拉着卓少華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咱們該走了。」

馮子材、劉寄生這回可沒敢再吭一聲，望着飛跛子和卓少華兩條人影遠去。

馮子材輕輕歎了口氣道：「劉兄，咱們在江湖上混了大半輩子，這回眞是栽到家了！」

劉寄生摸着黑鬚，沉吟道：「飛跛子，這名字從來也沒有人說過，豈不奇怪？」

「飛跛子，當然不會是他眞正的名號了。」

馮子材道：「兄弟倒想到了一個人，只不知是不是他？」

劉寄生道：「馮兄想到了誰？」

馮子材忽然壓低聲音，悄悄說了四個字。

劉寄生聽得臉色大變，口中低低「唔」了一聲。

這時駱五爺已把雷東平扶了起來，好在「柯氏醫廬」就在眼前，三人攙扶着雷東平，回入醫廬。

雷東平傷得雖重，並無性命之憂，有柯千靈這樣一位神醫，自可很快診好了，但柯千靈診了他脈息之後，含笑道：「雷兄傷勢並無大礙，只是眞氣受震，須得休養上四十九天，方可復原。」

這話竟然和飛跛子說的一樣，可見飛跛子出手傷人之時連人家傷勢該在什麼時候痊癒，都已算得十分精確，此人的武功，豈非已臻出神入化之境？

天色已經全黑，飛跛子左手提了一大包東西，領着卓少華走到一座插天高峯之下，這座峯幾乎重巘疊嶂，不可仰視。

飛跛子腳下一停，回道笑道：「小兄弟，咱們到了。」

卓少華這幾天一直和飛跛子在一起，早就把婆婆忘了，好像飛跛子是他唯一的親人一般，隨着腳下一停，問道：「老哥哥，這是什麼地方呢？」

飛跛子道：「百丈峯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這裡是老哥哥的家麼？」

飛跛子順着他道：「不錯，咱們還得上去。」

卓少華仰頭望望黑壓壓山峯，說道：「我們要如何上去呢？」

飛跛子道：「你伏在老哥哥的背上，我揹着你上去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不，我自己會走。」

飛跛子笑了笑，搖着頭道：「你上不去的，就算能上得去，大概也要走到明天天亮了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老哥哥會飛？」

飛跛子大笑道：「對，對，老哥哥不會飛，怎麼能叫飛跛子呢？」

卓少華臉上不期流露出羨慕之色，說道：「我會飛就好了。」

飛跛子道：「老哥哥從前也不會飛，是慢慢練出來的，你只要跟老哥哥學，沒有多久，也就會飛了。」

卓少華欣喜的道：「眞的，老哥哥，你那就教我飛嘛！」

他神志被迷，說起話來就像孩童一般。

飛跛子道：「老哥哥帶你到這裡來，就是要教你飛來的，你快伏在我背上，咱們就要飛上去了。」

卓少華心中一高興，果然依言伏到了飛跛子背上。

飛跛子道：「小兄弟，你抱住老哥哥的頭頸，閉上眼睛，老哥哥沒叫你放手，你就不可放開。」

卓少華點點頭道：「我知道。」

「好。」飛跛子道：「那你就抱緊了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爲什麼要閉上眼睛呢？」

飛跛子道：「山上風大，你會睜不開眼睛的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知道。」

雙手抱住飛跛子頭頸，也閉住眼睛，但覺老哥哥身子突然朝上飛騰而上。

卓少華心中暗道：「老哥哥果然飛起來了！」

先前還不覺得什麼，過了一回，只覺耳邊風聲，愈來愈速，呼呼之聲，不停掠耳而過，同時，他因爲伏在老哥哥的背上，可以感覺得到老哥哥兩隻手像翅膀一樣，不住往上划，只要划一下，人就跟着上升，一個人眞像鳥一般凌空飛上去！

他自然知道老哥哥越飛越高了，心裏又害怕又高興，要想睜開眼來偷偷的瞧瞧，但老哥哥囑咐自己不可睜開眼來的，自己自然要聽老哥哥的話了。

漸漸，他感覺到身上有了寒意，好像又回到了冬天，這上面怎麼會有這麼冷呢？

這樣足足飛騰了半個多時辰，老哥哥已經停了下來，卓少華還是閉着眼睛，問道：「老哥哥，到了麼？」

飛跛子道：「到了。」

卓少華又問道：「現在我可以睜開眼睛，放手了麼？」

飛跛子道：「可以了，你看看這是什麼地方了？」

卓少華放開手，倏地睜開眼睛，只見自己兩人站在一塊十數丈方圓的石崖上，四面雲氣迷離，看不清景色，山風吹到身上，冷得幾乎令人發抖，心中覺得奇怪，忍不住問道：「老哥哥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

飛跛子含笑道；「這是百丈峯快到山頂了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這地方好冷！」

飛跛子道：「這是人迹不到的高山上，自然很冷了，你隨我來。」

說完，舉步往前走去。

卓少華跟在他身後，走近石壁，才看到峭壁下面有一個一人來高黑越越的石窟，老哥哥舉步走了進去，他自然也跟了進去，走入石窟，就覺得比外面暖和多了。一面問道：「老哥哥，這裏就是你的家麼？」

飛跛子從肩頭放下一大包東西，右手打着火摺子，笑道：「老哥哥從前來過，這裡有兩間天然石室，正好咱們兩個人住，所以老哥哥把你領到這裏來的。」

卓少華不解的道：「我們爲什麼不住在山下，要住到山頂上來呢？」

飛跛子道：「住在山下，你不能學飛，要學飛，就要住到山上來了。」

他用火摺子照着往裡走了幾步，說道：「這是裡面一間小石室，是你住的。」

他四周瞧了瞧，這石窟因爲在高山上，沒有野獸，也沒有人迹，所以還算乾淨。

裏面一間石室，略呈方形，靠壁處還有一張天然的石床，（其實只是一塊平整的長方形巨石罷了），

卓少華道：「老哥哥，那你睡在那裏呢？」

飛跛子道：「老哥哥不睡覺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那怎麼成呢？老哥哥，這張石床很寬，我們擠一擠，兩個人也睡得下。」

「不！」飛跛子道：「不但老哥哥不睡覺，你也不能睡。」

卓少華茫然道：「不睡覺，那又做什麼呢？」

飛跛子道：「你不是要學飛麼？要學飛，就得先學坐！」

卓少華道：「坐我會。」

飛跛子藹然笑道：「我說的不是普通坐下來，要五心朝天。」

於是就要他在石牀上盤膝坐好，一面又教他如何調息，如何運氣的法門。

卓少華做了一回，忽然咦道：「老哥哥，這坐法我從前好像學過一般，好熟悉？」

飛跛子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是老哥哥方才告訴你的口訣，你熟記在心，所以練起來就像很熟悉了，練坐不可心有雜念，你慢慢的練吧！」

說完，自顧自返身走出。

卓少華心志被迷，心頭一片空白，老哥哥說的練坐不可心生雜念，他就不敢多想，只是照着老哥哥教的去做。

先前坐在冰冷的石榻上，還覺得有些寒冷，但眞氣運行了一周天，身上也就漸漸暖和了。

要知卓少華的父親，是六合門的大師兄，自幼就跟乃父練習六合門的內功，十歲那年拜在九眺先生門下，屈指又已十有三年，內功可說已有相當根基，飛跛子傳他的內功心法，雖然和六合門的功夫，並不相同，但運氣行功的法門，釋道兩門，也差不多大同小異，殊途同歸。

卓少華內功已有幾分火候，學起來自然可以事半功倍了。

飛跛子的原意，本想帶他行走江湖，找穆七娘去要解藥；但繼而一想，卓少華天資過人，乃是練武的上好材料，尤其神志被迷，思想比較單純，可以心無旁騖，正是練武的最好機會，因此把找穆七娘的事，暫且擱置下來，帶着卓少華前來人迹不到的百丈峯山巓，預期有一年工夫，定可造就武林一朵奇葩。

聞言表過，卻說卓少華依照飛跛子所傳內功口訣，運氣調息，漸入佳境，飛跛子看他跌坐運氣的情形，自然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，心中也是暗暗高興。

第二天一早，天色還未黎明，飛跛子跨進石室，卓少華就倏地睜開眼來，說道：「老哥哥，天亮了麼？」

飛跛子含笑道：「差不多快亮了，小兄弟，咱們到山頂上去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要到山頂去做什麼呢？」

飛跛子笑了笑道：「老哥哥教你練的是『九陽神功』，不但要在室中靜坐運氣，還要到山頂上去對着太陽練功，這時太陽快出來了，我們自然要到上面去練功了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練功有什麼好處呢？」

飛跛子大笑道：「好處多着呢，練會了功，你就會飛了，而且普天之下，也沒有人敢欺侮你了。」

卓少華欣然道：「老哥哥，那我們快走咯！」

飛跛子領着他走出洞窟，從左首崖石間攀援而上，不過一二十丈，就已到達山頂，這山頂佔地足有數十畝之廣，都是嶙峋崖石，偏東有一方天然的平台，也有十數丈方圓，甚是平坦。

這時旭日將出，萬里無雲，東首天際，更是一片光明，只是山頂上罡風凜冽，吹到身上，奇寒難耐！

卓少華不由自主的打着寒噤，說道：「好冷！」

飛跛子藹然一笑道：「馬上就不冷了！」

這就教他面向東方，盤膝坐下，然後又教他如何調勻呼吸，等到太陽升起之時，如何吸氣，如何行功。

剛好解釋完畢，一輪紅日，已經緩緩從東首地下冒出，飛跛子伸出手掌，按在他背後「靈台穴」上，口中喝道：「小兄弟，快依我剛才說的吸氣行功。」

卓少華心志迷失，只知依言行事，沒有旁的心念，立即一心一意按照飛跛子說的口訣，吸氣行功。

飛跛子因他今天還是第一天初練「九陽神功」，怕他承受不了山頂奇寒，故而以本身眞氣相助，那知助他運行了一回眞氣，發覺卓少華體內眞氣，少說也有十數年的火候，心知無礙，也就緩緩收回手去。

卓少華依着他教的吸氣法門，一面吸氣，一面運功，一回工夫，果然發覺自己體內，有一股陽和之氣，從丹田升起，迅速的散佈全身，而且每吸一口氣，都有一絲熱氣，直下丹田，再由丹田流向四肢百骸，不但不再感到寒冷，甚至漸漸有燠熱之感。

這樣足足運行了一刻工夫之久，飛跛子才要他停止運功。

卓少華抬起頭笑道：「老哥哥，我現在身上好熱了，哦，現在還要做什麼呢？」

飛跛子道：「你先休息一回，對了，你摸摸身上，老哥哥送給你的那本冊子，還在不在？」

「老哥哥說的是一本書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身上就有一本書，我一直沒有拿出來過。」

說着，伸手入懷，從貼身內衣中取出一本書來，說道：「你說的是不是這一本？」

他取出來的正是飛跛子送給他的「長風子雜錄」，幸虧他藏在貼身之處，才沒被畫眉搜出來。

（十八）

也幸虧當時搜他身的是畫眉，（那天假扮卓少華的也是畫眉）小姑娘家，不敢在男人身上亂摸，所以只搜得卓少華佩在身上的一塊玉珮，要是搜身的換了穆七娘，這本「長風子雜錄」，也被搜去了。

飛跛子喜道：「就是這一本，這是老哥哥臨行時送給你的。」

卓少華茫然道：「老哥哥，我怎麼一點也想不起來了？」

飛跛子問道：「你現在還想不想婆婆了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婆婆對我很好，但我也想不起她從前的事來。」

飛跛子乘機道：「小兄弟，老哥哥老實告訴你，那婆婆叫做穆七娘，她是個很壞很壞的人，你本來也不叫王阿大……」

「婆婆會是壞人？」

卓少華驚奇的道：「那我是誰呢？」

飛跛子道：「你本來叫卓少華，是穆七娘給你吃了一種毒藥，使你把從前的事都忘記了，她說的話，都是騙你的。」

卓少華問道：「她爲什麼要給我吃毒藥呢？」

飛跛子道：「原因我也不知道，但她是想害你。」

卓少華發急道：「那我該怎麼辦呢？」

飛跛子道：「這個你先不用管它，老哥哥慢慢會想辦法的，你現在只要聽老哥哥的話，先把老哥哥教你的功夫學好，老哥哥就可以帶你下山去了。」

卓少華點着頭道：「我聽老哥哥的話。」

「好！」飛跛子一指那本小册子，說道：「這上面是老哥哥記的『十三破』和練內功的口訣，原本老哥哥是希望你看了這本小册子，自己去練習的，現在老哥哥要把一身本領，都教給你，有許多功夫，這本小册子上是沒有的，現在我先傳給你『十三破』……」

卓少華仰起頭望着他問道：「什麼是『十三破』呢？」

飛跛子笑了笑道：「十三破的全名該叫『長風子十三破』，乃是老哥哥昔年看了各門各派的武功，思索破解之道，所悟出來的十三破，就是專破十三種兵刄的招法，哈哈，其實你學會了十三破，天下武功，差不多也全可破了。」

一面從身邊取出一支金笛，又道：「這是老哥哥昔年的隨身兵器，老哥哥要把它送給你，不過在你神志沒有恢復以前，還不能帶在身邊，現在先不妨拿它練習招式，等學會了，用什麼兵刄都可以。」

當下就一手執着金笛，把十三破的第一招式，「破劍三式」，先演練了一遍，然後又詳細給他講解了一番。

這「破劍三式」，原是針對武林各門各派的劍法而創，劍爲百兵之祖，有它的長處，自然也有它的缺點，這三式，就是對使劍的人所共有的缺點，乘暇抵隙，予以解破，名雖三式，但它精微之處，在於隨機應變，一舉剋敵，並不是呆板的三式，就可以破盡天下劍法，所謂變化之妙，存乎一心是也。

卓少華對武功一道，本已奠定了深厚基礎，縱然失去神智，但本身武功並未失去，因此經飛跛子詳細解說了「破劍三式」的招式，他已能領會於心，只是對精微的變化，還是無法領悟。

當然，在「十三破」中最難練，也最難精的，就是「破劍三式」了，只要對「破劍三式」完全領悟，其餘的十二破，也就思過半矣。

飛跛子當然也知道他一時不容易完全領悟；但任何事情都要熟才能生巧，初練之時，不一定須要完全懂，等演練純熟了，自然得心應手，觸類旁通，所以飛跛子教他的只是三個呆板的招式，讓他練熟了，自己去領悟。

據飛跛子的預料，這套「十三破」，卓少華少說也得有三個月時間，方能練得純熟，融會貫通，那知卓少華心無旁鶩，教了他又肯勤練，結果只化了一個月時間，就全練熟了。

飛跛子自然十分高興，接着又傳給他自己的看家本領指功「穿雲箭」和「金笛七絕」兩種絕學。

「穿雲箭」是指功，必須內功精純，才能發揮威力。「金笛七絕」是七招金笛的手法，飛跛子以金笛成名，這七招笛法，自然是他一身武功的代表作，在招式上雖然只有七式，但變化精妙，可以說是百家武術取精用宏的集大成，光是這七招笛法，卓少華又整整的練了一月之久。

飛跛子預期在百丈峯頂，少說也要呆上半年，卓少華才能學得會，如今只兩個月時光，就已把自己最拿手「十三破」和「金笛七絕」都學會了。

現在剩下來的只有指功和輕功，火候尚嫌不足；但指功和輕功，都必須以內功爲基礎，內功是須循序漸進的，你練一年，有一年的境界，練十年有十年功力，絲毫勉強不得，無法速成。

卓少華自幼練功，在內功方面雖已有了良好的基礎；但飛跛子教他的「九陽神功」，乃是玄門練氣功夫，練的是純陽眞氣，比練武功的內功，要高深得多，短短兩個月時間，自然難望大成。

飛跛子是個急性子的人，這天他從山下採購食物回來，看到卓少華正在大洞中練習自己教他的「穿雲箭」指功，右手食中二指，駢指如戟，雖已嗤然有聲，但發出去的指力，僅能射出七八尺遠，「穿雲箭」，顧名思義，指力要像射出去的箭一般，能够穿入雲層，至少也要射到遠及三丈，方合標準。

心知他內功尚嫌不够，暗想：「若待他『九陽神功』練到七八成火候，這要等到何時？自己何不助他一臂之力？也好早些下山去了。」

心念一轉，這就招招手道：「小兄弟，你隨我來！」

卓少華應了聲「是」，隨着他走到內室，飛跛子要他在石榻上盤膝坐定，自己也在他背後盤膝坐好，一面說道：「小兄弟，你依照老哥哥傳給你的練功心法，運氣行功，不論如何燠熱難耐，都要忍耐，不可出聲。」

卓少華點頭道：「小弟知道。」

飛跛子道：「好，咱們這就開始吧！」

說完，緩緩伸出手去，按在卓少華背後「靈舌穴」上。

卓少華陡覺一股熾熱的氣流，從他掌心傳入體內，這種情形，在兩個月前，自己第一次面對初升的太陽練習「九陽神功」之時，也曾有過。

但那時是飛跛子怕他耐不住山頂寒氣，助他運氣，只有一回工夫，待得卓少華氣機流轉，便自收回手去。

現在的情形，可不同了，他掌心滾滾熱流，源源不絕的輸了過來，卓少華先前還能把輸入的熱流，循着經路，運氣引導，後來輸入的熱流愈來愈多，愈多愈積，全身經脈，被源源而來的氣流充塞得粗脹欲裂，五臟六腑，也被這股滾燙的熱流，煎熬得翻滾欲沸，這種炙熱的感受，好像一個人被放在蒸籠裏，釜底在不斷的添薪一般！

卓少華頭上、身上，汗珠像淋着雨水一般滾滾而下，但他心裡一直牢記着老哥哥的話，咬緊牙關，依着運功心法，只自運氣行功，不敢稍懈。

這樣足足持續了一頓飯的工夫，飛跛子才緩緩吸氣，把手掌收了回去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此刻不可開口，你仍須繼續運氣行動，不可間斷，必須把老哥哥輸入你體內的眞氣，完全化行爲止。」

說完，跨下石榻，自顧自往外行去。

卓少華並不知道飛跛子這番度入體內的熱源，乃是老哥哥九十多年來性命交修的「九陽神功」，至少也輸給了他快有二十年的功力。

他只是依照老哥哥說的話，澄心淨慮，默默的做着吐納功夫，把體內聚積的眞氣，緩緩運轉全身，引氣歸竅。

這一天，他從朝至晚，連飯也沒吃，一直坐在石榻上練功，不敢稍懈，直到第二天朝晨，才算把體內眞氣，悉數化盡，當眞有如水到渠成，四肢百骸，有着說不出的舒泰。

剛舉足跨下石榻！

飛跛子已經走了進來，呵呵大笑道：「小兄弟，你現在感覺如何？」

卓少華只覺自己身子好像輕了許多，眼睛也有着特別明亮的感覺，這就說道：「小弟覺得身子有些輕飄飄的，眼睛也明亮得多了。」

飛跛子點點頭道：「老哥哥送了你二十年功力，你自己苦練只怕三十年也練不到如此境界呢！」

卓少華感激的道：「小弟能有今天的成就，都是老哥哥所賜。」

「咱們不談這些。」

飛跛子接着道：「目前你『九陽神功』已經有八成火候了，再好好練習幾天，老哥哥的一身本領，你都學全了，咱們就可以下山去了。」

從這天起，卓少華因功力大進，其他的武功，也水到渠成，跟着猛進，飛跛子又把自己最得意的「天龍馭風身法」也一起傳給了他。

一晃眼又過了半個月，在這兩個半月時間之中，卓少華雖然服了穆七娘的「無憂散」，心智被藥物迷失，記不起從前的事情，但經飛跛子慢慢的教導，也學會了許多處世之道。

飛跛子已經決定帶着他下山，去找穆七娘，因此又教了他一套說詞，如果遇上穆七娘的時候，應該如何如何，卓少華一一牢記在心。

第二天，兩人吃過早餐，飛跛子收起金笛，也要卓少華把那册「長風子雜錄」交出，不可帶在身上，然後一同走出石窟。

飛跛子含笑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先下去，老哥哥要考考你的『六龍馭風身法』，你先走吧，可在半山腰等我。」

卓少華問道：「老哥哥呢？」

飛跛子笑了笑道：「你只管先走，老哥哥隨後就來。」

卓少華答應了一聲，就舉步往山下行去。

這百丈峯疊嶂層巒，四壁陡峭，幾無落足之處，是以亙古以還，人迹不至，卓少華雖然學成了絕藝，但面臨如此險峻的山勢，也不禁目怵心驚，循着峭壁石隙，提吸眞氣，連點帶躍，一路攀援而下。

差不多足足走了一刻工夫之久，到得山腰，山勢才稍微好走了些，雖然還是相當陡峭，但已有盤曲的鳥徑可循。

剛轉過一處大石壁，只見前面一方崖石之上，負手站着一個身穿天藍長衫，腰束玉帶的中年文士，聽到自己的腳步聲，不覺回過頭來，含笑點頭道：「小兄弟，你才來麼？」

這人看去約莫四十出頭，生得修眉朗目，神氣清逸，卓少華聽他聲音，似乎有些熟悉，但却不識其人，當下拱拱手道：「兄台是什麼人？你認識我麼？」

那藍衫文士微微一笑，緩緩的轉過身來，從身邊取出一支兩尺來長的金笛，含笑道：「小兄弟可識得這支笛麼？」

卓少華看得不禁一怔，這支金笛，正是老哥哥飛跛子的東西，自己天天都拿着它練武，剛才下山之時，才還給老哥哥，怎麼會不認識，但他聽老哥哥叮囑過，要自己不可提起金笛的事，這就搖搖頭：「我不認識。」

藍衫文士笑了笑，又道：「那麼我還有一件東西，小兄弟想必會認識的了。」

伸手入懷，取出一本羊皮小册子來。

卓少華定睛看去，那不是「長風子雜錄」？他幾乎懷疑自己的眼睛看錯了，這本小册子，也是自己剛剛才還給老哥哥的，怎麼會在他手上的呢？心中疑念一起，不覺問道：「你到底是什麼人？」

藍衫文士微笑道：「我自然是你老哥哥了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你不是。」

藍衫文士大笑一聲道：「小兄弟，老哥哥難道還有假的麼？」

他這一笑着說話，卓少華聽出來了，這句話的聲音，果然蒼老了許多，聽來正是老哥哥飛跛子的聲音，心中不禁大奇！

（十九）

金笛玉芙蓉

東方玉 文

藍衫文士含笑道：「小兄弟不相信，你看看這些就知道了。」

原來他身邊有一個藍花包裹，說話之時，已把包裹解了開來，裡面有一件藍布大褂，一隻熟銅靴子，一堆亂蓬蓬的長髮，和一張面具，這些東西，卓少華看得最熟悉也沒有了，赫然是老哥哥飛跛子的衣物！

卓少華看得目瞪口呆，半晌說不出話來，望望藍衫文士，囁嚅的道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你……真是老哥哥麼？」

藍衫文士發出一聲清朗的大笑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你現在相信了？來，你坐下來，老哥哥不妨告訴你，你認識的老哥哥，其實只是我的化身罷了。」

卓少華遲疑的道：「那你不是飛跛子了？」

「當然不是。」

藍衫文士藹然笑道：「飛跛子只是老哥哥的化名，現在的我，才眞正是老哥哥了。」

他自己在大石上坐下，一手拍着石崖含笑道：「你也坐下來，老哥哥慢慢的告訴你。」

卓少華依言在石上坐下。

藍衫文士把包裹打了個結，然後說道：「因為穆七娘已經認得飛跛子，我不能再扮飛跛子，何況你這次下山去，以後看到的老哥哥，也不再是飛跛子了，所以老哥哥要你認一認我的本來面目。」

卓少華偏頭問道：「那麼老哥哥的眞名字又叫什麼呢？」

「老哥哥當然要告訴你。」

藍衫文士含笑道：「老哥哥這本冊子上，不是寫着『長風子雜錄』麼？老哥哥的眞姓名叫做謝長風、江湖上人因我昔年行事但憑好惡，不問是非，給我取了個外號，叫做飛天神魔，這是六十年以前的事，我的道號，叫做長風子，現在你都知道了吧？」

卓少華望望他，說道：「這麼說，老哥哥年紀應該很大了。」

謝長風含笑：「老哥哥已經九十三了。」

卓少華吃驚道：「但老哥哥看起來不過四十出頭的人。」

謝長風笑道：「所以他們叫老哥哥神魔咯！好了，老哥哥和你說的這些話，你千萬不可和人提起。」

卓少華點頭道：「小弟知道。」

謝長風一手提起包裹，站起身道：「老哥哥要先走了，你下山之後，依照老哥哥和你說的話行事，不可忘了。」

「小弟記得。」

卓少華又道：「老哥哥不和我一起下山了麼？」

謝長風道：「老哥哥和你走在一起，不是又讓人家知道了麼？」

說到這裏，一舉手道：「小兄弟，前途珍重。」

話聲甫落，人已隨聲而起，但見一道藍影，像飛鳥一般，朝山下飛投而下，眨眼工夫，就愈遠愈小，消失不見。

卓少華目送老哥哥走後，心頭覺得甚是依依不捨，怔怔的站在大石上，過了一回，才覓路往山下蹤掠下去。

× × ×

卓少華臨別之際，沒問老哥哥，自己該去那裡？老哥哥也沒有告訴他該往那裡去，因此下了百丈峯，就有茫無去路之感，中午在路邊打了個尖，就繼續上路。

傍晚時光，走到一處縣城（昌化），但他記得老哥哥說過，到了鎮集，自己該買一件長衫，再買一支竹笛以作防身之用，當下就在大街上買了一件長衫，也買了一支竹笛，才投店過夜。

第二天，他依然不知道自己該往那裡去好，清晨出城，只是信步隨着人家走着。（這兩個月半來，他經老哥哥謝長風的教導，神智已經清明了很多，只是他迷藥未解，心中沒有主見，遇事自己作不了主而已。）

中午，到了一處鎮甸，許多行人，都在路邊一家小酒店打尖。

這家酒店，只是一間臨路邊的平房，外面搭了一個松棚，挑着酒帘，一共只有四五張板桌，給人打尖歇足之處。

卓少華也跟着走入松棚，找了個位子坐下。

這時已是五月下旬，天氣十分燠熱，店伙倒了一碗茶送上，問道：「客官要吃些什麼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你給我下一碗麵條。」

店伙道：「客官要不要切一碟滷牛肉？」

卓少華點頭客：「好。」

店伙剛轉過身，松棚外又有三個人走了進來，這三人頭簪道髻，穿灰布道袍，但腰間全佩着劍，在一張空桌坐下，就大聲叫着：「伙計」

店伙急忙趨了過去，還沒開口。

就聽其中一個人催着道：「伙計，你們有什麼現成菜餚，快些端來，再來三碗白飯，要快，咱們還有事去。」

伙計問道：「道爺，小店沒準備素食……」

那道人道：「什麼都可以，要快。」

店伙唯唯應「是」，就退了下去。

只聽中間一個道人道：「五師弟那丫頭眞是從這條路來的？」

坐在右首橫頭一個道：「沒有錯，她被師叔梅花針打中脚踝，不良於行，就躲在前面山坳間的三官堂裏，小弟已經放出飛鴿，再有頓飯工夫，師叔就可以趕來了。」

中間那個道人道：「五師弟可曾派人守着麼？」

右首那個道人道：「有，七師弟、九師弟都在那裡，小弟是趕來和二師兄、三師兄連繫的。」

坐在左首那個道：「二師兄，依小弟之見，咱們已有五個人，那個丫頭又負了傷，咱們不如先把她逮住了再說，用不着等師叔了，對付一個丫頭片子，還要等師叔他老人家來了再動手，咱們兄弟實在也太丟人了。」

坐在中間的口中「唔」了一聲，點點頭道：「如此也好，咱們快些吃飯，就趕上三官堂去。」

卓少華看到三個道人身邊都帶着劍，已經悄悄的注意着他們，再聽他們談話的口氣，好像要去對付一個女子，他神智雖然被迷，但直覺的感到這三個道人，一定不是好人！

這時店伙正好替他送上一碗麵條，和一小盤滷牛肉來，另一個婦人卻給鄰桌三個道人端上飯菜。

三個道人就匆忙的吃飯，不再說話，卓少華也自顧自的低頭吃麵。

一回工夫，那三個道人已經吃畢起身付帳，走出松棚，朝東首小徑而去。

卓少華立卽起身，會了麵帳，就遠遠的跟了下去。前面三個道人脚下奔行極快，轉過一重山脚，就朝一條斜坡的山徑奔去。

卓少華尾隨在三人身後，跟着上山，又走了半里光景，前面山坳間出現了一座小廟。

正在奔行之間，突見一棵大樹上，竄下一個灰衣道人，迎着前面三個道人，低低的說了一陣。

三人之中為首那個道人似在微微頷首，一行四人繼續往前走去，快近廟門，右首一塊大石後面，又有一道人影飛起，迎了上來。

那自然也是一個灰衣道人了，他朝為首道人行了一禮，為首道人似在詢問他什麼？他指手劃脚的說了幾句。

為首道人點點頭，右手一擺，四個道人迅速的散了開去，兩個閃到廟門口，一左一右站定，另外兩個也向左右退開。

卓少華和他們相距尚遠，聽不到他們在說些什麼？但這情形，他看得出來，四個道人向四下散開去，那是意在誘敵，只要廟內的人一出來，他們就可以一擁而上，把敵人圍在中間。

為首道人右手按着劍柄，緩步走到門前，脚下一停，大聲喝道「小丫頭，妳給道爺滾出來。」

右脚抬處，砰然一聲，把兩扇廟門踢開。

卓少華早在他們行近廟門之時，也悄悄跟着掩近，隱身在右首林內一棵大樹之後，此刻廟門砰然開啓，裡面的情形，已可一目了然。

這三官堂只是一座小廟；一共只有一個小天井和一間大殿，此刻殿前石階上，正有一個身穿梅紅衫子的少女坐在那裡，低下頭，好像是在揉脚（她脚下負了傷）。

她聽到為首道人的喝聲不由得倏地抬起頭來，兩條柳眉一豎，嬌聲叱道：「好個雜毛道士，你當姑娘怕了你們不成？」

她以劍柱地，一拐一拐的走了出來。

卓少華忽然間，只覺這梅紅衫少女好生面熟！

他如今經老哥哥述說身世，已經知道了很多事情，心想：「自己雖然想不起她是誰，但她一定是自己熟悉的人了！」

那梅紅衫子少女剛一走出門前，躲在大門口左右兩邊的兩個道人，立卽一閃而出，這下就等於截斷了她的退路。

站在她對面的兩個道人也同時迎着上來，四個人各佔一位，列下了四象陣式，把梅紅衫子少女圍在中間。

梅紅衫子少女兩條柳眉一挑，冷冷的看了四人一眼，哼道：「你們想要怎樣？」

她左脚負了傷，連站立都有點吃力，還用劍支撐着身子。

為首道人好似遇到了仇家，臉色一沉，沉着聲音喝道：「小丫頭，妳放下長劍，跟咱們走吧！」

梅紅衫子少女粉臉含瞋，哼道：「我為什麼要跟你們走？」

為首道人道：「妳無緣無故在茅山脚下，傷了我派兩個門人，是何道理？妳既敢在茅山傷人，就該跟咱們上通天觀去，聽候師尊發落。」

「笑話！」梅紅衫子少女冷聲一笑道：「你們茅山門下道士，仗勢欺人，對我無禮，我才出手教訓他們的，不然，我會削斷他們兩個的手指，以示薄懲，怎麼？你們四個是不是也嫌手指太多了？」

左首道人聽得大怒，喝道：「小丫頭，妳敢輕視茅山門下？」

「別臭美了！」

梅紅衫子少女輕輕披了下咀道：「茅山門下又怎麼樣？憑你們四個雜毛道士，還不在姑娘我的眼裡呢！」

她說到這裡，忽然「哦」了一聲，眼波流動，劍尖一指四人，問道：「對了，昨晚你們那一個打了我一支梅花針？」

為首道人道：「那是敝師叔，因為他老人家喝令妳站住，妳不肯聽，才賞了妳一針。」

梅紅衫子少女道：「你們師叔總有個名字吧？」

左首道人道：「敝師叔道號，上清下玄。」

「好個玄老雜毛。」

梅紅衫子少女切齒的道：「總有一天，我會還他一百支梅花針。」

左首道人喝道：「小丫頭，你好大的口氣！」

「雜毛道士，你敢咀裡不乾不淨？」

梅紅衫子少女身形一晃，紅影一閃，已經欺到左首道人面前，皓腕抬處，拍的一聲，打了他一個耳光。

卓少華看她以劍支地，分明左脚負了傷，但她這記身法，竟然奇快無比！

不！她這一式身法，看來十分眼熟！

左首道人冷不防被她打了一個耳光，自然怒不可遏，口中大喝一聲道：「小丫頭，妳當眞活得不耐煩了。」

「鏘」的一聲，亮出長劍，惡狠狠的舉劍就刺。

梅紅衫子少女冷笑道：「你們四個雜毛道士都上來，姑娘也不在乎。」

身形向右一閃，劍光劃出，「嗤」的一聲，把左首道人右手袍袖，刺了一個大洞。

為首道人眼看三師弟一個人不是梅紅衫子少女的對手，右手長劍向空一圈，喝道：「圍住她，咱們要捉活的，不可傷了她的性命。」

（二十）

喝聲出口，人已陡然直欺上去，劍勢迴轉，攻向梅紅衫子少女的右側。

他這長劍向空一圈，正是圍攻的暗號，師兄弟同門學藝，自然心意互通，其他兩個道人也在同時，仗劍而上，一起圍了過去。

左首道人連番吃虧，心頭更是怒惱，這回三個同門一起出手，有了幫手，精神一振，長劍連展，飛灑出點點寒芒，朝梅紅衫子少女一味的急攻。

梅紅衫子少女因爲左足傷了足踝，行動都需以劍支地，在四人合圍之下，她除了躲閃，一支長劍連封架都有些措手不及了！

卓少華看得心頭一緊，四個人圍攻一個女子，何況她左足又負了傷，如何是四人的對手？急忙在地上抓了一把小石子，準備在梅紅衫子少女危急之時，暗中出手相助。

那知看了一陣，發現四個道人雖然把她圍在中間，四支長劍，從上下左右四面夾攻，應該已是相當綿密了，但不知怎的竟然連人家半點衣角都沒有沾上！

卓少華覺得奇怪，再定睛看去，但見梅紅衫子少女雖然以劍支地，但每次遇上險招，只要上身一俯，或是身形一側，她一個人影，就會從容的從他們劍光空隙中閃出，她在閃出之時，劍尖在地上一點，站定身子，這一瞬間，她不需要以劍支地，心中氣不過四個雜毛道士，就會回手發劍，還攻一招。

這時，對方劍招落空，她發劍又十分快速，縱然傷不到人，也會有一兩個道人，被她逼得往後躍退，有時更會嗤然有聲，被她劍尖刺破道袍。

卓少華用心觀看一陣，但覺梅紅衫子少女這一俯一側的身法，好像在和四個道人捉迷藏一般，越看越覺奇奧莫測，也越看越覺得熟悉！

一時之間，好像她使的身法，自己也會，要知他這三個月來，功力精進何止倍蓰？看過幾遍，已可揣摩出其中許多變化，心中暗道：「莫非她使的這一身法，自己從前也曾練過不成？」

只是苦於記不起自己從前的事來？

四個道人，先前因二師兄（爲首道人）關照過，要把梅紅衫子女拏回通天觀聽候師尊發落，故而在出手之時，只是朝她不致死傷之處下手，但時間稍長，四支長劍不但沾不上人家一點衣角，相反的四個道人的道袍，却被人家劍尖刺破了不少窟窿。

這一來，四個道人幾乎全被激怒，但聽幾聲叱喝連續響起，四人劍法隨着一變，四口長劍使到疾處，竟如織成了一面光網，朝梅紅衫子少女罩落，銀芒流動，化作萬點寒濤！

四個人也在同時，圍着她四面遊走，把劍光織成的光網緊緊收束，愈圈愈小，愈收愈緊！

這正是茅山派劍術中最厲害的「分光劍陣」，在他們的原意是劍光縮小了，梅紅衫子少女就無處可以躲閃。

但他們那裡知道梅紅衫子少女這「捉迷藏的身法」，出之異人傳授，即使最小的空隙，她都可以鑽得過去，何況他們這「分光劍陣」，有四個人四支劍織成的，既有四個人，人與人之間總有空隙可乘，梅紅衫子少女一個人影就在他們身邊，閃進閃出，你們轉得越快，她也閃得同樣快速，任你四口長劍交織如電，始終無法困得住她。

就在此時，但聽「嘶」的一聲，一道人影劃空飛落，口中發出焦雷般一聲大喝：「你們給我住手。」

卓少華心頭暗暗一驚，忖道：「此人身法極快，看來武功一定極高了！」

定睛看去，只見廟前不遠，站着一個身材高大的老道人，這老者頭戴道帽，身穿長僅及膝的灰布道袍，臉色黝黑，從耳邊起，生着一部連鬢蒼鬚，肩頭斜揹一柄闊劍，看去好像一尊天神一般！

那四個道人聽到喝聲，立卽各自收劍後躍，朝蒼鬚老道躬身爲禮，口中叫了聲：「師叔。」

蒼鬚老道雙目精光炯炯，盯着梅紅衫子少女，洪聲問道：「這女娃就是昨晚逃走的那個人麼？」

爲首道人躬身道：「是的。」

蒼鬚老者喝道：「小女娃，妳叫什麼名字？」

梅紅衫子女以劍支地，這一陣工夫，她以一敵四，在他們劍陣中遊走，雖沒傷到半點，但因脚踝負了傷，勉強支持，却也十分吃力，早已累得粉汗淋漓，聽到蒼鬚老者的喝聲，一雙鳳目冷冷的看了他一眼，反問道：「你呢？你就是叫清玄的老雜毛？」

蒼鬚老道目光如炬，怪笑一聲道：「小女娃，妳是何人門下，如此跟前輩說話的麼？」

「哼，你是我什麼前輩？」

梅紅衫子少女氣憤的道：「這麼說，昨晚打我一支梅花針的就是你了？」

清玄道人道：「老道原是要問問妳和茅山門下引起衝突的原因，妳却縱身飛跑，老道才發了一支梅花針，哈哈，老道眞想傷妳，妳昨晚早就躺下來了。」

梅紅衫子少女氣道：「你打了我一支梅花針還不够麼？人家今天連路都不好走，你們還仗着人多勢衆，圍攻我一個，哼，茅山道士都是這般不要臉，還想渾充前輩？」

她居然氣得眼圈發紅，一派小姑娘的天眞模樣。

清玄道人並未生氣，呵呵一笑道：「小女娃，妳倒說說看，茅山門下如何得罪了妳，妳要把兩個茅山門人的四指削斷？」

梅紅衫子少女道：「是你們茅山門下欺負單身女子，這還不够麼？」

清玄道人聽得勃然大怒，洪喝道：「住口，小女娃，茅山派素重清規，妳這話太過份了。」

「你打我一針，還不算過份麼？」

梅紅衫子少女氣鼓鼓的道：「總有一天，我會燒了你們通天觀，把你們這些雜毛道士一個個都削下四個手指來。」

她這原是氣話，但聽到清玄道人的耳裡，就不同了，只見他仰首一聲洪笑，說道：「老道知道了，妳是魔教門下，有意尋釁來的了，那很好！」

梅紅衫子少女道：「魔教又怎樣，難道我還怕了你們茅山派不成？」

清玄道人洪笑道：「老道昨晚若知道妳是魔教門下，就不會讓妳輕易逃走了。」

梅紅衫子少女哼道：「你能把我怎樣？還會把我吃了不成？」

清玄道人沉嘿一聲道：「老道今天非把妳拏回觀去不可。」

口中喝着，右臂一振，五指箕張，朝梅紅衫子少女肩頭抓去。

卓少華如今武功精進，眼看清玄道人出手一抓，便已知道此人一身功力極高，梅紅衫子少女決非其敵！

梅紅衫子少女見他說抓就抓，冷哼道：「你眞要和我動手，哼，一大把年紀，還欺負我一個女孩兒家！」

她以劍支地，說話之時，身子一動也沒動！

清玄道人究是茅山通天觀二觀主的身份，在武林中也是頗具聲望的人，聽她說出這句話來，不由得一呆，抓出的手勢，也自然爲之一滯，去勢稍緩。

梅紅衫子少女却在此時，忽然上身一俯，一個人輕快無比的一下閃出，已經到了清玄道人的背後，口中喝道：「老雜毛，看劍！」

劍光急閃，疾刺而出。

清玄道人沒想到自己手勢一緩，那小女娃晃眼就失去了踪影，他武功精純，却沒有看清小女娃使的是什麼身法，會被她當面逸去！

面前沒了人影，她自然閃到自己身後去了，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，清玄道人心念方動，正待轉身，梅紅衫子少女的長劍已經刺到，但聽「嗤」的一聲，腰間道袍已被劍尖挑破！

這下，眞把清玄道人氣得雙目圓瞪，轉過身，厲喝道：「小女娃，妳敢戲耍老道？」

梅紅衫子少女並沒隨着他轉過身來而閃動，依然支劍站立，得意一笑道：「我眞要傷你，你現在早就躺下來了。」

這話，是方才清玄道人說過的，她只把「昨晚」換了「現在」兩個字。

清玄道人數十年來，從未在第一招上，就被人家刺破道袍過，一時怒喝一聲：「小女娃，妳想找死！」

呼的一掌，迎面劈來。

他外號活靈官，原是個火爆脾氣的人，這一掌動了眞怒，掌勢出手，一道强勁的掌風，應掌而生，有如驚濤拍岸，捲撞而出，勢道凌厲無匹！

梅紅衫子少女依然站立不動，披咀道：「依照江湖規矩，你第一招上，已經落敗了，還好意思出手呢！」

她說話快得如連珠一般，尤其對自己「捉迷藏身法」，深具信心，她因此在掌風還未撞到身前之時，她一直不閃不動，直等說到最後一個字，才身形一側，像一縷輕煙般從清玄道人身邊溜過，又到了他的身後，大聲道：「老雜毛，你再不躲閃，我又要發劍啦！」

刷的一聲，一道劍光，又急刺而出。

這回清玄道人一掌拍出之時，兩顆精光熠熠的眼睛一直盯着她一霎不霎，但梅紅衫子少女話聲甫落，人影一晃卽杳，他一記强猛的掌風直掃過去，依然落了空！

老道心頭暗暗震驚，急忙一個急轉，向斜旋出，擧目看去，梅紅衫子少女果然又躲到自己身後，而且劍如靈蛇，果然又刺了出來，只是自己轉身的快，沒被她刺上！

清玄道人雙目圓瞪，突然仰天怪笑一聲，點頭道：「果然是魔教『潛形身法』妳果然是魔教妖女，那就休怪老道手下不留情了。」

「誰使魔教『潛形身法』了？」

梅紅衫子少女冷笑道：「我使的是『捉迷藏身法』，潛你的頭？」

清玄道人沉嘿一聲，左足突然往前跨出一大步，這一步，跨出足有六七尺遠，一下就到了梅紅衫子少女面前，左手一探，閃電般抓來。

梅紅衫子少女上身一側，又閃了出去，但這回清玄道人早就有了準備，左手剛抓到一半便自收回，身形迅疾右轉，右手箕張，橫掃抓出，身子未停，緊接着再向右轉，右手收回之際，左手又緊接着抓起。

這一下，他身如旋風，雙手交替，接連抓出，而且在一抓之中，爪影蕩漾，每一抓，都幻起四五條手臂！

不！他這一路飛旋，實在太快了，一個高大的人影，也由一而二，由二而四，令人莫可捉摸！

梅紅衫子少女左足踝負了傷，只是仗着「捉迷藏身法」，閃避遊走，清玄道人這一施展出他的看家本領來，人影縱橫，爪影參差，不由得心頭也暗暗驚凜不止，只顧左一俯身，右一側身，小心翼翼的乘暇蹈隙，用心閃避。

這才發現那老道士的許多人影，只是幻影罷了，自己鑽過去的時候，幻影就立時隱沒不見，但因雙方動作都極爲快速，梅紅衫子少女也有幾次遇上險招，差點被清玄道人的爪指抓上，驚出了一身冷汗。

卓少華先前還替梅紅衫子少女擔心，但看到後來，一顆心也漸漸放了下來，清玄道人武功最高，梅紅衫子少女的「捉迷藏身法」，已足可應付了。

就在此時，只聽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：「這位道友請住手如何？」

清玄道人不知來了什麼人？立卽聞聲停手，回首看去，只見三丈外，站着一個髮綰白玉簪，身穿白葛道袍的老道人。

這老道人手中拿一柄白鵝毛扇，生得臉色紅潤，又嫩又白，滿頭白髮如銀，頦下三尺拂胸銀髯，當眞童顏鶴髮，仙風道骨，望之如圖畫中人！

清玄道人不識這老道來歷，但任何人都可看得出這老道人決非尋常之輩，這就打了個稽首道：「道兄鶴駕光臨，不知有何見教？」

白葛道袍老道人微微一笑道：「道友大概是茅山通天觀清玄道友了？」

清玄道人忙道：「正是貧道，道兄道號如何稱呼？」

白葛道袍老道人謙冲一笑道：「貧道一元子，雲遊至此，發現道友和這位小姑娘纏鬥未已，道友一派名宿，這位小姑娘也是曾經高人指點，使的是黃山醉道友的『迷仙步』，若無不解之仇，何苦非拚博不可，貧道特地來替雙方作個調人的。」

清玄道人聽說梅紅衫子少女使的竟是黃山醉道人的『迷仙步』，心頭暗暗吃了一驚，（二十一）

金笛玉芙蓉

東方玉

這麼說，這小女娃必和醉道人有着極深的淵源了！醉道人不但是武林前輩，而且和自己先師是好友，招惹了他，只怕連大師兄也擔待不下來。

既有這位道長出面調停，正好藉此下台，心頭一動，立即稽首道：「道兄好說，貧道本無難爲這位小姑娘之意，既有道兄一言，貧道敢不如命？」

一元子微笑頷首，轉臉朝梅紅衫子少女藹然一笑道：「小姑娘，貧道和醉道友相識數十年，妳是醉道友的門下？」

梅紅衫子少女搖搖頭道：「不是。」

一元子忽然咀皮微動，似是以「傳音入密」之術，朝她說了幾句，然後含笑道：「小姑娘，還是隨貧道走吧！」

說完，手搖鵝毛扇，轉身就走。

梅紅衫子少女點點頭，果然跟着他身後而去。

卓少華心智受迷，這三個月雖然已經因內功精進，清楚了很多，總是並未解去，頭腦簡單，不能作思考和判斷之事，因此目覩梅紅衫子少女隨着一元子而去，覺得也並無不對。

清玄道人究是老江湖了，他感到這一元子出現得似嫌突兀，尤其梅紅衫子少女忽然會一言不發，跟着他去，也令人不無可疑之處，心中雖有疑念，但人家已經走了，何用自己多管閒事，也就率同四個道人，匆匆離去。

卓少華隱身樹後，眼看曲終人散，也就從樹後躍出，循着小徑走去，只見一條青影迎面奔行而來，這人過身法極快，只過眨眼工夫，已到眼前。

那是一個一身青衣、青絹包頭的女子。

這條山徑本來不寬，卓少華看來的是個女子，立時站到道左，讓她先行。

那青衣女子正待擠身而過，忽然口中輕「咦」一聲，腳下乍然停住，叫道：「少華，是你！」

卓少華早就聽老哥哥說過，自己叫做卓少華，並不叫王阿大，但這次從百丈峯下來之時，老哥哥一再叮囑自己，不論遇到什麼人，都要仍說自己是王阿大，不可說卓少華，這樣才能找得到害自己的人。

卓少華總是迷藥未解，無法了解老哥哥的意思，但老哥哥說出來的話，總是對的。

現在那青衣女子叫自己少華，他微微搖頭道：「在下不是卓少華，在下叫王阿大。」

青衣女子定睛看着他，只覺他不但面貌和卓少華一般無二，連說話的聲音也和卓少華無異，心中甚是奇怪，說道：「你明明就是卓少華，怎說不是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在下眞的不是卓少華，這位……姑姑大概認錯人了。」

青衣女子鳳眼之中，閃着驚疑之色，她越看他越像卓少華，簡直是一分不差，這就哼道：「我是你五師叔，你怎麼連師叔都不認識了？」

五師叔就是青娘子許瑞仙。

卓少華只覺她蛾眉淡掃，鳳目含威，約莫三十出頭年紀，生得體態輕盈，這人，自己果然很面熟，好像是很熟很熟的人，但却一點也想不起來。

他在臨行之時，老哥哥曾經敎了他許多話，那都是應付穆七娘的，他也牢記在心，但老哥哥總不能敎他對什麼人說什麼話。

因此許瑞仙問他怎麼連師叔也不認得了？他遲疑的望着許瑞仙，說道：「在下不知道，在下覺得妳是有些面善。」

這話當然答得不對！

許瑞仙目射精光，注視着他，問道：「你看到我覺得很面善，是不？你再想想看，我是你五師叔，你想得起來，想不起來？」

卓少華搖頭道：「我想不起來。」

他究是神智被迷，說得很坦誠。

許瑞仙心頭暗暗震驚，訝然道：「你被人迷失了神智？」

卓少華又搖搖頭道：「沒有，我不是卓少華，我叫王阿大。」

「王阿大？」許瑞仙心中暗道：「王阿大這名字，一聽就知不是眞名字。」

這就急着問道：「你再想想看，三個月前你和你師父、四師叔一起到那裡去的？你師父和四師叔呢？他們都在那裡？你想得起來麼？」九眺先生和董仲萱、卓少華三人，在三個月前突然失蹤，她就是找他們來的。

卓少華依然搖着頭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許瑞仙道：「你一定要想，仔細的想想看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眞的想不起來，一點也想不起來，我……我不知道。」

許瑞仙道：「那你怎麼會一個人在這裡的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在下只是路過這裡。」

許瑞仙道：「你是到那裡去呢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……我也不知道。」

許瑞仙忖道：「看來他果然被人迷失了神智，否則怎麼會自己要到那裡去都不知道的？」一面問道：「你從這條路來，有沒有看到師妹高美雲，嗯，我是說一個穿紅衣服的女孩子？」

卓少華聽她提起穿紅衣的女孩，不覺點點頭道：「有，在下方才還看到她的。」

「唉，你也眞是的。」

許瑞仙問道：「你看到美雲，怎麼不招呼她呢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在下不知道她叫美雲。」

許瑞仙心知他心智被迷，只得問道：「你看她往那裡走的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在下是跟着四個茅山道士來的，好像昨晚她傷了兩個茅山門下，她左脚踝還中了一支梅花針，和四個道士打起來了，在下就躲在大樹後面，本想怕她不敵，抓了一把石子，準備暗中助她，後來她使出『捉迷藏』的身法，四個道士的劍陣也奈何她不得……」

許瑞仙一驚，說道：「你說他們列出了『分光劍陣』，這茅山派也欺人太甚，難道沒看出她的劍路來，啊！後來呢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後來來了一個叫清玄的老道士，他把四個道士喝退，說她是魔教的人，要拏她回山。」

「唉！」許瑞仙氣得嘆了口氣道：「清玄是個活寶，他活了一大把年紀，也沒問問清楚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他問了，是穿紅衣的姑娘不肯說，兩人又動起手來了。」

許瑞仙聽得大急，說道：「美雲怎麼會是活靈官的對手呢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但她使出了『捉迷藏』的身法，那老道士也沒勝得了她。」

許瑞仙問道：「後來呢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後來又來了一個老道士，勸他們不要傷了和氣，那紅衣姑娘就跟老道士去了，茅山道士也走了。」

許瑞仙聽說徒兒跟著老道人去了，心頭更是一急，問道：「你知道那老道人是誰嗎？」

話聲出口，心想卓少華心智被迷，只怕也不會知道的了。

卓少華道：「我知道，他叫一元子。」

「一元子？」

許瑞仙從未聽說江湖上有一元子這麼一個人，問道：「他長得如何一個樣子？」

卓少華想了想道：「那老道人白髮如銀，白鬚飄胸，手裡拿一把白鵝毛扇，看去很和氣。」

「白髮白鬚，手裡拿一把白鵝毛扇……」

許瑞仙沉吟着問道：「那老道人身上穿的是什麼呢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他身上……哦，穿的是一件白色的道袍……」

「糟了！」許瑞仙神色不由得大變，急道：「身穿白色道袍，手拿白鵝毛扇的，那不是魔教教主神扇子？唉！美雲怎麼會跟他走的呢？快說，他們往那裡去的？」

卓少華伸手一指道：「那老道人是朝南去的。」

許瑞仙這下眞是急得頓脚，說道：「少華，快跟我走，咱們追上去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不是卓少華，我……我叫……我叫……」

許瑞仙知道和他說不清，伸手一把抓住卓少華的手腕，喝道：「你不用多說，快隨我走。」

以卓少華目前的武功，別說青娘子許瑞仙，就是比青娘子武功再高一倍的人，也扣不住他，但卓少華雖然神志被迷，不知她是自己的五師叔，總因許瑞仙是個女的，把她看作了姑姑，自然不好運功掙脫，只得跟着她奔行。

許瑞仙因二師兄九眺先生和四師兄董仲萱的失踪，卓少華又神志不清，如今徒兒又跟着魔教教主神扇子而去，如今她是眞的急瘋了心，一路上也沒有和卓少華說話，只是拉着他的手，儘量提吸眞氣，放足疾奔。

卓少華自然也不會和她多說，他如今練成了「九陽神功」，用不着和許瑞仙一樣，提吸眞氣，全身眞氣自然流注，身子輕微得像一片浮雲，任妳許瑞仙奔行得多快，拉着他同行，都不會感到絲毫吃力。

這一陣奔行，走的都是山間小徑，但兩人脚下極快，片刻工夫，已趕了幾十里路程，一路上那有神扇子（一元子）和高美雲（梅紅衫子少女）的踪影。

再往前已有村落，許瑞仙一個女子，自然不好再拉着卓少華的手奔行，這就脚下一緩，鬆開了卓少華的手，問道：「你會不會記錯，那老道人是朝這條路上來的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他們朝這裡來，決不會錯，我們一路奔行而來，只有這一條路可走。」

許瑞仙心中暗暗奇怪，忖道：「若說他神智被迷，他好像又很清楚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」

兩人趕到石母嶺，天色已將傍晚，許瑞仙走在前面，突聞前面傳來一聲嘹亮的長笑，光從這笑聲中，就可以聽出此人一身功力，奇高無比，不覺脚下一停，回頭朝卓少華低低的道：「這笑聲來得突兀，咱們過去看看，但你千萬不可出聲」

卓少華點點頭道：「在下知道。」

許瑞仙朝他打了個手勢，閃入林去。

卓少華跟着掩入深林，緊隨許瑞仙身後而行。

不多一回，便已轉過一重山脚，只見山麓間正有一羣道士，各據一方，形成敵我對壘之勢。

這兩方道士，東首的一批，人數較多，不下百餘人，爲首的兩個道人，一個頭椎烏木簪，身穿灰布道袍，面容瘦得皮包骨的老道人正是茅山派通天觀主清虛道人，另一個身材高大的老道，則是他師弟活靈官清玄。

對方站在西首的總共不過十來個人，爲首的人，正是那個身穿白葛道袍，手持白鵝毛扇的白髮白鬚老道一元子。

他身邊站着一個一身梅紅衫子的少女，不是高美雲還有誰來？

另外還有一個身穿白色道袍的中年道人，七個俗家裝束的人。

許瑞仙一眼看到徒兒果然也在這裡，心頭不期爲之一緊！

卓少華朝前一指道：「那紅衣姑娘和老道人，都在那裡了。」

許瑞仙因雙方形勢，已經劍拔弩張，大有一觸卽發之勢，這兩邊的人，都不好惹，自己一人，孤掌難鳴，看來救人之事，只好相機而行了，心念一轉，急忙低聲道：「快別作聲，我們先看看情形，不可驚動了他們。」

她先在一棵大樹之後，蹲身伏下。

卓少華也跟着蹲下身子。

只聽茅山通天觀主清虛道人打了個稽首道：「道兄鶴駕來了，事情就好辦了，令高徒連傷敝派多人，道兄總有個交代吧？」

一元子又是一聲清朗的長笑，（方才那聲長笑，敢情也是他發的了）手搖白鵝毛扇，徐徐說道：「道兄此言差矣，本教門下，把率先出手傷人，懸爲禁律，小徒萬象係奉貧道之命，向茅山通天宮下書而來，怎會行兇傷人？道兄最好先查查門下，是否有依仗人多勢衆，恃強凌人之處？」

他一臉笑容，說話甚是從容，聽來似乎茅山派確有仗勢凌人之處。

「吠！」活靈官清玄雙目圓瞪，洪聲喝道：「道兄怎可如此說法？你令高徒連傷茅山門下二十餘人，難道還是茅山派理屈不成？」

（二十二）

金笛玉芙蓉

東方玉著

他生性火爆脾氣，說話之時，已然越衆而出，大有動手之意。

一元子望着他淡淡一笑道：「道友方才還在前山率衆欺負這位小姑娘，還是貧道勸解下來的，可見你道友並未在場，並沒有目擊其事了！」

他伸手一指高美雲，接下去道：「再說貧道和你們掌門觀主說話，是非未明之前，道友最好站到邊上去，那有你說話的份兒？」

手中鵝毛扇輕輕朝清玄道人揮了一下。

清玄道人聞言不由大怒，正待發作，但不知怎的，臉色突然大變，脚下往後連退了四五步之多。

他身爲茅山派通天觀二觀主，被人輕輕一搧，竟然震退了四五步，這口氣如何嚥得下來，口中大喝一聲，身形撲縱而起，揮手一掌，朝一元子當胸擊到。

一元子回過頭去，朝清虛道人微笑道：「道兄現在看到了，貴派之人，竟是如此欺人？」

他回頭說話，對清玄道人這一掌，竟然恍如不見，也沒見他躲閃。

清玄道人挾怒發掌，這一記掌力雄厚，勢道極爲剛猛，若是被他擊中前胸，不死也必受重傷無疑，那知清玄道人一掌擊下，一元子話聲甫落，只是朝他笑了笑。

清玄道人却突然悶哼一聲，雙膝一軟，倒在地上。

這一下直瞧得茅山派的人大吃一驚，不待觀主吩咐，一陣鏘鏘劍鳴，早有十幾個道士長劍出鞘，一躍而出，把一元子圍了起來。

他們這一躍出，自然立時列下了「大分光劍陣」。

清虛道人也在此時緩步走出，沉喝道：「道兄，我茅山派和貴教一向河水不犯井水，道兄把貧道師弟怎樣了？」

一元子呵呵笑道：「道兄好說，貧道遠上茅山，本是拜會道兄而來，怎奈道兄門下，一再對貧道師徒，引起誤會，剛才貴派二觀主向貧道驟下殺手，是道兄親目所覩，現在貴派門下又列下劍陣，把貧道困在中間，道兄一派掌門，不叱退貴派門下，反而責問起貧道來了？」

他口氣稍頓，接着道：「清玄道友只是用水過猛，自己蹩住了氣，貧道連手也沒動，總是事實，道兄再不把貴派閒人喝退，貧道只好不客氣了。」

這時茅山門下早已把清玄道人救起，只是他依然雙目緊閉，並未醒轉。

清虛道人神色凜然道：「道兄如此欺人，那是當眞沒把茅山派放在眼裡了。」

他沒有把列「大分光劍陣」的喝退。

一元子淡淡一笑，伸手用白鵝毛扇指指圍着他的十六名茅山門下道人，說道：「道兄不把他們喝退，當眞以爲區區陣勢眞能困得住貧道了。」

他羽扇這一指點，似乎有着極大魔力，茅山門下十六名道人竟然抵受不住，功力較差的登時當場摔倒了七八個，其餘的人也立足不住，跌跌撞撞的往後連退。

一元子忽然身如飄風，一下到了清玄道人身邊，左手一探，已挽住了他的手臂，含笑道：「貧道正要和道兄共商大計，門下一時誤會，不提也罷，咱們有話且到貴觀再作詳談如何？」

清虛道人身爲茅山派通天觀觀主，一身武功，足有數十年修爲，在江湖上，也是聲名久著的人，竟然被他一把挽於手臂，絲毫沒有反抗之力。

這下，直看得青娘子許瑞仙心頭大爲凜駭！

一元子不待清虛道人回答，羽扇一揮，藹然笑道：「沒事了，大家走吧！」

他手挽清虛道人，兩人並肩當先就走。

一元子門下八個弟子自然立即跟着師父就走。

茅山門下驚疑不定，但看觀主並無話說，已和他同行，也只好跟着走去。高美雲竟然也隨着一行走去。

許瑞仙看得大急，身形一閃而出，大聲叫道：「徒兒，爲師正在到處找妳，妳快回來。」

高美雲聽到師父的喊聲，脚下一停，臉有喜容，口中叫了聲：「師父。」

回身奔來，一面朝卓少華驚喜的道：「卓大哥，你也來了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不是卓少華。」

許瑞仙只當徒兒被一元子用魔法迷去神志，如今看他神志清楚，並未被迷，心頭總算放寬了不少。

一元子也在此時停步轉身，望望許瑞仙含笑道：「方才躲在林後的就是二位了？」

許瑞仙聽得不禁一怔，暗道：「原來自己隱身樹後，他早已看到了。」

一面略爲抱拳，說道：「道長神目如電，許瑞仙不勝欽佩，我是一路追尋小徒來的，她開罪茅山道兄之處，多承道長照料，許瑞仙在此併致謝忱。」

「哦，哦！原來姑娘就是六合門的許女俠，貧道失敬了。」

一元子生成童顏鶴髮，看去眞是一派仙風道骨，說話之時，更是笑口常開，十分和藹，接着用羽扇一指高美雲，續道：「貧道不知這位姑娘，乃是許女俠的高徒，她和貧道有緣，貧道意欲收她爲記名弟子，不知許女俠意下如何？」

許瑞仙一楞，心知今日之事，只怕甚爲棘手，一面答道：「高美雲在名義上，雖是我的門下，但如蒙道長垂青，這是她的福緣……」

一元子沒待她說下去，笑吟吟的道：「這麼說許女俠是同意了。」

許瑞仙道：「因爲她是我三師兄的女兒，要三師兄同意，才能算數，我這師父也作不了主。」

「哦！」一元子輕哦一聲道：「原來她還是六合門掌門人高施主的女公子，這就好極了，貧道和高施主方外好友，貧道要收他掌上明珠做徒弟，他自無不允之理。」

說到這裏，不待許瑞仙開口，用羽扇朝高美雲輕輕招了招，含笑道：「小姑娘，妳隨貧道走吧！」

說也奇怪，他羽扇這輕輕一招，高美雲眞要跟着他去，一聲不作，舉步欲走！

許瑞仙看得大吃一驚，急忙一把抓住她的手腕，說道：「美雲，就是掌門人會答應妳拜在這位道長門下，妳也總得回家禀明三師兄之後，再來不遲。」

高美雲道：「師父，妳說什麼呢？」

她給許瑞仙這一拉，神志又忽然清醒了。

一元子臉色微微一沉，說道：「許女俠，貧道說過要這小女娃跟貧道走，就得跟貧道走，高施主面前，自有貧道擔待，許女俠何故作梗？」

這話，已有翻臉之勢了。

許瑞仙究是六合門五俠之一，不能對人太以示弱，何況情勢擺在眼前，除非妳讓高美雲跟着他走，否則，妳說得最軟弱，也無濟於事。

她心念閃電般轉動，忽然冷冷一笑道：「神扇子，你不知道她是我徒弟麼？」

一元子大笑道：「江湖上學藝，另投名師的多得是，這有何稀奇？」

許瑞仙怒聲道：「但拜師也須得人家同意呀，豈能勉強？」

一元子道：「貧道幾時勉強了？」

許瑞仙道：「你既不勉强，我是高美雲的師父，我帶着她走，那裡不對了。」

「本來沒有什麼不對。」一元子道：「只是貧道也要帶她走，所以許女俠帶她走就不對了。」

這話當然是强詞奪理之言，但從他口中說出來，好像他理由很充足一般！

許瑞仙聽得一呆，哼道：「你憑什麼要帶她走？」

一元子大笑道：「因爲貧道和高掌門人是方外老友，二來此女和貧道有緣，三來……哈哈，許女俠，依貧道之見，妳不用再作難了，因爲貧道說出來的話，一向重如律令，沒人敢違拗的，觸怒貧道，對妳許女俠並沒有好處。」

到了此時，許瑞仙已知無法善罷，不覺抗聲道：「你待怎的？」

一元子羽扇一指，微笑道：「憑妳許女俠，還不是貧道的對手呢！」

許瑞仙方才看他羽扇一搧，就把茅山派門下十六名道人列成的「大分光劍陣」，一齊震飛出去，心知厲害！急忙身形飄動，向側閃避，右手一抬，正待掣劍！

那知自己明明已經避開了對方一記扇勢，但覺一股無形而又力道奇强的暗勁，還是朝身上橫撞過來，一時站不住椿，還是被震得後退了四五步之多！

卓少華站在許瑞仙的身後，急忙伸手把她扶住。

一元子覩狀，不由得大笑一聲道：「我說如何？許女俠去休！去休！」

他話聲方出，手中羽扇接連揮了兩揮。

這兩揮不打緊，許瑞仙陡覺一道陰勁，有如波濤般湧撞過來，勢道之强，决非自己所能抗拒，心中暗叫一聲：「不好！」

但此時閃避已是不及，若不出手封拒，只怕更糟，急切之間，只好運起全力，雙掌當胸推出。

就在此時，她忽覺有一股炙熱得如同炭火一般的熱氣，透入體內，循臂而上，兩道熱氣，隨掌而出！

這一陰一陽兩股氣流，都是無聲無形，外人看不到一點朕兆，兩氣相接，也不聞砰然聲響；但一元子這兩扇，許瑞仙居然硬接了下來。

她接住對方兩扇，旁人也看不到的，只是許瑞仙依然好好的站着，並未被他震得後退而已！

這下許瑞仙自然感覺得出來，心下暗自驚異，忖道：「難道剛才這股炙熱氣流，會是卓少華發出來的？他那來這大的功力，莫非他眞的不是卓少華麼？」

要知那一元子發出來的乃是純陰之勁，卓少華練的「九陽神功」，恰是純陽之氣，故而二氣一觸之後，即被化解於無形了。

一元子同樣心頭猛然一怔，他想不到自己搧出去的陰功，竟會被六合門的一個女子破去，雙目神光連閃，呵呵大笑道：「許女俠果然高明得很！」

他左手本來還挽着清虛道人的手臂，此時忽然回過頭去，含笑道：「道兄且請稍待，等貧道收拾了這位許女俠，再走不遲。」

口中說着，左手已經騰了出來，右手把羽扇往腰帶上一插，雙手向天作勢，五指連抓，然後目注許瑞仙，徐聲道：「許女俠接貧道一招試試如何？」

向空連抓的雙手，突然十指伸屈不停，朝許瑞仙凌空抓來！

他這回是正式出手，自然和方才羽扇輕搧，大不相同，雙手一抓，立時有十道勁直如矢的銳風，參差不齊的挾着輕嘯，激射而至！

許瑞仙早已撤出長劍，口中清叱一聲，揮劍朝上封去。

因爲對方十道指風，長短不齊，射到之時，也有先有後，許瑞仙長劍乍揮，剛和對方兩道指風乍接，已然感覺不對，那兩道指風，竟然如同實質，重逾千鈞，手臂方自一震！

對方第三、第四道指風，已經緊接而至，但聽「喀喇」一響，長劍已被齊中震斷！

卓少華究竟心志被迷，他第一次因許瑞仙被對方震退，伸手去扶之際，發出了「九陽神功」；但這回，許瑞仙撤出劍來，他已經放開了手，沒有把「九陽神功」再輸送過去，許瑞仙自然擋不住了。

這時卓少華驟覩許瑞仙長劍折斷，急忙搶出，右手一揮，把新買的一支竹笛，擋在前面，他只是隨手揮動，但笛頭所指，正好把對方十道參差射到的指風一齊接住。

但一元子這十道指風，每一記都重逾千鈞，卓少華練的「九陽神功」雖經長風子輸給他二十年功力，若和一元子數十年功力相較，還是差得很遠，因此接是接下來了，一個人還是被震得連退數步之多！

許瑞仙眼看自己連人家兩記指風都接不住，長劍就被震斷，卓少華却以一支竹笛，接下了對方十道指風，細看他出手招數，確非六合門的手法，心想：「這麼看來，他當眞不是卓少華了！」

一元子做夢也沒想到這個弱冠少年竟能以一支竹笛，接下自己十道指風，功力之强，當世武林，除了自己，已不可多得，心下不禁大爲驚奇，從雙目之中迸射出兩道線一般的金芒，注視着卓少華呵呵一笑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叫王阿大。」

一元子又道：「尊師是誰？」

卓少華搖搖頭道：「我沒有師父。」

一元子看他神情，似乎有些戇氣，心中更覺奇怪，問道：「那你這一身所學，是跟什麼人學的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許瑞仙道：「少華，我們走吧！」

一手拉着高美雲，正待轉身。

一元子朗笑一聲道：「許女俠要走麼？」

許瑞仙哼道：「道長還待怎的？」

一元子陰笑道：「貧道要看看這位小兄弟的武功路數，不知他肯不肯再接我三掌？」（二十三）

卓少華道：「三掌就三掌。」

一元子大笑道：「好，好，這位小兄弟果然爽快得很。」話聲方出，接着喝道：「那你就接着了。」

右手疾發，一掌朝卓少華拍了過來。

許瑞仙忙道：「你小心些。」

卓少華同樣右手一豎，迎了出去，掌勢未接，陡覺他掌上隱含一種陰寒之氣，不禁心頭一震，急忙閃身向旁側讓開。

他這一閃身，使出了「天龍身法」，雖然只是輕輕一閃，却已把一元子的一記掌勢，躲了開去。

一元子目中神光閃動，說道：「小兄弟這一記身法，極似貧道昔年一位舊友，好，你再接貧道第二掌。」

話聲中，右手抬處，又是一掌拍了過來。

卓少華給他一說，突然想到老哥哥說過，在沒找到穆七娘之前，自己不可炫露武功，自己怎的忘了？

但此刻既已動上了手，就不得不出手了，尤其一元子這一掌，就是要逼他施展身法，名雖一掌，實則忽左忽右，變化靡定，除非你和他硬接，若要躲閃，就得連使幾個身法，變換幾個方位不可。

卓少華心頭不禁大急，這一急，不由得想起方才看到高美雲使的「捉迷藏身法」來，而且這種身法，他還記憶猶新（本來就是他和高美雲在六合山芙蓉峯下，和醉道人一起捉迷藏，醉道人使的奇特身法）一時無暇多想，急忙上身一側，一下就轉到了一元子的身後。（醉道人此一身法，原名「迷仙步」）

高美雲低聲道：「師父，妳看卓大哥使的就是捉迷藏的身法啊！」

一元子這一掌掌勢還未使全，卓少華人影已杳，他功力何等精純，身側微風閃過，便已知道卓少華到了身後，細看這一式身法，又不似昔年對頭的路數，心頭也感到這年輕人使人莫測高深。

當下緩緩轉過身去，臉含微笑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咱們說好了，你接貧道三掌的，怎麼儘是這般躲躲閃閃，那就一掌也沒接了。」

卓少華究是心智尚未恢復清明，人家出言相激，他聽來覺得人家說得很對，就說道：「接就接，你使來就是了。」

「好！」一元子陰笑一聲，果然又是一掌，拍了過來。

這一掌，他五指晃動，掌勢出得極為緩慢，但掌勢才出，已然幻起了無數手掌的影子，只見每一隻手掌，五指都在晃動，明知這許多手掌，都是幻影，却看不清他那一隻手，才是眞正擊出的手掌？

卓少華已知自己遇上了一種罕見的奇幻掌法，別說無數手掌，使你眼花撩亂，單是每一隻手掌近身生寒的陰氣，已使人有難以抵受之感！

卓少華愈看愈被他幻影所迷，無法出手，心頭一急，口中大喝一聲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揚手一掌劈了出去。

就在此時，突聽有人喝了一聲：「賢弟接不得，速退！」

一道人影，快得如同飛虹一般，由横裡激射而來，一下落到卓少華身側，人剛站穩，右手已然揮起，掌勢連轉，快如電閃朝前擊出。

卓少華雖然聽到喝聲，但他掌勢已出，並未依言退下。

但聽「拍」「拍」兩聲，卓少華和另一個人同時被震得脚下跟蹌，後退了三步之多！

卓少華接住了一掌，但覺對方手掌冷得如同寒冰，和他抵過的手掌，居然凍得五指隱隱發麻！

那人也接住了一掌，却比卓少華多退了兩步。

這人是聲到人到，來得實在太快了，先前大家看到的只是一道藍影，直到此時，他和一元子對了一掌之後，又連退了五步，才站停下來，大家才看清他的面貌。

這人原來是個藍衫少年，年歲和卓少華差不多，生得面貌清俊，只是此時臉色蒼白，敢情這一掌硬接下來，有些氣機不順，正在閉目調息！

許瑞仙根本不認識此人，聽他方才口稱「賢弟」，似乎是王阿大的兄長了？心想：「以他方才的來勢，身法奇快，一下就接住了神扇子一掌，此人一身武功，分明遠勝自己甚多，不知他究竟是誰？」

一元子同樣感到無比驚詫，自己這記「迷幻掌」，暗寓玄冰眞氣，普天之下，能接得下的人，已是屈指可數，這兩個年輕人，雖說是兩人合接自己一掌，總是被他們接下去了！

後來一個（藍衫少年）雖然血氣浮動，似乎並無大礙；但那王阿大除了被震退三步，却居然絲毫無事！

這兩個年輕的在此出現，決非偶然，莫非他們會是……

若眞是那人門下，門人在此出現，師長可能也在附近了！

自己出山不久，尚有大事待辦，看來不宜在此逗留了。

這原是一瞬間的事，卓少華後退了三步，（他練的「九陽神功」，原是「玄冰眞氣」的尅星，但他只有老哥哥輸給他的二十年功力，一元子却有數十年潛修之功，故而無法尅制對方，但「玄冰眞氣」却也傷不得他）不知剛才替自己接了一掌的人是誰，急忙回頭看去，只覺那藍衫少年極為面熟，好像是很好的朋友，心知這人可能是自己舊識，只是記不起他是誰來了。

當下就緩步走到藍衫少年身邊，問道：「兄台怎麼了？」

這時一元子已有退走之意，只聽他呵呵一笑道：「小兄弟果然好俊的功夫，三掌已過，咱們後會有期，貧道告退了。」

金留玉芙蓉

東方玉 文

他不待卓少華回答，依然挽了清虛道人的手臂，含笑道：「有勞道兄久候了，咱們走吧！」

兩人並肩行去，一元子門下和茅山派的道士，也緊隨他們身後而去。

許瑞仙眼看一元子自找台階走了，看樣子，似乎對這藍衫少年甚為忌憚，（外人看來，確然如此）心中却猜不透藍衫少年的來歷，暗想：「如能從他口中探出他的師門淵源，這王阿大的來歷，也可以弄清楚了。」

這就舉步朝藍衫少年身邊走去。

卓少華因藍衫少年正在運功調息，也一直守在他身邊。

約莫過了一盞茶的工夫，藍衫少年緩緩睜開眼來，吁了一口氣，才含笑道：「愚兄只是受了他一些寒冰之氣，剛才已把它悉數逼出體外了，賢弟沒事吧？」

他蒼白的臉色，此刻果然很快已恢復過來，紅潤如玉！

卓少華道：「還好，方才和他手掌一接，他手掌比冰還冷，把我手掌凍得隱隱發麻，現在早就沒事了，哦，兄台是……」

藍衫少年一怔道：「賢弟不認得愚兄了，我是藍允文呀！」

卓少華微微搖頭道：「兄台說的一定是卓少華了，在下不是卓少華。」

藍允文聽得大奇，問道：「那兄台是什麼人呢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叫王阿大。」

「王阿大？」

藍允文一雙眼睛望着卓少華，說道：「這不可能，你明明就是卓賢弟……」

許瑞仙心中暗道：「原來他是卓少華的朋友，不是王阿大的朋友，那就不可能從他口中問出王阿大的來歷了！」

高美雲道：「你明明就是卓大哥咯，方才我看你使的就是『捉迷藏』的身法，一點也沒錯。」

卓少華笑了笑道：「那是在下看姑娘使的時候，記下來的，方才被那道士逼急了，才姑且一試。」

高美雲拉着師父的手，急叫道：「師父，他明明就是卓大哥，他怎麼不肯承認呢？」

許瑞仙道：「徒兒，他說不是少華，也許眞的不是了。」

高美雲不依道：「師父，他一定是的，徒兒決不會看錯，他是卓大哥。」

許瑞仙暗暗捏了她一下手掌，一面朝藍允文含笑道：「這位藍少俠，大概和卓少華很熟吧？」

藍允文道：「在下和卓少華是結義兄弟，二位是……」

許瑞仙含笑道：「我是卓少華的五師叔，她是我門下高美雲。」

藍允文拱拱手道：「原來是許女俠，高姑娘，在下幸會。」

許瑞仙道：「藍少俠一身所學，迥異常人，不知是那一門派的高弟？」

藍允文淡淡一笑道：「在下粗淺武功，出之家傳，倒教許女俠見笑了。」

家傳武學就沒有門派了。

許瑞仙自然知道他不肯說，也就一笑置之，說道：「我們就是出來找卓少華的，他失蹤已有三月之久，剛才遇上這位王少俠，我也只當他就是少華……」

卓少華接口道：「在下眞的不是卓少華。」

藍允文從他面貌、舉止、口音，已可斷定他必是卓少華無疑，只是他不明白卓少華何以堅不承認？心頭不禁疑念叢生，朝許瑞仙拱拱手道：「這位王兄，既然不是卓賢弟，也許眞是面貌相同，也說不定，許女俠賢師徒那就請吧。」

說到這裡，一面暗以「傳音入密」朝許瑞仙道：「許女俠且請先行，在下想和他同行，也許可以查問出一些眉目來，亦未可知。」

許瑞仙想想自己既然問不出名堂來，讓他仔細盤問盤問也好。這就點點頭道：「藍少俠說得是，美雲，咱們走吧！」

高美雲道：「師父，他一定是卓大哥，他……」

許瑞仙道：「天下面貌相同的人多得是，據為師看，他確然不是少華了。」

拉着高美雲的手，一面朝二人點頭為禮，朝山徑上行去。

高美雲雖被師父拉着走去，却不時的回頭朝卓少華看去，似乎有些依依難捨！

藍允文看在眼裡，心中暗道：「這高姑娘對卓賢弟倒是情有所鍾呢！」

一面走近幾步，一手拉着卓少華在一塊大石上並肩坐下，含笑道：「賢弟，你方才說的大概不是眞話了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說的都是眞話。」

藍允文微笑道：「你明明是卓賢弟，為什麼要說是王阿大呢？」

卓少華急道：「我眞的是王阿大。」

藍允文臉上現出懇切之色，徐徐說道：「賢弟，你總記得愚兄和你義結金蘭，情同生死，你有什麼困難之處，只管說出來，就算有天大的事，愚兄都可以給你擔待，你說給愚兄聽聽，究竟是為了什麼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沒有困難，眞的沒有。」

藍允文任他怎麼說，也不會相信他是王阿大，但只是想不出他何以硬要說他是王阿大呢？望望他，淡淡一笑道：「賢弟，你再想想看，你身邊可有一方玉珮？那珮上雕刻的是一株九蕙蘭花……」

「沒有。」卓少華道：「我身上沒有玉珮。」

藍允文看他堅決不肯承認，也並不在意，笑了笑抬頭望望天色，說道：「時間不早，王兄既然不是卓賢弟，但總是和卓賢弟生得極像，這也是緣吧，在下想請王兄到前村酒店小酌，王兄肯賞臉麼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藍兄既然盛情見邀，兄弟却之不恭，只好奉陪了。」

藍允文大喜道：「那就走吧！」

兩人並肩而行，不多一回，便已趕抵金村，這裡正好有一間茶館兼賣酒食的小店。

藍允文抬手道：「王兄請先。」

卓少華當先跨進店門，藍允文走在後面，從袖中丟出一顆石子，也學步跟了進去。

他這顆石子，隨手一丟，就無聲無息的嵌在小店門口左首牆角上，那是一顆圍棋子大小，半黑半白的石子，平常人當然不會去注意到它；但識得這顆石子的人，自然最知道它的用處了。

兩人剛在一張座頭上落坐，便有店家趨了上來，哈着腰問道：「二位公子要些什麼？」

藍允文道：「先沏兩盞好茶，有好的酒菜，只管送來。」

店伙連聲應是，同道：「公子爺要喝什麼酒？」

藍允文道：「花雕。」

店伙匆匆退去，接着就送上了兩盞香茗。

藍允文擧起茶盞，輕輕喝了一口，他故意和卓少華談些經史百家、詩詞歌賦，這些談話的題材，正是他第一次遇到卓少華，兩人所交談的話頭，他是有意試試他的。

（二十四）

金笛玉芙蓉

文．東方玉

要知九眺先生不僅是六合門的名宿，而且也是一位飽學之士，卓少華自幼受他薰陶，在文學上也奠下了深厚的基礎。

一個人從小唸過的書，一世都不會忘記，他雖然神志受到迷失，但經長風子教他練習「九陽神功」，和輸給他二十年功力之後，神智已經清明了不少，只要有人提醒，就可以慢慢的記起一點來。

因此，藍允文和他提到經史百家、詩詞歌賦，他雖然要遲鈍的加以思索，但大半都能答得上來。

藍允文坐在他對面，他的一擧一動，自然看得清楚，經過這一陣交談，他已可完全確定眼前的王阿大，就是卓少華，從他的言談中，可以看得出他對有些物事，似乎已經不復記憶……

藍允文想着想着，不由得猛然一怔，忖道：「莫非他被人迷失了神智不成？那一定是他爹江南盟主卓清華幹的了！」

想到這裡，不覺暗暗哼了一聲，忖道：「卓清華好大的膽子，他看到我的玉珮，還敢對卓少華下毒，啊，玉珮，不在卓少華的身上，那一定是給他搜去了，他居然敢隱匿不報！」

想到這裡，雙目之中不禁隱含殺氣。

就在此時，店伙正好送來酒菜，抬眼之間，只見卓少華兩眼一直癡癡的望着自己，這眼神，不是和臨別那晚，在鎮江客店中對酌時癡癡的看着自己，一般模樣麼？

他心頭一陣跳動，臉上不由得一紅，忙道：「王兄，咱們喝酒。」

目光一溜，右首座頭上，已經來了一個莊稼漢，正在向店伙要酒菜，走在鄉村之間，只有莊稼漢打扮，才不會引人注意。

藍允文藉着擧杯喝酒之際，暗以「傳音入密」低低的囑咐了他幾句。

那莊稼漢連眼睛也沒朝他看一下，聽完之後，只是輕輕的點了下頭。

藍允文仍然繼續和卓少華低斟淺酌，兩人倒也談得十分投機。

藍允文忽然望望天色，口中「啊」了一聲，失笑道：「我們只顧飲酒談天，天色已經不早，此刻大概已是酉時了，再過一回，天都快黑了，王兄不是還要趕路麼？從這裡去，只有白沙埠才有客店投宿，錯過了宿頭，就麻煩了，你我一見如故，他日有緣，當再作良晤，兄弟也另有事去，那就在此地分手了。」

說完，探懷取出一錠碎銀，賞了店家，就站起身來。

卓少華跟着起身，拱拱手道：「藍兄說得是，兄弟告辭了。」

兩人走出酒店，便自分手，卓少華心中並無一定去處，聽藍允文說出白沙埠有客店可以投宿，就一路往白沙埠而去。

那莊稼漢子等兩人離去之後，也立卽會帳出門，急匆匆的朝白沙埠跟了下去。

× × × ×

夜色漸濃，矗立在蘭赤山山坳間蘭赤山莊，已經沈浸在一片黝黑之中。

突然，一道人影，有如天馬行空，飛掠而來，越過高跳，瀉落天井。

階上暗影中，有人喝了聲：「什麼人？」

那人落到大天井，就擧步往階上行去，口中沉聲道：「速叫鹿昌麟來見我。」

原來這人是個身穿綠袍的白髯老人！

階上兩名廝子一眼看到老人，急忙趨步下階，躬下身去，惶恐的道：「屬下叩見令主。」

綠袍老人一揮手道：「快去。」

一名漢子連聲應「是」，飛奔而去，另一名漢子不待吩咐，搶先進入大廳，燃起了廳上的紗燈。

綠袍老人徐步跨入大廳，剛在上首一把太師椅上坐下。

大廳前人影一晃，有人躬着身道：「屬下鹿昌麟告進。」

綠袍老者道：「進來。」

鹿昌麟急步趨入，又朝綠袍老人躬下身去，虔敬的道：「屬下不知令主夤夜下臨，不克遠迎，還望令主恕罪……」

綠袍老者一揮手，打斷他的話頭，問道：「本座奉命南巡，把此處移交給卓清華之後，一切都還順利麼？」

鹿昌麟道：「回令主，卓盟主秉承令主鈞命，聯絡大江南北武林同道，如今已大半歸附本莊，進行得尚稱順利。」

綠袍老人口中「唔」了一聲，問道：「六合門的九眺先生和董仲萱是卓清華親自處理了送來的麼？」

「不是。」鹿昌麟道：「那是三個月以前的事，司空靖大約對卓盟主起了疑，約了師弟董仲萱，還有他門下的卓少華一同趕來夜探本莊，屬下前一日已經接到卓盟主的飛鴿傳書，業已佈置就緒，正好那天小公主和穆嬤嬤途經這裏，宿在本莊，是穆嬤嬤出手把他們拿下的。」

綠袍老者問道：「他們人呢？」

鹿昌麟道：「是穆嬤嬤吩咐，江南武林人物，應由卓盟主處置，她不便作主，後來卓盟主來了，決定依例行事，把司空靖和董仲萱送回總壇去了。」

綠袍老者問道：「卓少華呢？」

鹿昌麟道：「卓少華是穆嬤嬤帶走了。」

「砰」綠袍老者一掌拍在茶几上，怒聲道：「穆七娘膽敢和我作對，她有幾個腦袋？」

鹿昌麟聽得面無人色，噤若寒蟬，不敢作聲。

綠袍老者問道：「小公主她們可是回去了？」

鹿昌麟道：「屬下前天接到總壇令諭，小公主一個人又偷偷離開總壇，據推測可能是去杭州遊玩，要屬下立卽派人暗中注意，予以保護，穆嬤嬤昨天也趕出來了，只是本莊尚未接到她行踪的信息，大概是趕到杭州去了。」

「好！」綠袍老者道：「你給我傳諭調集本莊現有人手，一起隨我去。」

鹿昌麟躬身應是。

× × × ×

卓少華趕到白沙埠，天色已接近黃昏。

這裡只有一家客店，一排瓦平房，大概一共只有十來個房間，也是因陋就簡，用木板隔的，小地方咯，過路客商只要有個舖，可以歇脚就好，誰還去講究房間的華麗不華麗，舒適不舒適？

卓少華住的是後進右首一排三間西廂房的靠左一間，是在小天井的角落裡。

落下店，伙計可是巴結着送茶水，不停地獻着殷勤。

那是經過這裡的人，大半都是販夫走卒，很少有穿長衫的讀書相公，會在這種地方落店。

卓少華穿着一襲青羅長衫，丰神如玉，像是貴介公子，讀書種子，店伙那得不加倍巴結？

卓少華因方才和藍允文在金村吃過酒食，他不會喝酒，喝了幾杯，就有些醺醺欲醉，這就掩上房門，和衣躺下。

這時天色已黑，店伙掌着燈送來，但因卓少華已經睡了，不敢驚動，正待悄悄退下。

「喂！伙計。」

天井入門處，不知何時來了一位身穿青紗長衫的少年相公，叫着道：「你們有淸淨的上房麼？」

店伙一眼看到進來的又是一位讀書相公，連忙迎了上去，陪笑道：「啊，是公子爺，小店最清淨的就是西廂房了，一共只有三間是單獨的房間，其餘都是四個舖一間的……」

「誰要四個舖的了？」

那少年相公截着他話頭，問道：「我要單獨的房間，你快領我去看看。」

「是、是。」店伙沒命的應是，領着少年相公急步走到西廂房，打開中間一間，陪着笑道：「公子爺，這三間廂房，要算中間最寬敞了……」

少年相公只瞥了一眼，問道：「還有兩間呢？」

店伙道：「左首一間，已經有客人了，住的也是一位公子爺，只有右首這一間了。」

他又領着他走到右首那一間門口，伸手打開了房門。

這一間果然較爲狹小，而且和正屋（正面五間房屋）較爲接近，通舖房間，一個房有時可以住上八九個人，這些販夫走卒，一天下來，汗濕如雨，身上自然有股汗臭，再加他們吃的是生蒜、大葱、如今又是五六月大熱天，接近通舖房間，這股氣味，就熱呼呼的不時傳來。

少年相公掩掩鼻，一聲不作，回頭就走。

店伙急了，跟在他後面問道：「公子爺，你……你老要那一間……」

這聲音幾乎近於哀求。

少年相公走回中間一間，說道：「就是這一間吧，被單都給我換一換，最好要新的。」

「是、是。」店伙就怕他不要，既然要了，這顆心總算定了下來，沒命的應是，說道：「這間房不但寬敞，也通風得多，後面這兩扇窗開出去，就是菜園子……」

「快去。」少年相公道：「你去給我打一盆臉水來，哦，面巾要新的，我自有重賞。」

這「重賞」二字，不知有多大的份量，店伙聽得眼睛一亮，連耳朵都快要豎了起來，連連哈腰道：「新的，新的，這三間客房用的，自然是全新的了。」

卓少華躺在床上，原本沒有睡熟，他自然聽到少年相公的聲音，口齒稚嫩，聽來極爲耳熟，好像又是自己的熟人！

老哥哥說，自己是被穆七娘用藥物迷失了本性，以致神智受蒙，想不起從前的事來，這次下山，老哥哥囑咐過自己，非找到穆七娘，取到解藥，是無法恢復清明的，所以他要自己單獨行動。

隔壁房間，只隔了一層木板，少年相公一擧一動，聲音當然聽得十分清晰，那店伙眞還巴結，一回送臉水、一回送新沏的茗茶，一回又來換新的被單，口中只是陪着笑，討好這位公子爺，自然會旣嘮叨，又解釋的說上一大堆話。

這位少年相公也眞難伺候，一回嫌臉水是冷的，其實現在是大熱天，洗臉何必一定要用溫水？一回又嫌茶葉太粗，喝了咀裏有股味兒。接着又大聲叫喊伙計，敢情還沒用飯，要店伙給他去叫飯菜；但飯菜來了，他又嫌肉片炒得太老，飯是糙米，粗得嚥不下喉嚨，於是他又大聲叫着伙計，把飯菜端下去，要廚房裡給他下麵條。等到麵條送來了，他又嫌太油膩，應該用清湯煨、不該用重油、大概只挑了幾筷，又要伙計端開。

這一來，他胃口全沒有了，索性就掩上房門睡覺。

卓少華睡在他隔壁，來了這樣一位嬌生慣養的公子哥兒，嫌這嫌那，眞比店伙還要吃不消，現在他總算睡下了，以爲可以清淨了，那知少年相公又嫌床板太硬了，翻來覆去，一直睡不好，木板也就不時的發出聲響來。

皇宮裡，有些官兒，叫做侍讀，是陪太子讀書的，這回，卓少華可眞是陪着隔壁房裡的少年相公、大家睡不着了。

一宵過去，天色甫亮，卓少華幾乎一晚沒有好睡，眼看天色已亮，索性不睡了，開出房門，想在小天井中走走。

那知他剛跨出房門，隔壁的那位少年相公也是一晚沒睡，開出門來。

兩人四目相投，那少年相公忽然臉露欣喜之色，口中輕「哦」一聲，搶上一步，一把握住了卓少華的手，叫道：「你是王阿大，你也住在這裡。」

卓少華擧目看去，那少年相公生得眉目清俊，一臉喜孜孜的，笑意甚濃，看去似曾相識，但又想不起他是誰來？不覺楞得一楞，遲疑的問道：「兄台是什麼人？」

少年相公拉着他朝牆角邊走了幾步，四顧沒人，低低的道：「王阿大，你怎麼連我都不認得了，我就是小公主呀！」

卓少華「啊」了一聲，要待張口！

「噓！」小公主輕輕噓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你別叫出聲來，此時此地也不能叫我小公主呀！」

卓少華道：「那我要叫妳什麼呢？」

（二十五）

金笛玉芙蓉

東方玉　文

小公主目光盯着他，輕咦道：「奶娘怎麼沒給你服解藥呢？」

一面接著朝他笑了笑道：「王阿大，我看這樣吧，我本來姓嚴，你就叫我嚴兄好了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但妳是女的啊！」

「叫你別嚷，你又嚷了！」

小公主輕輕在他手背上打了一下，嗔道：「我教你叫我嚴兄，你就叫我嚴兄好了。」

卓少華怔怔的看着她，說道：「妳嗔的時候很好看。」

小公主被他說得粉臉發赧，但心裡却有着一絲甜甜的感覺，輕輕拉了他一下，說道：「我說的話，你聽到了麼？」

「聽到了，聽到了。」

卓少華點着頭道：「妳要我叫你嚴兄。」

小公主甜笑道：「對了。」

卓少華問道：「那妳叫我什麼呢？」

小公主道：「我們跟外人說，我們兩人是同窗好友，你叫我嚴兄，我自然也叫你王兄了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記得，但……但人家問起來，我不知道妳叫什麼名字，該怎麼說呢？」

小公主給他問得臉上又是一紅，幽幽的道：「你問我眞名呢？還是假名呢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妳都說給我聽，我不會告訴人家的。」

小公主紅着臉低聲道：「我叫嚴玉蘭……唉，假名……嚴什麼呢？你想出來呢，嚴……我還沒給我想一個可好？」

卓少華忽然想到自己叫卓少華，不覺脫口道：「妳叫嚴少華好不好？」

嚴玉蘭（小公主）知道他叫卓少華，這時聽他給自己取的假名叫嚴少華，不覺點點頭，咭的笑道：「很好，我就叫嚴少華好了。」

她拉着他的手，迫切的問道：「你去過杭州沒有？」

卓少華覺得杭州這地方聽來極熟，這就沉思了下道：「好像很熟」

「你眞的很熟？」

嚴玉蘭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中充滿了興奮之色，說道：「這樣就好，聽說杭州西湖很好玩，你陪我去好麼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妳要婆婆陪妳去不好麼？」

「奶娘討厭死啦，整天嘮嘮叨叨的，這也不能去，那也不能去，我才不要她陪我去呢！」

嚴玉蘭披着咀，忽然輕笑一聲道：「這次我是瞞着奶娘，偷跑出來的，沒人作伴，所以要你陪我去咯，你說好不好嘛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這樣，婆婆會怪我的。」

「才不會哩！」

嚴玉蘭道：「我們只要不讓她知道就好了。」

卓少華還是猶豫着，沒有作聲。

嚴玉蘭道：「王阿大，你如果不答應陪我去，以後我就不理你。」

卓少華看着她臉含嬌嗔，很是生氣模樣，心中就好像有些惶恐，連忙說道：「好嘛，我陪妳去就是了。」

嚴玉蘭這才回嗔作喜，欣然道：「那你快去收拾收拾！我們就要走了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沒有東西要收拾的。」

「我也沒有。」

嚴玉蘭道：「我們洗把臉就走。」

店伙看到兩人站在簷下說話，就巴結的送來了洗臉水。

嚴玉蘭叫道：「喂，伙計，你們這裡有沒有燒餅油條？」

店伙道：「有、有，小店前面，就在做燒餅油條，公子要幾套？」

嚴玉蘭道：「我們兩個人，自然要兩套了。」

店伙又道：「公子爺要不要豆漿？」

嚴玉蘭道：「你去給我們叫來就是了。」

店伙應了一聲，依然不走，問道：「二位公子爺，豆漿要甜的還是要鹹的？」

「甜的。」嚴玉蘭揮着手道：「快去，眞嚕囌！」

兩人匆匆回房，匆匆盥洗完畢，店伙已經提着食匣，送來了兩碗甜漿，兩套燒餅油條。

嚴玉蘭要卓少華在對面坐下，一面拿起一套燒餅油條，兩手捧着咬了一口，一面說道：「王兄快吃了。」

她昨晚嫌這嫌那，根本沒吃什麼東西，這時肚子早就餓了，再加有卓少華跟她作伴，心情也愉快了，自然吃得津津有味，吃完一套燒餅油條，又把一大碗豆漿也都喝了下去。

然後甜甜一笑道：「王兄，我們現在可以走啦！」

走出店堂，會過店帳，她心裡一高興，拿出一錠五兩銀子，叫道：「伙計，這是賞你的。」

兩個房間，不過兩錢銀子，她却出手賞了店伙五兩銀子，這下直把店伙看得目瞪口呆，楞在當場，像木雞一般，也忘了說謝了，直等兩人跨出店門，他才如夢初醒，急急忙忙趕了出來，不住的躬着身道：「謝謝公子爺，謝謝公子爺，二位公子爺一路順風，下次再到小店來……」

說一句，躬一下身，直到兩人身形漸漸遠去。

× × ×

傍晚時分，趕到分水，這裏只是一個偏僻的山城，只有一條大街，一家客店，客店當然也不會太大。兩人依然住了隔壁兩個房間。

嚴玉蘭洗了把臉，就跑到卓少華的房間裡來，叫道：「王兄，我們要店伙把晚餐送到房裡來吃好麼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街上好像有一間菜館，我們還是到菜館裡去吃的好。」

「不成呀！」

嚴玉蘭眨着眼睛，低低的道：「我這次是偷偷跑出來的，我想奶娘知道了，一定會追下來，到菜館裡去，人多眼雜，萬一給人看到了，嬤嬤就會找着來，那時怎麼辦？」

卓少華想了想道：「那就叫店伙送到房裡來吃好了。」

嚴玉蘭甜笑着，望着他，心裡暗道：「可惜他被嬤嬤迷失了神智，等我杭州回來，就帶他回去，好歹也要給他解了失神藥物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妳在想什麼呢？」

「沒有。」嚴玉蘭翩然站起身，走到房門口，高聲叫道：「伙計。」

店伙三脚兩步的奔了過來，陪笑道：「公子有什麼吩咐？」

嚴玉蘭道：「你去街上菜館裡叫幾樣可口的飯菜送來，要最好的，快去。」

店伙連聲應是，匆匆退去。

天色漸漸昏暗下來，店伙送來一盞紅燭，燭影搖曳，兩人靜靜相對，份外顯得詩情畫意！

又過了一回，菜館送來酒菜，店伙在房中擺好一張方桌，兩付杯筷，然後端上六色菜餚，一個錫壺，一面陪着笑道：「二位公子，請用酒了。」

嚴玉蘭道：「我們不會喝酒，並沒叫酒呀！」

店伙道：「這是三元樓自己釀造的十五年陳女兒紅，在附近百里，可是大大有名，凡是到三元樓叫菜，他們都附送半斤好酒，這叫招牌酒，二位公子少喝些，助助興。」

嚴玉蘭看他嘮叨個沒完，攢攢眉道：「好吧，你放着就是了。」

店伙巴結的替兩人面前斟滿了酒，才行退出，隨手掩起房門。

嚴玉蘭道：「王兄請啊。」

卓少華端起酒杯，望着她，說道：「嚴兄請。」

他先喝了口酒。嚴玉蘭不好拒絕，也舉杯喝了一口。

兩人一面吃菜，一面談天，因爲女兒紅酒性醇和，入口不烈，不知不覺喝完了一杯，卓少華取過酒壺給她斟了一杯，自己面前也斟滿了。

你別看分水地處僻遠，三元樓的菜，手藝可不壞，兩人不覺又乾了一杯。

卓少華正待伸手取壺，嚴玉蘭玉臉微酡，一把把酒壺搶了過去，嬌聲道：「王兄，你已經替我斟過一杯，現在該我來了，你坐下來，我給你斟。」

剛說到這裏，房門呀然開啓。

嚴玉蘭連頭也沒回，叱道：「我們又沒叫你，你進來作甚？」

卓少華一眼看到進來的正是穆七娘，不覺吃了一驚，急忙叫道：「奶娘，是婆婆！」

嚴玉蘭回過頭來，看到穆嬤嬤，不由得一怔，說道：「奶娘，是妳！」

穆嬤嬤跨進門，又掩上了門，拉長了一張馬臉，神色獰厲，重重哼了一聲，問道：「你們就住在一個房裡嗎？」

嚴玉蘭粉臉驀地羞得通紅，嬌急的道：「誰說的？我們一共要了兩個房間，我的房在隔壁，這是一起吃飯咯！」

穆嬤嬤稍稍鬆了口氣，神色也爲之稍霽，問道：「妳如何碰上王阿大的？」

嚴玉蘭道：「是今天早晨，在金村一家客店裡遇上的，我要他和我作伴到杭州去玩。」

穆嬤嬤目光冷厲，望着卓少華道：「是這樣麼？」

卓少華點點頭道：「是的。」

穆嬤嬤道：「這三個月，你在那裡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沒有在那裡。」

迷失神智的人，才會這樣說話。

穆嬤嬤又道：「你怎麼會到金村去的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是一個人說的，那裡有客店，我就去了。」

穆嬤嬤自然知道，他迷藥未解，所以說話並無頭緒，但她依然緊跟着問道：「這些日子，你遇上了些什麼人，你還記得起來麼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很多人，有些人硬要我跟他們去，說我是卓少華，我說不是的，我叫王阿大，要找婆婆。」

這話是老哥哥教他的：穆七娘盤問你的時候，你就這麼說。

穆嬤嬤似乎相信了，口中沉「唔」了一聲。

嚴玉蘭道：「奶娘，他服了妳的『無憂散』不大清爽，你就給他解了吧，奶娘，妳說好不好嘛？」

穆七娘看了她一眼，搖搖頭道：「不行。」

她只說了兩個字，就神色凝重的道：「妳可知道妳偷溜出來，老夫人如何牽罣？不然我老婆子也不會連夜趕出來了，妳立即跟我回去：……」

「哦，還有方才老婆子來時，發現客店對面暗影中，有幾個形跡可疑的人潛伏窺伺，說不定是衝着你們來的，今晚這裡只怕會出事，你們趕快從後門出去，由王阿大保護妳速即回去，老婆子要看看他們來路，自會隨後跟來。」

嚴玉蘭問道：「那是些什麼人呢？」

穆嬤嬤突然神色一變，側耳細聽，低聲道：「有人來了，你們立即從後窗出去，這裡自有老婆子會打發的。」

話聲一落，不住的朝兩人打着手勢，示意他們快走。

穆嬤嬤一身功力，如今可不是幹拍花黨的時候所能比擬，她說得如此鄭重，來人一定厲害非凡了！

嚴玉蘭想到這裏，悄悄拉了卓少華衣衫，低聲道：「我們走。」

輕輕推開後窗，正待蹤出。

突然一個低沉的聲音喝道：「穆七娘，妳請出來吧！」

穆嬤嬤心頭雖是十分怒惱，但怕小公主萬一有個閃失，只好強忍着怒火，暗暗朝兩人揮揮手，「撲」的一聲，吹熄了燭火。

嚴玉蘭當先輕巧的穿出後窗，卓少華因老哥哥再三交代，不可在穆七娘面前展露身手，最多也只能使出目前的一成功力，因此他用手按了下窗沿，才蹤身出去。

穆嬤嬤趕緊輕輕掩上窗戶，又把一雙筷塞到床下，才功凝雙掌，凛立當門。

門外久久不聞動靜，似已不耐，又有人提高聲音喝道：「穆七娘，妳也算得是一號人物，怎麼，不敢出來嗎？」

穆嬤嬤幾乎氣炸了心，口中喝道：「無知鼠輩，老婆子豈會怕了你們？」

開啓房門，走了出去，行到階上，目光一聚，只見大天井中間，站着一個中等身材的老者，此人年約五旬以上，頦下留着一把山羊黑鬚，自己根本不識其人，心中暗暗奇怪，忍不住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，找我老婆子有什麼事？」

黑鬚老者道：「妳就是拍花黨的穆七娘嗎？」

這話口氣說得很是無禮。

「不錯，老婆子就是。」

穆嬤嬤沉哼一聲道：「你呢？你是什麼人？」

「只要妳是穆七娘就好。」

黑鬚老者道：「我是什麼人，無關緊要。」

穆嬤嬤聽得心中一動，暗道：「聽他口氣，好似他背後另有人了。」

這一想，強壓着怒氣，緩步走下石級，一面問道：「有什麼事？」

（二十六）

黑鬚老者冷聲道：「老夫要把妳帶走。」

穆嬤嬤聽說他居然要把自己帶走，不由得怒笑道：「憑你配麼？」

黑鬚老者大笑道：「老夫如果不配，也不會說出口來了。」

穆嬤嬤漸漸逼近過去，冷峻的道：「那你該露出手給老婆子瞧瞧了！」

話聲出口，右手五指箕張，倏地朝對方當胸抓去。

黑鬚老者凜立不動，右手一抬，迎着拍出一掌。

雙方出手均快，穆嬤嬤陡覺對方掌力如濤，一股如山暗勁，眞壓過來，這一記竟然是少林寺「大力金剛掌」，心頭方自一凜！

在這一瞬間，四週風聲颯然，一下從四個方向飛掠出四道人影，同時出手朝自己夾擊過來。

穆嬤嬤今非昔比，從交擊而來的拳掌風聲中，約略可以辨認得出，這四人使的竟有武功門的「功力拳」，九華派的「青陽掌」，鷹爪門的「大鷹爪手」，而且每一個人都有他獨門深厚的功力，心中更是無比驚詫，一時不顧和他們硬拚，立即施展身法，身形一個輕旋，脫出五人包圍，厲聲喝道：「你們……」

她剛說出兩個字，陡覺後腰一麻，已被人點了穴道。

原來對方深知她的底細，這五人武功雖高，決難困得住她，也早已算定了她閃出去的方向和位置，另外隱伏了一個高手，等她脫出包圍，就出手點了她的穴道。這人一擊得手，立即揮了揮手道：「帶走。」

這時從石階上又飛奔出三個人來，由領頭的一個指揮着另兩個人，押着穆嬤嬤就走。

× × ×

蘭赤山莊燈火通明，照耀得如同白晝，大廳階前，分兩旁站立着二十四名身穿黑色勁裝，腰跨鋼刀的彪形大漢，一個個挺胸凸肚，慓悍而嚴肅。

階上站着總管追風客鹿昌麟、副總管翻天手吉鴻飛。

大廳上首一把交椅上端坐着一個白髯綠袍老人，他左右兩邊，另外擺了兩把交椅，左首椅上赫然是江南武林盟主卓清華。右首椅上則是中等身材，貌相清癯，頦下留一部黑鬚的老者，則是三湘武林盟主，少林南派名宿鐵指綿掌張椿年。

再下來，左右兩邊還有四把交椅，坐着的則是徽幫老大馮子材，武功門掌門陸鴻藻，九華劍派劉寄生，鷹爪門雷東平。

身爲階下囚的則是穆嬤嬤，她被點了昏穴，由兩名黑衣勁裝大漢挾持着站立。

綠袍老人一抬手，喝道：「杜鵑，搜她的身。」

伺立綠袍老人身後的杜鵑答應一聲，走到穆嬤嬤身邊，從她懷中取出一件件東西，一併送到綠袍老人面前，說道：「啓稟令主，令牌果然在她身上。」

綠袍老人哼了一聲，目光盯注在小几上，那是兩個藍花瓷瓶，一個葫蘆形的裝的是「無憂散」，另一個略呈扁形的則是解藥。他心頭略放，一抬手道：「解開她穴道。」

杜鵑答應一聲，同身退下，舉手一掌，拍開了穆嬤嬤的穴道。

穆嬤嬤身軀一震，陡地睜開眼來，這一望，一張馬臉不禁變了顏色，嘿然道：「令主把老婆子拏來，要待怎的？難不成老婆子犯了什麼法麼？」

綠袍老人怒哼一聲道：「穆七娘，妳敢對本座這樣說話？」

穆嬤嬤道：「令主莫要忘了，老身還是總壇的巡監身份，和令主……」

「住口！」綠袍老人叱道：「穆七娘，妳本是拍花黨一個賊婆，蒙城主收留，委以巡監，可謂待妳不薄，平日裡妳擅作威福，城主念在妳十八年來，不無微勞，也就容忍下來，如今妳膽敢心生離叛……」

穆嬤嬤身軀陡震，連白髮都無風飄動，厲聲道：「令主說什麼？老婆子心生離叛，可有證據？」

綠袍老人沉哼道：「妳盜取本座符令，難道還想否認麼？」

穆嬤嬤明白了，她口中一陣桀桀怪笑道：「令主應該心裡明白，那是怎麼一回事，草非要老婆當衆抖出來麼？」

綠袍老人聽得勃然大怒，喝道：「給我掌咀。」

杜鵑平日受夠穆嬤嬤的氣，這回可奉了令主的命，纖手揮處，就是一個巴掌打了過去。

穆嬤嬤登時被打落了兩顆門牙，滿嘴流血，臉色猙厲的道：「你打得好，是非曲直，咱們立即去面見城主，便可分曉……」

綠袍老人哼道：「本座總巡天下，妳在本座面前，還敢發橫？」

穆嬤嬤冷笑道：「難不成你敢殺我滅口不成？」

綠袍老人一手按劍，虎的站起身來，沉喝道：「妳當本座不敢殺妳麼？」

穆嬤嬤大笑道：「嚴之……」

金笛玉芙蓉

東方玉文

杜鵑沒待她第三個字出口，抬手一拂，就點了她啞穴。

「鏘！」一道青鋒從綠袍老人鞘中抽出，目射殺機，沈聲道：「穆七娘，就憑妳這句話，本座就可以當場把妳處決了……」

就在此時，但聽「嘶」的一聲，一道人影從大門外射入！

此人身法之快，幾乎沒有人看清他的面貌，只見一道青影在大廳上像旋風般一轉，挾起穆嬤嬤就朝廳外飛射出去。

綠袍老人大喝一聲：「什麼人？」

喝聲甫出，人已銜尾追出。

兩旁坐着的人在這一瞬間，全都霍然站起，紛紛掠出大廳。

綠袍老人身法不可謂不快；但等他追蹤掠出，但見一點人影，快得像浮矢掠空，已飛出去數十丈外，別說他脇下還挾着一個人，就算他沒有挾人，像這樣飛行絕迹，在武林中也想不出這麼一個人來。

綠袍老人怔立中庭，幾乎看得目瞪口呆！

這時張椿年、卓清華等人才紛紛趕出，他們當然連半點人影都看不到了！

張椿年低聲道：「令主，此人……」

綠袍老人哼了一聲，才道：「此人身手奇高，此刻只怕已在數里外了，本座眞想不出他會是誰來？」

卓清華道：「想不到穆嬤嬤眞的會勾結外人，此事令主該如何處置呢？」

綠袍老人緩緩轉過身來，說道：「這件事，大家都看到了，現在惟有據實呈報城主，再作定奪……」

說到這裡，回頭道：「鹿總管。」

鹿昌麟、吉鴻飛一人一邊，站在階上，竟然一動不動。

綠袍老人悚然一驚道：「莫非鹿總管他們已被來人制住了？」

卓清華急忙轉身走上石階，舉手拍開了鹿昌麟、吉鴻飛二人的穴道。

鹿昌麟才如夢初醒，口中「啊」了一聲，和吉鴻飛一齊急步趨下階來，望望衆人，訝異的道：「令主……」

綠袍老人一抬手制住他的話頭，問道：「鹿總管，你可看清是什麼人點了你的穴道嗎？」

鹿昌麟一怔，說道：「屬下一直站在階上，根本沒看到人，屬下該死，竟然一點也不知道被什麼人點了穴道。」

以追風客鹿昌麟的能耐，在江湖上足可列入一流高手，他居然連人影都會沒看到。

綠袍老人點點頭，他相信這是實情，因爲他親眼看到那人挾了穆七娘，還能飛行絕迹，一面緩緩說道：「你們隨本座進去，咱們商議正事要緊。」

× × ×

今晚浮雲如絮，月光黯淡，時有時無，連滿天星星都一個也不見，只有山風吹得很緊。

這是羣山中最高的白石尖山頂上，萬籟俱寂！

一條人影比飛還快，掠了上來，那是一個長髮披肩，左脚微跛，露出一隻金光燦然的銅脚，原來他就是飛跛子。

他剛一掠上山頂，就把挾在脅下的穆嬤嬤往地上一擲。

這一擲，在他來說，並不算重，但穆嬤嬤受制的幾處穴道，却全解開了，她從香迷中被一擲而醒，還不知道此身已在高山之巔，立即一個挺身，要待騰身而起！

那知身形堪堪挺起，竟然「拍達」一聲，重又跌墮下來，她這才發現自己四肢百骸竟似全散了，連一點力氣也使不出來。

心頭猛吃一驚，急忙暗暗吸了口氣，運功檢查，這一吸氣，才發現自己一身功力，已經全失，不禁暗暗切齒：「是嚴文蘭這丫頭點廢了自己的武功，這丫頭果然好毒辣的手段！」

穆嬤嬤支撐着坐起身子，目光一動，直到此時她才發覺四外幽暗的天空，山風很緊，自己不是被幽禁在地室之中，這裡好像是一處山頂？心頭更覺奇怪，口中咦了一聲道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？我怎麼會到這裡來的呢？」

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接口道：「自然是老夫把妳帶來的了。」

穆嬤嬤回頭四顧，山頂上空蕩蕩那有什麼人影？這座山頂，幾乎寸草不生，連半棵樹都沒有，就是小鳥也藏不住。

她心知遇上高人，這就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那蒼老聲音笑道：「老夫麼，是拍花門的老祖宗。」

穆嬤嬤哼道：「老婆子走了一輩子的江湖，朋友不用再扮神裝鬼了。」

她話聲甫落，突聽面前有人發出一聲嘹亮的長笑，急忙定睛看去，自己面前，不知何時，已經多了一個長髮怪人，洪聲道：「妳稱我一聲老祖宗，也並不吃虧。」

穆嬤嬤驟覩此人，不覺暗暗一驚，說道：「是你。」

飛跛子道：「是老夫把妳從令主劍下救出來總不錯吧？」

穆嬤嬤相信，但也更是驚詫，蘭赤山莊今晚的陣仗，她是親眼看到的。

別說令主一身武功，已得城主親傳，武林中很少有人是他對手，何況在座的還有三湘盟主張椿年，江南盟主卓清華、武功門陸鴻藻、九華劍派劉寄生、徽幫馮子材、鷹爪門雷東平、和總管鹿昌麟、副總管吉鴻飛，無一不是江湖一流高手。

他居然能把自己從蘭赤山莊救出來，這實在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議之事。

飛跛子道：「妳不相信？」

穆嬤嬤道：「你究竟是什麼人？」

飛跛子道：「老夫飛跛子。」

穆嬤嬤從未聽過飛跛子的名，忍不住冷冷問道：「你把老婆子從蘭赤山莊救出來，不會是動了惻隱之心吧？」

飛跛子笑道：「不錯，老夫六十年來，從未動過惻隱之心。」

穆嬤嬤道：「那麼目的何在？」

「問得好。」飛跛子道：「老夫要問妳兩件事，妳好好回答，也許老夫眞會放妳一條生路。」

穆嬤嬤道：「若是老婆子不好好回答呢？」

飛跛子沉笑道：「那妳只怕比死一百次、一千次還慘。」

穆嬤嬤也相信，從他說話的口氣，可以聽得出來，飛跛子決不會是白道中人，而且此人武功又高不可測，他要從蘭赤山莊把自己救出，他要問的兩件事，自然十分重要，自己眞要不說，他什麼手段都會使得出來！

心念一轉，冷冷的道：「你能恢復我的功力？」

飛跛子笑道：「舉手之勞。」

穆嬤嬤道：「先給我治好了如何？」

飛跛子道：「可以。」

雙手突然淩空推了過來。

穆嬤嬤只覺全身一震，骨骼一緊，果然氣機舒暢，心頭暗暗震驚，運氣一試，功力確已恢復，這就說道：「好，你就問吧，老婆子知道的，自然會說，不知道的事，你就殺了我也是無可奈何之事。」

飛跛子道：「好，第一件，老夫在三個月前已經問過妳，現在老夫再重覆一遍，十八年前的四月裡，妳可曾從五龍山下一個姓曾的收生婆那裡，抱走一個女嬰，那女嬰左眉梢有一顆朱痣，妳把她賣到那裡去了？」

（二十七）

金笛玉芙蓉

東方玉．文

「楚老大！我先警告你，如果你堅持要炸橋，我跟令妹的協議就取銷，所有的後果都由你負責。」

「後果？」楚河東聳肩一聲冷笑。「作土匪的還會考慮什麼後果？」

徐克剛猛地打了一個冷顫，現在，他才發現自己作了一件非常愚昧的事。與土匪談協議，講承諾，如同與虎謀皮，最後必嚐虎吻。

「三少爺！請你離開！」

「楚老大！我是站在屬於我自己的土地上。」

「我知道，這是你的土地；不過，當我站在你的土地上時，發號施令的就是我，不是你了。三少爺！咱們要炸橋了，如果你堅持不離開，我也不會強求。不過，炸藥一爆開來，必有飛石，如有死傷，我可不管：：：：：」

徐克剛積壓了一天一夜之久的憤恨終於爆發出來，他倏地拔槍，抵住了楚河東的胸膛，聲冷如冰地說：「楚河東！如果你不下令停止炸橋，我就斃了你。」

暗影中閃動著好幾條人影，那顯然都是楚河東的手下；楚河東的右手緩緩抬起，那顯然是制止他手下蠢動的暗號。

徐克剛在一瞬間之後就發現自己的行爲太衝動，人都有衝動的時候，偏偏他的衝動是在要命的節骨眼兒上。他也許有勇氣，有機會殺死楚河東，可是他自己也會在頃刻間死亡。在血脈僨張，悲憤塡膺的情緒中死亡對他並不是很大的威脅；最主要的原因是：他捐棄了生命之後並無法阻止歹徒炸橋。

現在，怎麼辦？拔槍制敵的決心很難下定，將手上的短槍收回腰間將更加困難。

「三少爺！」楚河東畢竟是個闖蕩江湖多年的大盜，在面對死冷冷的槍管威脅之下仍然非常鎭定：「你這是幹嗎呀？」

「我方才就說過了，如果你不下令放棄炸橋的行動，我就斃了你。」徐克剛雖然在內心深處已開始怯弱，但他在表面上不得不強硬下去。

「徐三少爺！我總認爲你是個修養很好的人，想不到你却如此毛躁，你不想想看，我的週圍沒有別人了嗎？」

「我知道四週都散佈了你的手下。」

「那麼，他們會容許你殺我嗎？」

「現在任何人都無法阻止我殺你，即使我中了槍，在倒地斷氣之前，我還可以連發數彈……」

「你要與我同歸於盡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一個富家子弟，跟我這種亡命江湖的浪子拚命，合算嗎？」

「我考慮不了那麼多……」

「三少爺！作任何一件事都要考慮到前因後果，你拚命是爲了保護那座橋，可是在你死後那座橋仍然會被炸，因爲橋墩下埋葬的東西必須出土，就算我們楚家兄妹死絕了，還有別人，……三少爺！如果那個人不將東西埋在砂灘上，剛好令尊又在那兒造了一座石橋，這批惹禍的財富早就不在橋墩下了，也就不會有今天這種爭奪拚鬥的場面，那座橋有罪，它應該被炸。並不是將它炸燬，只是將它炸傷，以後，就一切太平了。」

「這座橋無知，也無罪。」徐克剛嘶吼着。

「三少爺！短短一晝夜，就已經死了好幾個人，都是因爲這座石橋壓住了那批引人的財寶，怎麼說無罪？這筆血腥之債應該記在它的頭上。」

「胡說，罪不在橋，罪在你們卑鄙的貪婪之心。楚老大！你是有名望的人，不應該……」

「三少爺！收回你的槍。」

「楚老大！收回你炸橋的命令。」

楚河東突地身子一矮，腳下像裝了滑輪似的溜到了徐克剛的左側，同時間，左腳後踢，正中徐克剛的右腕，使得他手中的短槍脫手而飛。只不過一晃眼，徐克剛已落入了這個江洋大盜的手中。

徐克剛並沒有吃驚，也沒有恐懼，而是在後悔；他後悔自己爲什麼不在拔出槍的時候就射殺對方？爲什麼還要和這個不聽別人、不想別人、不管別人的江洋大盜去論理說教？爲什麼……？

他的左腕捏在楚河東的手裡，右臂已扭曲在背後，他的上身彎曲著，他已完全喪失了抗拒的能力；唯一還在繼續抗拒的是他的意志。

「徐三少爺！」楚河東冷冷地說：「多年來，你是唯一敢用槍對著我的人。」

徐克剛沒有說半個字，他明白，那只是徒耗精神。

「不要害怕，我不會殺你，要你活著，讓我證明給你看，炸橋之後就會一切平靜，百善鄉再不會有各路英雄好漢前來，當你過七十大壽的那天再也不會發生這些不愉快的事……來人！」楚河東高喊了一聲。

有一個大漢從黑暗中跑了過來。

「繩子！」

那大漢在腰間掏摸。

「把他反翦雙手綑起來……三少爺！這是不得已的委屈，你務必要多包容。」

那大漢並非掏摸出一根繩子，而是一把亮晃晃的刀。

刀在黑暗中閃動著湛藍的光芒，在楚河東還沒有來得及產生警覺之前，刀尖已經貼上了楚河東的咽喉。

楚河東一怔抬頭，他看到了一雙比刀鋒更加芒利的眼睛。

「你?!……」

「放手！」一聲沉叱。

其實，楚河東早就不知不覺地將徐克剛鬆開了。

「你是誰？」

「楚河東！你一共帶來了二十個精幹的手下，令妹仙仙帶走了兩個，八個在叢林的東邊佈防，阻止武勝那支人馬過橋；另外十個跟着你，五個在沙灘上埋置炸藥，五個人散佈在你的四週……楚河東！瞧我的身手你就應該明白那五個人是不夠我料理的。」

徐克剛驚愕地站在一邊，他看不清對方的面貌，但他聽得見對方的聲音。他肯定：自己從未見過這個人。今天晚上百善鄉可眞是羣雄畢集。

「你……你想幹什麼？」喉頭上有一把刀，說起話來可眞不方便。

「打一聲唿哨。」

「哦？」

「你是關東的悍匪，還不明白我的意思嗎？」

「我不明白。」

「打一聲唿哨，吩咐你那八個手下撤退。」

「朋友！我不明白你的用心。」

「你不需要明白。」

「朋友！我那八個人可以阻止武勝的人馬向前推進，你難道希望有更多的競爭角逐的人。」

「我希望武勝進入百善鄉，照著我的話去作。」

一輛雙套的大車正駛到董家藥舖的門口，楚仙仙在對街的屋簷下監視著。她和董豪有個協議：由楚家兄妹提出埋藏的財寶，並護送董豪離開百善鄉。條件是楚家兄妹將可分得財寶的一半。條件非常公平，問題是：楚家兄妹會遵守條約嗎？這一點，江湖老道的董豪應該會想到，而他爲什麼毫無顧忌呢？楚家兄妹商議的結果，認定其中有詐，這就是楚仙仙前來監視的原因。

車把式已經接受過詳細的指示，他正要下車入店，遠處突然傳來尖銳的唿哨聲。

那唿哨聲對楚仙仙，或者那位車把式都是非常熟悉的，這是楚家幫的口令，出自老大楚河東之口。

唿哨聲忽高、忽低、忽長、忽短，其意義是：所有的行動一律暫時靜止。

只不過停歇了瞬間，又傳來另一聲尖銳的唿哨。這聲唿哨的意義是：集中！

楚仙仙飛快地穿越街心，躍上了套車，車把式不待吩咐，就策馬疾行，向百善橋的方向奔去。

轔轔車聲驚動了董家藥舖裡的人，那人只不過一探頭就縮回去了。影牆的背後站著兩個人：他們是龐雲和董掌櫃。

「龐老哥！你看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誰知道?!」龐雲聳了聳眉頭。

「龐老哥！咱們不能老是待在這兒啦！」

「聽我的話，千萬別輕舉妄動。」

「龐老哥！你失掉當年的豪氣了。」

「這叫做江湖愈老，膽子愈小。」

「膽小只有被宰割。」

「老弟！別說氣話，你可知道咱們面對多少敵人？連地方上的人一起算上，咱們有六、七十個敵人，你我是對手嗎？」

「那就在這兒等死嗎？」

「我當然有辦法。」

「龐老哥！我一向都很信服你，所以你教我怎麼作，我就怎麼作。現在，我却要提醒你老哥一下，咱們的行動可以用四個字來說明——飛蛾撲火！」

「老弟！你太瞧不起你這位老哥哥啦！」

「不是瞧不起，是：：：」

「是什麼？是認爲你這個老哥哥不中用了嗎？我告訴你，他們現在的注意力是『物』，而不是『人』。他們有許多人，只有一個『物』，結果會怎麼樣！」

「爭奪。」

「爭奪的結果又怎麼樣？」

「弱強亡存。」

「對了！不管他們有多少人，到最後只有一個或兩個生存，那時候：：：：」

「原來你是想先引發他們自相殘殺。」

「老弟！我還以爲你除了會賣藥之外早就將一些江湖門檻忘掉了，原來你還是想到了。」

百善橋畔一片寧靜。

方才這兒還發生了驚心動魄的纏鬥，現在却一點兒跡象也沒留下。

楚河東不見了踪影，徐克剛不在現場，那個主宰一切，扭轉情勢的神秘客也不見了。

一陣轔轔車聲由遠而近，二騎八蹄，再加四個輪子，聲音本不會太大，只因橋畔太靜，蹄聲、車輪聲就有點兒令人心悸了。

車把式來得猛，煞得急，車到橋頭，猛地拉緊馬韁，硬生生將牲口勒住了。

楚仙仙人在車廂中，未到橋頭，他那雙犀利的目光已經就在四處察看了，她沒有看到什麼，一點動靜也沒有，一個人影也沒有，方才那一聲唿哨，彷彿是幻覺。

「七小姐！」車把式嘟噥著：「不見人影呀！」

「到河邊去看看，要是有什麼異狀，打聲響鞭兒給我報個信兒。」

「我知道了。」車把式飛快地離開了車座，一溜煙似地向河邊跑去。

楚仙仙剛要下車，一根絞繩套上了她的脖子。

她雖然年紀輕，却不是苗圃上的綠芽兒——嫩貨，不過，脖子上被人套上絞索事先一點兒沒警覺那還是頭一次。她懂得這根絞索的厲害，比刀槍還要令人戰慄，因此她一動也不敢動。

「仙仙姑娘！」聲音冷冷地：「得罪啦！」

「是何方神聖？」她諷刺地問。

「無名小卒。不過，生殺大權一旦抓在我手裡，無名小卒也會變成閻王爺爺。」

「有何吩咐？」

「先告訴妳一件事，令兄楚河東已在我手下稱臣，妳相信嗎？」

「相信。」

「眞是識時務者爲俊傑。」

「你要什麼？」

「妳能給什麼？」

「一個人，一條命。」

「大方。」

「不是大方，是迫不得已。江湖有句話：輸了要服，栽要認了。一味逞強，只有自討苦吃。」

「人，我不敢要；命，我捨不得要。」

「那就沒有別的了。」

「有。」

「說說看。」

「我要妳心裡頭的秘密。」

「那只有一個方法。」

「教教我。」

楚仙仙眞不含糊，她一個字一個字冷冷地說：「拿刀子剖開我的心，你就可以看個一淸二楚…………」

（二十七）

另外，綠袍老人更調遣心腹、四出追尋卓少華的行踪，因為穆嬤嬤被逮之後，卓少華也突然失踪了。因為蘭赤山莊今晚就顯得特別忙碌了。

蘭赤山莊大廳上，燈燭通明，但兩扇廳門，卻緊緊閉著，由這一情形看來，顯然裡面正在計議著極重要，極秘密的事了。

走廊上，站立著的只有一個人，那是蘭赤山莊的副總管吉鴻飛。

廳前大天井上，還是雁翅般站立著二十四名黑衣佩刀武士。

大天井右側二間廂房裏，同樣燈燭通明，中間一張交椅上，坐著的是總管追風客鹿昌麟，門口另有兩個黑衣佩刀武士，站在那裏，準備隨時聽候差遣。

鹿總管今晚有一項特別任務，那就是派出去偵查飛跛子、穆嬤嬤的有三撥人，追踪找尋卓少華行蹤的有兩撥人，這五撥人出發之後，隨時都會有消息傳來，隨時都需要派人支援，遇上情節重大之事，隨時都得稟報總令主，他就是這五撥人的總提調。（作者這樣交代，大概夠清楚了吧？）

子夜已過，蘭赤山莊仍然籠罩在神秘和緊張的氣氛之下，但偌大一片天井，卻肅靜得沒有一絲聲音。

突然，大天井中央飛落一道人影，人影來得悄無聲息，像從天空飄飛下來的一片樹葉，但在落地之地，卻響起了一聲沉重的「篤」！

這是金屬落地之聲，也登時引起了兩排雁翅般站著的黑衣武士的注意，舉目望去，飛身落地的是一個長髮披肩的跛足怪人。

衆人臉色齊齊一變，立即有兩名黑衣武士越衆而出，沈喝道：「朋友是什麼人？」

這跛足怪人自然是飛跛子了，他目光一動，說道：「老夫是找你們莊主來的。」

站在階上的副總管吉鴻飛急忙趨步下階，拱拱手道：「朋友何方高人，找敝莊莊主，有什麼事嗎？」

飛跛子嘿然道：「老夫沒有事，會來找你們莊主麼？你快去給老夫通報一聲，叫他出來。」

翻天手吉鴻飛在江湖上也是一等一的高手，平日裡趾高氣揚，不可一世，那會把一個跛足怪人放在眼裡？只是今晚形勢不同，尤其一眼看到飛跛子的形狀，和總令主說的那個劫持穆嬤嬤的人差不多（綠袍老人當時也沒看得十分清楚）一時那敢怠慢，依然抱抱拳道：「閣下要在下進去通報，總該有個萬兒吧？」

「那有這麼嚕囌？」

飛跛子不耐的揮揮手道：「老夫飛跛子，你快去吧！」

「飛跛子」，這三個字只像是個外號，翻天手吉鴻飛在江湖上走南闖北，會過多少成名人物，但從未聽說過有飛跛子這麼一個人？他略為趦趄，望望飛跛子問道：「朋友這飛跛子三字，大概是江湖朋友送的美號了？閣下可否把尊姓大名見示，在下也好向莊主說明……」

這話出之於翻天手之口，已經夠婉轉了。

飛跛子怪眼一翻，冷然道：「飛跛子三字，是老夫自己取的，怎麼？還不夠麼？」

吉鴻飛心頭暗暗怒惱，但還是忍了下來，說道：「朋友不肯把眞姓名見告，教在下如何進去通報呢？再說，朋友有什麼事，理該……」

「不用再說。」

飛跛子一揮手道：「老夫不用你通報，自己不會進去找麼？」說完，大步朝前行去。

翻天手吉鴻飛大笑一聲道：「朋友應該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吧……」

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

飛跛子雙目一瞪，兩道精光有如電射，不待他說下去，洪笑一聲道：「老夫連皇帝的金鑾殿都闖過，你們這是什麼地方？」

吉鴻飛也大笑道：「闖金鑾殿易，要闖蘭赤山莊只怕不容易呢？」

笑聲中，右手一揮，一記「翻天印」，隨聲而出，朝飛跛子當胸拍去。

「翻天印」乃是西崆峒派的嫡傳，原是由密宗「大手印」變化而來，是他仗以成名絕藝。

飛跛子恍如不見，隨著洪笑，舉步上前，等於是自己送上去的了。

「砰」！吉鴻飛這一掌不偏不倚，端端正正擊在他胸口之上！

飛跛子依然若無其事，舉步往前跨上，吉鴻飛卻似被人推了一把，一個人往後連退了三步，才站住樁。

這下直把吉鴻飛驚得呆若木雞，望着飛跛子，幾乎給震懾住了！

大廳上，兩扇大門適時開啓，走出四個人來，當前一個是白髯綠袍老人。

他身後三人，面貌白晰，黑鬚飄胸的是六合門名宿江南武林盟主卓清華。

中等身材，貌相清癯的是少林南派名宿三湘武林盟主鐵指縣掌張椿年。

身材高大，濃眉紫臉的是河北各省武林盟主金刀李千鈞。

綠袍老人兩道熠熠目光投注到飛跛子的身上，神情似乎微微一震！他方才雖然並沒十分看清楚劫持穆七娘那人的面貌，但此人身形，他總看到了一些，尤其在此人飛身掠起之時，那隻黃澄澄的銅靴，他是看得最清楚了！

如今飛跛子就站在他面前的階下，他一眼就認出眼前的長髮怪人，身形頗似劫持穆七娘的人，左脚微跛，赫然是一隻銅脚！

他劫持穆七娘，居然又回頭找上蘭赤山莊來了！

綠袍老人沉聲問道：「閣下是什麼人？」

金笛玉芙蓉

東方玉·文

「飛跛子。」

飛跛子答得乾脆，反問道：「閣下呢？」

綠袍老人心頭迅快的轉動着，歷數江湖人物，那有「飛跛子」其人？一面緩緩的道：「老夫是本莊的莊主。」

（按蘭赤山莊莊主，現在該是卓清華了，但此時此地，他不得不說他是莊主了）「哈哈……」飛跛子仰首大笑，說道：「如此正好，老夫就是找你來的。」

綠袍老人道：「閣下找我何事？」

飛跛子道：「老夫是向你索取穆七娘『無憂藥』解藥來的。」

綠袍老人道：「穆七娘是你擄去的了？」

飛跛子道：「她懷中解藥是你搜去的了？」

「哈哈……」綠袍老人發出一聲清如鳳鳴的長笑！

「哈哈……」飛跛子也同樣發出一聲響遏行雲的嘹亮長笑！

這兩聲長笑，綠袍老人雖然清越，卻似雛鳳聲清，飛跛子則是蒼勁的老鳳鳴聲！

誰說雛鳳清於老鳳聲？但這一笑，雛鳳就被老鳳比下去了，而且雙方功力相差可不止一截呢？

綠袍老人心頭猛然一驚，如果他不是戴着面具，此刻臉色就該變得煞白！

「放肆！」卓清華跨上一步，沉喝道：「你擄走穆七娘，還敢找上蘭赤山莊來，膽子眞不小啊！」

飛跛子冷然道：「爾是何人？」

卓清華道：「老夫卓清華。」

飛跛子看了他一眼，問道：「你是眞的卓清華，還是假的卓清華？」

卓清華雙目厲芒飛閃，沉笑道：「卓某只此一個，如何會是假的？」

「那好。」飛跛子點頭道：「老夫問你，卓少華現在何處？」

卓清華道：「你認識犬子？」

飛跛子道：「老夫正在找他。」

卓清華道：「你找犬子何事？」

飛跛子道：「那是老夫的事。」目光一抬，逼視綠袍老人，問道：「莊主是否肯把解藥交出來？」

張椿年嘿然道：「這位朋友當眞是一廂情願，莊主憑什麼要把解藥交出來？」

飛跛子道：「就憑我是飛跛子，還不夠麼？」

張椿年道：「朋友口氣倒是大得很！」

飛跛子道：「你嫌老夫口氣大，那是你從未見過老夫之故。」

張椿年道：「張某確實從未見過如此狂妄之徒。」

飛跛子道：「你叫張什麼？」

張椿年聽得幾乎氣破胸膛，大笑道：「老夫張椿年，你可曾聽人說過？」

飛跛子目光轉到李千鈞的身上，問道：「他呢？」

李千鈞洪聲道：「老夫李千鈞。」

飛跛子微微搖頭道：「老夫一個也沒聽人說過。」

張椿年瞋目道：「咱們也沒聽說過江湖上有飛跛子其人？」

「哈哈！」飛跛子大笑一聲道：「你們沒聽見過老夫的名號，是你們出生得晚，老夫沒聽過你們的名字，因為你們都是後生晚輩！」

李千鈞也洪笑一聲道：「朋友口氣很大，不知手底下是不是能和口氣配合得起來？」

飛跛子微哂道：「你這話的意思，是想掂掂老夫的斤兩了？」

李千鈞道：「李某正是這個意思。」

「很好。」飛跛子點著頭道：「老夫向莊主來取解藥，自然得露一手讓大家瞧瞧才是。」

他目光一掃三人，又道，「這樣吧，你們三個一起上，老夫各接你們一招如何？」

他這句話，在他來說，應該不算狂妄，但三人聽到耳中，這簡直是狂妄到了極點！

放眼天下武林，除了少林、武當峨嵋、華山號稱四大門派，武林中從南到北，一共也只有三個武林盟主，如今全在這裡了。

他居然要三個武林盟主一起上，這句話若是傳出江湖，就是沒有動手，光憑這份豪氣，也足可揚名立萬了。

「嘿嘿嘿！」鐵指縣掌張椿年一陣嘿嘿冷笑，當先跨上一步，沉聲道：「朋友能接得下張某一掌，已經算不錯了。」

「好！」飛跛子道：「老夫接你一掌，並不稀奇，但老夫說過各接你們一招，不論你使出幾招來，老夫只以一招為限。」

張椿年聽他越說越狂，不由大怒，沈笑道：「那你就接掌吧！」喝聲出口，揮手一記「直叩天門」，掌勢筆直朝飛跛子迎面劈去。

他這一記使的是「大力金剛掌」，少林寺中最具陽剛掌勁，力道最強的掌功。

張椿年果然不愧是少林南派名家，在「大力金剛掌」上，浸淫數十年，功力十分深厚，這一掌出手，一道沈猛的勁氣，立時如怒潮澎湃，捲撞過去，掌風生嘯，勢若巨斧開山，聲勢奇猛。

飛跛子側臉望著他，點點頭道：「你原來是少林俗家弟子，四十年前，老夫接過若瓢和尚一記『大力金剛掌』，他已有十二成火候，你還只有八成光景呢！」

若瓢大師，正是四十年前少林寺羅漢堂住持，是當時有名的少林四大高手之一。

他說話之時，左手大袖一甩，毫不經意的朝前拂起。

這一拂，也不見有絲毫勁氣，只是軟軟的一隻布袖而已，但不知怎的竟然把張椿年一記勢若奔雷的「大力金剛掌」給攔了下來。

對方這記「大力金剛掌」掌力，如果說是一道怒浪，他這隻軟癱郎當的衣袖，就像是防波堤，硬是把浪花擋住了！

不，他手臂微彎，衣袖就掛在他手腕底下，被掌風吹拂得不住飄動，就是難越雷池一步，無法從他衣袖之下衝過去。

張椿年並不是以「大力金剛掌」出名，飛跛子說得一點不錯，他在「大力金剛掌」上，確實只有八成火候，他出名的是「鐵指縣掌」。

「鐵指」，就是少林七十二藝中的「金剛杵功」，練的是指功。「縣掌」，也是少林七十二藝之一，它是以柔見稱，動作柔和，性質和武當派的「太極拳、掌」頗為近似，是一種以氣使勁的掌功，唯一和「太極拳」不同的，是它一掌出手，柔勁綿綿不絕，故有「縣掌」之稱。

張椿年右手一記「大力金剛掌」，原是試探性質，制敵的重點，當然並不放在右手，那只是給敵人一種錯覺而已。

他右掌堪堪劈出，左手也一前一後不聲不響的跟着推出。

（二十九）

小啟：上期因工廠拼版錯誤，致27、28兩版文字對調，特此更正。

金笛玉芙蓉

東方玉 文

正因為他右手力道有如雷霆萬鈞，聲威極盛，故而左手推出的這一記「緜掌」，既不見他如何舉手作勢，更無絲毫風聲，自然並不為人注意了。

其實這一掌，才是他眞正的主力，一道無聲無息、無形無影的內力，就像暗潮洶湧，一層接一層的朝飛跛子身前湧去。

因為「緜掌」使的是陰勁，又能緜緜不絕的發出，在沒被它擊中人身之前，是毫無感覺的，直等擊中人身，它才會發生震波，輕則被震得連連後退，內腑受到強烈震動，身負重傷。重則全身骨骼悉被震散，踣地不起，傷重致死，是少林內家掌法中最厲害的功夫了。

張椿年等到「緜掌」出手，右手「大力金剛掌」立時收了回去，口中大喝一聲，右手一收再發，四指如拳，中指直豎，振腕一指，凌空朝飛跛子「鎖心穴」點出。

這回才眞正使出他的眞功夫來了，「鐵指」，「緜掌」，同時出手了。

飛跛子就像鶴立中庭，他跛了一足，左足點着足尖而立，原式不動接，「緜掌」綿綿不絕的暗勁，一波一波的撞到身前，只是把他一件半截長衫，吹得拂拂波動，和方才「大力金剛掌」掌風撞在他左手衣袖上的情形一般無二！

直等張椿年口中大喝出聲，右腕振起。使出「金剛杵」指功，才哈哈一笑道：「你已經使了三招，現在該接老夫一招了！」

笑聲中，右手大袖突然朝前揮出。

這一揮，正好一下接住了張椿年的一記「鐵指」，而且袖風湧出，把張椿年一個人推得往後連退了四五步，口中悶哼一聲，往後跌坐下去。

張椿年臉如噀血，正待一躍而起，但他自己發出的「緜掌」緜緜不絕之勁，經飛跛子袖風一拂，全數逼了回去，人還沒有躍起，又被逼回來的勁氣，撞倒在地。

飛跛子望著他微笑道：「別忙着站起來，老夫並未傷你，但你經自己內勁回震，不趕快坐下來調一回息，只怕內傷就不輕哩！」

張椿年練功數十年，自然深知他說的不假，果然就地盤膝坐定，瞑目垂簾，調起息來。

金刀鎮滄州李千鈞看得目中神光連閃，洪笑一聲道：「李某要在刀上向閣下討教幾招。」

他在說話之時，已經一手按著刀柄，刷的一聲，從腰間綠鯊皮刀鞘中，抽出一柄厚背雁翎刀來。

只要看他刀身上隱泛龍鱗，閃爍着金光，刀鋒薄利如紙，分明就是一柄寶刀無疑。

飛跛子斜睨了他一眼，點頭道：「好吧，老夫還是一句老話，你可以隨便使上幾招，不受限制，老夫只要一招就够了。」

這話若是方才說出來，自然沒有人不說他狂妄的，但現在有鐵指緜掌張椿年前車之鑑，就不再有人敢輕視他了。

李千鈞外號金刀鎮滄州，金刀鎮什麼州都可以，惟獨滄州可不好鎮。因為江湖上馳名的地堂門刀法，和沈家「絕戶刀」，都在滄州，還有山西刀客的一支，也在滄州境內，總之，在滄州玩刀的名家，不在少數，而李千鈞却能以一柄金刀，號稱鎮滄州，如若沒有眞實功夫，別說當不上河北各省武林盟主，只怕這金刀鎮滄州五個字，也一天都罩不住呢！

李千鈞嘿了一聲，一張紫臉，隱現怒意，沉聲道：「老哥用什麼兵刄？」

「哈哈！」飛跛子怪笑一聲道：「老夫和你動手，還要使兵刄嗎？」

這話使得金刀鎮滄州李千鈞太難堪了，只見他濃眉陡然一豎，雙目暴現精光，厲喝道：「飛跛子，你欺人太甚了，好，你既要徒手接我幾刀，那就接着了！」

喝聲一落，一個高大身子，突然直欺而上，抬手往外推出，一柄金光四射的厚背雁翎刀，有如匹練般迅速向飛跛子捲去。

飛跛子依然和門張椿年一樣，左手衣袖一甩，朝李千鈞直捲過來的刀鋒上捲了出去。

李千鈞在方才他和張椿年動手之際，看得清楚，這一刀自然不會用實，正待變招，突覺一股勁風拂了過來，自己變招不及，竟然把刀勢盪了開去。

李千鈞心頭一驚，急忙往後躍退。

飛跛子左手早已收了回去，笑嘻嘻的道：「這是第一招。」

金刀鎮滄州不聽猶可，聽了這句話，氣得幾乎炸破胸膛，暴喝一聲道：「那你就接我第二招。」

身隨刀至，刷刷刷，一連三刀，漾起三道刀光，品字形攻到。

他這一招三式，不僅刀勢極快，而他的身法更快，由右而左，一連劈出三刀，就換了三個方位，等到三道刀光像長虹吸水，朝飛跛子攻到之時，他已一個輕旋，到了飛跛子身後，一言不發，一刀朝飛跛子腦後劈落。

正因他出手奇怪，這四刀看去就像同時出手的一般！

這一來，飛跛子等於左右前後，各有一柄鋒利的金刀攻到！

不，他雖已轉到飛跛子的身後，但形身並未停止，依然從飛跛子身後轉出，由右而左，一刀接一刀劈出。

他劈出的刀勢，以三刀為一組，這旋風般連轉三轉，一口氣就劈出了九刀之多！

這原是飛跛子自己說的，不論他發幾招都可以，何況，他這九刀，確然行動如電，和別人劈出一刀的時間，也相差無幾！

這九刀當眞稱得上精芒如電，圍在飛跛子四周，縱橫交織，森冷的刀鋒，絞轉如輪，氣勢凌厲已極！

飛跛子一個人被困在九道金虹之中，他跟着李千鈞的身子轉了三圈，似乎並未出手，因為他身外漾起了一道強烈的刀光，使得旁人看不清他的動作，好像他除了跟着李千鈞連轉了三轉，沒有舉手投足的動作。

這是金刀鎮滄州李千鈞平日從不輕易施展的壓箱子功夫——「九轉刀」。也等於是九刀齊發，武林中很少有人能接得下來，但不到緊要關頭，他是絕不肯在人前炫露的。

飛跛子身子轉動之際，口中問道：「你這是算第幾招了？」

「第二招。」

李千鈞冷然道：「我這一招之中，共有九刀，難道有什麼不對了？」

兩人都在旋轉之際說的話，話聲未落，但聽一陣快速的「撲撲」輕響，連續着響起！

李千鈞九刀直劈，他看得清清楚楚，每一刀明明都砍在飛跛子身上，但聲音却是不對，金刀砍上人身，決不會如中敗革，心頭方自感到驚愕！

「好吧！」飛跛子的聲音道：「這九刀，就算你第二招吧！」

「他被砍了九刀還會說話？」

李千鈞大吃一驚，急忙定睛看去，飛跛子不是好好的站在原地，自己這九刀連人家一點衣角都沒切得下來！

這一剎那，他幾乎不敢置信，明明每一刀都砍在他身上，而且自己這柄刀，雖非古代名刀，却也足可砍得斷普通刀劍，他怎會毫無損傷的呢？但他還是不相信飛跛子會有刀劍不入的本領。

突然身形一矮，手中厚背雁翎刀，宛如風飄葉落，刷刷刷一片刀光，滾地飛捲，就像浪濤般捲湧過去。

這回他使的是「旋風十八式」，一刀接一刀，一口氣使出了一十八刀。

「旋風十八式」是他從地趟門「地趟刀法」，變化而來，每一刀都是專攻敵人下盤，刀光輪轉如飛，滾滾不絕。

人是靠兩隻脚站在地上的，他這「旋風十八式」，正正反反，翻翻滾滾，在兩丈方圓之內，連發一十八刀，你總不能雙脚離地，身子懸空，等你發完了十八刀，我再下來吧！

老實說，從他第一刀開始，直到劈完一十八刀，這中間，你只要在這兩丈之內，是絕對無法倖免的！

飛跛子就在他施展「旋風十八式」的兩丈範圍之內，而且還站在中間！

李千鈞這趟刀法，雖取法「地趟刀」，但劃起的刀鋒，却也有三尺來高，攻的雖下盤，也實也波及到中盤，只要被他砍中，不是雙足被削，也得肚破腸流。

但飛跛子却似乎並不在意，在他刀光掃到之時，先左脚一提再右脚一提，就像跨門檻一般的跨了過去。

李千鈞刀法再快，他手上總歸握了一柄一、二十斤重的鋼刀在舞動，飛跛子脚上可沒戴著沉重的脚鐐，是以你刀掃到那裡，他就正好提起來，從容的換脚，有時你刀勢剛到，他就隨著往上跳起，好像事先已經得到通知一般，和李千鈞配合得絲毫不差。

任你如何加快，他總是一回跳起，一回提起足，遲一分，刀已砍上，早一分，刀還沒到，總之，他好像對李千鈞化了數十年心血精研的這套獨創刀法，比李千鈞還要熟悉，每一記閃避刀勢的身法，無不恰到好處。

就在他連蹦帶跳之時，又開口了：「你這一共十八刀，也算一招麼？」

李千鈞使盡快刀，兀自砍不到他，打得心頭甚是氣憤，手法突然加快，哼道：「不錯！」

「那好！」飛跛子道：「你這一刀，已是最後一刀了。」

話聲甫出，但聽「篤」的一聲，銅脚踏將下去，剛好把李千鈞的雁翎刀，踏在地下。

李千鈞用力一抽，竟是紋絲不動，一時不禁兇心陡起，左手握拳，猛地吐氣開聲，一拳朝飛跛子小腹搗去。

他雖以金刀出名，拳掌功夫，自然也十分了得，這一拳，就是擊在石塊上，也足可把石塊擊成粉碎。

只聽「砰」的一聲，他這一拳，畢竟給他擊中了。

飛跛子大笑道：「你這是第四招對不？」

只見他身上半截長衫，突然鼓了起來，這一鼓不打緊，竟把李千鈞一個高大身子，震得直飛出去一丈來遠，背脊着地，跌了個四脚朝天，砰然有聲。

飛跛子望著他呵呵一笑道：「你也快就地坐下來，運運功吧！」

李千鈞自然知道自己這一拳受到他的回震，也就不再說話，依言坐在地上坐下調氣。

飛跛子連敗了兩位名動江湖的高手，而且如同遊戲，直把綠袍老人看得聳然動容？

卓清華眼看他連敗了兩個武林盟主，自己乃是江南盟主，縱然知道自己未必能勝，但此刻形勢所逼，他已非出手不可！

這就走上一步，拱手道：「現在輪到卓某向閣下請教了。」

「很好！」飛跛子看了他一眼，點點頭道：「你們三個不肯一起上，那就一個個的來吧！」

「慢點！」綠袍老人徐徐說道：「卓盟主，請退下，不用再和他比了。」

卓清華經綠袍老人一說，果然垂手而退。

綠袍老人緩緩的走上了幾步。

飛跛子目光一轉，落到綠袍老人身上，微笑道：「莊主可是願意把穆七娘的解藥交出來了？」

綠袍老人目光如星，望著飛跛子，低沉的道：「你要解藥不難，須得擊敗老夫才行。」

「行。」飛跛子爽快的笑了笑道：「老夫來取解藥，志在必得，莊主只管出手，老夫無不奉陪。」

綠袍老人緩緩的道：「閣下武功極高，據老夫估計，你我一旦動上了手，只怕沒有千招，大概也須五百招以上方可分得出勝負來……」

「用不著。」

飛跛子沒待他說完，就截著說了一句，才接下去道：「放眼江湖，還沒有人能和老夫走上一千招呢！」

「閣下也太小覷老夫了。」

綠袍老人沉哼一聲道：「這樣吧，咱們到山頂上去，好好放手一搏，你意下如何？」

「當然可以。」

「哈哈……」

飛跛子洪笑一聲道：「但莊主莫要忘了把解藥帶去。」

綠袍老人仰首朗笑一聲道：「閣下只管放心，你只要擊敗了老夫，老夫自會把解藥奉上。」

（三十）

金笛玉芙蓉

文．東方玉

飛跛子道：「一言爲定，老夫那就先走了，在山頂恭候莊主大駕。」

話聲一落，身形突然直拔而起，在空中一個旋身，宛如一鶴冲天，朝山後飛射而去。

綠袍老人看他飛行身法，實在勝過自己甚多，但他相信，輕功縱然不如對方，以自己所學，在劍術和掌法上，末必一定落敗。

這時總管鹿昌麟悄悄走近，叫了聲：「令主，此人一身武功，高不可測，咱們是不是……」

綠袍老人微微搖頭道：「以此人的功力，只怕他們絕非對手，此事老夫自有致勝之道。」

說到這裡，回頭叫道：「杜鵑。」

杜鵑立時趨上，躬身道：「小婢在。」

綠袍老人道：「取我劍來。」

杜鵑答應一聲，回身入廳，取了一柄綠鯊皮鞘的古形長劍，雙手奉上。

綠袍老人左手接過一面吩咐道：「你們都在此地，不用跟去，老夫一人去就好。」

卓清華、鹿昌麟等人，躬身應「是」。

綠袍老人雙足一點，飛身掠起，一路縱身飛掠，往山上奔行而上。

登上山巔，只見飛跛子踞坐在一方大石之上，洪笑道：「莊主此時才來麼？」

綠袍老人微哂道：「閣下輕功，固可勝我，但在武功上，老夫未必就輸給閣下。」

「看來你倒很有自信。」

飛跛子道：「老夫不耐久等，莊主既然帶了劍來，想必要和老夫動劍，那就不用客氣，你發劍好了。」

「不忙！」綠袍老人道：「閣下可知老夫約你到山上來，是什麼意思麼？」

飛跛子道：「你說呢？」

綠袍老人道：「老夫有幾件事，要問問清楚，方能動手。」

飛跛子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綠袍老人道：「第一、以閣下這份身手，必是武林中成名的一流高手，但閣下自報名號是飛跛子，老夫在江湖上從未聽說過有飛跛子其人，閣下何以不肯以眞姓名見告？」

飛跛子大笑道：「老夫只是向你索取解藥而來，目的只在解藥，你也只要知道飛跛子就好，老夫有沒有問你姓名？」

「好！」綠袍老人又道：「第二、據老夫看，閣下這身打扮，和你的面貌，大概也不是眞面目了？」

「哈哈……」飛跛子又是一聲大笑道：「你呢？你不是也戴了假面具麼？」

綠袍老人身軀微微一震，點頭道：「好，這個老夫也不問了，第三、閣下從我蘭赤山莊刼走穆七娘，到底是爲了什麼？」

飛跛子道：「老夫也要請問莊主一聲，你把穆七娘擒上蘭赤山莊，又爲什麼呢？」

綠袍老人眼中隱現怒意，哼道：「你必須說出原因來。」

飛跛子道：「這個你不用問，也應該想得到，老夫要的只是『忘憂散』解藥。」

綠袍老人心中暗暗一動，問道：「閣下要解藥何用？」

「這不是多此一問？」

飛跛子微哂道：「拍花門『忘憂散』解藥，還有什麼用途？」

綠袍老人道：「這麼說，閣下一定有一個人，被穆七娘『忘憂散』迷失了神志了？」

「不錯！」飛跛子道：「所以老夫非取到解藥不可。」

綠袍老人道：「這被迷失了神志的人是誰？」

飛跛子道：「老夫的小兄弟。」

綠袍老人道：「他總有姓名吧？」

飛跛子道：「老夫的小兄弟還不够麼？」

綠袍老人道：「老夫抱歉得很，因爲老夫也有一個兄弟急需解藥。」

飛跛子道：「老夫要的東西，非到手不可。」

綠袍老人道：「看來閣下急於和老夫動手，對不？」

飛跛子道：「不動手，你肯把解藥交出來麼？」

綠袍老人道：「聽你口氣，好像已經勝了老夫似的？」

「這還不是一樣？」

飛跛子大笑道：「不動手你還沒有敗，一旦出手，你是非敗不可。」

「那倒未必。」

綠袍老人道：「好，老夫還有一件事……」

飛跛子不耐道：「你到底有幾件事？」

綠袍老人道：「穆七娘人呢？」

飛跛子道：「死了。」

綠袍老人道：「是你殺了她？」

飛跛子哼道：「老夫殺這種人，豈不污了老夫的手？是她自己投崖死的，現在問好了吧？」

「够了。」綠袍老人左手一抬，說道：「閣下可以亮兵刃了。」

飛跛子道：「老夫已有六十年沒使兵刃了，你只管使劍，老夫就徒手接你幾招？」

綠袍老人怒哼一聲道：「幾招？就可分出勝負來了麼？」

飛跛子大笑道：「你能在老夫手下走出十招，已經可以名聞天下，難道還不够嗎？」

綠袍老人心中暗道：「此人口氣如此誇大，不知究竟是什麼人？」一面輕哼一聲道：「老夫那就有僭了。」

「鏘」的一聲，掣出一柄一泓秋水般的長劍，劍光吞吐，晶瑩耀目！

飛跛子目射奇光，說道：「秋水芙蓉劍！」

綠袍老人哼道：「看來你還識貨！」

劍勢一領，目注飛跛子，左手上彎，斜斜作勢，喝道：「閣下小心了！」

他這一式，就與衆不同！因爲一般使劍的人，左手必捏劍訣，以訣引劍，他左手化掌，斜斜上揚，恰似飛鳳展翼！

飛跛子一看他劍式，立即沉聲道：「且慢！」

綠袍老人哼道：「你如果覺得徒手和老夫利劍相抗，吃了虧，此時取出兵刃來，猶爲時未晚。」

「哈哈！」飛跛子大笑一聲道：「老夫不是這個意思。」

綠袍老人冷峻的道：「那是什麼意思？」

飛跛子目注綠袍老人，問道：「你方才使出來的可是『飛鳳劍法』『百鳥朝鳳』？」

綠袍老人微微一驚，哼道：「你如何認得的？」

「你手中拿的是秋水芙蓉劍，使的是『飛鳳劍法』……」

飛跛子目中精芒連閃，「篤」的一聲，朝前逼上了一步，問道：「你可是姓嚴？」

「你給我站住！」

綠袍老人驚疑不止，手中長劍一指，望着飛跛子，凜然道：「你到底是什麼人？」

「你不用管我是誰！」

飛跛子追問道：「快答我所問，你是不是姓嚴？」

「不錯！」綠袍老人應聲道：「老夫姓嚴。」

飛跛子又朝前跨上一步，目光逼注，問道：「妳是女子喬裝的？」

綠袍老人身軀陡震，怒聲道：「你胡說什麼？」

飛跛子大笑道：「老夫一點也不胡說，妳雖然竭力改變口音，但老夫豈會聽不出來？妳不但是女子，而且年紀不大，對不？」

綠袍老人憤怒的道：「就憑你這句話，你就該死！」

刷的一聲，青虹乍閃，一劍朝飛跛子刺了過去。

飛跛子大笑道：「小丫頭，『飛鳳劍法』只能對付四大劍派，對老夫是不管用的。」

右手中指輕輕一彈，「嗡」的一聲，一縷指風把綠袍老人刺來的劍尖震得直盪開去，一面喝道：「妳還不住手？」

綠袍老人沒想到對方武功之高，竟然比自己預料還高出甚多，一時大感驚駭，腳下斜退一步，喝道：「你到底有什麼事？」

飛跛子道：「妳既是江南嚴家的人，老夫跟妳打聽一個人。」

綠袍老人道：「什麼人？」

飛跛子道：「嚴文蘭。」

綠袍老人身子又是一震，冷然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飛跛子大笑道：「妳是江南嚴家的人，如何會不知道嚴文蘭的？」

綠袍老人道：「老夫說的不知道，就是不知道。」

飛跛子突然目光一聚，大笑道：「小丫頭，莫非妳就是嚴文蘭？」

綠袍老人有些情急，大聲道：「我不是。」

「哈哈！」飛跛子大笑一聲道：「老夫清楚的很，每一個小丫頭，都沒有眞話，咀裏說不要的，心裏却要得很，以此類推，妳說不是，豈不就是妳嗎？」

綠袍老人怒哼道：「你簡直是無賴。」

飛跛子大笑一聲道：「這樣吧！老夫不難爲妳，只要妳取下面具來給老夫看看就好。」

綠袍老人在他說話之時，突然一聲清叱，手臂連揚，動作之快，有若電閃雷奔，剎那間，銀芒飛閃，一支支雪亮的劍尖，急如驟雨，朝飛跛子身上密集刺出。

不過一瞬工夫，他手中芙蓉劍已經連續刺出了一十九劍之多！

若以一瞬間刺出十九劍來說，武林中一向以快劍馳譽的峨嵋派「亂披風劍法」，也比他要慢得多了！

飛跛子目露奇光，說道：「天山『三十六飛刺』，也給妳學來了，無怪敢如此目中無人了。」

他雖然武功高不可測，但綠袍老人手中這柄秋水芙蓉劍，鋒利得可以削鐵如泥，切玉斷金，更何況「天山三十六飛刺」，招式實在神速已極，他也不敢輕攖其鋒，身形飄忽，連連閃避，幾乎在電光石火之間，就要接連轉變八九個方位，才能躲得開綠袍老人飛刺的襲擊。

直到綠袍老人刺出第三十五劍，飛跛子突然欺身而入，右手食中二指一下挾住了綠袍老人的劍刃，左手更快，揚腕之間，就已從綠袍老人臉頰上，揭下了一張連著白髯的假面具。

這下出手之快，當眞快到無法形容，綠袍老人只覺自己劍法一滯，臉上有些涼颼颼的感覺，戴在臉上的人皮面具，已被人家揭了下來，心頭驀地一驚，口中也忍不住驚咦出聲，急急抽劍往後躍開。

他面具被飛跛子揭下，花白長髯隨同面具而去，登時露出了一張清秀俊朗的臉孔，只是驚駭之時，臉色變得煞白！

飛跛子大笑道：「如何，老夫料得沒錯，妳果然是個丫頭，快說，妳是不是嚴文蘭？」

綠袍老人道：「不錯，我是嚴文蘭，你又待怎樣？」

「這就對了，穆七娘果然沒有撒騙老夫！」

飛跛子得意的大笑一聲，又道：「老夫正在到處找妳。」

他目光如電，凝視着嚴文蘭，口中咦了一聲，問道：「妳臉上還易了容，對不？快把易容藥物洗去，給老夫瞧瞧！」

嚴文蘭還沒有開口，突聽一聲長笑，劃空飛來，一道人影，猶如大鵬展翅，疾風颯然壓頂，朝飛跛子當頭直撲而下，僅憑這份聲勢，來人身手之高，就非同小可！

飛跛子猛然一怔，大喝道：「什麼人？」

左手一記「天王托塔」，朝上拍出。

「哈哈！」那人在空中一個轉折，避了開去，飄落地上，洪笑道：「果然是老怪物！」

飛跛子定睛看去，這人是個醉態可掬的老道，一臉紅白斑點，白髮白髯，左手提著一個斗大的古銅葫蘆。

此人非別人，黃山醉道人是也。

飛跛子怒聲道：「松雲道人，你這是做什麼？」

醉道人大笑道：「老道找了你幾十年，今晚總算給我找到了。」

飛跛子道：「你找我作甚？」

醉道人斜睨著他，大聲笑道：「眞沒想到當年自詡天下第一，風度翩翩的老怪物，幾十年不見，居然跛足彎背，眞的成了老怪物了。」

飛跛子怒哼道：「老雜毛，你說什麼？」

「我說什麼，你沒聽清楚？」

醉道人瞇著醉眼，說道：「你活了一大把年紀，如今變成又老又醜，還想作孽？對人家小姑娘糾纏不清，若非老道及時趕來，你這老怪物，豈不又老毛病復發了？」

飛跛子聽得大怒，喝道：「老雜毛，你胡說什麼？」（三十一）

金笛玉芙蓉

東方玉 文

「老道一點也不胡說。」
醉道人道：「難道你不是……」
飛跛子喝道：「老夫飛跛子。」
「飛跛子，哈哈……」
醉道人仰首向天，長笑一聲道：「屈指天下，能徒手破人家『飛鳳劍法』、『天山三十六飛刺』的人，除了你姓謝的老怪物，還會有誰？」
嚴文蘭（綠袍老人）眼看憑空來了一個醉道人，把飛跛子攔了過去，她當然知道醉道人是當今武林第一奇人，有他攔着飛跛子，自己此時不走，更待何時？這就悄然轉身，正待往山下掠去。
飛跛子倏地轉過身來，喝道：「嚴文蘭，妳等一等，老夫還有話問妳。」
醉道人揮着手道：「小姑娘，妳只管走，有貧道呢！」
上身一俯，一個人忽然間到了嚴文蘭的身前，擋住了飛跛子。
嚴文蘭有醉道人撐腰，自然不懼飛跛子追趕，迅速往山下飛掠而去。
飛跛子大怒道：「老雜毛，你讓開。」
「人不風流枉少年。」
醉道人笑嘻嘻的道：「但你如今已經老了。」
「你簡直胡說八道。」
飛跛子怒聲道：「這女娃兒和老夫有淵源，你快讓開。」
醉道人道：「老道不管你和她有什麼淵源，這樁事，老道是管定了。」
「你這老雜毛，眞是酒迷心竅！」
飛跛子喝道：「你再不讓開，老夫就對你不客氣了！」
醉道人道：「老道今晚找到你，就是準備和你打一架的。」
「你眞是無可理喻。」
飛跛子目中精芒連閃，右手直豎一掌當胸拍去。
「咦，咦！」醉道人口中連聲驚咦，說道：「老怪物，你眞的說動手，就動手了！」
左手一抬，把古銅葫蘆朝前推了過來。
飛跛子這一掌，雖未用上全力，卻也有四五成力道，換了武林中任何一位高手，只怕誰也接不下來，但聽「砰」然一聲大震，手掌不偏不倚擊在酒葫蘆上。
兩人功力悉敵，都沒被震得後退。
醉道人瞪大一雙酒眼，趕緊收回葫蘆，往懷中一抱，嚷道：「老怪物，你把我老道的酒葫蘆打碎了，裏面還有三十斤好酒，我就和你沒完。」
說話之時，脚下不禁往後斜退了半步，點點頭道：「幾十年沒見，你老怪物掌上功夫，果然精進了不少，只可惜昔年風流自命，風度翩翩的謝老怪，却是歲月不饒人，變得又老又醜了！」
要知飛天神魔謝長風，六十年前，已是名滿武林，罕有對手，而且風度翩翩瀟洒俊逸，雖已年近四旬，看去不過二十出頭。
他因不是正派中人，各大門派都把他列在旁門異派之中，加之他人本偏激，遇事只憑好惡，不問是非，因此才有神魔之名。
他一生最討厭的一個字，就是「老」字，此時聽到醉道人說他「又老又醜」這四個字，正是他最忌諱的，聞言不覺仰首發出鳳鳴般的一聲清嘯，彎著的腰跟着往上一挺，身如陀螺，在原地打了一個飛旋，朗喝道：「老雜毛，你再仔細看看，謝某是不是眞的老了？」
他在這一個飛旋之中，就像脫胎換骨，變了一個人！
站在醉道人面前的，已經不是長髮披散，腰背微彎，跛了一腳的老醜怪人，而是眉目清朗，丰神飄逸的藍衫文士，手持金笛，面含微笑，好一派飄洒悠然的風度！
他不是數十年前威震武林黑白兩道的崆峒謝長風，還有誰來？他幾乎和數十年前並沒多大的改變！
不，看來似乎更穩重，更飄逸了！
醉道人瞇着醉眼，眨了兩眨，盯着謝長風，心頭也自暗暗吃驚，忖道：「這老魔頭這四十年來，果然練成了絕世玄功，不然不可能駐顏有術，還有這般年輕，而且他膚色中氤氳寶光，這是絲毫也不能假扮得了的事！」接着呵呵大笑道：「老怪物，你會變魔術？怎麼一下子變了另一個人？」
謝長風哈哈一笑，得意的說道：「你現在看清楚謝某了？」
醉道人連連點頭道：「老道看清楚了，你一身修爲，已臻上乘境界，這是絲毫不假，但你爲什麼還要糾纏人家一個小女娃……」
「你眞是個醉鬼，糊塗透頂！」
謝長風面有慍色，怒聲道：「你以爲謝某把那女娃兒當作鼎爐，謝某區區成就，是靠採補練來的？」
醉道人瞇著一雙醉眼，說道：「那你找這娃兒作甚？」
謝長風揮手一掌，朝醉道人臉頰上遠遠打了過去，口中喝道：「老夫先打你一個耳光，好讓你清醒清醒！」
他和醉道人相距只有五六尺遠近，但他舉手之間，就有一陣掌風，攔向醉道人的臉頰。
「慢來，慢來！」
醉道人又舉起他的酒葫蘆來，朝前一送，口中叫道：「老怪物，有話好說，何必動手？」
「拍」！一聲清響，打在他酒葫蘆上，醉道人身子歪歪斜斜的退出去了一步。
謝長風哼道：「你以爲有酒葫蘆，我就打不到你了？」
左手又是一掌，拍了過去。
這回醉道人不再用酒葫蘆頂替，上身一俯，一個人忽然失去了踪影。
謝長風冷笑道：「你這『迷仙步』在謝某面前並無多大用處。」
他金笛向後一指，但聽「篤」的一聲，一縷勁風，又打在醉道人酒葫蘆上。
醉道人在他身後大叫道：「老怪物，好了，你不能用金笛打我老道酒葫蘆，你明知道我這酒葫蘆，比老道的命還値錢……」
他抱著酒葫蘆，寫在胸前，一下又轉了出來，說道：「有話好說咯！何必動火？」
謝長風道：「你當那女娃兒是誰？」
醉道人問道：「她是誰？」
謝長風道：「她是老夫故人之女，老夫受那故人之託，找了她一十八年，好不容易今晚在這裏遇上，老夫要看看她左眉是否有一顆朱痣？給你這一攪和，被她輕易的溜了。」
醉道人道：「這沒什麼，老道記住了，自會幫你找的，這有什麼好着急的？」
「有什麼好着急的？」
謝長風怒聲道：「我還有一個小兄弟，中了拍花門穆七娘的『忘憂散』，解藥就在這女娃兒身上！」
「老道還當是什麼急事兒？」
醉道人聳聳肩，笑道：「你小兄弟中了拍花門的迷藥，找不到這女娃兒，不會找穆七娘要去？」
「你老雜毛說得稀鬆？」
謝長風哼道：「你到陰曹地府去找穆七娘要去？」
醉道人一怔道：「穆七娘已經死了？」
「不錯，」謝長風道：「穆七娘唯一的一瓶解藥，就在這女娃身上，現在你明白了吧？」
「這個……」醉道人搔搔頭皮，說道：「老怪物，你怎不早說？」
謝長風冷哼道：「你老雜毛以後少灌些黃湯，少管些閒事。」
醉道人道：「說實在，老道找你老怪物，可並不是管什麼閒事。」
謝長風道：「你找我有事？」
「是啊！」醉道人道：「老道也是受人之託，老道有個方外忘年朋友，就是江湖上人稱九眺先生的司空靖，他徒弟卓少華，也是我老道的小朋友……」
謝長風道：「你也認識卓少華？」
「哈哈！」醉道人大笑一聲道：「卓少華的師祖，是我老道方外至好，他師父是老道忘年之交，卓少華又是我老道忘年小友，老道和他師門有三代朋友交情，怎麼會不認識？」
謝長風也長笑一聲，點點頭道：「好，你再說下去。」
醉道人道：「幾個月前，九眺先生和卓少華都突然失踪，後來據說有人在續溪附近看到他和一個武功奇高的跛子走在一起，而且神智似乎已被迷失，老道聽人傳說，那跛子的武功路數，極爲怪異，今晚正巧給老道碰上，看你破了那女娃的『天山三十六飛刺』，料想很可能就是你老怪物了。」
「哈哈，老雜毛！」謝長風大笑道：「你當卓少華是老夫什麼人？」
醉道人奇道：「卓少華和你也有淵源？」
謝長風道：「老夫不是說有一個小兄弟中了穆七娘的迷藥麼？老夫不是說要跟那女娃兒要解藥來的麼？」
「他會是你小兄弟？」
醉道人搔搔頭皮，說道：「這又從那裏排來的？」
謝長風道：「你能和卓少華做忘年朋友，老夫不能認他作小兄弟？」
「能，能。」醉道人點着頭道：「你就是爲了卓少華被迷，找那女娃兒要解藥來的，但你怎知解藥就在那女娃兒身上呢？」
謝長風道：「老夫是從那女娃手中，救出穆七娘，是穆七娘告訴老夫的。」
「哦！對了！」醉道人道：「老怪物，你知道這女娃兒家在那裡？」
•謝長風道：「這女娃兒乃是一個神秘幫會的首領，他們巢穴就在山下一座莊院之中。」
醉道人笑道：「這還不容易，再找她要去，不就結了？」
謝長風哼道：「經你這一攪和，蘭赤山莊只怕一個人都找不到了。」
「走！」醉道人道：「老道陪你老怪物去走一趟，哦，老怪物，卓少華和你在一起了？」
謝長風道：「老夫也正在找他。」
「他不和你在一起？」
醉道人奇道：「他不是和你在一起的嗎？」
謝長風就把自己發現卓少華被迷失神志，如何帶他上百丈峯練功，下山之後，本來以他爲餌，誘穆七娘出面，以及今晚經過，約略說了一遍。
醉道人聽得聳然動容道：「這麼說，卓少華又失踪了！」
他沒待謝長風開口，又道：「這蘭赤山莊，竟然還隱藏了一個大神秘，這……這說不定在醞釀著什麼陰謀……走，咱們快下去看看！」
謝長風道：「老夫只要解藥，只要弄清楚那女娃兒的身世，管它什麼陰謀？」
醉道人道：「所以你就是老怪物咯！」
兩道人影劃空飛起，有如兩點隕星，瀉落蘭赤山莊中庭！
偌大一片院莊，果然靜闃如死，不見一點燈光，不聞一絲人聲。
謝長風大笑一聲道：「老雜毛，如何，人都走光了吧？」
醉道人歪著頭道：「你不是說這裡是他們巢穴嗎？既有偌大一片基業，豈肯棄之而去？」
謝長風大笑道：「你眞是迂得可笑，他們這叫做暫時避避風頭，等咱們走了，依然可以回來。」
醉道人也大笑道：「老道正好沒地方住，就給他們泡上了，看他們回來不回來？」
謝長風搖搖頭道：「老夫今晚遇上了醉鬼，算老夫倒楣。」
醉道人道：「咱們不再進去瞧瞧？」
謝長風道：「這裏連一點人氣都沒有，還瞧個屁！」
「好，好！」醉道人道：「今晚算老道不是，你要怎麼辦？老道都聽你的。」
謝長風道：「以後你少管些糊塗事就好。」

× × ×

卓少華隨著小公主嚴玉蘭匆匆的從客店後窗越窗而出，伏在暗陬，穆嬤嬤和來人的對話，以及穆嬤嬤被人拏下，他們自然全聽到了。
直等一干人押著穆嬤嬤走後，嚴玉蘭驚慌的道：「王阿大，奶娘被人家擒走了，這怎麼辦？」
卓少華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他是眞的不知道。
嚴玉蘭輕輕的頓了下腳，說道：「你怎麼也會拿不出主意來呢？」
卓少華道：「我也不知道。」
嚴玉蘭白了他一眼，口中「唉」道：「你眞是的，什麼都不知道。」
話聲出口，忽然想起王阿大被穆嬤嬤迷失了神志，自然想不出辦法來了，自己這不是錯怪他了麼？

（三十二）

想起王阿大神志被迷，也想起了奶娘不肯給他解藥。

解藥，除了奶娘身邊有，娘的丹室裡也有，奶娘既然不肯給，我就回去求娘去。

心念這一動，立即拉着卓少華的手，輕輕說道：「王阿大，我們快走。」

卓少華悄聲問道：「我們到那裡去呢？」

嚴玉蘭道：「不用多問，你只要跟我走就是了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是找婆婆來的。」

他總是神志被迷，才把心裡的話說了出來。

找穆七娘，是老哥哥教他來的，這話自然不能對人說的了。幸虧嚴玉蘭是個沒有心機的女孩子，如果給穆七娘聽到了，就會引起疑心來了。

嚴玉蘭道：「我們先回去，奶娘隨後就會趕來的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婆婆不是被人擒去了麼？我們不去救她，她怎麼會趕回去呢？」

嚴玉蘭微微一笑道：「奶娘不要緊的，她雖然被人擒走，自然會有人去救她的。」

卓少華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

「唉！」嚴玉蘭道：「告訴你你也不知道。」

在她想來，奶娘是不會有危險的，因爲這一帶是江南盟主的勢力範圍，什麼事都休想瞞得過大姐的耳目，只要大姐知道了，還不去救她麼？

不！就是大姐不知道吧，只要奶娘說出蘭赤山莊來，還有誰敢得罪她？

她拉著卓少華的手，輕輕拉了一把，催道：「快些走了。」

夜色已深，卓少華也不認識路，只是被小公主拉着他奔行，卓少華邊跑邊道：「嚴兄，你到底要到那裏去呢？」

嚴玉蘭道：「回家去呀！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不去。」

嚴玉蘭：「爲什麼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那是妳的家，又不是我的家。」

嚴玉蘭停下來，望著他柔聲道：「王阿大，你我不是很好麼？我的家，自然也是你的家了。」

她這幾句話，說得溫柔體貼，雙頰也不禁飛起了一片紅暈，而且她的手，也依然拉着卓少華的手。

卓少華究是少男，雖然神志被迷，但對異性的感應，和一般人並沒有不同，他聽著只感舒服受用，尤其她那靦覥神情，十分好看，他看得有些茫然，點點頭道：「好吧，我就跟妳回去。」

嚴玉蘭甜甜一笑道：「那就快走。」

這回，卓少華沒再多說，兩人手牽著手，一路急奔，卓少華雖然不認得路，但嚴玉蘭對這條路，好像極熟，只是腳不停步的往前急奔。

東方漸漸黎明，兩人已經趕到一處城門。

現在有人往來了，嚴玉蘭才放開了拉着卓少華的手。她跑得粉臉通紅，額上也隱見汗水，取出手帕，輕輕拭了一把，回身道：「你要不要擦一把？」

她把自己的手帕朝卓少華遞了過去，但這一回頭，發現卓少華臉也不紅，臉上也沒有汗水，不覺奇道：「你不累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一點也不累，不要妳拉著我，我跑得還要快呢！」

嚴玉蘭心中暗暗奇怪，忖道：「難道他的輕功，還勝過我不成？」

她把手帕往懷中一塞，披披嘴道：「不擦拉倒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嚴兄，你肚子餓不餓？」

嚴玉蘭道：「跑了一晚，自然餓了，我們先去吃些早點，再找一輛馬車代步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妳家還沒到麼？」

嚴玉蘭輕笑道：「還早着呢！」

兩人走到城門口，這裡就有賣豆漿的攤子，兩人在攤房坐下，要了兩碗豆漿，和兩個粢飯團，正在吃喝之際，正好有一輛馬車馳來。

嚴玉蘭朝趕車的招招手，叫道：「喂，車老大，我們要去婺源，你去不去？」

趕車的趕忙停車，陪着笑道：「去，去，二位公子爺，小的是一輛新車，價錢比一般要貴一些，到婺源路可遠著哩，這樣一共五兩銀子，不知公子爺意下如何？」

嚴玉蘭道：「這樣吧，我給你十兩銀子，我們要趕回家去，路上越快越好。」

這趟路，路程雖遠，但普通三兩銀子就夠了，趕車的看他們是兩個少年公子，故意提高了二兩，如今聽說給他十兩銀子，自然喜出望外，連連陪笑道：「成，成，小的這輛車還是新近才打造的，不但快，而且穩，坐在上面，保證一點也不顛簸。」

兩人匆匆吃畢，付了帳，趕車的早已打開車帘，在邊上伺候著，等兩人上了車，放下車帘，就揮揮長鞭，駕著車往大路上筆直馳去。

這是第三天午牌時光，車子趕到婺源。嚴玉蘭指點着要駕車的停到府前大街的榮華客棧前面。

兩人跳下車，嚴玉蘭取出一錠十兩重的銀子，付了車資，拉着卓少華往裏就走。

一名店伙趕忙迎了出來，哈着腰道：「二位公子要住店？」

嚴玉蘭也沒理他，一路往裏行去，穿過一重院落，嚴玉蘭依然沒停，往裏走去。

店伙跟在二人後面叫道：「公子爺，快請留步，裏面是住宅了。」

嚴玉蘭回頭道：「我就是你們掌櫃來的。」

店伙急道：「那麼公子爺請稍候，容小的進去通報……」

金笛玉芙蓉

東方玉文

嚴玉蘭道：「不必。」

走到迴廊盡頭，又是一個小天井，迎面緊閉著兩扇黑漆木門，嚴玉蘭也沒叩門，伸手一推，木門裏面上了閂，當然沒有推開，回身朝店伙道：「你給我敲門。」

店伙瞪了兩人一眼，也沒作聲，舉手叩了五記銅環。

兩扇木門及時開啓，走出一個短靠漢子，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店伙忙道：「是這兩位公子，要見掌櫃。」

那短靠漢子還待再問，嚴玉蘭道：「是我找丁掌櫃。」舉步跨入門去。

嚴玉蘭進去了，卓少華自然也跟着進去。

短靠漢子喝道：「你們還不站住。」

嚴玉蘭冷聲道：「你吼什麼？還不快叫丁掌櫃出來？」

短靠漢子哼道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，由你亂闖得的？」

嚴玉蘭問道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

短靠漢子道：「原來你們是找碴來的。」

嚴玉蘭笑道：「是啊，我從沒找過碴，找找碴又何妨？」

正說之間，只見從走廊上又閃出兩個漢子，問道：「老王，是什麼事？」

短靠漢子道：「這兩個小子，居然……」

「拍！」嚴玉蘭揮手就是一個耳光，摑了過去，叱道：「你敢開口罵人，瞎了你的狗眼。」

她這一掌，出手極重，打得那個短靠漢子腳下跟蹌，衝出去了兩步。

另兩個漢子嚷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，好小子，你們敢到這裡來撒野？」

身形一閃，朝嚴玉蘭欺了過來，左首一個右手五指箕張，使了一記「大擒拿手」，朝嚴玉蘭抓到。

嚴玉蘭哼了一聲，隨手一撥，把那漢子直摔出去。

被摑了一記耳光的短靠漢子虎吼一聲，一記「黑虎偷心」揮拳直向嚴玉蘭當胸搗來。

嚴玉蘭不禁大怒，喝道：「丁長泰手下，怎會有你們這幾隻瘋狗的？」

沒待他拳頭擊到，左手一探，就抓住他脈門，朝石階上拋去。

右首一個漢子一步跨到卓少華面前，同樣右手如鈎，朝卓少華肩頭抓來。

卓少華沒動，右手一抬，那漢子還當他要出手反擊，五指一緊，正好抓住他脈腕，他不知卓少華練的是「九陽神功」，心意一動，神功隨著貫注到手上，這下五指一緊，登時像抓在一根被火燒紅了的鐵棍上一般，燙得痛澈心肺，大叫一聲，往後連退了四五步。

這原是一瞬間的事，只聽階上響起一個蒼勁的聲音哼道：「丁長泰手下又怎麼了？」

說話的是一個身穿湖縐長衫的老者，站在石階上，面有慍色，烱烱目光，朝二人投來。

他身後跟著四名身穿灰色勁裝的驃悍漢子，大有只要他一聲令下，立可出手的模樣。

先前三個漢子看到掌櫃現身，登時一齊躬著身道：「回掌櫃，這兩個小子……」

嚴玉蘭沒待他們說完，大聲叫道：「丁長泰，你連我都不認識了？」

丁長泰聽得一怔，定睛朝嚴玉蘭仔細看了一眼，臉上立時爲之大變，亦驚亦喜，急步趨下階來，連連拱手道：「會是小公主，小老兒該死，不知小公主駕到，還望小公主多多恕罪，多多恕罪。」

一面回頭叱道：「你們這些蠢東西，眞是瞎了狗眼，還不快跟小公主賠罪？」

那三個漢子聽說來的竟是小公主，也都嚇黃了臉，慌忙趴在地上，連連叩頭。

嚴玉蘭看也沒看他們一眼，輕哼一聲道：「丁掌櫃現在認清楚了？」

「是，是。」丁長泰連聲應是，一面連連拱手道：「小公主請到裏面坐。」

嚴玉蘭朝卓少華笑了笑道：「王兄請。」

丁長泰先前還以爲卓少華只是小公主的隨從，如今聽小公主說出「王兄請」三個字來，也趕忙陪笑道：「是，是，王公子是小公主的客人，理該先請，請，請，小公主請。」

卓少華練成了「九陽神功」，神志已經清楚了大半，但因神志迷失在先，故而仍然殘存了一半，他聽二人一說，也不謙讓，舉步在前面，跨上石階。

嚴玉蘭跟在他身後，相繼跨上石階，進入一間佈置得極爲雅潔的客室。

丁長泰不知這位王公子是什麼人，但看小公主對他這般客氣，想必來頭不小，自然十分巴結，讓兩人坐下，一名青衣使女立即奉上兩盞茗茶。

嚴玉蘭道：「丁掌櫃，我們一路攢程，還沒吃午飯呢！」

「是，是。」丁長泰口中應着，立即站起身來，叫道：「來人。」

那青衣使女聞聲走出，躬身道：「小婢在。」

丁長泰道：「妳快去吩咐廚下，整治一席上好的酒菜來。」

青衣使女應了聲「是」，返身退下。

丁長泰側著身子，坐在下首一張木椅上，陪著笑道：「小公主沒遇上穆嬤嬤吧？她前兩天打這裡經過，聽說是接小公主去的。」

嚴玉蘭道：「我遇見了。」

忽然口中「哦」了一聲又道：「我要麻煩丁掌櫃，給我們弄一輛車，我要回山去。」

「是，是。」丁長泰又應了兩聲是，陪笑道：「車現成有，小公主要幾時動身？」

卓少華心中暗道：「嚴兄也眞是的，方才把車回了，現在又要叫丁掌櫃僱車，爲什麼不叫原來的車趕上山去呢？」

嚴玉蘭道：「我們吃過午飯就走。」

「好。」丁長泰道：「小老兒就叫人去準備。」

說話之時，只見青衣使女俏生生走入，躬身道：「啓稟掌櫃，酒席已經擺好，請小公主和王公子可以入席了。」

丁長泰立即站起道：「王公子、小公主，請到東廂入席。」

他陪同二人，走入東廂，果見中間一張八仙桌上，已經擺滿了酒菜。

嚴玉蘭道：「王兄，你是客人，請上坐呀！」

卓少華道：「還是嚴兄請。」

嚴玉蘭朝他推了一把，嬌笑道：「你是客人咯，我在這裡，算得是半個主人呀，那有主人坐上首的道理？」

她這輕輕一推，丁長泰可立時明白過來，原來這位王公子可能是小公主未來的嬌客，他就跟着陪笑道：「王公子遠來是客，理應上坐。」

（三十三）

金笛玉芙蓉

東方玉 文

卓少華這就坐了首位，嚴玉蘭坐了第二位，丁長泰則在下首作陪，青衣使女替三人斟上了酒。

丁長泰爲了討好小公主，就起身敬卓少華和小公主的酒。

卓少華也不推辭，杯到酒乾，和丁長泰乾了一杯，嚴玉蘭却只淺淺的飲了一口。

卓少華神志有一半尚未清明，所以很少說話，也不和丁長泰客套，這使丁長泰越覺得這位王公子高不可攀。

天底下的情形，就是這樣，越是高不可攀的人，就越有人想高攀。

在酒席上，想高攀最容易的事，莫過於敬酒了。

丁長泰等青衣使女在他面前斟滿了酒，又站起身來，諂笑道：「王公子，武林雋英，平日就是請都請不到，今天光降敝處，小老兒感到萬分榮寵，粗餚水酒，實在不成敬意，小老兒再敬公子一杯。」

說完，雙手舉杯，一口喝乾。

卓少華道：「丁掌櫃太客氣了。」

也舉起杯來，正待和他再乾。

嚴玉蘭伸出一隻纖纖玉手，輕輕一攔，輕聲道：「王兄，你少喝一杯吧，飯後我們還要坐車趕路呢！」

丁長泰連連笑道：「是，是，小公主說得對，這一杯，是小老兒敬王公子的，王公子若是和小老兒對乾，小老兒萬萬擔當不起，萬萬不敢當的。」

飯後，丁長泰果然準備了一輛簇新的油壁雙轡馬車，流蘇紗窗，錦繡軟墊，坐在車上，當眞舒適無比。

車上，還替兩人準備了一個保溫的茶壺，四式小公主愛吃的細點和一包蘇州稻香村的玫瑰水炒瓜子。

丁長泰恭送兩人上車，親自關上了車門，連連躬腰，口中還一直說着：「今天眞是慢待了公子，慢待了小公主，二位一路順風。」

車把式也挑一個年輕而駕車熟練的人，他摸熟了小公主的脾氣，再三交代，車行不但要快，而且要穩，別把小公主千金嬌軀顛壞了，顛出小公主的火氣來。

車子馳出榮華客棧，馳上了大街，丁長泰還站在客棧大門口，不住的抱拳躬身，大街上的行人，不知道今天榮華客棧來了什麼高貴人物，全都遠遠的停步觀看。

卓少華和嚴玉蘭並肩坐在車上，微笑道：「丁掌櫃眞是一個好人。」

嚴玉蘭抿抿咀，輕笑道：「他的外號，叫做笑面屠夫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他從前是殺豬的？」

嚴玉蘭咻噗笑出聲來，說道：「江湖上人，殺的會是豬嗎？」

卓少華回頭看她，說道：「嚴兄，妳眉頭有一顆朱痣，笑起來很好看。」

嚴玉蘭臉上一紅，嬌嗔道：「人家和你說正經，你說到那裡去了？」

卓少華癡癡的看着她，說道：「我說的是眞話，我心裡很喜歡嚴兄。」

他總是還有一半神志被迷失了，才會坦直的說出心裡的話來。

嚴玉蘭臉上更紅，幽幽的道：「我知道。」

她心裡甜甜的，但也跳得忐忑不停，連眼睛都充滿了情意，低低的叫道：「王兄……」

卓少華迷迷糊糊的應了一聲。

嚴玉蘭道：「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。」

卓少華道「嚴兄有什麼事？」

嚴玉蘭道：「你本來不叫王阿大，叫做卓少華。」

卓少華點點頭道：「我聽老哥哥也這麼說。」

這也是心裡的話，老哥哥一再交代他，不可跟人說的，但他心裡對嚴玉蘭有好感，所以說出來了。

嚴玉蘭驚奇的道：「你原來已經知道了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老哥哥說的話，我自然相信。」

嚴玉蘭又道：「你老哥哥是誰呢？」

卓少華忽然想起老哥哥說過，他的一切，不能告訴任何人的，這就搖搖頭道：「不知道，只是他要我叫他老哥哥的。」

嚴玉蘭知道他心智受迷，再問也問不出來，只得又道：「那麼老哥哥還和你說些什麼呢？」

卓少華因爲想起老哥哥囑咐，就不肯再說了，搖搖頭道：「沒有了。」

嚴玉蘭甜甜一笑道：「所以我要告訴你咯！你現在仔細聽着，你本來叫做卓少華，被奶娘給服了『忘憂散』才迷失了神志，她故意告訴你叫王阿大，你才以爲眞的是王阿大了……」

「嚴兄……妳眞好……」

卓少華忽然一把捉住了嚴玉蘭一雙柔荑，輕輕搖撼著，說道：「這話，我也聽老哥哥說過。」

嚴玉蘭被他握住了雙手，臉上不由的飛起一片嬌紅，她任由他握著，沒有縮回去，驚奇的道：「老哥哥怎麼會知道的呢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嚴玉蘭絲毫沒有怪他，因爲他是神志被迷的人，一面繼續說過：「前兩天，我們遇上奶娘，我就跟她要解藥，她不肯，她平時只要我開口都會答應的，我不知道她爲什麼不肯給你解藥……」

「不要緊！」

卓少華依然握着她的手沒放，笑道：「老哥哥會跟她要的。」

嚴玉蘭微微搖頭道：「我向她要，她都不給，別人更不會給了。」

她沒讓卓少華開口，接著柔聲道：「奶娘『無憂散』的解藥，我娘也有，所以我要帶你見娘去，你只要服了解藥，就可以恢復神志了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很好，心裡很清楚。」

嚴玉蘭也有些奇怪，服了『無憂散』的人，神志被迷，但卓少華有時神志確實很清楚，和沒有被迷的人一樣，有時又好像被迷了，但她仍然把他看作神志被迷的人，因此溫柔的一笑，說道：「但你服了解藥，就會更清楚。」

卓少華心裡甚是感動，只是癡癡的望着她，說道：「妳眞好。」

嚴玉蘭被他看得有些害羞，顏若玫瑰，低下頭道：「你老是看着我幹麼？」

卓少華握着她雙手，這時不覺握得更緊，低下頭道：「我只知道妳笑的時候很好看，但妳臉紅了就更好看！」

嚴玉蘭披了下櫻唇，說道：「我還當你老實，你原來壞死啦！」

她把頭埋進了他懷裡，不讓他再看。

卓少華低下頭，聞到她秀髮上散發出來淡淡的幽香，一顆心怦怦亂跳，頭也不自禁的更低下去，輕輕吻着她秀髮。

嚴玉蘭更是羞得不敢抬起頭來，臉埋在他懷裏，隱約可以聽到他的心跳，她的心也跳得很厲害。

兩人偎依着，誰也沒有說話，但這比千言萬語更可以互通心曲！

車廂中風光旖旎，忘了車行顛簸，也忘了多少時間！

嚴玉蘭飛紅着雙頰，輕輕掙動了下，才從他懷裡直起腰來，說道：「卓兄，我差點忘了，你快坐好，我有話要告訴你。」

卓少華才輕輕放開了她的雙手，坐正身子，問道：「妳又要告訴我什麼呢？」

嚴玉蘭攏攏她散亂的秀髮，陡想起剛才他一直吻着自己頭髮，然間，又面紅過耳，一面矜持着道：「待回，我帶你去見我娘，你不可說出老哥哥告訴你的那些話，你要裝作什麼都不知道，否則娘會對你懷疑，娘問你叫什麼名字，你仍然要說王阿大，要叫我小公主，解藥的事，一句都提不得，我會跟娘說的，知道麼？」

卓少華點點頭道：「我知道，我方才告訴妳，是因爲妳對我好。」

嚴玉蘭羞急的道：「你不可在娘的面前，說我對你好。」

卓少華又點點頭道：「我只對妳一個人好，所以什麼話，也只對妳一個人說，別人問我，我都不會說的。」

「還有。」嚴玉蘭又道：「到了山上，我就不能時常和你在一起了，你也不可來找我，我有空，會來找你的，因爲我娘不會馬上就答應給你解藥，她一定先要看你幾天，等娘認爲可以給你解藥的時候，才會給你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那要多少時候？」

嚴玉蘭道：「你不用管，我會想辦法的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

「還有。」嚴玉蘭道：「娘要你住在那裡，你就住在那裡，不可亂走。」

卓少華：「我知道。」一面忍不住問道：「妳娘很兇嗎？」

嚴玉蘭道：「娘也不是兇，只是她從不相信別人。」

卓少華想了想，又道：「我見了妳娘，叫她什麼呢！」

嚴玉蘭道：「叫她城主，我帶你去見她，我自會告訴你的了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都聽妳的就是了。」

嚴玉蘭道：「丁長泰給我們準備了點心，你要不要吃？」

卓少華望着她，意亂情迷的道：「妳頭髮很香，我想再聞聞好麼？」

他究是心志迷失了一半，心裏想的，就說了出來。

嚴玉蘭被他說得滿臉羞紅，輕啐道：「不要。」

卓少華神志迷糊，他想要的，就是要了，不待分說，雙手一環，已經抱住她的雙肩，低頭聞去。

嚴玉蘭羞急的道：「你不要這……」

她還在說話，自然仰起了頭，但他的頭已經低了下去，四目相對，他本意只是想吻吻她秀髮，這回却吻在她鼻尖上，她身軀一陣輕顫，羞得趕緊閉上了眼睛。

男女相悅，這原是天性，卓少華的頭極自然的又低下了些，這一來，兩片熾熱的咀唇恰巧印上了她的櫻唇。

她感到一陣從未有過的窒息，但也使她領略到一陣從未有過的溫馨！

他也一樣，這是破題兒第一回，他興奮的緊緊摟住她的嬌軀。

這個當然比方才更刺激，兩顆心都有着甜蜜的感受，似膠似漆，好像天地間，就只有他們兩個人了！

車輛突然起了一陣激烈的顛簸，車身也隨著搖擺不停，像是進入了一條崎嶇不平的道路！

嚴玉蘭口中輕「唔」一聲，急忙輕輕把他推開，說道：「快到啦！」

卓少華兩頰通紅，望着她囁嚅的道：「嚴兄，我要永遠和妳在一起。」

嚴玉蘭關切而羞澀的叮囑道：「你要記住，到了山上，千萬不可再……這樣了。」

卓少華點點頭道：「我知道，妳要等我服了解藥，再和我好……」

嚴玉蘭面含嬌嗔，輕啐道：「我才不和你好呢！」

卓少華笑道：「妳這是騙我的。」

只聽有人喝道：「來車快停下來。」

奔行中的車子，果然一下就緩慢下來，而且繞了一個圈，才行停下。

那人問道：「你們從那裡來的？」

駕車漢子答道：「婺源榮華客棧。」

在他們說話之時，嚴玉蘭悄聲說道：「我們下去吧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已經到了麼？」

「還沒有。」

嚴玉蘭笑了笑道：「但我們該在這裡下車了。」

車廂門開了，駕車的恭敬的陪着笑道：「小公主，車只能到這裡爲止了。」

嚴玉蘭點點頭道：「我知道。」

她取出一錠銀子，隨手遞去，說道：「這是我賞你的。」

駕車的接過銀子，連聲稱謝。

嚴玉蘭當先跳下車，卓少華也跟着下車，只見這是一座高山山谷的入口處，本來一路行來，山徑只容得兩輛車子，但這裡却開闢了一片空地，可容得車輛回轉。

（三十四）

金笛玉芙蓉

●東方玉

山谷入口處，站着兩名青衣勁裝漢子，自然就是剛才喝問的人了。

那兩名漢子一眼看到從車上下的竟是嚴玉蘭，不禁怔得一怔，趕緊躬身行禮道：「小的見過小公主。」

嚴玉蘭問道：「辛嬤嬤在裡面嗎？」

兩個漢子連連躬身應道：「在，在。」

嚴玉蘭回頭道：「王兄，你隨我來。」

說完，舉步往谷中行去。

卓少華跟着她身後而行，兩名漢子不敢阻攔，只得任由他跟了進去。

進了谷口，是一條平整的谷道，兩邊高峯如削，甚是險陡，行約半里，谷道盡頭，已是一片平地，四周山峯環繞，樹林濃密，山麓間蓋了十幾間房屋，儼然村落。

卓少華還以為到了她家了，口中讚道：「這地方眞好，好像是個世外桃源。」

嚴玉蘭道：「我帶你去見辛嬤嬤。」

卓少華問道：「辛嬤嬤是什麼人？」

嚴玉蘭道：「辛嬤嬤是這裡管事的。」

兩人邊說邊走，已經走近中間一幢房屋，門口站着一個青衣女子，看到嚴玉蘭，急忙躬身下去，說道：「小婢叩見小公主。」

等她直起身，就回身大聲叫道：「啟稟辛嬤嬤，小公主回來啦！」

嚴玉蘭也不待她通報，一腳跨進大門，卓少華自然跟着她走入。

入門就是一間堂屋，地方甚是寬敞，中間一張長案上，還供着一尊白玉觀音，一張紅木八仙桌，和幾把椅子。

兩人剛剛跨入，只聽一個老婦人的聲音說道，「妳嚷什麼？小公主來了，還用得着妳通報嗎？」

隨着話聲，已從裡面走出一個身穿藍布衣袴的老嫗。

這老嫗年約五旬以上，花白頭髮，尖瘦臉，一雙小眼睛烱烱有光，一眼看到堂屋中站着嚴玉蘭，和一個陌生的青衫少年，不覺一怔，迎將上來，堆笑道：「小公主，妳同來了就好，可把老夫人急壞了！」

嚴玉蘭回頭道：「王兄，這位就是辛嬤嬤。」

一面朝辛嬤嬤道：「辛嬤嬤，他叫王阿大，我帶他來見娘的。」

她說話時，有些羞澀模樣。

卓少華抱抱拳道：「在下見過辛嬤嬤。」

辛嬤嬤是何等人，嚴玉蘭的表情，她只要看上一眼，肚子裡可就明白了一大半，她烱烱目光，打量着卓少華，一面滿臉堆笑說道：「快快請坐，小公主、王相公坐了半天車，已經夠累的了。」

嚴玉蘭、卓少華在椅上落坐，青衣使女立即送上了兩盞香茗。

辛嬤嬤道：「小公主，老夫人着急得很，妳快上去才是。」

嚴玉蘭道：「辛嬤嬤，王兄可以和我一起上去嗎？」

「這恐怕不成。」

辛嬤嬤含笑道：「老婆子知道，是妳小公主帶來的人，不會有差錯，但這是咱們的規矩，老婆子不得不按規矩來，小公主上去，先在老夫人跟前稟報一聲，不是很好嗎？」

嚴玉蘭略為躊躇，才點點頭道：「也好。」

這句話就有些勉強。

辛嬤嬤陪笑道：「小公主多多原諒，老婆子可不敢違了老夫人的命令，妳可要體諒老婆子的苦衷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嚴玉蘭站起身，朝卓少華含笑道：「王兄，你在這裡稍候，我先上去見過娘，待會兒辛嬤嬤自會給你安排的。」

卓少華也站起身道：「不要緊，妳只管先行，我在這裡坐一會好了。」

嚴玉蘭朝他甜甜一笑，說道：「眞對不起，那我先走了。」

說到這裡，回頭道：「辛嬤嬤，那我走啦！」

她又回眸朝卓少華笑了笑，翩然朝外行去。

辛嬤嬤看在眼裡，心中暗道：「看來小公主和他，已經好得蜜裡調油啦，唉，這丫頭果然也長大了，只是城主呢？這一關，只怕不大好通過呢！」

心中想着，一面含笑道：「王相公請用茶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辛嬤嬤不用客氣。」

他雙手捧起茶盞，輕輕喝了一口。

辛嬤嬤道：「王相公請稍坐，老身有些瑣事，要少陪了。」

卓少華放下茶盞，說道：「辛嬤嬤只管請便。」

辛嬤嬤就往後面去了。卓少華坐着無聊，不覺拿起茶盞，隨口喝著。

天色漸漸接近黃昏，卓少華也斜倚着茶几，一陣睏意，襲上了心頭。

×　×　×　×

卓少華練的是玄門正宗「九陽神功」，「九陽神功」練到上乘境界，就可以水火不侵，諸毒不染。

卓少華自幼練功，已有十四五年功力，後來又經老哥哥輸給了他二十年內功，飛天神魔謝長風練功九十年，他的二十年功力，別人苦練三十年也比不上他。

這麼算來，卓少華一身「九陽神功」，豈不少說也有三十年火候了？

他喝下第二口茶，就覺得頭腦有些重重的，只想打瞌睡，於是他就倚几睡去。

當然，這兩口茶，是有問題，因為芙蓉城主住的地方，二十多年來，從沒有外人擅入一步，也不允許外人踏入。

辛嬤嬤就是主持守護入山路徑的一人，因為登峯的山徑，只有一條，一人守關，萬夫莫入。凡是要上山去的人，先必須經過辛嬤嬤這一關，經辛嬤嬤認可，你必須喝下一盞茶，等你睡着了，再由辛嬤嬤派人送上山去，這是芙蓉城的規矩，二十多年來，什麼人都不能例外。

辛嬤嬤昔年是城主的貼身丫頭，對主人忠心耿耿，最為城主所信任，所以才派她這個職務，名之為「前山總管」。

上山前喝的這杯茶，當然是迷藥了，它是穆嬤嬤（穆七娘）配製的，藥量不重，但喝下去就會昏睡，它也不須要解藥，有一兩個時辰藥性消失，就會自動醒轉。

凡是練武的人，睡眠之時，也特別警覺，稍微一些風吹草動，就會很快驚醒過來。（這是一般睡眠，喝了迷藥，昏昏睡去，當然不在此例。）

卓少華練了「九陽神功」，又有三十年以上的內功火候，「九陽神功」原有諸毒不侵之功。（因為「九陽神功」有祛除劇毒的功能，卓少華先服「無憂散」，再練「九陽神功」，如今神志也已逐漸恢復到五成左右了，就算沒有解藥，再有五年苦練，也可完全恢復過來。）

這茶水中的迷藥，藥量既輕，對卓少華來說，自然不易迷得住他，他之被迷，只是不曾防備而已！

就在他倚几昏睡之時，突然覺得有人搬動他的身子，練「九陽神功」的人，只要有外來的力道侵犯到身子，就會自生反應，眞氣自動運行。

卓少華的被兩口茶就迷昏，就是沒有運氣行功，只要眞氣一經運行，區區迷藥，自可立即就逼出體外。

如今就因有人搬動他的身子，眞氣一動，人就立即警覺過來，但覺身子被兩個人抬着行走，心中暗暗覺得奇怪，但他被迷的神志，終究只清醒了一半，（這是指「無憂散」迷失的神志）心頭反應遲鈍，雖覺奇怪，却並沒有立時掙動。（一方面他喝下去的兩口迷藥，此時雖經眞氣的自動運行，人已清醒，但藥力尚未完全消失。）

在他感覺上，這兩人抬着他身子，走出了大門，把他擱在一張藤椅之上，接着只聽一個老婆子的聲音說道：「這位王相公，是小公主帶他去見城主的，你們路上可得小心！」

卓少華立時聽出那是辛嬤嬤的聲音，心中暗想：「原來他們是送我去見城主的，城主不就是嚴兄的娘麼？」

接着只聽兩個男人聲音應道：「總管放心，小的曉得。」

辛嬤嬤又道：「你們到了城中，不用按一般手續辦理，只要交給顧總管就好。」

兩個男人聲音又應了聲「是」。

辛嬤嬤道：「好，你們可以走了，小公主在山上，只怕已經等急了呢！」

兩個男人聲音又應了聲「是」，卓少華就感到藤椅被人抬起來，輕快的上路。

現在卓少華弄清楚了，他們是把自己放在一張藤兜子上（肩輿之一，亦稱山轎）由兩人抬着上山，心中更覺奇怪！

他想起方才嚴兄問辛嬤嬤，是不是可以和自己一起上去？辛嬤嬤說：這恐怕不成，這是老夫人的命令，老婆子不得不按規矩來，所以嚴兄一個人先走了。

難道他們的規矩，就是要兩個人抬著自己上去麼？

好像他們把自己送到山上，要交給一個顧總管，這是為什麼呢？

哦，方才自己是喝了兩口茶，就昏昏欲睡，他們大概要等自己睡熟了，才能送上山來。

他睜開眼來，這時天色已黑，山路奇險，但兩個抬着藤兜子的漢子却舉步如飛，履險如夷，奔行得又穩又快，在許多斷岩危崖上，都配合得很好，輕輕一縱而過。

卓少華躺在上面，倒看得有些驚心動魄，心想：「他們既然要等自己睡熟了才送上來，自己索性仍裝睡熟了，讓他們去吧！」

他究是還有一半神志，並沒清楚，思想比較簡單，是以沒想到自己喝了兩口茶，怎麼會睡熟的？這自然是有人在茶水中做了手腳。

他想到的只是他們既然要等到自己睡熟了再送上來，自己就只裝睡熟了好了，這想法雖然單純，却也沒錯。

兩個壯漢抬着藤兜子一路上山，約莫奔行了將近半個時辰，脚下忽然一緩，只聽有人問道：「你們送來的可是王相公麼？」

前面一個抬藤兜子答道：「是的，小的是奉辛總管之命，把人送交顧總管去。」

那人道：「方才顧總管已派人來問過了，你們快些進去吧！」

卓少華怕被人家看見了，只是閉着眼睛不敢睜開來瞧，兩個抬藤兜的漢子答應一聲，繼續往裡行去。

片刻工夫，似乎進入一處房屋，又轉轉彎彎的走了一陣，只聽一個女子聲音問道：「你們送來的是王相公麼？往這裡來。」

兩個漢子已把藤兜放下，然後又抬着卓少華走入一間屋中，放到榻上。

那女子聲音道：「好，你們可以去了。」

兩個漢子口中應「是」，躬身而退。

接着卓少華聽到那女子的脚步聲，走近榻前，一手撥開自己口齒，把一小杯甜甜的水傾入口中，心中暗暗忖道：「不知她給自己喝的是什麼甜水？」

過了一回，只聽又有脚步聲走入，響起一個老婦人的聲音問道：「小琴，山下已把王相公送來了吧？」

「是的。」那女子聲音道：「小婢已經給他服了醒神湯，很快就會醒過來了。」

那老婦人道：「好。」她只說了一個「好」字，就在室中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。

卓少華心想：「這老婦人大概就是顧總管了？」

「哦，那小琴說給自己服了醒神湯，那一小杯甜汁，敢情就是醒神湯了，她說自己很快就會醒來，自己那就不用再裝睡了！」

想到這裏，立即雙目一睜，翻身坐起，目光一動，只見自己對面一把椅子上，坐着一個頭髮花白的胖老婆子，一雙熠熠眼睛，盯着自己直瞧。

卓少華問道：「老婆婆，我怎麼會到這裏來了？」

胖老婆子並沒回答他，只是望着他問道：「你叫王阿大？」

卓少華點點頭道：「是的。」

胖老婆子又道：「你如何認識小公主的？」

卓少華突然想起嚴兄在車上說過：娘問你話的時候，你除了自己叫王阿大，別的都要裝作不知道。

對她娘都要說不知道，對顧總管當然也要說不知道了，這就搖搖頭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胖老婆子問道：「你爺爺叫什麼名字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胖老婆子微微點了下頭，又道：「那你認不認識穆嬤嬤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那是小公主的奶娘，我叫她婆婆。」

胖老婆子道：「你到這裏來作甚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是小公主叫我來的。」

胖老婆子似乎問得很滿意，站起身道：「你隨我來。」

卓少華跟着站起身，跟在胖老婆子身後，走出房門，折入一條長廊，穿行過兩處院落，到了另一進樓宇前面。

胖老婆子在階前停住，卓少華也跟着停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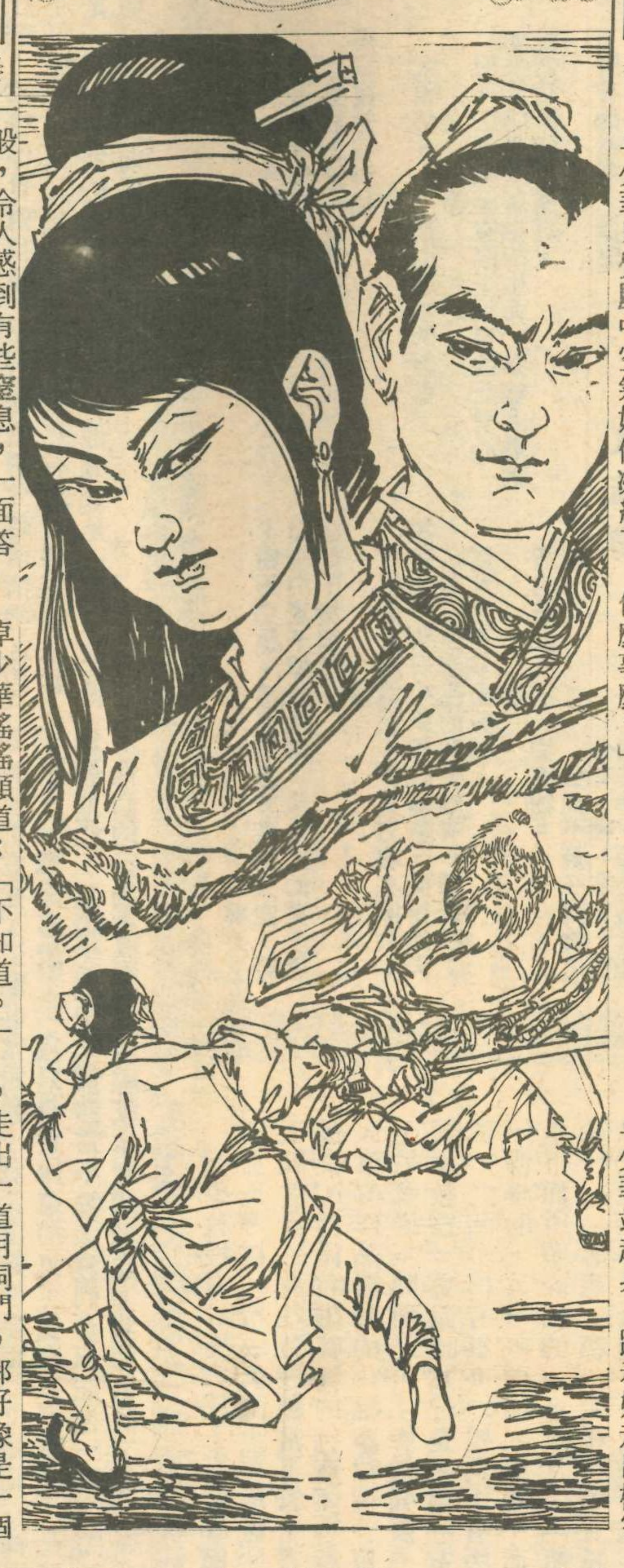
只見一名青衣使女從門中走出，朝胖老婆子躬躬身道：「顧總管可是領着王相公來了？」

胖老婆子點頭道：「妳快去稟報

（三十五）

金笛玉芙蓉

●東方玉



青衣使女一雙俏目朝卓少華瞟了一眼，迅快的轉身進去，不大工夫，她匆匆回去，說道：「顧總管請進去吧！」

胖老婆子回頭道：「王相公跟老身進去。」

卓少華沒有說話，跟着她跨上石階，進入大門，中間是一間寬敞的客堂，佈置得極爲精雅，但卻闃無一人。

胖老婆子領着他走到東首廂房門口，一手掀起廂簾，說道：「老夫人就在裏面，你自己進去吧。」

卓少華舉步跨入，只見這間廂房略呈長方，屋中燈光柔和，一張錦椅上，端坐着一個花白頭髮，皮膚白晢的老婦人。

這老婦人一張長型的臉上，嚴肅得沒有一絲笑容，一雙細長的眼睛，神光冏冏，朝卓少華投來，冷峻的道：「你就是王阿大？」

卓少華只覺屋中空氣好像凝結了一般，令人感到有些窒息，一面答道：「是的。」

老婦人一抬手道：「好，你坐下來，我有話問你。」

卓少華在她下首一張椅子上落坐。

老婦人道：「你從前也叫王阿大麼？有沒有別的名字？」

卓少華心裏緊記着嚴兄的叮囑：娘問你什麼，你都要裝作不知道。這就回頭道：

「不知道。」

老婦人又道：「那你總認識穆嬤嬤吧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那是小公主奶娘，我叫她婆婆的。」

老婦人道：「你什麼時候認識她的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不大清楚，聽婆婆說，是她把我帶大的。」

老婦人道：「你還認識一些什麼人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婆婆、小公主、還有畫眉。」

老婦人問道：「還有呢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沒有了。」

老婦人又道：「這次你在那裏遇上小公主的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是在一家客棧裏，小公主要我陪她到杭州去……」

老婦人道：「你對杭州很熟麼？」

卓少華搖搖頭道：「杭州這名字好像很熟，我……我……不知道。」

老婦人又道：「後來呢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後來沒有了。」

老婦人道：「我是問你遇上小公主，後來又做什麼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吃晚飯的時候，婆婆來了，要我跟小公主從後窗跳出來，跟小公主走。」

老婦人道：「你可知當時發生了什麼事麼？」

卓少華搖搖頭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老婦人道：「你就這樣跟小公主一起來的？」

卓少華點點頭，應了聲「是」。

老婦人道：「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麼？」

卓少華搖頭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老婦人又道：「小公主有沒有告訴你，要帶你來見什麼人？」

「有。」卓少華道：「她說過要帶我來見妳的。」

老婦人臉上微有笑容，問道：「你知道我是什麼人嗎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妳是嚴兄的娘。」

「嚴兄？」老婦人臉色微變，問道：「嚴兄是誰？」

「嚴兄就是小公主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小公主在路上不准我叫她小公主，要叫她嚴兄。」

老婦人道：「小公主是不是對你很好？」

卓少華想起在車中自己和嚴兄很好的事情，不禁臉上一紅，說道：「妳怎麼知道的？」

他究竟神志還有些不清！

老婦人冷哼道：「你還沒有回答我問你的話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她對我好，我自然也對她好了。」

老婦人神色冷厲的道：「你們如何好法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沒……沒有什麼，我只知道小公主對我很好。」

老婦人沒有再問，抬頭叫道：「顧總管。」

胖老婆子急忙在門外應道：「屬下在。」三脚兩步的掀簾走入，垂手道：「城主有什麼吩咐？」

老婦人一抬手道：「妳把他領出去，讓他先住下來。」

顧總管應了聲「是」，朝卓少華招呼道：「王相公，隨我出去了。」

卓少華站起身，跟着她走出樓宇，走出一道月洞門，那好像是一個大花園，到處有蓊鬱的樹林，和一圈圈石砌的花圃，走在白石舖成的路上，花氣襲人，只是夜霧朦朧，看不清較遠的景物。

顧總管把他領到一處小庭院中，說道：「王相公，這就是你住的地方了。」

兩人剛剛跨進門，就有一個青衣使女迎了上來，欠身道：「小婢叩見顧總管。」

顧總管一擺手道：「妳來見過這位王相公，他是新來的，城主指派他住在這裡。」

青衣使女又朝卓少華欠身一禮，說了聲：「小婢秋月，見過王相公。」

顧總管道：「妳領王相公進去。」

一面又回頭朝卓少華道：「王相公有什麼需要，只管吩咐秋月好了。」

說完，轉身往外就走。

秋月在屋中點起了燭火，引着卓少華穿行客堂，進入一間臥室，一面說道：「王相公，這是你的房間，你請坐，小婢給你沏茶去。」

放下燭台，轉身走出，不多一回，秋月捧着一盞茶送上，又道：「王相公還有什麼吩咐麼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沒有了。」

秋月道：「小婢那就告退了。」回身退出，隨手替他掩上了房門。

卓少華心裡一直惦記着嚴玉蘭，他以爲自己見過了城主，她一定會來找自己，那知坐着等了好一回工夫，依然不見她前來。

一盞新沏的茶，現在已經涼了，他好想念她，恨不得跑出去，到處高聲大喊，等她飛也似迎着自己奔來，一把擁抱住她，吻她令人迷醉的秀髮，吻她喘不過氣的小嘴……

他一口氣把一碗涼了的茶喝完，心中失望的道：「她今晚不會來了！」

他連衣服也沒脫，和身倒向床上，賭氣的轉過了身，面向牆壁，闔上了眼睛。

他當然睡不着覺，在他面前不時的浮現出小公主嚴玉蘭嬌麗的影子，和她在車上那種溫柔、嬌羞的模樣。

驀地，南首花格子窗前面有一個人悄悄的挨近！

卓少華雖然身子背著窗戶，但他「九陽神功」已有四五成火候，只要有人潛入十丈之內，他可以清晰的聽得到，他不覺很快的轉過身來，目光一下投到窗上，窗外月光如水，花格子窗上，正映照着一條黑影！

卓少華心中暗道：「是嚴兄來了。」

一念及此，一個人從床上一彈而起，迅快掠近窗下，伸手去推窗戶。

那悄悄掠近窗下的黑影，聽到室內有了人聲，迅速往後退去。

卓少華推開兩扇窗戶，目光一掠，不見了人影，立即一提氣，身如箭射，穿窗飛出，口中叫道：「嚴兄……」

喊聲未落，突覺身後疾風颯然，有人發掌朝自己肩後切來，他連想也沒想，右手一記「迴風舞柳」，手掌一反，往後撩去，人也隨着轉了過去。

那人切來的掌勢，被他指風掃中，整條手臂，驟然感到一麻，心中暗暗一驚，身形斜退，右手又是一掌，朝剛轉過身來的卓少華當胸拍到。

卓少華怒聲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他右手一圈，手掌朝前一抬，正好把對方拍來的手掌接住。

不！從他掌心湧出去一團無形內勁，「砰」的一聲，把那黑影憑空震飛出去一丈來遠。

那人在花叢中打了個滾，一溜煙的逃走了。

卓少華望着逃走的那人後形，憤憤的道：「你到底是什麼人，不聲不響的偷襲我，又不聲不響逃走，這是……」

話聲還未說完，突覺身後似是又有人欺了過來，急忙一個輕旋，轉過身去，只見一個矮胖蒙臉黑衣人，正欺到離自己身後不到兩丈來遠！

這人頭上套着一隻黑布袋，只露出兩個眼孔，霎着一雙烱烱有神的目光，他似乎對卓少華反應敏捷，（他只欺到卓少華身後二丈光景，就被卓少華發覺）感到有些驚訝！

卓少華在這一瞬間，雙目射出兩道寒電般的光芒，冷然道：「妳是顧總管！」

他從對方矮胖而臃腫的身軀，看出這蒙臉黑衣人極像顧總管。

那矮胖蒙面人一言不發，雙手如爪如鈎，迎面撲攻過來。

這一撲竟然爪挾風聲，十分凌厲！

卓少華怒聲道：「你到底是什麼人？爲什麼要偷襲我？」

他在說話之時，右手已疾揮而出，直向矮胖蒙面人左腕抓去，左手化掌，向外一揚，架開了對方抓來的右手，他身子不動，只是輕描淡寫的兩下，就把對方凌厲攻勢消解開去。

矮胖蒙面人左手一縮，身形倏退暴進，依然欺身直攻而上，雙爪如鈎，連環擊出，手法快捷無倫！

卓少華心頭十分憤怒，大聲道：「好，你要打，我就教你見識見識。」雙手連揮，反擊過去。

那矮胖蒙面人似是想不到卓少華的武功，竟有這般高强，他雙爪攻勢，雖然快速凌厲，卻記記都被卓少華的手勢化解無遺，驚駭之餘，驀地攻勢一變，化雙爪爲雙掌，掌似鐵板，上下翻飛，記記不離卓少華要害大穴，掌風如濤，竟是內家掌力重手法。

卓少華雙手開闔，從容流利，忽揮忽切，忽挑忽拂，變化迅速，攻拒之間，神妙無方，任你矮胖蒙面人攻勢如何凌厲，掌勢如何沉重，只要卓少華手勢劃出，就立被破解退，有時還被逼得無法招架，往後躍退。

瞬息工夫，兩人已打了二十個回合，卓少華精神越打越好，手法變化也越來越奇，矮胖蒙面人的掌式愈來愈施展不開！

敢情那矮胖蒙面人打起了眞火，口中怒嘿一聲，脚下疾退兩步，右手直豎，一掌朝卓少華迎面直劈過來。這一掌他似乎用出了八成眞力，掌勢出手，一道强勁的掌風，宛如一道洶湧的怒浪，呼嘯撞來！

卓少華喝道：「來得好！」右手一揚，揮手就往前迎拍出去。

兩道破空勁氣，乍然一接，激起了一陣飛捲的狂飈，但聽蓬然一聲大震，卓少華站在原地，一動不動，矮胖蒙面人却被震得連退了三步，兩個黑布眼孔之中，不期流露驚詫之聲。

適時只聽一聲極輕的口哨，傳了過來！

矮胖蒙面人突然雙脚一頓，往後暴退，轉身飛掠而去！

卓少華怒喝一聲：「你想走沒有這般容易。」身形如風，一閃而至，矮胖蒙面人身法雖快，但卓少華使的是「天龍馭風身法」，比他更快，一下搶出，攔到了矮胖蒙面人面前。

矮胖蒙面人一時情急，左手迅疾拍出一掌。

卓少華右手一探，就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說道：「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什麼人？」

左手閃電朝矮胖蒙面人罩在頭臉上的黑布抓去。

就在此時，突然又有一道人影，宛如大鵬凌空，朝卓少華身後撲攫而至，人還未到，十道銳利的爪風，已然先人襲到！

來勢之猛，快速如電，卓少華若是伸手去揭矮胖蒙面人的蒙頭黑布，那麼就無法自救，把整個背後都賣給了人家。

自救，當然比揭開矮胖蒙面人的蒙面黑布重要得多！

卓少華右足迅疾往前跨出了一大步，身子隨着向左疾轉，右手扣着矮胖蒙面人左腕不放，輕輕一帶，就把矮胖蒙面人朝背後襲來那人推了過來。

他這一手使得輕快已極，矮胖蒙面人左手被扣，身不由己朝撲來那人撞去。

撲來的那人武功極高，他看到卓少華把矮胖蒙面人朝自己推來，身形微微一偏，左手一揮，就把矮胖蒙面人向外推出。（三十六）

金笛玉芙蓉

東方玉●

矮胖蒙面人趁機雙足一點，從斜刺裏飛掠出去，一下隱沒不見。

卓少華推出矮胖蒙面人，有這一瞬間的緩衝，他已和飛撲過來的那人對了面，這人依然是個黑布蒙面人，只是身材略見瘦高，一雙亮若寒星的目光，正向自己投射過來。

卓少華氣憤已極，怒聲道：「你們到底是什麼人？爲什麼要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向我襲擊，你說，這是爲什麼？你不說出來，今晚我是不會放過你的了。」

蒙面人口中冷哼一聲，抬手一揮，朝卓少華迎面拂來。

他這一拂，手背向外，五指由下而上，使的正是內家「拂抝手」，專鎖敵人經穴。

卓少華右手一探，大拇指和食、中二指箕張如鉗，迅向對方拂來的手腕扣去。

他這一手使的是六合門的「擒妖手」，也叫做「三指功」，是他師父九眺先生司空靖的拿手絕技！

蒙面人冷笑一聲，突然掌指齊施，欺身朝卓少華急襲過來，這下雙手齊發，忽掌忽指，不但出手奇快，而且變化無窮，掌拍指戳，無一不是人身必救的大穴。

卓少華少年氣盛，大聲道：「你冷笑什麼？你也未必能够勝得了我！」

口中說着，雙手跟着揮起，朝蒙面人搶攻過去。

他雙手開闔，一手出手封解，另一手就因對方的攻勢已被封架而反擊。

他出手封架，和出手反擊，使的招數，都是各大門派常見的招術，並無出奇之處，但在他手中施展出來，就發揮了極大的威力，好像這些普普通通的招式之中，含蘊了極爲神妙的手法，不論蒙面人掌指變化如何精奇，如何快速，都被卓少華這些從各大門派撿來的「雜錦」招數，化解無遺！

片刻工夫，兩人已交手了二三十個回合，蒙面人的手法處處受制，顯然已被迫落了下風，只是並未落敗而已！

被迫落下風，當然會有縛手縛腳的感覺，蒙面人越打越覺奇怪，心中忖道：「他使的這一路手法，並非六合門武功，這是什麼手法呢！」

這正是老哥哥教他的「長風子十三破」中，專破掌、拳、手、指的招法，這是精研各大門派手法精華連綴而成的散手，應用之法，變化由心，長風子（飛天神魔謝長風）已有數十年沒在江湖露面，蒙面人自然不識得了。

何況卓少華又經老哥哥輸給了他二十年功力，有時他對手法適應不及（終究還有一半神智被迷，思考不够敏捷）稍露破綻，被對方指、掌掃上一點，也並不覺得如何。

蒙面人的身手，在武林中已是首屈一指的高手，如今竟連一個神志已被迷失的六合門門人都勝不了，心頭自然漸被激怒，口中又是一聲沉嘿，手法突變凌厲，左掌右指，左指右手，（「手」與「掌」，出手招式並不一樣）交相擊出，攻勢快得像雨點一般，朝卓少華攻來。

這一輪急攻，手法、掌法，無不極盡詭異，攻出來的一掌一爪，莫不狠毒辛辣，記記都是足以致人於死地。

轉眼之間但見掌影翻飛，指影參差，縱橫交叉，盡是蒙面人的手影。

但不論他攻勢毒辣凌厲，如何快速，卓少華在他掌指交逼之下，雙手使的依然是各大門派的雜錦招術，也依然把攻到他身前的手法一一破解，好像極爲從容，毫無吃緊的模樣！

蒙面人又氣又惱，暗道：「這楞小子使的到底是什麼武功？」

心中想着，突然疾攻兩掌，把卓少華逼退了一步，就歛手後退。

卓少華哼道：「你也想退走……」

話聲還未說完，突覺一股無形暗勁，直向自己身上撞來。

要知他練成「九陽神功」，少說也已有五成以上的火候，「九陽神功」乃是道家乾天至陽之氣，能練到五成火候，已經非同小可，（卓少華這點年紀，當然無法練到五成火候，這是老哥哥飛天神魔謝長風輸給了他二十年「九陽神功」，才有五成火候的）只要外界有拳勁掌風襲上身時，不須本人運氣抗拒，「九陽神功」就會自生抗力，這也就是道家所謂「護身眞氣」。

一般練武或練氣之士，只要功夫到了某一境界（這就須練到十二成火候），一般氣功也都可以作爲護身眞氣（氣在身外），如果遇上外來力道，比你强的，就會被震散眞氣，輕者當然只需運功調息就可復原，重者就會走火入魔或當場斃命。但「九陽神功」護體，就不同了，不論何種掌力，就算對方功力强過你甚多，也都無法把它震散。

閒言表過，却說蒙面人這一記暗勁，使的正是「無形掌」，他雖然不想取卓少華的性命，但因久戰無功，他的手法又被卓少華破解無遺，才使了四成力道（這是說普通掌力的四成力道，如以「九陽神功」來說，那「九陽神功」的五成火候，就相當於普通掌力的十成了）。

在蒙面人想來，自己這一記「無形掌」，卓少華雖不致當場重傷而死，也會被自己內力震得昏倒下去，須得數日調治，方可復原。那知「無形掌」一擊在卓少華身上，只覺他身上陡然間湧出一股强大的內勁，把自己掌力硬生生擋住，震力之强，幾乎把自己擊去的掌力，悉數反擊回來。

這下直把蒙面人驚異得不知所云，心想：「這小子會練成『護身眞氣』？這簡直不可能，就算他師父九眺先生，也未必練得成，未必接得下自己這一記『無形掌』！」

卓少華無緣無故，身上挨了他一記「無形掌」，心頭更是怒不可遏，大喝道：「你退下幾步，原來想暗算我，這等鬼鬼祟祟的偷襲行爲，算得什麼？和你頭蒙黑巾一樣見不得人。」

蒙面人怒嘿一聲：「找死！」

手腕一翻，拍出一掌。

卓少華心裡已是十分怒惱，口中大喝一聲：「來得好。」

右手直豎，迎擊而出。

兩股掌力一觸，發出蓬然一聲，蒙面人只覺卓少華迎擊出來的掌風，好像蘊蓄了極强的震彈之力，自己劈出的掌力，有如擊在飛瀑流泉之上，柔軟之中，帶有强勁的反彈之力，自己差點被震得立足不住，心頭不禁暗暗凜駭：「這小子那來這麼深厚的功力？」

冷然一笑，左掌一揚，接連又劈出了一掌。

卓少華又是一聲大喝，同樣左手一抬，也拍出了一掌。

這一掌，雙方都加强了力道，又是蓬然一聲，兩人各自屹立不動，但兩人身前，激起了一片旋風，吹得兩人衣衫獵獵作響。

蒙面人雙目圓瞪，射出兩道懾人的寒芒，口中嘿了一聲，右手平胸推出。

他兩次對掌和卓少華平分秋色，不相上下，似已激起了他爭勝之心，也可以說把他激怒了，因此這一掌，和前兩次的勢道大大的不同，推出的掌勢並不很快，但隨著他掌勢出手，便有一陣森冷陰寒的勁氣，應掌而生，直逼過來。

卓少華練的「九陽神功」，乃是乾天至陽之氣，任何陰功，都傷不了他，但他自己並不知道，發覺對方掌勢剛一出手，就有絲絲寒氣，逼人而來，心頭一凜，口中又是一聲大喝，右手揚腕一指，對着那團陰寒勁氣，直點過去。

這一指，他使出了「穿雲箭」的功夫，但聽「嗤」的一聲，一縷指風，直刺入那團陰寒勁氣之中，蒙面人驚「咦」一出聲，倏然往後躍退，飛掠而去。

卓少華看他逃走，口中大喝一聲：「你想逃了。」雙足一點，凌空飛撲過去。

但蒙面人身法也不慢，尤其這座大花園到處都是樹林、花木，夜色之下，極易迷失，不過轉眼工夫，就已失去了他的蹤影！

卓少華追了一段路，既然追不到人家，也只好憤憤的回轉房去，和衣躺下。

×　　×　　×

夜色已深，一間精緻樓宇的起居室中，銀紅中結着一個如意燈蕊。

一張鏤花梨木高背椅上，端坐着一個面情嚴肅的老婦人。

在她左首一把木椅上，坐的是胖老婆子顧總管，她睜大一雙水泡眼，望着老婦人，說道：「城主看不出他的路數來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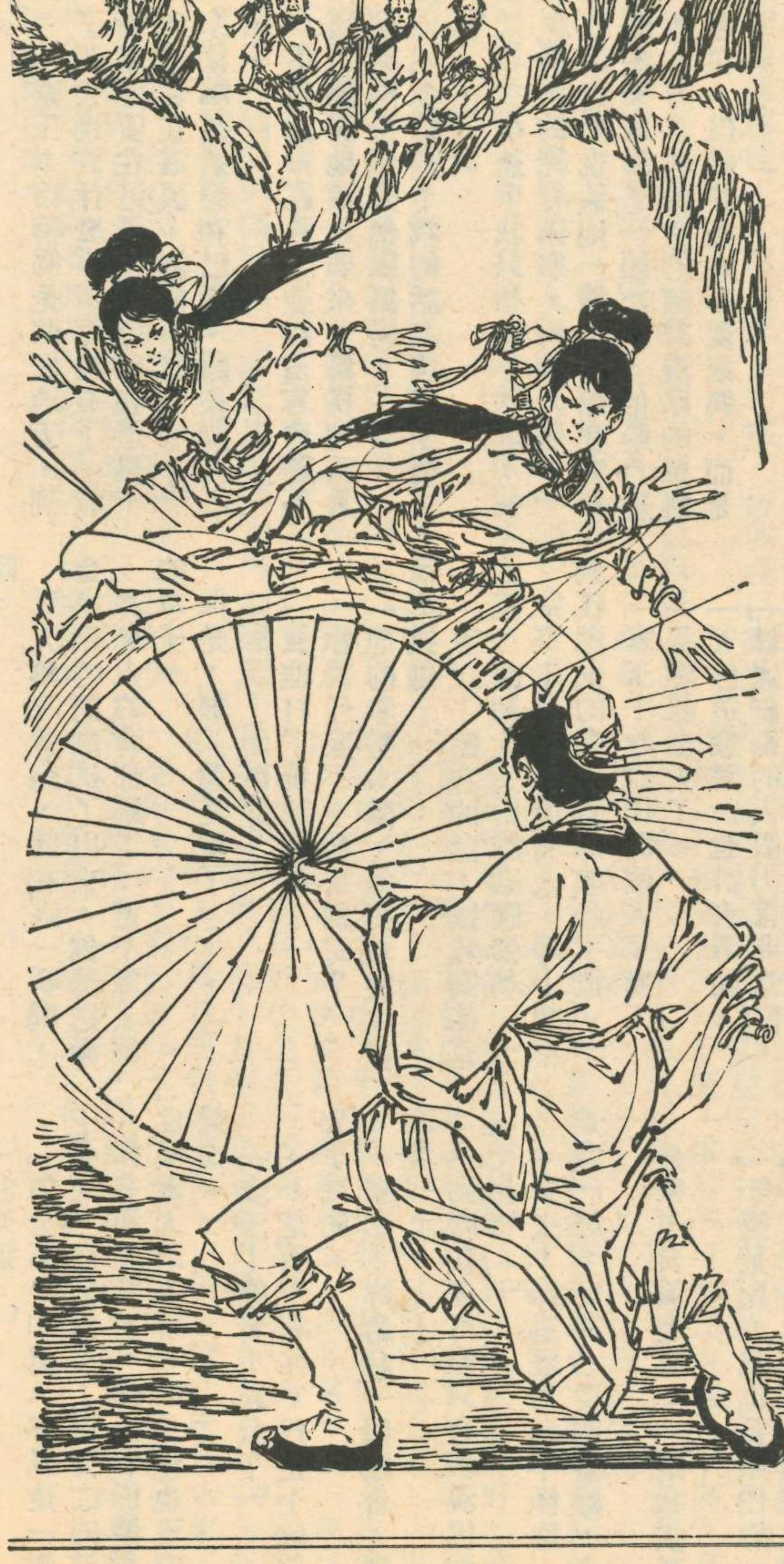
老婦人微微搖頭，說道：「此人武功之高，當眞出我意料之外，連我『無形掌』都傷不了他……」

顧總管疑惑的道：「城主的『無形掌』，普天之下，很少有人接得下來，這小子他有多大年紀？」

老婦人道：「不但如此，最後連我『九轉玄陰掌』，都差點給他破了，我發現他點出的一指，指風中含蘊着一股熾熱之氣，大有化解我玄陰眞氣之功！」

顧總管聽得神色一凜，失聲道：「他會使『雷火神指』？」

老婦人聽她說出「雷火神指」，



敢情一言提醒了她，本來嚴肅的臉上，登時變得陰森，口中「唔」了一聲，才道：「所以我對他有些懷疑……」

顧總管上身湊了過去，低低的道：「城主認爲他是對頭門下？」

她接着尋思道：「但他明明是被穆嬷嬷『無憂散』迷失了神志，一個服了『無憂散』，神志迷失的人，武功仍可保持，這點城主該可放心。」

老婦人微微搖頭，徐聲道：「此人神志似迷似清，一般服過『無憂散』的人，似乎不是如此。」

顧總管愕然道：「城主如何看出來的？」

老婦人道：「這是我從他談話中看出來的，所以我要妳派個人去試試他，方才我和他動手之際，更證實了這一點，他在動手時，神志似乎甚是清楚，但他說話的口氣，又有些像被迷了神志的人。」

顧總管道：「城主說他神志被迷，是出於僞裝的了？」

老婦人沉吟道：「據我看此人神志似乎只迷失了一半。」

顧總管道：「那麼依城主之見，此人該如何處置呢？」

老婦人道：「等我問玉蘭再說吧！」

顧總管道：「城主說得是。」

老婦人一擺手道：「妳先退下去。」

顧總管應了聲「是」，起身退出

老婦人叫道：「釧兒。」

一名青衣使女急步走入。躬身道：「小婢在。」

老婦人道：「妳去叫玉蘭來。」

「是」，青衣使女返身走出。

不多一回，只聽門口有人嬌聲喊了聲：「娘！」像一陣風般連奔帶跳的奔進一個綠衣少女來！

她自然是嚴玉蘭了，回到山上，脫下青紗長衫，又回復了女裝。

女孩子易釵而弁，穿上男裝，再洒脫也難免帶點脂粉氣，也總有些扭扭揑揑，但換回了女裝，就要自然得多了。

嚴玉蘭換上女裝，就顯得活潑而清新，她明亮的眼睛，紅馥馥吹彈得破的臉頰，往上翹着的紅菱般的嘴唇，笑得輕盈！

那副喜孜孜的模樣，使人一看就會覺得這少女已經不再是孩子了，她全身都在散發着青春的氣息！

嚴玉蘭眉梢眼角都含着嬌柔的笑容衝進來的，但她一眼看到老婦人面情嚴肅，目光冷峻的神色，笑容立時就凍結住了，叫道：「娘叫我有事嗎？」

「唔！」老婦人口中唔了一聲，指指身邊的椅子，說道：「玉蘭，妳過來，娘有話問妳。」

嚴玉蘭心裡已經有數了，娘要問，一定是他的事了，她一下變得很乖，而且又把椅子移動了一下，跟娘靠得很近，然後挨着娘坐下，撒嬌的道：「娘有什麼事嘛？」

要跟娘要解藥，自然得下水磨工夫。

老婦人目光如刀，似是看穿了女兒的心事，嚴肅的道：「玉蘭，娘問妳的話，妳要據實回答，不許有一點隱瞞，知道嗎？」

嚴玉蘭心頭「咚」的一跳，莫非他經不住娘盤問，把在路上車廂裡和自己好的話，也告訴娘了？娘眞要問起來，不羞死自己了？

（三十七）

金笛玉芙蓉

東方玉

她粉臉驀地紅了起來，故意扭了下腰，說道：「女兒什麼事隱瞞過妳老人家來了？」

「如此就好！」

老婦人點著頭道：「這才是我的乖女兒。」

嚴玉蘭道：「娘究竟要問什麼呢？」

老婦人道：「有關卓少華的事。」

「果然是他的事！」

嚴玉蘭心中暗暗一動，一面說道：「女兒回來之後，不是全已跟娘稟報過了麼？」

老婦人道：「妳是跟娘說過了，但娘總覺得他有些不對。」

嚴玉蘭道：「他那裡不對了？」

老婦人道：「娘覺得他的神志，好像並未完全被迷。」

嚴玉蘭道：「娘，他神志被迷是絕不會錯的，那天穆嬤嬤給他服『無憂散』，女兒就在邊上，穆嬤嬤等他醒來之後，就告訴他叫王阿大，他也一直以王阿大自居，連自己叫卓少華都忘了，有一次女兒問他卓少華是誰，娘，你知道他怎麼說？咭，眞笑死人了，他說：『這人的名字好像很熟，好像聽人說過，只是一時想不起是誰來了』，眞是好玩極了……」

她咭咭格格的說着，老婦人一雙冷峻的目光，只是盯着她直瞧，臉上嚴肅得一絲笑容也沒有。

嚴玉蘭的笑容在這一刹那間，又被凝結住了！

老婦人徐徐問道：「他眞是卓清華的兒子卓少華嗎？」

「自然是眞的了。」

嚴玉蘭連連點着頭，認眞的道：「那天晚上，卓少華跟着他師父司空靖、師叔董仲萱，夜探蘭赤山莊，是穆嬤嬤親手把他們擒下的，司空靖和董仲萱已經送到這裏來了，卓少華是穆嬤嬤在稀飯裏下了『無憂散』……」

老婦人問道：「當時蘭赤山莊把司空靖、董仲萱都送上山來，惟獨卓少華沒有送上山來、是不是妳的主意，要穆嬤嬤把卓少華留下來的？」

她還以爲嚴玉蘭愛上了卓少華，才要穆嬤嬤用『無憂散』的

「不是。」嚴玉蘭臉上一紅，說道：「那是奶娘的意思。」

她不敢說出在卓少華身上發現大姐(嚴文蘭)玉珮的事。

老婦人道：「穆嬤嬤那是什麼意思呢？」

嚴玉蘭道：「女兒不知道。」

「是穆嬤嬤把他擒下的。」

老婦人沉吟道：「這麼說，那時他武功不如穆嬤嬤了？」

「是啊！」嚴玉蘭道：「連他師父都不是奶娘的對手，他自然不是奶娘的對手了。」

「哼！」老婦人沉哼了一聲道：「但妳帶上山來的卓少華，武功却不在娘之下哩！」

「這怎麼會呢？」

嚴玉蘭聽得愣然道：「娘是聽誰說的？」

老婦人冷笑道：「娘從不相信別人說的話，是娘親自試出來的，這還會假麼？」

嚴玉蘭吃驚道：「娘和他動過手了？」

老婦人神色冷峻，徐徐說道：「不但娘的『無形掌』傷不了他，連『九陰玄陰掌』，都奈何不了他。」

嚴玉蘭更加吃驚，怯怯的道：「這怎麼會呢？卓少華那裏會有這麼高的武功？」

老婦人凝重的道：「所以娘覺得他大有可疑，唔，妳再仔細想想，這卓少華和三個月前是不是有什麼不同之處？」

「不會的……」

嚴玉蘭的聲音幾乎有些顫抖，說道：「娘，他是卓少華，絕不會錯。」

老婦人目光冷厲，逼注着女兒，問道：「妳有沒有問過他，這三個月，他在那裏？遇上了些什麼人？」

嚴玉蘭道：「女兒沒有問，但奶娘問過他的。」

老婦人道：「他怎麼說的？」

「他說……」嚴玉蘭囁嚅的道：「他說沒有在那裏，奶娘問他這些日子遇上了什麼人？他說：遇上過很多人，有些人硬要他跟他們去，說他是卓少華，他說他叫王阿大，要找婆婆，他說的婆婆就是奶娘。」

老婦人冷笑道：「穆嬤嬤相信了？」

嚴玉蘭道：「是的。」

「好！」老婦人道：「妳明天一早不妨去看看他，看他怎麼說？」

嚴玉蘭望望娘，趁機說道：「娘不給他解藥了麼？」

老婦人道：「等妳明天去看了他再說。」

× × ×

第二天一早，卓少華剛盥洗完畢，只聽秋月的聲音在門外說道：「小婢叩見小公主，小公主早。」

嚴玉蘭問道：「王相公起來了麼？」

卓少華一聽是嚴玉蘭的聲音，心頭一喜，急忙三脚兩步迎了出去，叫道：「嚴兄，我早就起來了！」

嚴玉蘭昨晚幾乎一個晚上都沒闔眼，她擔心的就是娘對卓少華有成見，所以今天一早就找來了，她還是穿着昨晚那一件蘋果綠的衫子，一條淺綠長裙，連衣衫都來不及換。

如今她已經改裝了女裝，卓少華衝着叫她「嚴兄」，又當着秋月的面，她嫩紅的臉上，不禁飛起一片紅暈。

秋月聽得奇怪，這位王相公怎麼叫小公主「嚴兄」呢？忍不住抿抿嘴，但不敢笑出來。

嚴玉蘭忙道：「王兄這裡還住得慣吧？」

卓少華微微搖頭道：「我昨晚一個晚上都沒有睡好。」

嚴玉蘭的臉又紅了，昨晚自己也沒睡好，他神志被迷，心裡想到什麼，就說什麼，莫要當着秋月說出什麼話來，這就含笑道：「王兄到裡面再說吧！」

兩人回入屋中，卓少華已忍不住道：「嚴兄，我昨晚打了三場架，這裡的人，都會欺生，我還是回去的好。」

嚴玉蘭暗暗吃驚，忙道：「王兄遠來是客，怎麼會有人欺生的呢？」

「有。」卓少華道：「昨晚他們明明是欺生咯，先來的一個人，打不過我；又來第二個，又打不過我；又來第三個，但他也打不過我，他們都用黑布蒙着臉，我問他們，他們連話都不肯說，不是欺生，還是什麼？」

嚴玉蘭道：「這件事，我會告訴娘去的，這都是我不好，說你武功很好，他們是存心來試試你的了。」

卓少華聽得笑了，說道：「他們是妳的朋友，我就不怪他們了。」

嚴玉蘭心中暗道：「娘懷疑他神志沒有被迷，但他這幾句話，明明是神志被迷的人說的了。」

秋月手端托盤，送上早點。

「你不怪他們就好。」

嚴玉蘭笑了笑道：「王兄請吃早點吧！」

卓少華看了她一眼，問道：「妳吃過了麼？」

嚴玉蘭早晨那裡吃得下東西，但她一笑道：「我吃過了，你快吃吧！」

卓少華也不和她客氣，就坐下來吃了。

嚴玉蘭看秋月退去，急忙低聲道：「卓兄，你千萬記住，不論遇上什麼人。你都不能說你是卓少華，就是知道的事，也一定要裝出什麼都不知道，有人問你，你要都說不知道，記住了麼？」

卓少華點點頭道：「除了妳嚴兄，我什麼都不會說的。」說到這裡，忽然低低的道：「有人來了。」

嚴玉蘭什麼都沒有聽見，心中暗道：「我還沒有聽見，他却聽到有人來了！」

心念一轉，不覺回頭朝門外看去。

卓少華笑道：「人還在院子外頭呢，剛轉過彎來。」

嚴玉蘭忖道：「院子外頭有人，他居然聽見了，他內功豈非比自己強得多了？」

正想之間，只聽秋月道：「顧總管早。」

接着只聽顧總管的聲音道：「王相公起來了麼？」

秋月道：「王相公正在用早點，小公主也來了呢！」

顧總管笑道：「小公主倒是來得早啊！」

嚴玉蘭暗道：「卓兄耳朵果然靈得很！」一面低聲道：「你在顧總管面前，不可叫我嚴兄，要叫我小公主。」

倘然移身走近窗前一張椅子坐了下來，說道：「王兄在這裡多住幾天，就會習慣的。」

卓少華朝她點着頭，表示她說的話，都記住了，一面吃着早點，一面說道：「妳叫我多住幾天，我就多住幾天好了。」

這兩句話，聽得嚴玉蘭心頭不期一動，忖道：「娘說他神志並未完全被迷，他這兩句話，和他跟自己暗暗點頭，這豈是神志被迷的人說的？難道：……」

顧總管已經走了進來，笑道：「小公主這麼早就來了麼？」

嚴玉蘭道：「我也剛坐下，顧嬤嬤早啊！」

顧總管含笑朝卓少華點點頭道：「王相公早。」

一面又朝嚴玉蘭道：「這是老夫人關照的，要老婆子把王相公送到北岩去。」

嚴玉蘭聽得變了臉色，說道：「娘要把王兄送到北岩去？我怎麼沒聽娘說呢？」

北岩，是芙蓉城囚人的地方，難怪她聽了要變色了。

「哦！」顧總管笑了笑道：「小公主誤會了，老夫人的意思，只是請王相公去看看，那裡有兩個人，王相公是不是認識？」

「王兄怎麼會認識他們呢？」

嚴玉蘭口中說着，心裡可立時明白過來，暗道：「是了，娘認定他神志並未完全迷失，北岩關着卓少華的師父九眺先生和他師叔董仲萱，這是試試他看到他們之後，說些什麼了，幸虧自己早來一步，已經囑咐過他了，卓少華神志眞要沒有完全被迷，給娘試出來了，後果就不堪設想了。」

卓少華很快吃畢早餐，問道：「顧總管要領我去那裡呢？」

顧總管笑道：「不遠。」

她沒有多說。

卓少華問道：「小公主去不去？」

嚴玉蘭還沒回答，顧總管已經回過頭去，朝嚴玉蘭含笑道：「對了，老夫人正在找妳呢。」

嚴玉蘭道：「娘找我有什麼事？」

顧總管道：「老夫人說妳昨天剛回來，今天早晨要妳跟老夫人一起去拜菩薩，小公主還是快去吧！」

這話當然是假的了，她來的時候，根本不知道小公主在這裡。

嚴玉蘭點點頭，站起身道：「好，我這就去。」

一面朝卓少華道：「王兄，我走了，待會再來看你。」

長裙曳地，俏生生的往外行去。

顧總管道：「王相公，咱們也該走了。」

卓少華隨着她走出房屋，現在是大白天，可以看清楚了，這裡好像是一處相當廣大的峽谷，遠處四圍可以看到許多高低不等的山尖，也由此可以想見這裡的地勢一定很高，那些山尖，可能是每一座高聳入雲的峯尖，因爲一層棉絮似的白雲，還在那些山尖的下面。

在這片廣闊的峽谷裡，你可以看到到處都是一簇簇的花林和一片片不相連貫的花圃，花林種的芙蓉樹，花圃中，嫣紅姹紫，都是奇花異卉，許多亭台樓宇，矗立在繁花似錦的中間，點綴得更像世外桃源，人間仙境！

這就是靈山芙蓉峯下的芙蓉谷，但這裡的人不稱它爲芙蓉谷而稱之爲「芙蓉城」。

芙蓉城裡的主人是嚴老夫人，這裡的人也不稱她老夫人，而尊之爲「城主」。

江湖上人，隱約也知道有芙蓉城主其人，却不知芙蓉城在那裡？城主是男是女，是怎樣一個人？由此可見「芙蓉城」、「城主」，有多神秘了。

現在卓少華隨着顧總管穿行花樹，來至一處四週松林茂密的一幢石屋前面。

顧總管從懷中取出一串鑰匙，打開鐵鎖，推門而入，這幢石房看去最多也不過五六間房，但每一間房，都十分奇怪！

卓少華也說不出它怪在那裏，只是穿行在每一房間之時，心裏感到甚怪，如此而已！

這種怪，無法形容得出來，一個人好很進入了迷陣一般，轉來轉去，會轉得你昏頭轉向。

尤其每一道門戶，也開得很怪，明明是一堵石牆，但隨着顧總管的手一推，就變成了一道門戶。

（三十八）

金笛玉芙蓉

東方玉

卓少華心裡暗暗奇怪：「她為什麼捨了門戶不走，偏偏要東推西推，無中生有的從石砌牆壁中，推出一道門戶來走呢？」

看起來，這幢石砌的房屋裡面應該只有五六間之多，但顧總管却領着他穿了十七八間還不止。

卓少華懷疑她故弄玄虛，走來走去，大概就是這幾間房，但事實却不盡然，卓少華仔細辨認，好像經過的房屋，每一間形狀都不相同。

最後，終於走到一間並不寬敞的屋子裡。這間屋內，當然和每一間屋子一樣，沒有一點擺設，只是空蕩蕩的一間，但這間屋子和其他不同之處，就是一進門就有一條石級，一路往下延伸。

顧總管也沒說話，舉步朝石級走了下去。她下去了，卓少華自然不用再問，就跟着下去。

這道石級只容得兩人並肩可行，但卓少華是跟在顧總管身後，一前一後而行。

石級約莫有三十多級，越往下走，就越暗了，等到走完石級，前面出現了一條黑越越的甬道，這裡已經是地下室了。

顧總管伸手在甬道口取了一根數尺長的竹竿，把一頭往身後遞來，說道：「這條地道，裡面很黑，還有幾處轉折，王相公抓住竹竿，跟着老婆子走，就不會碰破頭了。」

卓少華伸手抓住了竹竿，顧總管就轉身往裡走去。

甬道中伸手不見五指，有她用竹竿在前引路，就可不用眼睛，大步的走去，但甬道雖黑，卓少華練成「九陽神功」，目能夜視，就是顧總管不用竹竿引路，他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

這條甬道果然有許多彎曲，約莫有半里光景，卓少華發現左首還有一條石級，是往上去的，到了這裡，顧總管就轉而向左，又朝石級上行去。

卓少華跟着她拾級而上，這回只走了二十來級，就到了一處圓形的洞口。

顧總管站停下來，伸手拉了兩下門上的圓環。

沒有多久，就聽到裡面開啓鐵門的聲音，兩扇厚重鐵門，緩緩開啓。首先射出來的是燈光，接着一個身穿黑衣的大漢一手提燈，迎着道：「小的見過總管。」

顧總管道：「宜嬤嬤呢？」

那黑衣大漢躬身道：「宜嬤嬤就在裡面，總管請。」

顧總管收回竹竿，往洞口一放，回身道：「王相公請隨我進去。」當先走了進去。

卓少華心中暗道：「這不知是什麼地方了？」跟着走入，那黑衣大漢立即關上了鐵門。

這裡當然是地室，但從四面都是石壁看來，又好像是一處山洞，入門，是一間寬敞的石室，放着一張方桌，和幾把椅子，擺設和一般人家的堂屋差不多。

顧總管回頭道：「王相公，你在這裡坐一回。」

卓少華點點頭，就在一把椅子上落坐。

顧總管自顧自朝左首一道門走了進去，入門是一條走廊，她走近第一間房門口，推門而入。

一名黑衣老嫗迎了上來，陪笑道：「總管來了？」

她自然是宜嬤嬤了。

顧總管問道：「老妹子，事情都安排好了麼？」

宜嬤嬤道：「總管吩咐的事兒，老妹子自然都辦妥了，『無憂散』解藥，放在早餐稀飯裡面，他們服下之後，大概有頓飯時光昏睡，即可清醒過來。」

顧總管問道：「房間呢，要後面可以聽得到他們談話的，妳也把他們移過去了？」

宜嬤嬤道：「這裡只有兩間房，可以在後面覷看室中動靜的，他們吃過早餐，昏睡過去，我就把他們搬過去了，現在一切都已安排妥貼，總管來得正是時候，大概再有一盞茶的時光，他們就會醒過來了。」

「如此就好。」

顧總管道：「咱們可以領王相公去了。」

宜嬤嬤應了聲「是」，顧總管走在前面，宜嬤嬤跟在後面，兩人走出堂屋。

顧總管朝卓少華引介道：「王相公，這位就是這裏的管事宜嬤嬤。」

卓少華拱拱手道：「宜嬤嬤好。」

宜嬤嬤含笑道：「不敢當，王相公請坐。」

顧總管道：「這裏住着兩位客人，想請王相公去瞧瞧，不知是不是認識他們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不認識。」

顧總管含笑道：「這是老夫人吩咐的事兒，認不認識都不要緊，宜嬤嬤，妳帶王相公進去，我在這裏等一回就好。」

宜嬤嬤應了聲「是」，臉上堆着笑道：「王相公請隨老身來。」

卓少華只得站起身，跟着宜嬤嬤進去。

宜嬤嬤朝着左首一條走廊走去，這裡一共有四五個房間，她伸手推開第二間的房門，含笑道：「王相公請進，裡面二位客人，大概快醒過來了，王相公請寬一回吧。」

卓少華舉步走入，宜嬤嬤就隨手掩上了門。

這間石室，還算寬敞，左右靠壁處，各有一張木床，兩床之間是一張小方桌，和三張木櫈。

桌上點燃着一盞油燈，還有一個白瓷茶壺，和三隻茶盌，好像就是替三人準備的。

兩張木床上，各躺着一個人，似是還未睡醒。

卓少華也沒去看他們是什麼人，自顧自拉過一條木櫈，在小方桌橫頭坐了下來。

他這幾天神志又清醒了一些，坐下之後，心中只是想着，這躺在床上的不知是什麼人？老夫人爲什麼要自己來看他們呢？難道這兩個人和自己有關？

哦，對了！嚴兄方才叮囑過自己：「不論遇上什麼人，你都不能說你是卓少華，就是知道的事，也千萬都要裝出什麼都不知道，有人問你，你都要說不知道。」

難道嚴兄已經知道老夫人要自己來看這兩個人了？嚴兄和自己好，她說的話，一定不會錯的了。

心中只是想着嚴玉蘭，是以只是楞楞的獨個兒坐着，忽然，他耳中聽到一陣極其輕微的腳步聲，好像有兩個人躡手躡腳的在隔壁房中走動（他練的「九陽神功」，已有五成火候，只要靜下心來，數丈之內，最細微的聲音都可清晰聽到）。

他方才和顧總管一路走在黝黑的地道中，對顧總管的腳步聲，聽得很熟悉，這兩人腳步聲走得雖輕，他已可分辨得出那個較重的聲音正是顧總管（顧總管又矮又胖，走起路來，腳步聲自然較重）。

一個既是顧總管，還有一個自然是宜嬤嬤了。

心中不禁暗暗忖道：「顧總管和宜嬤嬤爲什麼要躡手躡腳的走到隔壁房裡來呢？莫非她們是要偷聽自己和兩個人的談話了？」

一個服了「無憂散」的人，神志被迷，是沒有思想的，卓少華練成「九陽神功」之後，神志逐漸恢復清明，如今已有五成以上清醒了，所以他已經漸漸有了思考能力。

就在此時，躺在右首木床上的人首先醒來，口中輕「咦」一聲，突然翻身坐起。

他這一坐起，立時發現坐在小方桌橫頭的卓少華，心頭驀然一怔，就驚異的叫道：「徒兒，你怎麼會在這裡的？」

他，正是卓少華的師父九眺先生司空靖。

卓少華依稀認得他是自己很熟的人，但他心裡緊記着嚴玉蘭的話，這就搖搖頭道：「我不叫徒兒，我叫王阿大。」

九眺先生大感驚奇，睜大雙目望着卓少華，大聲道：「你不是少華，你怎麼會是王阿大了？」

他這句話，說得聲音極大，左首床上躺着的人也一下驚醒過來，他自然是董仲萱了，翻身坐起，說道：「二師兄，你在和誰說話？」

話聲出口，他也看到了卓少華，說道：「會是少華？」

卓少華依然搖着頭道：「我眞的不是少華，我是王阿大。」

董仲萱道：「你明明就是少華，你怎麼連師父和四師叔都不認識了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沒有師父，我是婆婆一手帶大的。」

九眺先生要待開口，董仲萱朝他使了一個眼色，繼續問道：「你婆婆是誰呢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婆婆就是小公主的奶娘。」

董仲萱問道：「你說的小公主，又是誰呢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小公主就是嚴兄。」

九眺先生輕輕歎息一聲道：「此子神志已被迷失了。」

卓少華張目道：「誰說我神志被迷了，我清楚得很。」

董仲萱看着他問道：「你再想想看，從前的事，還記得起來麼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不用想，從前的事，婆婆都告訴我了，我叫王阿大，是婆婆把我帶大的，婆婆對我很好，小公主也對我很好，旁的事，我都不知道。」

董仲萱道：「那你知道怎麼會到這裡來的呢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是小公主帶我上來的，我是他們的客人，老夫人要顧總管領我來看你們的。」

九眺先生道：「你會不會武功？」

突然伸出三個指頭，朝卓少華手腕脈門抓去。

他突然使出「三指功」來，只有他的門人，才會化解「三指功」的手法。

卓少華動也不動，任他扣住了脈門，笑道：「你捉不住我的。」

話聲甫出，九眺先生突覺卓少華手腕上內氣鼓動，自己右臂驟然一震，扣着他脈門的三個指頭，竟然被震得彈了起來。

要知九眺先生以「六合擒妖手」享譽武林，在三指功上，積數十年功力，被他三個指頭擒住的人，就算江湖一流高手，也未必掙扎得脫，卓少華居然動也不動，就把九眺先生三指震得彈了起來。這下，直把九眺先生驚異得不知所云，目注卓少華，看了半晌，才轉頭朝董仲萱道：「四師弟，此子那來這高的功力？」

董仲萱自然也看到了，只是他還道是二師兄自己放開的，聞言問道：「二師兄試出他的內功來了？」

九眺先生沉思道：「此子內功之强，竟然勝過愚兄甚多，莫非他眞的不是卓少華？」

卓少華笑道：「我本來就不是卓少華咯！」

董仲萱道：「他明明是少華，容貌、口音，完全一樣，面貌相同的人當然有，但絕不可能和少華一般無二的。」

九眺先生微微搖頭道：「此子一身內功，少說也有三五十年修爲，少華那來如此深厚的功力？」

董仲萱道：「也許他另有奇遇。」

突然想起卓少華從小練的六合門武功，只要看他出手，就可證明了，一念及此，立即站起身道：「王阿大，我和你拆幾招試試如何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你們這裡的人，怎麼老愛和人動手，昨天晚上，就有三個人蒙着臉和我打架，打不過我，就跑了，你也要和我打架麼？」

董仲萱聽他說話的口氣，分明神志被迷，這就含笑道：「我們不是打架，我二師兄說你武功很高，我有些不相信，才要和你試試。」

卓少華問道：「不是眞的打架？」

董仲萱笑道：「自然不是眞的打了，我們對拆幾招，只是試試罷了。」

卓少華跟着站起，點頭道：「不是眞的打架，你要試，那就試試好了。」

董仲萱道：「你要小心了。」

喝聲出口，右手斜切一掌，身形飛快一旋，左手閃電從肘後穿出，食、中二指分開，中指取「肺苗」、食指取「攢心」。

這一招使的正是六合門散手二十四式的第三式，名爲「月掩雙星」，敵人如果化解他的右掌，必爲二指所乘，是極厲害的攻敵手法，只有用六合門的「東翼啄星」，左肘貼胸下沉，右手五指併攏，使「鵰手」啄對方脈門，方可化解。

那知卓少華看也沒看，左手使了一記黃山派的「飛瀑流泉」，輕描淡寫的朝前揮出。

董仲萱右掌堪堪和他左手接觸，心中還想：「你光接住我右掌，豈能躱得開我二指？」

那知右掌切上卓少華左腕，突覺腳下一浮，身不由己的後退了一步，這還是卓少華沒使上力道。（三十九）

金笛玉芙蓉

東方玉

董仲萱心頭一怔，身形一閃卽至，雙手疾發，左手化爲「托手」，虎口叉向卓少華咽喉，右手一掌下沉，使用「剪手」，拍到「鎖腰」，使得迅捷靈快，妙用無窮！

卓少華右手由下往上一圈，使的是武當派「一元復始」，使得好像毫不經意，隨手而發，不但把董仲萱一下、一上，分襲的雙手一齊圈住，而且還把他一個人往左推出了一步。

他使的正是老哥哥教他的「長風子十三破」中的專破手法的招式，這十三破是長風子採集各大門派的招式，加以利用，使來輕便，却有化腐朽爲神奇之功，但在旁人看來，只是普通招式而已！

董仲萱以六合二十四式散手得名，自以爲在散手上，已可獨步江湖，那知兩次出手，都被卓少華隨手一揮就化解開去，而且兩次都被推出了一步，心頭不禁大爲驚愕！

九眺先生一擺手道：「四師弟，不用試了，此子武功勝過你我甚多，看來他眞的不是卓少華了！」

董仲萱望望二師兄，說道：「二師兄，他武功勝過小弟，小弟承認，但若說他不是卓少華，小弟萬萬不能相信。」

九眺先生道：「少華那來這高的武功？」

董仲萱道：「這就是小弟想不通的地方，若說少華另有奇遇，這短短數月之間，也絕不可能有此神速進境……」

卓少華只聽隔壁又有脚步移動之聲，敢情顧總管和宜嬤嬤已經退出去了。

他現在已可確定眼前二人，果然是自己的師父和師叔了，因爲他神志已有五成淸楚，漸漸可以想起一些從前的事來，但他緊記着老哥哥的叮囑，何況來時嚴玉蘭也千萬交代，不可說出自己是卓少華來，因此不敢多說。只是望着兩人，眼神中不禁流露出親切之色！

董仲萱一直看着他，忽然一拍桌子，說道：「二師兄，小弟可以斷言，他是卓少華絕不會錯！」

九眺先生輕輕歎息一聲道：「就算他是少華，如今神志被迷，咱們兄弟身落人手，又何能爲力？」

他口氣微頓，接道：「他們把他送來此地，大概也是對他身份起了懷疑，才要咱們兄弟來證實的了。」

室門忽然開啓，顧總管笑吟吟的走了進來，說道：「九眺先生說對了，現在二位對這位王相公的看法如何呢？」

九眺先生沉哼一聲道：「他不承認是老夫的徒弟，老夫也沒有他這個門人。」

董仲萱怒聲道：「你們究竟把他怎樣了？」

顧總管笑道：「董四俠請歇怒，這位王相公是咱們山上的貴賓，咱們決不會難爲他的。」

董仲萱道：「那麼你們爲什麼要迷失他的神志呢？」

顧總管道：「董四俠這是說那裏話來，王相公好好的，神志幾時迷失了？」

一面朝卓少華道：「王相公，你隨老婆子走吧！」

董仲萱喝道：「慢點，妳把少華留下來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不是少華，我要走了。」

顧總管一笑道：「九眺先生、董四俠，老婆子告退了。」

董仲萱一臉俱是憤激之色，要待出手阻攔。

九眺先生一擺手道：「四師弟，讓他去吧！」

董仲萱望着卓少華沒有作聲，突聽耳邊響起一縷極細的聲音，說道：「我不要緊的。」

「傳音入密」，必須內功精純，才能練音成絲，出我之口入彼之耳，但施展「傳音入密」，咀唇必須微動，可是董仲萱一直望着卓少華，他咀唇根本一動也不動。

「傳音入密」已經很難練成，施展「傳音入密」而咀唇絲毫不動，則必須內功已臻上乘境界才可辦得到！但這句話，明明是卓少華說的，董仲萱幾乎懷疑自己的耳朵聽錯了！

不！他臉上不覺浮現笑容，因爲他現在已可確定王阿大就是卓少華了。

顧總管領着卓少華退出石室，砰然一聲，闔起了鐵門。

卓少華這才知道師父和師叔（他心中已經承認了）是被他們囚禁在這裏的了，心想：「嚴兄答應跟她娘去要解藥，自己服了解藥，就可以把師父、師叔救出去了。」

他隨着顧總管退出石窟，退出地道。顧總管把他送回住的地方，就匆匆走了，她自然急於回去覆命。

老夫人早已坐在精緻的起居室裏，身旁一張雕花小茶几上放一盞新沏的雲霧茶，她手中托着白銅水煙袋，點燃了紙煤，正在吸着水煙，釧兒垂手侍立身後，屋中靜悄悄的，沒有半點聲音。

只聽着前鸚鵡忽然叫了起來：「顧總管請進，顧總管請進。」顧總管一個矮胖身軀，已經很快從玄關走入，看到老夫人就躬着身道：「屬下見過城主。」

老夫人一抬手道：「妳剛從北岩來，情形如何？」

顧總管應了聲「是」，抬頭道：「回城主……」

老夫人藹然道：「妳且坐下來再說。」

顧總管欠欠身道：「屬下告坐。」

她在城主下首一把椅子上，只坐了半個屁股。

老夫人已迫不及待的問道：「卓少華見了九眺先生和董仲萱，說些什麼？」

顧總管滿臉堆笑說道：「他堅決不承認他是卓少華……」

「哦！」老夫人似乎感到有些意外，徐徐說道：「妳慢慢的說。」

「是。」顧總管應了聲「是」，就把自己如何引着卓少華前去北岩，自己和宜嬤嬤就在他們隔壁房中，不但聽得十分仔細，而且也可以從特設的壁孔間看清他們的一舉一動，先前九眺先生和董仲萱都一口咬定他就是卓少華，後來九眺先生如何以「三指功」相試，却被卓少華內功震開，董仲萱也試了他兩招，同樣先後都被卓少華推出了一步，後來自己現身，董仲萱要卓少華留下，卓少華不肯，跟着自己回來，詳細說了一遍。

老夫人兩道目光一直緊注着她，聽得很詳細，等她說完之後，才沉思道：「這麼說……，卓少華有這一身武功，連他師父、師叔都不知道了？」

顧總管應了聲「是」。

老夫人道：「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，他和九眺先生、董仲萱同時被穆嬤嬤所擒，九眺先生和董仲萱由蘭赤山莊送上山來，他被穆嬤嬤迷失神志，改名王阿大，留在身邊，前後也不到四個月時間，他神志迷失，尚未恢復，那能練得成這麼高的武功？」

顧總管道：「九眺先生也這麼說，但董仲萱却說他可能另有奇遇。」

老夫人笑道：「武功一道，講求工夫，下的工夫越深，功力上的成就也越高，以老身看此子一身功力，少說也有五十年火候……」

顧總管跟着陪笑道：「但他最多也不過二十來歲，打從娘胎裡就練功，也沒有五十年功力呀！」

「這就是老身不解之處。」

老夫人徐徐說道：「那只有一個解釋，此子在神志迷失之後，確然遇上了一位絕世高人，而且這位高人可能自知壽限已滿……」

顧總管訝然道：「這位高人壽限已滿和卓少華的武功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「自然有關，妳聽我說下去就知道了。」

老夫人微微一笑，續道：「因爲他不知道卓少華是被人迷失了神志，還以爲他是渾金璞玉，天生的練武奇材，因此不但把他一身的武功，都傳給了他，甚至把他數十年性命交修的內功，也都灌輸給了卓少華，才能使卓少華於短短數月之間，由一個六合門人，變成爲武林一流高手……」

老夫人道：「城主是說有人以『開頂大法』把一身功力都傳給了他？」

顧總管道：「武林中雖然傳說有『開頂大法』這項神功，但什麼人有這高的功力的？」

老夫人道：「我方才不是說卓少華遇上了一位絕世高人嗎？天下之大，身懷奇術異能之士多得是，這些人士都隱迹山林，不爲人知，這也並不稀奇。他既知自己壽限已滿，把一身功力轉注給卓少華身上，豈不是他等於仍然活在世上一樣嗎？」

顧總管想想覺得城主說的頗有道理，不覺連連點頭，說道：「城主這項推斷，果然大有道理！」

老夫人笑了笑道：「不僅如此，如果老身這項推斷不錯的話，卓少華神智似迷似清，也就有了答案。」

「哦！」顧總管睜大一雙水泡眼，問道：「城主還想到什麼呢？」

老夫人道：「卓少華被穆嬤嬤迷失神志在先，得到那位絕世高人轉注的數十年功力在後，那位高人在轉注給他這數十年功力之際，卓少華體內驟然湧進數十年功力，可能把『無憂散』的藥力，逼出了幾成，才會使他神志似迷似淸。」

她果然不愧爲芙蓉城主，雖然對卓少華一無所知，但也能被她料到個大半。

顧總管瞿然道：「城主這一推想，把卓少華的情形，全說對了，這麼說，他是並沒有什麼可懷疑的了。」

「唔！」老夫人放下水煙袋，拿起茶盞，輕輕喝了一口。

顧總管又道：「他神志既然沒有完全被迷，要不要屬下在茶飯之中，給他加重一些呢？」

「不用。」老夫人毫不思索的道：「他這樣也好，因爲他神志至少還有大半迷失未解，凡事都能服從，也因他已有一小半淸楚，可以領導別人，因此老身考慮派他擔任一件重要工作……」

「是，是。」顧總管連聲應「是」，陪笑道：「城主聖明，妳老高瞻遠矚，決定之事，總是不會錯的了。」

老夫人忽然輕輕歎息一聲道：「三十年來，老身背井離鄉，茹苦含辛，爲的是什麼……」

顧總管怕引起她的傷感，沒待她說下去，急忙截着陪笑道：「城主辛苦了多年，現在快了。」

「妳說的不錯！」

老夫人頷首道：「三十年前，老身不過是二十出頭的人，如今已經五十多了，年歲不饒人，我總覺得時不我與，所以我要趁著腰脚尚健，我未了的心願，必須在我手裡完成……」

剛說到這裡，只聽外面響起了一個清脆的聲音說道：「娘，女兒回來了。」

顧總管急忙站起身道：「大公主回來了！」

老夫人點頭道：「是我要她回來的。」

兩句話的時間，只聽履聲橐橐，從外面走進一個白鬚綠袍老者。

顧總管急忙趨上兩步，躬著身道：「屬下見過大公主。」

綠袍老者輕笑道：「顧嬤嬤不可多禮。」

他迅快的從頭上摘下一具連着白鬚的面具，釧兒立卽走上前去，替他脫下了身上寬大的綠袍。

這一瞬間，綠袍白鬚老者，登時變了一個面貌姣好、體態輕盈的長髮少女，她正是在蘭赤山莊統馭三個武林盟主的總令主嚴文蘭。

嚴文蘭輕輕吁了口氣，舉手攏攏披肩秀髮，走上一步，雙膝一屈，朝老夫人面前盈盈跪拜下去，口中說道：「女兒給娘叩安。」

老夫人臉上浮現出一片慈藹的笑容，點著頭道：「好孩子，妳起來，老遠的趕來，快坐下來再說。」

嚴文蘭站起身，就在娘身旁一張椅子坐下。

釧兒端着一盞茶送上，說道：「大公主請用茶。」

嚴文蘭朝她笑了笑道：「釧兒，妳竟把我當作客人了。」

釧兒道：「小婢不敢，大公主趕上山來，一路勞累，想必口乾了，所以小婢沏了茶送上。」

嚴文蘭目光一抬，說道：「顧嬤嬤也請坐呀！」

顧總管陪着笑道：「大公主和城主聊聊，屬下還有事出去，先行告退。」

說完，朝老夫人躬躬身，退了出去。

老夫人問道：「女兒，妳說穆七娘心生離叛，此話當眞？」

（四〇）

嚴文蘭道：「女兒怎敢跟娘謊報？穆七娘這次以追尋小妹爲名，夜入蘭赤山莊，盜取女兒的符令……」

老夫人莞爾笑道：「文兒，以妳武功，她能把令牌盜走麼？」

嚴文蘭道：「娘莫要忘了她是拍花黨出身？」

老夫人面色微變，哼道：「她敢對妳施迷藥麼？」

嚴文蘭道：「她既敢盜取符令，還有什麼不敢的？」

老夫人問道：「後來呢？」

嚴文蘭道：「她自然得手了，但她沒料到從女兒房中穿窗出去的時候，被女兒手下一名使女看到了，她感到甚爲驚奇，穆嬤嬤怎麼會捨了房門不走，鬼鬼祟祟的穿窗出去，她這就把目睹之事告訴了杜鵑，杜鵑趕進房來，才發現女兒中了迷香……」

「眞想不到！」老夫人臉色漸漸沉了下來，哼道：「後來呢？」

嚴文蘭道：「女兒發現符令被盜，立即派人暗中偵查穆七娘行踪，終於在分水客店中把她逮住，押回蘭赤山莊，果然從她身上搜出失竊的符令，但就在此時，她被人刼走了……」

老夫人身軀一震，急急問道：「她如何會被人刼走的？在什麼地方刼走的，那是什麼人？」

嚴文蘭道：「就在蘭赤山莊大廳上，女兒正在問她的話，而且有許多人在場，只是那人身法太快了，來去像一陣旋風，女兒和在場的人，都沒看清他的面貌，好像是一個跛子……」

老夫人憤怒得一張臉陰沉如鐵，濃哼道：「這麼說穆七娘果然投到對頭手下去了，她……眞該死……」

口氣一頓，問道，「後來呢？」

嚴文蘭道：「女兒派出所有的人，分成幾路搜索，一直沒有穆七娘的消息。」

她聽飛跛子說過穆七娘已投崖而死，但她沒有說出來。

老夫人唔了一聲，順手從小几上取過白銅水煙袋，點起紙煤，緩緩的吸着，過了好一回，才抬目問道：「娘叫妳回山，想問問妳，咱們的事情，進行得如何了？」

嚴文蘭道：「女兒遵照娘的指示，都已順利完成。」

「如此就好！」

老夫人嘉許的道：「好孩子，眞辛苦妳了。」說到這裏，一手放下水煙袋，忽然堅決的道：「好，咱們立即採取行動，妳午後就下山去，調集人手，分批上路，在大別山小界嶺會合，娘也會及時趕來。」

嚴文蘭疑惑的問道：「娘，對頭巢穴在大別山麼？」

老夫人道：「妳不用多問，照我說的話去做好了。」

嚴文蘭應了聲「是」，起身道：「女兒那就告退。」

起身退出，剛跨出樓宇大門，踏上白石砌的花間小道，突聽右首花叢間有人嬌呼一聲：「大姐！」

一條綠影，飛閃而出，迎了上來，那是嚴玉蘭。

嚴文蘭含笑道：「小妹，妳怎麼一個人躲在花叢裡，差點嚇了我一大跳。」

嚴玉蘭一把拉住了大姐的手，說道：「我是聽畫眉說的，大姐回到山上來了。我想，妳一定先去看娘的，所以躲在這裡等妳。」

嚴文蘭和她並肩走在花林石徑上，含笑道：「妳幹麼要躲在花林裏等我？」

嚴玉蘭回眸看了大姐一眼，低低的道：「因爲我有很重要的事，要和妳說。」

嚴文蘭看她話聲說得很低，神情也很神秘，忍不住問道：「小妹，妳有什麼重要的事？看妳好像很神秘咯！」

「嗯！」嚴玉蘭拉着她在一方大石上坐下，神色鄭重的道：「大姐，妳先要答應我，這件事我只告訴妳一個人，出我之口，入妳之耳，可不能告訴第三個人。」

嚴文蘭含笑看着她，只覺妹子說得很認眞，這就點點頭道：「好，我一定不說，妳說呢，到底是什麼事？」

嚴玉蘭道：「我要大姐幫忙，救一個人……」

她晶瑩如玉的臉，不禁飛起一片輕紅！

嚴文蘭道：「妳要我救什麼人呢？」

「這人妳也認識。」

嚴玉蘭道：「他……他……被奶娘用『無憂散』迷失了神志……」

「被穆七娘迷失了神志？」

嚴文蘭心頭陡然一震，急着問道：「你說的是誰？」

就憑這句話，問得如此急促，如此關切，若是換一個人，早就聽出來，看出來了；但嚴玉蘭心地純潔得像一張白紙，她自然不會去注意這些，低低的道：「他就是卓少華嘛！」

「卓少華！」

嚴文蘭身軀一震，霍地回過頭來，目注嚴玉蘭，問道：「他人在那裏？」

嚴玉蘭道：「就在山上。」

嚴文蘭：「是什麼人把他送到山上來的？」

「是我。」

嚴玉蘭一顆頭低垂下去，說道：「我跟奶娘要解藥，奶娘不肯，我想，我把他帶到山上來，跟娘要解藥，娘一定會給的……」

嚴文蘭道：「娘也不給是不是？」

「是啊！」嚴玉蘭道：「所以我聽說妳來了，才來找妳的，妳跟奶娘要，奶娘一定會給的了。」

她還不知穆七娘已經投崖死了。

嚴文蘭道：「這件事我可以給妳辦到，但妳必須老實告訴我……」

嚴玉蘭連耳根子都紅了，她還以爲大姐要問她什麼話，在車上他吻了自己，這話如何說得出口？她只輕輕「嗯」了一聲。

嚴文蘭問道：「妳可知道嬤嬤爲什麼要給卓少華服『無憂散』？」

嚴玉蘭一顆心放下來了，大姐不是問車上那回事了，她低低的道：「那是奶娘從他身上搜到大姐的一方玉珮，奶娘說這事不能讓大姐知道．所以給他服了『無憂散』……」

這回使嚴文蘭心頭猛跳，臉也紅了，急急問道：「這事還有什麼人知道？」

嚴玉蘭道：「玉珮是畫眉搜到的，只有奶娘和我三個人知道。」

嚴文蘭道：「沒告訴娘？」

嚴玉蘭道：「沒有，奶娘告誡我們，對任何人都不能說。」

嚴文蘭暗暗吁了口氣，叮囑道：「這件事，妳千萬不能跟娘說。」

嚴玉蘭道：「我不會說的，畫眉自然更不敢說了。」

嚴文蘭又道：「就是娘問起來，也不可以說，知道嗎？」

嚴玉蘭點着頭道：「我知道，但大姐妳也不能說我求妳跟奶娘要解藥的事啊！」

嚴文蘭笑了笑道：「傻丫頭，我要妳不可說，我怎麼會說出來呢？」

說着，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瓶，塞到嚴玉蘭的手中，說道：「這就是『無憂散』的解藥，妳收下好了。」

嚴玉蘭大喜過望，一臉感激的道：「大姐，妳眞好！」

嚴文蘭看她一臉俱是喜色，心頭不覺微微一凜，忖道：「小妹是個天眞無邪的人，自己給她解藥，看她竟然如此高興，莫非她也暗暗戀上了卓少華不成？」

心中想着，人已站了起來，說道：「小妹，我要走了，娘要我午後立即下山，現在快午牌時候了，我還有事去。」

嚴玉蘭把藥瓶揣入懷裡，說道：「大姐不和我一起吃過飯再走嗎？」

嚴文蘭道：「我還要找顧總管去。」

說完，匆匆走了。

嚴玉蘭拿到了解藥，心裏有着說不出的高興，她那還停留，一個人就像一陣風般朝前山賓舍飛奔而來，直到行近賓舍，才稍稍放慢腳步，跨進院子，口中就叫道：「秋月，王相公回來了麼？」

秋月聽到是小公主的聲音，急忙迎了出來，躬着身道：「小婢見過小公主。」

嚴玉蘭道：「我問妳王相公回來了沒有？」

「是，是！」秋月回道：「回小公主，王相公早就回來了，現在正在用飯呢！」

嚴玉蘭沒待她說完，急步走了進去。

卓少華一個人正在吃着午餐，看到嚴玉蘭，急忙叫道：「嚴兄……小公主，妳吃過飯了麼？」

「還沒有。」嚴玉蘭俏生生的走近桌邊，回頭一看秋月並未跟着自己進來，心中忖道：「這丫頭倒是識趣得很。」

她急忙從身邊取出藥瓶，一下塞到了卓少華的手中，低低說道：「這是『無憂散』的解藥，你快收好，輕則一粒，重則兩粒。」

接着才盈盈一笑，聲音稍大，說道：「我不知道你回來了沒有，才來看看你的，好啦，我也要回去吃飯啦！」

一面又低低的道：「晚上我再來看你。」

說完，翩然往外行去。

秋月站在階前，一見小公主出來，立即垂手道：「小公主要走了麼？」

嚴玉蘭道：「我只是來看看王相公回來了沒有，沒有別的事。」

說罷，很快走了出去。

卓少華在嚴玉蘭走後，飯也吃好了，秋月收過碗盤，又沏了一盞茶送上，烏黑的眼珠一溜，淺笑道：「王相公，小公主和你談得來？是不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妳怎麼知道的？」

秋月抿嘴一笑道：「小婢看得出來。」

卓少華不願和她多說，站起身來道：「我要去休息一回。」

秋月道：「要不要小婢伺候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不用了。」

轉身往臥室行去，隨手關上了門，才從懷中取出藥瓶來，打開瓶蓋，裏面藥丸顆粒，竟然只有莧菜子那麼大小，他聽嚴玉蘭說過，輕則一粒，重則兩粒，自己也不知道是輕是重？當下就傾了兩粒，放在掌心，然後用舌尖蘸着吞了下去。

他心智至少還有一半尚未清楚，但對「無憂散」解藥，却是牢記在心，一刻也沒有忘記過，這是老哥哥告訴他的，只有穆嬤嬤有「無憂散」解藥，只有服了解藥，自己才能想得起從前的事情。

他唯一相信的人，就是老哥哥。第二個可以完全相信的人，是嚴玉蘭，因爲嚴玉蘭對他好，她說的話，又和老哥哥說的一樣。

所以他也確信自己神志被迷，嚴玉蘭把藥瓶交給他，他就很快的吞服下去。

現在，他只覺頭腦有些昏脹，眼皮也漸有沉重之感，這是解藥藥性漸漸行開了，他打了個呵欠，和衣往床上躺下。

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，卓少華才從睡夢中醒了過來。

這一覺使他眞正醒過來了，但覺頭腦清明，從前的事情，自然全部清晰的想起來了，就是被迷失神志以後的事，也歷歷如繪，全在眼前！

自己現在該怎麼辦呢？

師父和四師叔全被囚禁在北岩，這裡到底是什麼地方？那老夫人到底是什麼人？被他們囚禁的當然不止是師父、師叔，也許還有很多正派中人，他們到底有些什麼陰謀呢，一連串的問題，湧上心頭，却沒有一件能夠解答的。

如今卓少華神志既已恢復，他自然有了思考能力，決定要把這些問題求出答案來。因此唯一辦法，他目前只能裝作神志依然被迷，且等弄清楚了週圍環境，先把師父和四師叔救出來，再作道理。

心念轉動之際，忽然聽到一陣急促的腳步聲，奔了進來，他已可分辨出，來的正是秋月，於是重又和衣躺下，裝作入睡模樣！

接着只聽秋月叩着門道：「王相公，你醒過來了沒有？顧總管來了！」

卓少華應了一聲，才起身下床，問道：「是什麼人？」

秋月在門外道：「是小婢秋月，顧總管來了。」

卓少華開出門去，秋月身後，果見顧總管一個矮胖身軀已經走了進來。

她似乎有着急事，一見面就叫道：「王相公，老夫人請你，快隨老身去見老夫人。」

卓少華不知老夫人忽然召見，有什麼事？他故意目露茫然之色，問道：「老夫人叫我嗎？」

顧總管已經不耐的催道：「老夫人有事，王相公快些走吧！」

（四十一）

金笛玉芙蓉

東方玉●

聽她口氣，似乎很急，卓少華心頭不由得暗暗一動，忖道：「嚴玉蘭給自己的一瓶解藥，莫非是偷出來的，給老夫人知道了？好在自己神志已經恢復，那也沒有什麼可怕的了。」一面點着頭應道：「好。」

顧總管話聲一落，早已刻不容緩的轉身往外就走。

卓少華就跟着她走出賓舍，顧總管脚下走得很快，卓少華自然也只好跟着她加快脚步，但一面却暗暗留心着所經過的路徑，只覺這座山谷佔地甚廣，從賓舍到老夫人住的那幢樓宇，差不多足有半里光景！

樓宇是在整座山谷的中央，四面花林中間，都有通道，但每一條通道，都是彎彎曲曲的，似乎按九宮、八卦方位隱含奇門佈置，難怪自己走過兩次，還是弄不清方向，要是沒有顧總管在前面引路，一定會走迷了路。

顧總管領着他走近樓宇，忽然脚停一下，回身叮囑道：「王相公，你記住了，見了老夫人，要稱她城主，自己要稱屬下，老夫人說的每一句話，你都要應是，知道嗎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記住了。」

顧總管道：「好，你隨我進去。」

卓少華跟着顧總管跨進堂屋，老夫人就端坐在一張高背椅上。

顧總管急忙趨上一步，躬身道：「回城主，王阿大來了。」

卓少華學着顧總管的樣，拱着手道：「王阿大見過城主。」

「很好。」老夫人面上帶着親藹的笑容，點着頭道：「顧總管，你和王阿大都坐下來，老身有話和他說。」

顧總管應了聲「是」，回身一指下首一把椅子，說道：「王相公，城主要你坐，你就坐下吧！」

卓少華也不客氣，就回身坐下，顧總管像是陪客，坐到了卓少華的邊上。

老夫人藹然望着他道：「王阿大，小公主說你誠實可靠，所以老身要派你一件重要工作，你願意幹麼？」

卓少華心頭總算放寬，，老夫人召見，不是爲了解藥的事，一面答道：「小公主是好人，她說要我去做什麼，我就去做什麼。」

老夫人似乎頗爲嘉許，含笑道：「很好，不過你王阿大這名字不雅，老身給你改一個字，你就叫王大華好了。」

「不好，不好！」

卓少華搖着頭道：「這是婆婆說的，我叫王阿大，我……：屬下：：是王阿大，爲什麼要改名呢？」

他這番裝作，正是恰到好處！服了「無憂散」的人，一切唯命是從，決不會有反對意見，但因他武功高了，神志似清非清，故而也有自己的意見，不過他仍然念念不忘穆七娘告訴他的話，堅持自己是王阿大，這對老夫人來說，更增強了她所料不錯，卓少華神志果然尚未清醒，他有幾分清醒，正可證明是得到異人貫注的幾十年功力，冲淡了「無憂散」藥力所致！

老夫人微微一笑，還未開口，顧總管道：「王相公，穆嬤嬤是城主的手下，凡事也要聽命於城主，城主認爲你王阿大三字不雅，所以要給你改個名字，你就得聽城主的。」

卓少華問道：「婆婆也要聽城主的麼？」

顧總管道：「穆嬤嬤是城主手下的人，自然要聽城主的了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嬤嬤要聽城主的，我……我……屬下也聽城主的就是了。」

顧總管道：「記住了，你以後就叫王大華。」

卓少華點頭，遲疑的問道：「我是王大華，那就不叫王阿大了麼？」

老夫人道：「改了名，以後就叫王大華，自然不叫王阿大了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屬下記住了。」

「好！」老夫人道：「王大華，你從現在起，就是咱們芙蓉城的人了，老身派你爲第四路令主，你手下共有十三個人，歸你管轄。」

伸手取過一塊鐘形的金牌遮了過來，又道：「這是令牌，你收起來了。」

卓少華心中暗道：「第四路令主，不知前三路令主是誰？」

顧總管在旁道：「王大華，你還不快謝過城主？」

卓少華站起身，雙手接過金牌，口中說道：「謝謝城主。」

老夫人含笑道：「你坐下。」

卓少華依言坐下，老夫人又道：「你擔任了芙蓉城第四路令主，今後就得聽命於我，我要你去做什麼，你就帶着你令下十三個人去做什麼，不得違抗，知道嗎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屬下知道，屬下聽城主的，他們聽屬下的。」

「很好。」老夫人很滿意，點着頭道：「顧總管，你帶王大華到北岩去，點清人數，撥交王大華，咱們晚飯之後，就動身下山。」

顧總管應了聲「是」，就站起身道：「王令主請隨老身到北岩去。」

「北岩」這兩個字，聽得卓少華心頭大爲震動，自己師父和四師叔就被囚禁在北岩，如今城主封自己爲第四路令主，有十三個人歸自己管帶，這十三個人，要到北岩去清點人數豈非就是師父、師叔等人了？

這是心念一轉之間的事，他等顧總管說完，不覺遲疑的望望老夫人，又望了顧總管一眼，才道：「城主叫我改名王大華，不要再叫王阿大了，顧總管怎麼又叫我王令主呢？」

老夫人含笑道：「王大華是你的名字，王令主是你的職稱，今後有許多人都會叫你王令主，王令主就是王大華，一樣的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又是王大華，又是王令主，我……我……屬下還是叫王阿大的好。」

老夫人耐着性子道：「你的職稱是第四路令主，就算你沒有改名，仍是王阿大吧，他們也會叫你王令主的。」

卓少華搖着頭道：「這樣不好記。」

老夫人笑道：「這也沒有什麼，很簡單，你記着名字叫王大華，他們叫你王令主，你只要答應他們就是了。」

卓少華問道：「就這麼簡單？」

顧總管在旁笑道：「這本來就很簡單。」

卓少華又點着頭道：「這樣屬下記得了。」

顧總管道：「那就走吧！」

卓少華應着「是」，站了起來。

顧總管道：「你要跟城主說：屬下告退。」

老夫人揮揮手道：「不用了，和他說話，要簡單些，別讓他來這些了。」

卓少華却跟着道：「屬下告退。」

老夫人目中流露出藹然之色，點頭道：「好，你快走吧，有什麼事，我會要顧總管隨時通知你的。」

卓少華又說了句：「屬下告退。」

才跟着顧總管退出，心中却只是想着：老夫人雖然很難說話，但她有的時候却又很慈祥，看去並不像是個壞人，這眞把自己給弄糊塗了！

一路上，顧總管當然不會和他說話，和一個神志不清的人，有什麼好說的？

不多工夫，已經行近北岩，北岩是一座插天高峯，山麓間是一片濃密的樹林，穿林而入，樹林間孤伶伶蓋了一幢小廟，門上一方樸匾寫着「北岩庵」三字。這情形和上次到北岩來的那幢石屋，有些相似，但卓少華記得，那幢石屋，並不在這裏，也不是小廟，心中不禁暗暗奇怪！

顧總管依然沒有說話，推門而入，越過小天井，迎面是一座佛堂，中間一座神龕，神案上香煙繚繞。

兩人剛跨進佛堂，就有一個緇衣老尼迎了出來，合掌道：「貧尼見過顧總管。」

顧總管道：「城主要老身領這位王令主接管第四路的，請師父立即通知宣管事，把所有的人，一起在這裏集合。」說話之時，手遮過一枚金錢。

那緇衣老尼伸手接過，看也沒看，便合掌應「是」，匆匆退了下去。

顧總管回頭道：「王令主請在這裏稍坐，他們馬上可以出來了。」

佛堂右首，靠壁處放一張方桌，還有幾把椅子，兩人就在椅子上坐下，一名青衣少女，給兩人送上兩盞熱茶。

卓少華也沒開口，只是心中暗暗尋思：「上午顧總管領自己到北岩來，經過那幢石屋，經過好長一段地道，何以現在却領自己到這座小廟裡來呢？同是北岩，同一天之內，兩條路却完全不同……」

但這一問題，卓少華立刻想到了，上午，他們還不相信自己，才領自己到北岩來見師父、師叔的，那時爲了防範機密外洩，所以要走那幢石屋，再經過一段好長的地道，才能到達，敢情那石屋和地道之中，還有機關埋伏，如果沒有顧總管引路，很可能就會觸動機關。

如今，自己已由老夫人封爲令主，那是自己人了，敢情從這座小廟，通往北岩，較爲近便得多。

過不一回，那緇衣老尼已從後進退了出來，朝顧總管合掌道：「回總管，宣嬤嬤馬上出來。」

她只是雙手合掌，站在邊上，好像對顧總管極爲恭敬。

顧總管點點頭，只說了一個「好」字，也沒和她多說。

現在，卓少華看出來了，敢情顧總管在這裏的地位極高，除了城主，就是她了。

差不多又過了一盞茶時光，忽聽神龕前面一方玉磬，響起一陣「叮」「叮」之聲！

緇衣老尼急忙趨上前去，伸出雙手，推動神龕，原來神龕下面裝有滑輪，經她一推，就緩緩的向左移開，原先在神龕的位置上，便自露出一個桌面大的窟窿。

只見宣嬤嬤當先從窟窿中拾級而上，走了出來。

緇衣老尼急忙走了過去，雙手呈上顧總管遮給她的那枚金錢。宣嬤嬤接到手中，低頭看了一眼，便自收入懷中。

卓少華心中暗道：「那枚金錢，大概是城主的令符了，可惜自己沒有看得清楚。」

緊隨着宣嬤嬤身後，魚貫從窟窿中走出來的，果然是十三個人。

這些人有的已是鬢髮花白老者，有的不過三十左右，他們一律穿着黑布長衫，左首胸前，却綉着一個白色的小圓圈，中間各綉一字。

卓少華目光一瞥，便已看清楚那是按千字文上的句子：「天地玄黃，宇宙洪荒」排下來的，師父胸前綉的是「宇」字，四師叔是「宙」字。

這些人走出窟窿，目不旁視，只是跟着宣嬤嬤身後而行，往殿外行去，走到天井中間，宣嬤嬤指揮他們排成了一行。

顧總管站起身道：「王令主，我們可以出去了。」

卓少華跟着她走到天井。

宣嬤嬤就迎着過來，顧總管一指卓少華說道：「老妹子，這位就是城主新派的第四路令主王大華。」

宣嬤嬤含笑道：「恭喜王令主。」

卓少華說了聲：「不敢。」

顧總管回頭朝卓少華道：「宣管事要把你介紹給大家認識，你把城主賜你的令牌取出來，等她介紹之時，你要把令牌放在左手掌心，高舉左手，大聲說道：『我是你們令主，你們從現在起，都要聽命於我』，說完，才能把令牌收起。」

卓少華點點頭道：「在下記住了。」

宣嬤嬤站到卓少華的右首，指着卓少華，朝十三個黑衣人大聲說道：「老身來給大家引見，這位就是新任王令主，大家以後都要聽命於王令主，接受他的指揮，知道麼？」

十三個黑衣人同聲道：「知道。」

顧總管低聲道：「你快說話了。」

卓少華取出金牌，放在掌心，高舉左手，大聲道：「我是王令主，你們從現在起，都得聽命於我。」

（四十二）

金笛玉芙蓉

東方玉

十三個黑衣人又同聲道：「屬下都聽令主的。」

卓少華目光一動，只見師父和四師叔站在面前，毫無一點表情，心中暗道：「看來這十三個人，全被迷失了神志！」

顧總管道：「王令主現在可以帶領他們出去了。」

卓少華收起金牌，大聲道：「你們現在隨在下出去。」

大家轟應了聲「是」。

顧總管悄聲道：「以後你跟他們說話，說到『我』字，都要稱『本座』，不能稱『在下』。」

卓少華問道：「是不是『在下』都改成『本座』就好了。」

顧總管點頭道：「正是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那就請顧總管替本座帶路了。」

顧總管被他說得啼笑皆非，只好走在前面替他帶路。

宜嬷嬷道：「顧總管、王令主，恕老身不送了。」

顧總管道：「不錯，妳趕快向城主覆命去吧，城主也許有新任務交給妳呢？這裏暫時交由師太管理就好。」

宜嬷嬷和緇衣老尼都應了聲「是」。

顧總管才回頭朝卓少華道：「王令主請隨老身來。」

卓少華也隨着朝十三個人道：「你們隨本座來。」

顧總管領着卓少華，離開北岩庵，把他們領到花林間，一處大敞廳中休息，一面朝卓少華道：「晚飯之後，你就要率領他們下山了。」

這敞廳上放着品字形三張方桌，圍以板凳，一望而知是一座飯廳。

卓少華茫然的道：「我們要到那裏去呢？」

顧總管道：「這個連我也不清楚，你們出發之前，城主一定會有指示的了。」

卓少華問道：「這些人以後都歸本座率領麼？」

顧總管道：「城主派你擔任令主，這十三個人以後自然全歸你率領了。」

卓少華作難的道：「但……但……本座一個也不認識他們……」

顧總管笑了笑道：「這很好記，你只要看他們胸前綉的是什麼字，就叫他們什麼字好了。」

卓少華點點頭道：「在下記下了。」

顧總管道：「城主把他們交付給王令主，你就得留在這裏，和他們一同相處，生活與共，才能熟悉，老身還有事去，不奉陪了。」

說罷，轉身自去。

卓少華轉眼朝師父、四師叔看去，只見兩人坐在左首一張方桌上，看也沒有向自己看上一眼，心知他們神志被迷，是以不認識自己了。

顧總管曾說晚飯之後，自己就要率領他們下山，且等下山之後，再給師父、四師叔解藥不遲，現在可不能露出一點破綻來！

正在思忖之間，只見從廳外走進一個一身翠綠衣褲的苗條人影來！定睛看去，來人正是在賓舍侍候的秋月，她換了一身緊身衣靠，頭上也用一塊綠絹包了秀髮，腰間掛一個革囊，斜插一支短劍，看去別有一番剛健婀娜之姿！

秋月俏生生走近上首桌子，欠身一禮，嬌聲道：「小婢見過王令主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姑娘來此作甚？」

秋月嫣然一笑道：「小婢是奉顧總管之命，來侍候王令主的了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們晚飯之後，就要下山，不用你侍候了。」

秋月含笑道：「顧總管就是要小婢跟隨王令主下山，一路上也好由小婢侍候。你看，小婢不是已經換了一身勁裝麼？就是準備跟令主下山的了。」

卓少華明白了，顧總管派她跟自己下山，明是侍候，暗是監視，看來自己已是無法推辭的了。想到這裏，不覺點點頭道：「好吧！」

說話之時，兩名莊丁已經擺上碗筷，上首正中間一張桌上，是令主席，本來卓少華獨占一桌，如今多一付碗筷，那自然是秋月的了。其餘十三人分坐下首左右二席。

接着酒菜陸續送上，秋月取起飯碗，給卓少華裝了一碗，同時也給自己裝好了一碗，在下首坐下，靦然道：「從現在起，小婢一路侍候令主，吃住都在一起了。」

卓少華「唔」了一聲，拿起飯碗，就自顧自的吃飯，但一雙眼睛，却不時的往外投去。

秋月眼珠一溜，嗤嗤輕笑一聲道：「王令主請用飯吧，不用再張望了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張望什麼？」

秋月抿抿嘴道：「自然張望一個人了，但小婢可以告訴令主，她不會來了。」

卓少華神智恢復清明之後，就一直沒有見過嚴玉蘭，現在自己立即就要下山，自然盼望能和她見一面了，聞言不覺臉上一紅，說道：「妳知道我在盼望誰？」

「這還用說？自然是小公主了。」

秋月俏皮的笑了笑，才道：「今晚小公主要隨同城主下山，這時候自然是在城主身邊，就是想抽空來看你，只怕也抽不出身來呢！」

卓少華看着她，試探的道：「姑娘說是奉顧總管之命，來伺候我的，這話恐怕不對吧？」

秋月目光閃動一下，因爲這句話不似神志被迷失的人說的，她低聲一笑道：「小婢本來是伺候人的咯，奉派到賓舍裡，去伺候王相公，現在王相公榮任了令主，顧總管覺得派別人來伺候你，倒不如派小婢來，所以小婢來了。」

她故意把卓少華的意思岔了開去。

卓少華也警覺了，自己這話問得不妥，不是伺候自己，豈非說她來監視自己的了，這就說道：「不，我是說，妳應該是奉城主之命來的才對。」

秋月低笑道：「這還不是一樣？小婢是屬顧總管管的，城主有什麼事，交代了顧總管，顧總管再派到小婢。」

卓少華問道：「城主和小公主也要下山去麼？」

秋月道：「這一次聽說全體出動，顧總管也要隨城主去呢！」

卓少華道：「他們什麼時候出發？」

秋月道：「小婢來的時候，好像就要下山了。」

卓少華試問道：「妳沒聽說城主要去那裏麼？」

秋月搖搖頭道：「不知道，好像連顧總管都不知道，小婢怎麼會知道呢？」

「那怎麼辦。」

卓少華急得放下飯碗，問道：「不知城主走了沒有？」

秋月斜睨了他一眼，才道：「王令主有什麼事嗎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城主要我率領他們下山，却沒說出到什麼地方去，城主如果走了，我們要到那裏去呢？」

秋月輕笑一聲道：「這可不勞王令主擔心，小婢來的時候，顧總管已經有了交代……」

卓少華道：「她怎麼說？」

秋月道：「城主和顧總管先行下山，經過的地方，一路上自會留下記號，顧總管派小婢前來，一來是伺候王令主的起居，二來是也好給王令主帶路。」

她現在才說出來，她是帶路來的。

卓少華心中暗道：「這一趟要城主親自出馬，而且還全體出動，必然有着十分重大之事，看她們行動如此神秘，不知要去那裏？」

一面點點頭道：「有姑娘帶路，那就最好也沒有了，只不知咱們何時下山？」

秋月道：「還早呢，小婢聽顧總管說，王令主的第四路人馬，要待天黑了才動身。」

她說到這裏，起身道：「小婢給令主添飯。」

接過空碗，裝了一碗飯送上。

整座飯廳之中，只有卓少華和秋月在說話，其餘的人，只是自顧自的吃喝，好像兩人說的話，和他們無關，沒有一個人竊聽的。

飯後，秋月起身去沏了一壺茶送上。

喝茶，也只是令主獨有的享受，其他的人，吃完飯，依然正襟危坐，也沒有互相交談，好像沒有令主吩咐，他們是一動不動的。

直到此時，卓少華這才體會到服了「無憂散」的人，竟是如此模樣，一點自主都沒有，難怪自己初來之時，城主要懷疑自己了，但奇怪的，城主何以又會派自己當第四路令主的呢？

天色漸漸昏暗下來，一回工夫，便已全黑，秋月起身道：「王令主，咱們該走了。」

卓少華點點頭，隨着站起，說道：「諸位，現在該是咱們下山的時候了，諸位請隨本座走吧！」

他話聲甫出，一十三名黑衣人果然很快都站了起來。

卓少華可不知道下山該如何走法，這就朝秋月道：「姑娘請走在前面領路。」

秋月應了聲「是」，就舉步走在前面，卓少華跟着秋月身後，走出飯廳，回頭看去，那一十三名黑衣人好似久經訓練，不須招呼，依照「天地玄黃」順序，一個接一個魚貫而行。

卓少華掄目四顧，但見偌大一片山谷間，樹影迷離，沒有一點燈火，好像所有的人，全已走了，自己這批人，已是最後一批了。

芙蓉城是片絕地，四週俱是插天高峯，只有一條出口，因爲谷中到處都有樹林，而這些樹林，經過一番人工整理，每一條林間小徑，都是互相連貫，岔道甚多，還按奇門八卦佈置，沒有人領路，走上半天，也走不出來，而且不走近出口，你怎麼也找不到出口。

秋月領着卓少華走上一條彎曲而不平的谷道，但見兩邊峭壁夾峙，壁上雜樹叢生，就算大白天，也是幽暗如晦，此時天色已黑，你就是仰起頭來，也看不見一點星光。

卓少華目能夜視，自然看得清楚，他發現秋月雖是顧總管手下一名使女，但輕功造詣却是極高，走在這樣黝黑的谷道上，依然身法輕靈，起落如飛。

再回頭看去，身後一十三名黑衣人，更是一個個都有絕高的身手，只要看他們跟着自己步履輕捷，一身武功，絕不在師父和四師叔之下。

心中不禁暗暗驚異，這些人不知都是什麼來歷，竟有如此絕高的身法？

但繼而一想，城主處心積慮，創立芙蓉城已非一日，師父和四師叔是被他們擄來的，那麼這些人，自然也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，給他們擄來的了。

凡是被他們擄來的人，必然是身手極高的人，否則還不夠被擄的資格呢！

城主花了多年心血，創立芙蓉城，又從江湖上擄來這許多高手，再用「無憂散」迷失他們的神志，收爲己用，如今忽然全體出發，這一舉動，必然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。

自己這一路，已經是第四路了，那麼一定還有三路人馬，每一路人馬的實力，當然決不會比自己這一路弱！

有這樣四路高手，投入江湖，可說已是所向無敵，如果此行是去作惡武林，那就太可怕了！

自己應該儘快設法先給師父和四師叔服下解藥，讓兩位老人家去衡量衡量情況才好！

這條谷道，差不多足有三里來長，卓少華隨在秋月身後，一路只是在想着心事！

突聽前面半空中有人像焦雷般一聲大喝：「什麼人？還不停步？」

卓少華抬頭看去，只見前面一方十餘丈高的巨大岩石上，凛若天人，站着一個濃眉黑臉，身穿黑袍的高大老人。

秋月腳下一停，躬身道：「回稟公公，小婢秋月，是奉顧總管之命，領第四路王令主出關的。」

黑袍老者洪聲道：「繳驗令牌出關。」

秋月應了聲「是」，回身道：「王令主請取出令牌來繳驗。」

卓少華依言取出令牌，攤在掌心，回頭問道：「相距十丈，他看得清麼？」

黑袍老者洪聲道：「繳驗，就是要你繳上來給老夫驗看，你懂不懂？」

「懂！」卓少華看他老氣橫秋模樣，不免有氣，心想：「城主已經不在，我也不會再回到山上來了，先挫挫你銳氣也好。」

（四十三）

口中沉哼一聲，喝道：「你老接着了！」

左手一抬，暗運「九陽神功」，把金牌直向黑袍老者面前緩緩飛去。

你別看金牌飛去之勢相當緩慢，緩慢就表示金牌上包蘊的力量相當沉重。

黑袍老者在黑夜之中，雙目炯炯如電，眼看金牌緩緩飛來，心中暗道：「這小子果然有幾分內力！」右手一探，接住了金牌。

接是接住了，但金牌後勁竟然源源不絕的湧到，黑袍老者沒想到卓少華內力竟有如此深厚，但覺衝來的內勁十分沉重，一時驟不及防，被逼得後退了一步。

不！後退一步，還以爲金牌上的內力，已可消卸，卻沒想到左腳堪堪退後，一團內勁却跟蹤逼進，依然壓了過去，還是站不住樁，右腳不由得又退後了一步。

這下直把黑袍老者驚出了一身冷汗，心頭大爲凜駭，忖道：「這小子那來這般精純的功力？」

他低頭驗看了金牌無誤，口中洪笑一聲道：「王令主果然不錯，你收好了！」

喝聲甫出，一抖手金牌化作一道金光，快逾閃電，朝卓少華右肩飛射過來。

他這下心頭隱含怒意，出手自然極重。

卓少華凜立不動，左手輕輕一招，金牌便自落到掌心，高聲道：「咱們可以出關了吧？」

黑袍老者自以爲這一下自己以閃電手法投去，卓少華縱能接住，也得手忙腳亂，但卓少華只是左手輕招，便自接了過去，這份功力，他就自嘆不如，聞言大笑道：「王令主果然功力深厚，老夫佩服之至，請吧！」

卓少華也拱拱手道：「你老好說。」

秋月目中驚喜的瞥了卓少華一眼，低聲道：「王令主請隨小婢來。」

她走在前面，領着卓少華從大岩石下的一條仄徑轉出。

這裏已是谷口，回頭看去，只見巨岩擋路，眞是天生的屏障，外人至此，絕想不到巨岩之後，還有這麼一個世外桃園的芙蓉城。

出了谷口，秋月吐吐吞頭，說道：「這裘公公外號雷公，連城主對他都要禮讓三分，從未對人許可過，小婢看他對王令主好像很客氣呢！」

卓少華心中暗笑：「他給自己內功震退了兩步，雖說出其不意，但總是落了下風，焉得不客氣些？」

谷外，也是一片岩石峻嶒的山嶺，遠近峯巒起伏，甚是險峻，平日根本人迹罕至，是以也沒有山徑鳥道可循。

秋月似是對谷外山徑地形極熟，由她引路，雖然仍是翻越斷崖峭壁而行，但無形中似有一條山徑可循，走得並不怎麼費力。

這一路全是往下縱掠，一行人輕功均是極高，不過頓飯工夫，已經翻越過幾重山嶺，前面山坡前，已有十幾間房屋，儼然村落！

秋月領着大家走近中間一幢房屋門前，腳下一停，躬着身道：「小婢秋月，奉城主之命，領第四路王令主下山，特來向辛總管驗令。」

這地方卓少華自然認識，那是入山的第一關，由前山總管辛嬤嬤負責，自己和嚴玉蘭上山之時，到了這裏，是辛嬤嬤在茶中下了迷藥，派人把自己送上山去的。

秋月話聲甫落，兩扇木門開啓，一名青衣女子走了出來，含笑道：「是秋月姐姐，總管要妳把令牌送進去呈驗就好。」

秋月應了聲「是」，轉身道：「王令主請把令牌交給小婢，由小婢送進去呈驗。」

「下山還有這麼麻煩？」

卓少華冷嘿一聲道：「裘公公不是自己出來驗看令牌的麼？妳去叫辛總管出來驗看就是了。」

秋月聽得大吃一驚，忙道：「王令主，這是規矩。」

卓少華大聲道：「本座一向不懂什麼叫做規矩。」

秋月要待勸阻，已經來不及了！只聽辛嬤嬤的聲音喝道：「什麼人在外面吆五喝六的？」

秋月急忙趨了上去，要待開口！卓少華已經大聲道：「是本座。」

辛嬤嬤滿臉怒容的在門口現身，看了卓少華一眼，哼道：「你就是王阿大，就算城主派你擔任令主，出山繳驗令牌，也是城主規定之事，你大聲嚷嚷什麼？」

「本座不叫王阿大。」

卓少華故意大模大樣一指辛嬤嬤，朝秋月問道：「她是什麼人？」

秋月連忙低聲道：「她就是前山總管辛嬤嬤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本座沒有聽城主說過。」

辛嬤嬤怒聲道：「你沒聽說過，老婆子就當不成總管了嗎？」

卓少華存心氣氣她，故意岸然道：「妳這婆子膽敢頂撞本座嗎？」

金笛玉芙蓉

● 東方玉

秋月急得連連朝辛嬤嬤使着眼色，意思是告訴她，卓少華是神志被迷之人，希望她不要再和卓少華計較了。

那知辛嬤嬤乃是城主手下兩名總管之一，給卓少華一氣，豈肯甘休，怒聲道：「他那似神志不清的人？今晚……」

卓少華勃然變色，喝道：「妳才神志不清！」揮手一掌，拍了過去。

辛嬤嬤怒不可遏道：「你敢跟老婆子動手？」右掌一立，朝前迎出！

卓少華只是因她在上山之時，非給自己喝迷藥不可，連小公主都不敢不從，可見她定是城主手下的紅人，故而存心折折她的威風，這一掌雖然不想傷她，但至少也要給她一個下馬威，因此掌上用了六七成力道。

雙掌甫交，但聽「拍」的一聲，辛嬤嬤上身往後晃了一晃，竟似被人推了一把，腳下不自主的被震後退了一步，還幾乎站立不住。

秋月眼看兩人動上了手，心頭更急，央告道：「王令主，城主已經下山了，時間緊迫，再遲就會趕不上，你把令牌取出來，讓辛嬤嬤驗看了，咱們就得上路了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不忙，這老婆子瞧本座不起，本座非教訓教訓她不可！」

這下被震後退，直把辛嬤嬤驚得不知所云，暗道：「自己掌上，少說也凝聚了八成功力，這渾小子好強的內力？」

她居然被一個渾小子震退，心頭更是不甘，再聽卓少華的話，無異火上加油，臉色獰厲，大喝道：「這渾小子一口一聲『本座』，老婆子把他拏下了，按山規治罪，有什麼不對，老婆子自會向城主自請處分的。」

秋月大急道：「辛嬤嬤，這萬萬使不得，他手上握有令牌，這第四路全是……全是一等一的高手，萬一……萬一……」

辛嬤嬤聽得一凜，她說得不錯，這第四路全是被迷神志的高手，一且衝突起來，自己前山這些人那是這班人的對手？不覺哼道：「這是老婆子和這渾小子私人的事，不用別人相助。」

卓少華聽得暗暗好笑，也道：「本座用不着別人幫忙。」

辛嬤嬤心中竊喜，大喝一聲道：「那你就接老婆子一掌！」

身形一晃而至，右手發掌之際，掌勢連番旋轉，使人摸不清她究竟擊向何處？

她這一記使的正是芙蓉城一派最厲害的「九轉玄陰掌」，外人看不清她的手勢，實則直向卓少華當胸印來。

卓少華精通長風子「十三破」，對她旋轉的掌勢看得清清楚楚，直等她手掌快要印到胸口，口中朗笑一聲道：「去妳的！」

左手輕輕朝前推出。

要知他練的「九陽神功」乃是乾陽眞氣，正是所有陰功的尅星，連城主都幾乎不敵，遑論辛嬤嬤了。

這回雙掌相交，連「拍」的一聲都沒響起，辛嬤嬤但覺自己手掌，有如印上了燒紅的烙鐵，把凝聚掌心的玄陰掌力，悉數化去，一股炙熱氣流，直逼過來，心知不妙，再待後退，已是不及，口中悶哼一聲，登登的連退了五步之多。

秋月和站在門口的青衣少女，覩狀大驚，急忙雙雙搶了過去，問道：「辛嬤嬤怎麼了？」

卓少華大笑道：「妳還要把本座拿下治罪麼？」一面接着道：「不要緊的，她只是右臂眞氣，被本座震散而已，休養三日，右臂卽可復原，本座若是要取她性命，早就震散她一身眞氣了，秋月，妳還不走在前面，給本座帶路？」

秋月不敢違拗，口中應了聲「是」，只得走在前面帶路。

卓少華大笑道：「本座不用令牌，一樣走出來了。」

秋月心中也不禁暗暗起疑，忖道：「這位王令主到底神志是否迷失呢？看他說話、行動，有時和好人無異，有時又好像不太清楚，任性得很，今晚之事，如果是神志清楚的人，就不會和辛嬤嬤衝突起來的了。」

山谷不遠，一片空地上，一共停着三輛雙轡馬車，秋月腳下一停，說道：「啓稟令主，這三輛馬車，是留給咱們乘坐的了，令主可要他們分乘後面兩輛，這前面一輛，是專爲令主準備的。」

卓少華點點頭，就朝身後十三名黑衣人吩咐道：「你們分乘後面二輛，可以上車了。」

十三名黑衣人自然唯命是從，分別登上了後面兩輛篷車。

秋月走到前面一輛車旁，舉手撩起車帘，嫣然一笑道：「王令主請上車了。」

卓少華沒有說話，大模大樣的跨進了車廂。

秋月跟着鑽進車廂，隨手放下了車帘，舉手拉了下鈴。

車把式聽到鈴聲，不待吩咐，揚起長鞭，在空中「劈拍」作響，兩匹健馬立時展開四蹄，轆轤聲中，車子緩緩馳上山路。

令主的座車自然是第一輛先行，接着第二輛、第三輛也跟着相繼上路。

卓少華沒想到自己上山的時候，和嚴玉蘭同車，如今出來了，還會有一個善解人意的秋月作伴。

他想到自己和嚴玉蘭在車中那段旖旎風光，鼻中却聞到了從身邊秋月身上傳來的縷縷幽香！

女子身上的幽香，總是有着極大誘惑力的，這使卓少華坐在車上，連柔軟的車墊，都成了針氈，他只好閉上雙目，正襟危坐，作出假寐之狀！

秋月看了他一眼，柔聲叫道：「王令主。」

她叫得很輕很柔，也很媚！

卓少華不得不理，張目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秋月嫣然一笑道：「車中準備了美酒佳餚，是給王令主消夜的，可要小婢伺候你飲酒麼？」

卓少華問道：「他們那兩輛車上，可曾也準備了酒菜嗎？」

秋月美目流盼，輕笑道：「這是顧總管特別吩咐給你準備的，你是令主咯，令主和屬下的待遇，自然不同了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可惜本座不善飲酒。」

「不善飲酒能飲酒。」

秋月媚笑道：「不善飲，那只是說量不洪，不是不喜飲酒，或是不會飲酒了，酒菜都準備了，不吃多可惜，這樣好不？你少飲些也就是了。」

車中有燈，燈是一盞小巧的琉璃燈，不太明亮，但正好够照明，使你看得清車廂中的人面，和車廂內的景物。

其實卓少華沒有燈也看得見，但秋月沒有燈就看不到了。

（四十四）

金笛玉芙蓉

東方玉・著

秋月一雙剪水雙瞳，含情脈脈的，端是個可人的美婢

卓少華微微一笑，道：「秋月，可知我們的目的地是那裏？」

秋月說：「這一路行程，都是由顧總管事先安排的，一路有人接應，只知第一站在水神廟打尖。」

點點頭，卓少華睜著星目，又問：「妳什麼時候進入芙蓉城的！」

秋月忽然流下兩行淚水，楚然說道：「小婢從小被穆嬤嬤拐到山上來，不知親生父母在何處，亦不知此身原為何人家子女。」

卓少華緩緩握住了她的手，坦然地說：「秋月，我相信妳原是個好人家的女兒，只是被命運捉弄了。」

秋月臉色一紅，垂下頭：「令主若是垂憐，小婢今後願永遠追隨，服侍令主。」

卓少華注目着秋月，說：「在下神志並未迷失，姑娘可知否？」

秋月欣然的說：「眞的嗎？」

點點頭，卓少華說：「我服過解藥，但是城主等人以爲是我練的內功可以沖淡藥性，因此並未懷疑我。在下將本名是卓少華，妳可清楚了。我的計就計，是因爲想探聽清楚芙蓉城主的陰謀，姑娘務必和我合作。」

・秋月被他握著柔荑，心頭喜悅，却又十分羞澀，「小婢內心早已默許給令主了。」

卓少華低低地說：「我還是裝著被迷失的樣子，但妳等會兒利用吃飯的機會，謹慎的把兩顆無憂散的解藥給宇字、宙字服下，他們是我的恩師九眺先生和師叔董仲萱女俠。兩位老人家見識廣闊，可能有良策解決目前這種錯綜複雜的局面。」

說著車子已趕到叉口，江邊一座孤零零的水神廟，廟裏放的有三張八仙桌和板凳。隔了半盞茶光景，江上駛來一條木船，四名漢子抬著兩個飯盒進來。各桌都是五菜一湯，擺好菜飯，一聲不吭的退了出去。

飯後，門外走進一個身穿藍袿，面貌猥瑣的中年漢子，向卓少華施了一禮道：「請令主改搭船，走水路。」

卓少華行進艙裏，吩咐十三名黑衣人席地坐下。卓少華背靠中艙，左手爲九眺先生，右手爲董仲萱。這時九眺先生身體微微一動，卓少華按住心頭的狂喜，傳音道：「弟子認爲仍以假裝神志受迷失較易行事。依目前方向看，此去可能是武當，請師父師叔商量主持大計。」

九眺先生微微頷首，傳音說：「我們這一批人有峨嵋獨行叟、形意門石開天，武當紫雲道長、啓眞子和歸眞子、日月雙瞏勝鎭山、血手煞神田無忌、翻天掌路浩、笑煞人蕭道成、惡財神何三元，只有玄字爲師不知爲何人，但其武功必然高明。」

卓少華大吃一驚，說：「我們只是四路人馬中的一隊，實力已如此可觀，如眞的是去武當，武當將很危險。」

九眺先生又以「傳音入密」說道：「據你所說的，爲師認爲以我們這一隊實力最强，武當派也是高手衆多，不要緊。爲今之計是先給這些神志受迷失的服下解藥。」

「全部都給他們服下嗎？」

「不，爲師的和你師叔商量過，只給幾位正派的人士服下，餘四位黑道人和無名客暫時不管，到武當時方可利用之以增强實力。」

天色漸漸接近黃昏，船蓬裏面，早已暗下來了。九眺先生的行動又輕若柳絮，帶路的漢子章管事坐在船舵上自然沒有任何感覺。

秋月翩然從中艙走出來，朝卓少華欠欠身道：「啓稟令主，酒菜已經備好。」

卓少華揮揮手，說：「待會吧！我才要他們打坐休憩呢！」說著朝秋月眨眨眼。

秋月立刻心領意會，自去安排了。

吃過飯，卓少華站在前艙望著江水，想起這一段日子的神奇怪離，迭次有機遇，不覺一嘆。忽然聽見九眺先生傳音：「少華，爲師的已和清醒過來的前輩們說好，這一路你仍當你的令主，不要太客氣，太注意我們，到了地頭自然爲師的會安排。我看你進艙去休息吧！」

卓少華也暗中傳音說：「弟子知道了。」

一路行來順風，船速甚快，但因次日傍晚，顧總管交代過章四虎，必須趕至地頭，所以晚上並未泊岸。

次日下午，兩岸景色一變，山巒起伏，蒼松巨柏，雲氣面尺，是一塊隱隱藏有靈氣之處。

卓少華運功周天，覺得精神奕奕，起身走出前艙，九眺先生傳音道：「芙蓉城主的目的地果然是武當了。」

遠處忽然出現兩面旗，一紅一白不斷搖動著，章四虎交代船夫減速，轉頭向卓少華道：「禀令主，顧總管指示的地方到了，請下船。」

卓少華領著秋月和十三名黑衣使者登上岸，穿過一片竹林，來到一座茅屋之前。章四虎趨前一步高聲叫到：「第四路王令主到。」

話落，茅屋裏走出一名翠衣女婢欠身道：「恭敬王令主，請進屋中饌食，總令主交代，三更行動，飯後請各自打坐休息。」

飯罷，翠衣女婢翩然飛進，朝卓少華笑著道：「請令主入左首房間休息。使者在右首房間休息。」

卓少華行進房間，四處打量，雖是茅草搭建，但仍軒昂潔淨，十分清爽宜人。翠衣女婢替卓少華舖好被，剔小了燈焰，柔聲說：「小婢告退。」

卓少華和衣躺上床，腦海盡是待會兒要怎麼辦的各種念頭。芙蓉城主是小公主的娘，但是武當派正人君子，如何會結下樑子呢？

窗櫺上突地一聲輕響，卓少華翻身而起，一把推開，前方不遠處正有一道人影在向他揮手。卓少華藝高膽大，直追而下，兩道人影流星墜空般的沿著江邊疾奔，前面的人影穿綠色長袍，卓少華心想：「不是總令主嗎？」前面的人忽又向右首轉奔向前頭一座山峯，卓少華長吸一口氣，脚步又快了幾分，兩人距離逐漸接近。

兩人幾乎同時到達山峯，綠衣人白髮長鬚果然是總令主。

「卓令主，好輕功，本座尚不如你。」

「謝謝總令主誇讚，不知有何指示。」

綠衣老人看著前頭一塊大石，說：「我們坐在石上說話。」

卓少華一怔，說：「屬下不敢。」

綠衣老人伸手緩緩脫下臉上面具，秋水剪波，瑤鼻玉頰，柔髮散下幾絲遮在櫻唇之上。

卓少華只看了一眼，但覺心頭一陣激動，却不敢繼續正視，垂下了頭。

「華弟，不識得我了嗎？」

卓少華驚喜的抬起頭，說：「你是……」

嚴文蘭羞笑著道：「姊姊是女扮男裝。」

卓少華趨前握住嚴文蘭的柔荑道：「蘭姐，想煞小弟了。」

嚴文蘭紅着臉，却沒有抽回手，只說：「華弟，我們坐下來慢慢說。」

卓少華這才想到還握着人家的手呢？連聲說：「小弟放肆了。」

他又想起：「蘭姐你不奇怪小弟的神智未被迷失嗎？」

嚴文蘭微微一笑道：「你服的解藥就是姐姐交給玉蘭的。」

「姐姐，你眞美，在這月光下像仙子。」卓少華呆呆的望着嚴文蘭

「華弟—」嚴文蘭沒說出下面的話，只把臻首靠在卓少華懷裏。

風輕輕的吹着，松影在月光下顯得特別清晰，盈然富有古趣。

「華弟，我要告訴你一件故事——。二十年前，武當派一個弟子，為江南嚴家後人，回江南後，遇見黑道組織的紅燈會的公主，雙方一見傾心。紅燈會當時已然解散，只剩部份忠心的屬下還跟從著公主，兩人結為夫婦後，那些人方才散入江湖。武當掌門人聽說自已的弟子竟娶黑道女子為妻，又聽說紅燈會還有黨徒在江湖上行動，勃然大怒，傳下令諭即刻回武當，否則逐出師門。嚴大俠兼程趕赴武當，希望能獲得恩師諒解。雖知一進武當，就身亡了。嚴家也在那一夜受到突襲，嚴夫人護著幼女突圍而出，就是現在的芙蓉城主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今夜城主準備上武當興師問罪，是嗎？」

嚴文蘭點頭：說，「華弟，今夜你務必聽從姊姊的指令從事，替城主復仇。」

卓少華雖然覺得事情尚有些疑問，但不便說出，只得微微點頭。

嚴文蘭望望天色：「華弟，快到三更了，我們回去準備吧！」

五更天，武當山下，快步走上五路人馬。芙蓉城主、總令主嚴文蘭、小公主嚴玉蘭，宜嬷嬷、追風客鹿昌麟、翻天手吉鴻飛等人為中路。

第一路令主卓清華領著一干江南武林同道率先而行。紫霄宮在曙光中，寂然無聲。

芙蓉城主來到紫霄宮前，宜嬷嬷高聲道：「江南嚴氏未亡人前來拜山。」

紫霄宮正門倏地啓開，掌門人玄眞子率領安眞子、全眞子等八宮宮主緩步行出。玄眞子向芙蓉城主一稽，道：「嚴夫人，貧道玄眞。」

芙蓉城主哼道：「二十年前，先夫爲你們武當下毒殺害，今夜是來爲先夫復仇的，我們明著來，就是要告訴你們，我是紅燈會出身的，但不像你們正派人士會暗算。」玄貞子答道：「女施主誤會了，先師曾檢查嚴師弟的屍體，推斷毒是由風門穴傳入，施毒的人控制好了時間，使毒性在嚴師弟進入武當後才發作。先師留有書信一封，便是要向女施主解釋的。」

一名身穿青衣的小道童手捧一個黃布包袱，急步走出。裏面盛著一件天藍長衫，一封發了黃的信封，上書：「轉呈嚴夫人親拆，紫霞道人手緘」字樣。芙蓉城主看見這件長衫，正是當年丈夫之物，不覺一陣痙攣，心頭疼痛。

抽出發了黃的信箋，失聲道：「沾衣毒，魔教之物，但魔教爲什麼要謀害先夫呢！」

衆人覷面相看，無法回答，芙蓉城主立時湧起一股濃厚的殺機：「武當派也會嫁禍於人啊！」說著揮起綠色令旗，喝道：「第一、二、三、四路令主聽令，……」

「且慢」一道人影飛快劃來，一瞬間場中已多了一個修眉朗目，豐神威沈的中年文士。「當年魔教猖獗，爲害江南，嚴家不忍，首先發難，聯合九大門派予以圍剿，雖將魔教瓦解，却讓幾個主要份子脫逃，他們想用這種方法造成武林的混亂，姬紅薇你中了別人的計，還不覺醒。」

芙蓉城主沈聲說：「你是什麼人。」

卓少華上前一步說：「我老哥哥就是飛天神魔謝長風。」

芙蓉城主欠身一禮，「先父當年時常提起前輩，旣然是前輩這樣說，必然有根據，晚輩放過武當罷了。」

謝長風說：「要替你丈夫復仇，就趕快跟老夫到江南去，魔教現在又開始蠢蠢欲動了。」

芙蓉城主道：「願跟隨前輩之後。」

「那還不快替衆人解了迷藥。」

芙蓉城主歉然地說：「晚輩也沒解藥。」

卓少華說：「老哥哥，我有。」

武當玄貞子鬆了一口氣，向衆人稽首道：「請諸位施主入觀中奉茶。」

謝長風笑著說：「正要借你牛鼻子小道的紫霄宮商量對付魔教之計。」

玄眞子合十為禮：「武當忝為武林同道，驅魔衞道，不敢推辭」。

不久之後，紫霄宮中呈現一片感人之景。卓清華、卓少華父子相見，小公主嚴玉蘭左眉梢有痣，卽是謝長風找尋多年的對象，那個無名的元字卽是謝長風被孟氏三雄陷害的結拜兄弟曾子玖，曾子玖父女相見有若夢中，說不盡的情深意摯，好一陣子才平靜。

謝長風大聲對卓少華說：「老哥哥的金笛轉送小兄弟了，往江南對付魔教挑樑小丑，老哥哥在旁搖旗吶喊就夠了。」

衆人大笑。紫霄宮外晨曦愈來愈明亮。

（全文完）

高陽最新力作

「花魁」●本刊近期內推出